武俠世界



$2.00

693

· 特別介紹 ·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獨眼神尼** 馬 雲 · 著

在郊外一間庵堂裡面，住了一位身世可憐的尼姑，她貌美如花，可惜瞎了一隻眼睛。突然有一天她失了踪，沒有人知道她去了那裡，有人相信她得道升了天，變成了神仙，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請參閱鐵拐俠盜新故事﹁獨眼神尼﹂便知分曉。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獨眼神尼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荒山尼庵 白日命案
欲擒先縱 擒賊擒王
神秘鑽戒 焦點所在
竹刀殺人 木魚隱秘……………………馬 雲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奔雷刀 （新穎中篇連載）
逃出死亡關 酬恩當殺手……………………蕭 逸 53
蛇之龍 （神手無相故事）
攘臂除强暴 仗義借箸謀……………………柳殘陽 67
龍潭劍影 （俠情中篇連載）
劍氣冲霄漢 仇血洒山頭……………………東方玉 117
單拾兒 （俠義奇情中篇） ◀大結局▶
情緣情義償 血債血來還……………………孫玉鑫 13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武林蕩寇誌
·虎口捋鬚胆包天……………………秦 紅 43
天殺星
存心除暴戾 辣手殺狂徒……………………慕容美 63
羽林箭
隻身訪侯府 機智鬥惡客……………………高 皐 79
神眼遊龍
功成身難退 禍從天上來……………………臥龍生 85
洗心環
再鬥無雙鬥 慨借三山令……………………東方英 91
三日驚濤
互逞陰謀計 各抽釜底薪……………………朱 羽 99
斷劍殘琴
一招降七道 片語折高人……………………曹若冰 105
香羅帶
錯排苦肉計 險作代桃李……………………高 庸 111
孤劍盟
三魁自取辱 四妖枉喪生……………………武陵子 125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9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馬雲・文　培新・圖

獨眼神尼



荒山尼庵　白日命案

靜庵是一間環境幽靜的庵堂，位於冬菇島一個小山崗之上。由×市乘快艇前往，亦須一小時才可到達。

住在靜庵裏的都是看破紅塵的女人，但不一定全是落髮的女尼，其中，也有帶髮修行的婦女。她們都心如止水，腦筋清靜。

每日清晨四點，佛堂之上就聚集了數十名禿頭女尼，在老主持妙蓮的率領下，焚香跪拜，虔誠誦經，一片肅穆氣氛，的確可以令到一個俗世的人心境滌蕩，半點俗念也沒有。

跪在一旁的帶髮修行的婦女，大都是帶着私蓄到這裏來的，只因爲她們都未曾眞正了解佛經的眞義，所以老主持不肯替她們落髮而已。

靜庵前面是密密麻麻的竹林，穿出去便是一些田地，老尼們在那裏種瓜種菜，有些則挑水煮飯，分工合作，確是別有天地。

後面是大山，松林處處，形勢十分險要。附近沒有人家居住，因此，更加靜得可以。即使在假日裏，也很少有人經過這裏。

在衆女尼之中，有一個年紀看來不過二十餘歲的少女，她貌美如花，艷若天仙，可惜就是瞎了一隻眼睛。老主持妙蓮對她最疼愛，那並不是因爲她長相漂亮，而是她工作勤謹。她的法號叫玄姑。

政府雖則嚷着發展離島，但是至今她們還要挑水，還好那口井距離庵堂不太遠。玄姑每天就由這口井挑水到庵堂裏去。

玄姑的氣力驚人，有時一口氣挑十八担水仍然健步如飛，面不改容，亦無須休息。

玄姑的學識也令人佩服。有一次政府派來一份英文通知書，看得庵堂裏的人搖頭搔腦。幸好玄姑在場，經她解釋才知道是政府準備替附近安裝一條自來水管，要他們塡上人數，以及同意繳費等等。

當時老主持曾嘖有煩言，認爲政府既是有心照顧，又何必收費？但是，當時許多帶髮修行的婦女因爲看見玄姑太過辛勞，即使繳費也要把水管安裝好。她們自願捐獻。

可是，水管安裝好之後，好幾個月還沒有水到，因此玄姑還要挑水。其他女尼曾自動提議要代替她，起碼也代替一部份工作，但都給玄姑拒絕了。

玄姑時時都對人說：「我不倦，我喜歡工作！」

一天下午，自來水終於到了。

這眞的是一件大事，長年累月以來，這裏的人都須要到井裏去挑水用，如今扭開水龍頭就有水可供食用，的確是方便無比的事。

玄姑雖然無須再挑水，但是她仍然天天到那口井附近的竹林去。

她把幾塊大石搬來又搬去，直至氣喘咻咻爲止，休息一會兒，她又開始揮拳踢

腿，投石擊竹，縱高躍低，充份顯出一流身手。

一名只有十五歲的女尼敏兒在這裏偷窺了幾天。她感到莫名其妙，却感到十分有趣，所以一直躲在一旁偷看。

玄姑以小刀削竹成箭，小箭長僅數寸，却是鋒利無比，只見她用手一擲，雖則無弓無弦，却見小箭疾如流星，穿過竹葉，揷進竹桿裡去！

敏兒看得不由自主地鼓掌頓足，連聲叫好不已！

玄姑一直不知道有人偷窺，不由得吃了一驚！

敏兒由一塊大石後面走出來，笑嘻嘻地拍着手掌，說道：「玄姑姐姐，你眞了不起！」

玄姑睨她一眼，責怪地說：「你不該鬼鬼祟祟的，我差點給你嚇壞了。」

敏兒嬉笑着說：「你有着這麼一身本事，怎麼躲在這裡做尼姑？」

玄姑說道：「這算得什麼本事呢，不過是健身的一種方式而已。」

敏兒又說：「可不可以教教我？」

玄姑道：「當然可以，不過，你不要隨處對人說。」

「你放心吧！我不是那種人。」敏兒說着，又伸手頓足，模仿着玄姑剛才的動作，弄得差點摔倒地上。

玄姑看見她這副身型又胖又呆，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但是，當她無意間聽到一些異聲時，却又笑不出了。

她傾耳細聽，放眼四望，果然看見竹林那邊有二個人影在移動。

敏兒當然也看見了，她怔怔地問：「他們是誰？」

玄姑說道：「少管別人的事，我們走吧！敏兒。」

可是，敏兒還是忍不住回頭張望，這時正看見二名新潮青年阿飛正朝着她們走過來，同時其中一個叫道：「兩位姑娘不要走！」

「可能是迷途的。」敏兒說，「他們正在叫着我們呢，你聽見嗎？」

玄姑本來仍然不想理會他們，但是二名青年已急急飛奔而至！

他們越過玄姑和敏兒，把手一攔，嬉皮笑臉的說：「眞想不到深山野嶺的地方，也有這麼漂亮的女人，一個又胖又白，一個美得叫人心動，只可惜……瞎了一隻眼睛。哈哈……」

另一個却說：「管她長相怎麼樣？反正我們只要找個女人，來吧！別嚕嗦。」

說着，二名阿飛青年已經老實不客氣，動起手脚來。

敏兒嚇得縮作一團！

玄姑却用手推開其中一個，喝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當然是男人啊！娘兒！」那青年阿飛還不知厲害，嬉笑着又撲過來！

玄姑眼看敏兒無從反抗，她老實不客氣，首先看準那長髮青年的來勢，身形一偏，橫腿直掌，下撩上推，那阿飛登時跌倒一旁！

玄姑擺脫了花衫青年阿飛的糾纏，立即回轉身來，去救敏兒！

敏兒這時已被黑衣阿飛按在地上，正

伸手企圖脫掉她身上的袈裟。

玄姑嬌喝一聲，人已飛竄至黑衣阿飛背後，抓住他的衣領，運勁一扔，但見一團黑影有如斷綫風箏一般，直飛跌開去！一聲慘叫，「蓬」的一聲响，玄姑全心將敏兒自地上扶起，竟未注意到那黑衣阿飛頭破血流，倒在一塊大石旁邊！花衫阿飛看看勢色不對，立即拔足飛奔。

敏兒嚇得失聲痛哭，玄姑正待回頭去追捕那花衫阿飛時，已來不及，那傢伙像長了四條腿一般，轉眼已逃得無影無踪。

玄姑跑到黑衣阿飛身旁，用脚踢了他一下，只見他動也不動。

玄姑大吃一驚，蹲下去仔細看看，但見那黑衣阿飛血流披面，頭骨已經爆破，分明氣絕身亡。

敏兒這時也由那邊過來，看見這情形更加嚇得魂不附體。

敏兒想走，却給玄姑一手扣住。玄姑安慰她說：「別怕，這些事情，讓我來處理。」

敏兒瞪住那屍體，囁嚅地說：「他……他死了！」

「他是自討苦吃，誰叫他侵犯我們？」玄姑又說：「不過，這些事情別讓師傅知道了，否則就更加麻煩。」

「可是，鬧出了人命，應該報警啊！」敏兒說。

「不！」玄姑道，「如果報警，事情就會越鬧越大，來吧，讓我把他埋好，就當作沒有發生過這件事好了。」

敏兒回心想想，玄姑也不是存心殺人，而且，是那人先犯了出家人，要不是玄姑及時搶救，只怕自己已經吃虧了。

爲此，敏兒就不再內疚，心安理得的帮着玄姑埋葬屍體。

敏兒一邊帮着玄姑挖泥土，一邊却担心剛才逃脫的阿飛會折回來尋仇，屆時對方可能帶來更多的人，但是，看看玄姑的態度冷靜，動作之快速，根本沒有把對方放在心裡。

一切弄妥後，二人便到田野間去，帮着其他老女尼拔菜摘瓜。好像剛才那可怕的事根本未有發生過一樣，敏兒則心裡難免忐忑不安。

回到庵堂裡，老主持妙蓮叫各人小心門戶，剛才有幾名鄉村警察來過了，據說有人偷了一些島上村民的財物，警察正在追尋二名飛型青年的下落。

玄姑和敏兒聽了這番說話之後，心裡固然明白，剛才他們遇上了的，正是鄉村警察要找尋的刧匪。

玄姑心裡想：這二名臭飛眞的是罪有應得！

敏兒却心情矛盾：萬一有人問她有沒有見過這二名飛型青年，要如何回答才好呢？

妙蓮老尼年已九十，但看來還十分精壯。她對玄姑似乎另眼相看，許多時都把她拉到一旁，靜靜地跟她細談一番。

這天黃昏，妙蓮老尼又把玄姑拉到庵堂旁邊的大樹脚下。

玄姑也不知道是否心裡有事，總覺得事情有點兒不大對勁。

妙蓮老尼雙目直瞪住她，老半晌不說話。

玄姑心裡忐忑，想說又不知怎樣說才好。

妙蓮老尼那雙眼睛有如電炬一樣，迫視着玄姑，好一會兒才說道：「你有什麼心事？」

玄姑心裡一凛，怔怔地說：「我沒有心事，師傅爲什麼這樣問？」

「別騙我，你今天闖了禍！」妙蓮單刀直入地說，「你眉宇間充滿了殺氣，我一看就可以看得出。」

玄姑簡直不敢相信，要不是妙蓮窺破了當天的事，就是敏兒道破了此中秘密。

玄姑的目光中充滿了恐懼，也充滿了疑惑。她吶吶地說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妙蓮老尼道：「你本來已是出家人，不該開殺戒！」

「但是，我當時是爲勢所迫！」

「其實，我老早就看出了你的來頭，你是個受過折磨的女人，所以我才會收容你。」

「感謝師傅的大恩大德。」

妙蓮老尼嘆氣道：「算了！好好的把今天發生過的事告訴我吧！」

「事情本來就很簡單，我和敏兒在竹林那邊，忽然來了二個阿飛，他們對我和敏兒大施輕薄，我出手太重，摔倒一個，不幸的是他的頭顱撞正一塊大石……」

「敏兒有沒有給他們傷害？」

「還好我及時制止。」

「唉！這眞不知是個什麼世界，佛門本是清靜地，怎麼樣會來了這批狂徒？」

妙蓮又說：「既然出了禍事，你有什麼打算？」

玄姑滿眶熱淚，啞然無言，好一會兒才哽着咽喉說：「我也不知道怎麼樣才好，師傅，你儘管教訓我，責備我吧！」

妙蓮老尼又慨然長嘆：「事情已經發生了，也無從補救。但是，警察是否再來是另一回事，問題是歹徒會尋仇。」

「是的，兩個人之中有一個逃脫。」

「所以，你必須離開這裡，否則，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你。」

「我也這樣想過，但是，如果我走了，豈不害苦了你們？」

妙蓮老尼說道：「只要我們不承認有你這個人存在，一切也就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那麼，敏兒呢？」

「她也要暫時離開這裡，我自會爲她安排。但你的環境不同，我早已看出你俗緣未了，遲早也會還俗的。」妙蓮老尼道：「一直以來，我就窺破了你的心事，你到我這兒來，一則爲了避難，希望你的仇人不能一下子就找到你。二則，你想利用這環境讓自己的心境寧靜下來。但是，可惜你始終不能悟出人性的眞理。此刻你的心情極度矛盾，如果你再留在這裡，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所以我才會老實不客氣的說一句，你還是盡快離開這裡吧。也許你還有什麼親人，恩人或愛人，那你就去找他們吧！」

玄姑發夢也想不到妙蓮老尼會講這一番說話，她一時之間竟然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妙蓮老尼又說：「如果你不走，我只有把你交給警方，因爲如果不是這樣，你可能會被歹徒抓去，我却心有不忍。」

玄姑情不自禁地流下淚來，她仍然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

妙蓮老尼又說道：「如果你不健忘的話，也許你會記得，當初你來這裡的時候，我曾經爲你相掌，當時，我已看出你的身世。」

「是的。」玄姑嗚咽地說：「當時我十分驚奇，你怎會知得那麼多？」

「因爲你的掌紋中已經告訴我一切。這不是迷信，是人類生命中一種十分玄妙的安排，掌紋中不但有着你生命歷程中的紀錄，也有着你健康的顯示。故此，當時我就非常肯定地說，你不是一出世便瞎了一隻眼睛，而是被人弄傷的。」

「你眞了不起！」

「這也算不了什麼。生命之中有着許多奧妙無比的事物，我只是懂得了其中一小部份，可惜我老了，否則我會學得更多。」妙蓮老尼忽然又問：「你的拳脚功夫學成怎麼樣了？」

「我每天都在練習。」玄姑說，「謝謝你教我那麼多。」

「不必謝我，你本來就懂得不少。我教你的本來只是健身用的，你却把它練成防身和攻擊別人的武功。用此可見你內心的確有恨。我不想說得太多了，只希望你處處小心。」

玄姑覺得這老尼的確是深不可測，她幾乎知道自己內心所想的每一件事物。除了善於觀察之外，玄姑眞懷疑她曾經悄悄偸窺過她的一切活動，否則，又怎麼會如此清楚呢。

妙蓮老尼最後又說：「要走你就靜悄悄地走吧，不要向任何人告辭，包括敏兒在內。」

玄姑默然地點點頭。

是晚禱的時候了，玄姑帶着極度沉重的心情，進入佛堂裏去，唸出最後一句佛經。

佛堂上鐘鼓齊鳴，儘管眼前各人心事重重，但在佛光普照底下，心境總算得到了片刻的寧靜。

入黑之後不久，各人便相繼就寢，只有玄姑和敏兒二人收拾行裝，悄悄離開了靜庵。

月色迷濛，玄姑帶着迷茫的心情沿住小徑走向海邊的漁村。

那漁村距離靜庵很遠，在光天化日之下步行，也得走上一時半以上才可到達。如果在這種光綫底下走路，非兩小時以上不能到達那兒去。

敏兒有點怕，她知道到了小路分岔處之後，便要與玄姑分手了。

敏兒是依了妙蓮老尼的說話，跑到另一間庵堂裏去暫避的，那間庵堂是由妙蓮一位師妹主持的，位於高山之上，如果不熟悉途徑的話，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摸上去的，甚至不知道那兒有這麼一間庵堂。

玄姑知道漁村裏有漁船出海，只要化點錢，他們可以順道載客。

夜闌人靜，小路上找不到第三個人。

虫聲唧唧，偶然一陣風掠過，樹影幢幢，沙沙作响，又彷彿鬼影處處，儘管二人手執佛珠，仍然難免有點兒心寒。

差不多到了小路分岔處，敏兒更加顯得心情緊張萬分。

她眞想向玄姑提出要求，要求她送自己到達目的地之後，才再往漁村，但是，她同時也明白到玄姑的處境，拖延了時間可能令到玄姑來不及僱船出海。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傳來一陣人聲吵鬧。

前面小路上出現一羣人，他們正迎面而來。看樣子起碼有十多人。

玄姑心裏一凛，立即順勢一拉，把敏兒拉到小路旁邊的矮林後面去。

轉眼間，那些人已到了跟前。他們用電筒照路，有些人還帶了槍。

敏兒的心撲通撲通地亂跳，她眞担心其中有一個手持電筒的把光圈投進矮林裏來。

那班人很快就由眼前掠過，玄姑頭腦較爲冷靜，雖然她只得一隻眼睛，却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班鄉村警察，他們正押着一名阿飛青年走路。

最令到玄姑感到震驚的，就是那名花衫阿飛正是玄姑懲戒過的那一名。

他們要到那兒去？

大概是鄉村警察已在這孤立的小島之上找到了那花衫阿飛，現在要他帶路去找另一名黑衣阿飛。

看情形，他們可能到靜庵去，因爲這條小路本來就是可以直達靜庵的。

敏兒嚇得連頭也抬不起來，當然看不見剛才的情形了。

待各人步聲遠去，玄姑才與敏兒由矮林後面走出來。

玄姑爲了避免敏兒心理上受到威脅，沒有把剛才的情形告訴她。

二人很快就走到了小路口分岔點，玄姑送敏兒一程，同時對她說：「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我們總要分手的，你長大了，要勇敢點，壯着胆子，頭腦要保持冷靜，任何困難的事也阻撓不了你。」

敏兒想哭，但她聽了玄姑這番說話之後，果然挺起了胸膛，勇往直前！

玄姑送她穿過了一叢矮林，然後才告分手。

敏兒依依不捨，但想起玄姑那一番說話，她又覺得反正要分手，早分和遲分還不是一樣嗎？人總是要自立的，因此，她又鼓起勇氣，獨自踏上山道，臨別時只揮揮手，什麼都沒有說。

玄姑一直瞪住敏兒的背影，直至她在黑夜中消失爲止，然後她才回頭走。

玄姑健步如飛，記得她在挑水時也是以這種速度走路，現在肩膊上少了一担水，自然走得更快更輕鬆了。

她很快便到達了那條近海的漁村。

村子裏靜悄悄的，只有近海傍的地方有些漁民在促膝談天。

玄姑跑過去跟他們招呼，漁民們都感到有點詫異，因爲時間已經不早了。有人問道：「這麼夜了，你還下山幹什麼？」

原來這裏的漁民都知道這小島的深山野嶺之上有着不少尼姑庵與和尚寺，因此他們看見了玄姑這副裝束才會有此一問。

玄姑說道：「我有點急事，想僱一艘

船到市區去，有誰帮忙嗎？」

衆漁民之中沒有人答話，彼此之間只有你眼望我眼，大概是大家都不敢肯定此中有沒有人肯接下這一宗生意，所以才會彼此僵住。

本來這小島之上的另一端有個臨海鎭，日間有定時小輪通往市區；但入黑之後小輪已告停航。再說島上居民往往有事亦就近僱用漁船到市區去的，湊巧日間人多合夥，所費亦無幾。如果像現在玄姑這樣要包船，當然要花費更多金錢了。

玄姑剛才這口吻是無論多少錢，總要有人肯儎她到市區去。

但是，她等了一會兒，竟然沒有人答嘴。玄姑於是又情急地說：「請各位帮帮我忙吧！我身邊的錢雖則不多，但是，我相信總可以令各位感到滿意的。」

「……」依舊是靜悄悄的，沒有人表示願意租船給她。

玄姑急得要哭。

她想過了，如果在這漁村裏租不到船的話，她便要找個地方歇到天亮，然後到臨海鎭去乘搭正常班期的小輪。不過，由這兒到臨海鎭去，路途遠還是另一問題，最重要還是她不願意遇見太多的人。

因此，如果眞的沒有人願意在這裏開船的話，她唯有等到天亮時再說。

玄姑在失望之際，突然看見人叢中有一名漁夫站了起來。

那漁夫說道：「看你焦急成這副樣子，到底你肯出多少錢？」

「我身邊帶來的錢不多，一百元可以了嗎？」玄姑試探地問。

她本來可以出更多一些，但是，她道一百元已經相當收效。那漁夫立即答應儎她到市區去。他說：「本來我打算天亮後才開船的，我在市區有貨要儎回這兒來，現在只有提早出發。」

玄姑總算鬆了一口氣！

那漁夫年已半百，他揚聲吵醒睡在甲板上的兒子和伙伴，然後攤大手板向玄姑要錢。

有人取笑他說：「富伯，怕人家欠了你的麼？太沒風度了！」

老漁夫道：「老子不懂得什麼風度不風度，只知道做生意要講實際；上次我儎了一對婆娘到市區去，就是太大方了，結果鬧鬧吵吵的，還要驚動警察，多沒意思呢！」

玄姑也沒有計較這些，很爽快地付了他一百元。其實這時候她只求有人肯租船給她，一切細節已經無法顧慮了。

玄姑在那個叫富伯的老漁夫指引下，登上了一艘機動漁船。

一百元這數目說多不多，說少也不算少了；由臨海鎭乘小輪入市區，收費也不過三二元一位而已。

富伯擔心她是個女客，可能會暈船，叫她到艙裏去睡覺。

玄姑幾乎是任得人家如何擺佈，也毫無意見。

富伯嚷着要開船了，玄姑也深深地倒抽一口氣，閉上了眼睛。但是，她却沒有就此睡了過去，因爲盤旋在腦海裏的事情太多了。一幕又一幕的，彷彿是一部電影一般。

玄姑本來就不想再想起這些事情，但多少日子以來，這些事情却一直在困擾着她；而今晚更爲厲害。

往事有如一場又一場的噩夢，可是噩夢總有醒來的時候，這一場夢境彷彿正在開始。

她覺得事情太可怕，但並非命運的安排，因爲一切都是人爲的。

要怪誰呢？怪這世界上的人心太過難測，要怪就怪金錢與虛榮在作祟吧！

大概兩三年前，她還是個大明星，她有許多富家公子向她追求；她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可是，好景不常，不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她本來有一個大好家庭，父母親很痛愛她，朋友們都讚她長得漂亮；想不到「漂亮」二字便誤了她的一生。如果她一點也不漂亮的話，她的故事也許不會如此悽慘了。

當她還是十八歲的時候，在學校裏求學的時候已有「校花」的美譽。記得父親曾提醒過她：美麗的女孩子最容易給人寵壞的。

但是，母親却另有一套人生觀；她以爲美麗的女孩子是上帝的傑作，應該讓更多人欣賞，同時亦可令父母出出風頭。

於是，母親主張她參加什麼小姐，什麼皇后選舉，還慫慂她學唱歌、學演戲。

父親極力反對也沒有用，母親幾乎就是這個小家庭裏的主宰。

母親說得十分動聽。她說：「這個世界的人笑貧不笑娼，爲什麼不可以做入息較佳的工作？讀書讀書，日讀夜讀到底爲了什麼？不過也是爲了一紙文憑，算你大學畢業好嗎？到頭來做什麼女秘書，也不過一千幾百塊錢人工，有什麼了不起？嘿！可是做明星可不同啦，數萬元拍一部片；退而思其次，做個歌星也不錯啊，動輒便是一萬數千元一個月的收息，有什麼好得過？」

父親沒有她辦法，一家三口，本來有着他賺回來的千多元薪金，省吃省用，也總可以過的舒舒適適的。但是，母親的夢想要實現；偏偏這些夢想如果要父親去完成，那是很困難的事，於是，她便只好任由擺佈了。

母親的夢想是要令到一家三口住好的，吃好的，出入還要有汽車。

母親的夢想除了汽車之外還要買樓。

父親明知憑自己的力量無法去滿足她，慚愧之餘，唯有啞口無言。

玄姑原本是姓花的，她的母親花老太給她改了一個十分動聽的名字——花艷麗；就在母親的全力安排下，一間電影公司跟她簽了長期合約。

雖說是她，其實一切是花老太，甚至在合約上動筆簽字的，也是花老太。

花老太因爲她女兒未足法定年齡，更加有充份的理由代策代行。可憐花艷麗甚麼都不知道；她唯一知道的，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她便成爲一副賺錢的機器。

只有機器才沒有思想。因此，只有機器才是沒有半點自由的，拍照啦，到處亮相啦，唸台詞、上鏡頭以及招待記者等等，忙到不亦樂乎。

母親是她的全權經理人，甚至穿衣服

，配上什麼手袋和鞋子，也是由母親一手包辦。

她不能讀書了，即使是往日的同學們，也須要一一斷絕來往。

母親說，明星要有明星的架子，怎麼可以隨便與別人來往？

可是在另一方面，母親却替她拉攏了不少公子哥兒，從母親的介紹中，就可以推想得到這些青年人都十分富有。

母親的用心她是非常了解的，在電影公司裏，她是新人，沒有絕對的賣座把握，因此薪酬自然不會高。但是，花老太似乎十分了解這一種行業的登龍捷徑，這邊找到間大公司力捧，那邊却找來一些富有人家大力加以支持。

男子爲了追求女人，往往是瞎了雙眼的，只要對象又美又有名氣，金錢自然在所不惜。這一點花老太也算是澈底明白。

可是，花老太似乎疏忽了一點，那就是：愛情是自私的。

一個男人花了錢，却得不到他所須要的，一切意料不到的事情也可以做出來。

有一天晚上，她拍完戲之後，母親不知是否到外面去應酬一些捧場客；也許她想不到這麼早就完工。

花艷麗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於是她悄悄由後門溜了出去。這是位於郊區的片場，附近只有一條公路通往市區。

她跑到公路上去截街車，直駛市區。

她無意背叛自己的母親，但她須要一點兒自由，所以她要悄悄去見一見自己的男朋友——這當然就是她私心暗許的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叫苗峯，是個沉默寡言的青年人，她在小學時期就認識他，一直以來是一對戀人；要不是母親，他們現在已經結婚了。

最近她間接聽人說，苗峯因爲她的態度而意志消沉。他是個白領階級，但自從花老太禁止他們來往之後，現在竟然沒有上班。

她覺得對不起他，她覺得應該給他一點鼓勵，因此她才會有今晚的行動。

到了市區，她立即趕到苗峯的家裏去，但是，苗峯的二房東說，他近來每晚都飲到醉昏昏回去，今晚還沒有見人呢。

花艷麗的心裏十分難過，她不忍眼看愛人就此墮落，因此，她在隣近幾間酒吧去找。

奇怪的是：當時她已經是一位頗有名氣的女星，但在這些場合中，竟然未有人注意到她，也許人們都沉醉在酒精裏，對身邊一切事物都疏忽了。

不過，有個人却發現了她的芳踪，他就是花了不少金錢去追求她的范慶新。

范慶新只不過三十餘歲，家裏很有錢，花老太對他另眼相看，可惜花艷麗對他却冷冰冰的。想不到今晚會在這種場合遇上了她。

正當范慶新想過去招呼她的時候，她却正在跟一個人招呼，這個人就是她要找的苗峯。

苗峯在生她的氣，她却在苦苦哀求他的原諒。

范慶新聽得呆在一旁！

後來，他們二人離開了酒吧，范慶新剛打電話去找花老太。

花老太這時正在片場內到處找尋女兒的芳踪，接聽了范慶新這個電話她才恍然大悟。

范慶新語帶諷刺，認爲花老太存心欺騙，利用女兒的美色到處去賺錢；原來花艷麗却是另有心上人。

不用說花老太都非常生氣。偏偏當晚花艷麗又一直待至天亮才由外面回來。

花艷麗瞧也不瞧她一眼，頹然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花老太非常生氣地問：「你整晚到了那兒去啦？」

「找男朋友。」花艷麗閉上了眼睛，有神無氣地回答道。

「你眞不識抬擧，我介紹給你的男朋友何止十個？怎麼你一個都不喜歡，偏偏去愛那窮光蛋？」

「因爲我愛他。」

「愛愛愛，愛情值多少錢一斤？」花老太咆吼着說，「你又不看看你的行家利果樹，她並不比你漂亮，但人家處處聽從母親的擺佈，認識的都是有錢人家的子弟，而且還揀了最有錢的一個公子哥兒做密友；人家就是這樣名成利就了。」

「利果樹？」花艷麗輕輕一笑，「我說她是她母親眼中的搖錢樹才是眞的。」

「管她什麼樹？總之人家就不愧是聰明兒女，你瞧！展公子對她多好吧，要錢有錢，要車就有車，要屋有屋，甚至要開百貨商店，展公子手一揮，就奉上支票百萬大元，嘿！」

「還有，人家還帶着她去環遊世界渡蜜月呢！」花麗艷把眼睛橫睨着她母親。

「渡月蜜？你別瞎說，人家還沒有正式結婚呢。」

「還好你加上了『正式』兩個字，是的，他們還沒有宣佈正式結婚，但這有什麼關係？大概等到她的影片上映完畢，她也不再拍片時，便會『正式結婚』了。」

花艷麗嘆了一口氣，「電影界裏面的人與事，我未入行前也非常仰慕和崇拜，但是，現在我見得多認識多了，想起來反而有點心寒！」

「別大驚小怪，這個世界就是一個舞台，每個人都在扮演一個角色而已。」

「但我才不會喜歡現在這個角色。」

「難道你想我們一輩子挨窮嗎？」花老太軟硬兼施地，用威脅的口吻說：「告訴你，我不知費盡多少心血才把你擠上今天的地位，如果你不好好珍惜，趁住年青貌美時多賺一些錢，而依舊與那小子苗峯來往的話我將會用我的方法去對付他！」

「你的方法？」花艷麗自然想到這是一種相當殘酷的手段，她忍不住質問母親：「你要怎麼樣去對付苗峯？」

花老太看見這句話收效，又加重語氣說：「你別管，總之我會叫他知道我們的厲害！」

「媽！我也不怕坦白告訴你，如果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我也不會再見你了。」花艷麗又說：「你不過要我替你多賺一些錢，我已經盡力而爲，你沒有理由還要干涉我戀愛的自由。」

話雖如此，花艷麗內心仍然在暗自擔心，她曉得母親這些日子以來，已經變得

陰險、狡猾，只怕她說得出就做得到。

為了她愛人的安全，為了平息母親心中的怒火，她眞的又有一個長時期不敢見苗峯。

可是，不知是否前世寃孽，她突然接到苗峯一個電話。

苗峯一定要見她一次，因爲他就快要離開本市到別處去，也許以後也沒有機會再見到她了。

在苦苦哀求之下，她終於答允了。二人相約當晚深夜——其實應該說是凌晨三時才對，屆時他們在一個渡海碼頭相會。

凌晨三時許多人正在睡覺，但電影界裏面的人正是最活躍的時候。

花艷麗知道母親約好一位花花公子，凌晨二時半在一間通宵茶座中見面，目的是介紹他們認識；據說這一個比起過去任何一個都更爲富有。

她就揀了這個機會，借故去洗手間時，溜了出來，僱街車直趨碼頭。

那時還未到三點鐘，苗峯還未到。

花艷麗的心跳得很厲害，她知道母親這次一定不會放過自己；但她已理不了一切後果，決心要見一見自己心愛的人。

碼頭上很靜，周圍都看不見一個人影；海面上也很靜，渡海船已經絕跡，間中有一艘小船經過。

突然之間，不知從那裏閃出了一個人，她當初以爲是苗峯，但是，當她發覺那黑影來勢洶洶，絕不可能是苗峯時，已經太遲了。

只見那人手一揚一些液體迎面澆來！她立刻可以想像得到，那是一些腐蝕劑，連忙閃避！

如果說進入電影界對她有好處的話，那麼，拍武俠片練就一副矯捷身手便是唯一的收穫。不過，儘管她閃避及時，仍有一些澆在她的身體之上。

她感到渾身一陣刺痛，眼睛更是痛得要爆裂！

她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縱身一跳，躍入海中。這是眼前唯一自救之法，只有水才可以把澆在身體上的腐蝕性液體混和一下。

她剛由水面冒出頭，就發覺一艘船隻停在附近；回頭再看看岸上，一條黑影正往黑暗處飛奔而去！

船家正伸出長竹竿，將她搭救；黑暗中她看不清楚對方是誰，只知道攀住竹竿，到了船旁之後，便有人伸手將她拖了上去。她感到眼前一黑，差點兒昏了過去。

船家給她熱茶，還問她要不要報警。

她喝過熱茶之後，心裏才稍爲定了下來。

她心裏當時就這樣想：誰要向她下這毒手？她一定要査清楚。

是母親嗎？母親可能派人懲戒她吧？不！不可能的。她是母親的一切希望的來源，她決不會出此下策的。

那麼，是她的愛人吧？

似乎不可能是苗峯。苗峯即使因愛成恨，亦無須下這毒手。

然則，可能是一些什麼人？行業中的對頭人呢，還是追求過她的男人？

這世界上什麼人都有，因愛成恨而弄成慘事的新聞，時時可以從報紙上看到。

但是，追求在她裙下的男人太多了，一下子實在她也想不出是誰。

她掩着左眼，痛得淚水直流。她心裏明白，她可能自此之後不能再拍片。

那麼母親，一定傷心透了，因爲自此之後，一切希望已告幻滅。

怎麼辦呢？

這是無法補救的事，她覺得非常痛苦，但她知道母親和苗峯這兩個人一定比她更痛苦。

於是她對船家說：「我是給人迫害的，如果你送我上岸，我一樣會給他們殺死，不如請你送我到個較爲安全的地方。」

船家夫婦二人均年過半百，看來十分慈祥。他們以爲這少女只是被飛羣迫害的一輩，於是答應她的請求，把她送到一處離島。

原來這對船家夫婦就是住在一處離島的，當晚他們的船送完貨入市區之後，正要趁住流水把船開返島上去。

島上有無牌黑市醫生，這是一種土特產，說是爲了維護本地醫生的利益也好，說是保障病人的安全也好，總之，沒有証書的醫生未必就是庸醫。他們同樣經過訓練。

花艷麗當時身上還有首飾手錶等物，都是相當有價值的。

到了離島之後，她就變賣了這些東西，作爲醫藥費之用。

那位黑市醫生據說在離島很有名氣，在船家夫婦的引荐下，他終於悄悄替花艷麗治理傷勢，可惜腐蝕性的液體，已將她的眼球毀了，她注定是要變成瞎子的。

面孔還好沒有損傷，但少了一隻眼睛已經够慘了。她知道不能再繼續拍片，也不能在這時候報警。何況報警亦未可以查出這件事的眞相呢。

於是，她一直住在船家夫婦這裏，把他們當作養父母。

船家夫婦無兒無女，也樂得有這麼一個乾女兒。

不過，花艷麗自然也想到市區方面的反應。首先是她母親花老太，一定會到處找她。

她如果繼續住在這裏，一定會給人認出她的樣子，即使瞎了左眼，樣子仍然是不變的。

於是，她再三思索之下，終於跑到荒山野嶺的一間庵堂去落髮。

爲什麼她會下這麼大的決心？

她覺得：她既不能拍片，母親一定十分失望，而她的男友看見她這樣子，也可能很害怕。以其這樣，倒不如就讓他們當自己已經死了吧！

佛經中的四大皆空是頗有哲理的，儘管人們一生忙碌，大富大貴也好，身無長物也好，到頭來要離開這世界時，正是來空空時，去也空空。迷信嗎？絕不！上蒼造人時大概已考慮到這一點，任何人在這方面都是十分公平的。

花艷麗帶髮修行了幾個月，熟讀佛經，騙着妙蓮老尼說自己無父無母，無所依靠，終於爲老尼接納，這才替她落髮。

她以爲躲在深山裏，從此皈依我佛，便可心境寧靜。可是，想不到突然之間又發生了這宗命案——一名阿飛青年給她活揼死了。

這宗命案令到她震驚之外，還勾起了她的無限心事。

平伏了多時的心境，又把她的思潮帶回到俗世的世界裏去。

她想起父母，想起她的愛人苗峯，更想起那個不知名的兇手！

浪花滾滾，漁船仍在鼓浪前進！

她沒有目的地，只知道先到了市區再說。

思潮亦似浪潮，一起一伏的，令到這船艙裏的少女在胡思亂想中，終於疲極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直到船家把她從夢中叫醒她才知道船已經開抵碼頭。

她由船艙裏爬出來，天還沒有亮！

她沒有手錶，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了，只知道船家催促她上岸。

她登岸後最令她放心的事就是看不見一個警察，唯一聽到的是海水拍岸聲！

這麼熟悉的聲響，這麼熟悉的環境，使她又想起了三年前發生在她身上的那件事——雖則不是這個碼頭，却是差不多同一的環境。

她慢慢地沿住海傍走，突然間一連五下清脆的鐘聲，平空把她嚇了一跳。

五點正了。

她輕輕嘆息着，然後轉入一條橫街。

她在想：應該到那兒去？

返家去吧？

不！父母嚇個半死是另一回事，主要是不想看見母親那悲悽而又失望的表情。

到苗峯那裏去吧？

不！苗峯說過他要離開本市的。事隔這麼久，他不可能再留下來。

那麼，她應到什麼地方去？

她奇怪自己事前爲什麼完全未有顧慮到這一點。也許她心裏曾打算返家，也許她一下想不到苗峯說過要離開本市。

無論如何，她不能留在靜庵裏，否則，麻煩就會跟住來了。

她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有人低喝一聲：「不要動！」

糟糕！是警察吧？——她心裏在吃驚之餘難免這樣想。

但是，警察不會這樣吆喝的。

她回轉身來，是二名阿飛靑少年，他們手裏握住閃閃生光的小刀。

看他們的年紀，不會超過十七歲，但在路燈底下，只見他們髮長披肩，面色蒼白，眞的是三分似人，七分似鬼。胆小一些亦會給他們嚇死。

其中一名阿飛走到她前面，亮刀威嚇，道：「把錢財留下，否則殺你！」

玄姑——當然應該稱她玄姑吧，她已經不當自己是花艷麗了。

玄姑苦笑道：「你們找錯了對象，我是個出家人，那裏有錢？」

「出家人就沒有錢麼？誰相信？」一名阿飛少年說，「最近死了不少人，你們這些唸經打齋的，一定十分好生意。」

玄姑道：「如果你家裏也死了人的話，我倒可以免費爲你誦經，錢就沒有。」

「嘿！你敢咒我？」一名阿飛哼一聲，刀子一幌就要衝過來！

玄姑早已看得出，此情此景，即使她低聲下氣，亦無可避免。

只見她手一揮，手裏有一些東西飛擲而出，那是一把剛剛扣上手的竹刀。

竹刀長僅六吋，却是鋒利無比，前面一名阿飛閃避不及，被揷正喉嚨，登時悶哼了一聲，倒栽下去。

背後另一名阿飛撲了過來，玄姑背後像長了眼睛，飛出後腿，那傢伙小腹中了一腳！倒退了幾步，還好未致跌倒！

玄姑趁機回轉身來，衝前奪刀，那阿飛直刺衝劏，玄姑身形飄忽，手影搖幌之際，轉眼已將對方的手腕扣住。

玄姑順勢一扯，五指壓向對方手肘間穴，只聽得那名阿飛一聲尖叫，刀已離手墮地，玄姑迅速將他的手臂彎向背後。

阿飛聲聲求饒，玄姑却沒有理睬他！她老實不客氣，伸手到他口袋裏，摸出了一叠鈔票。

玄姑冷笑道：「你比我更有錢，竟然還要攔途截刧！」

阿飛道：「我們剛剛做了一單，你是今晚第四單。」

「做了一單還不收手？」

「難得有此機會，警察人手不足，做完這幾晚，幾個月也可以不必再出來冒險了。」

「也是道理，可惜你沒有帶眼識人！」說着用力一推！

那阿飛有如餓狗爭糞，直跌撲向坑渠那邊去！

玄姑跑到另一名阿飛身旁，蹲了下來，發現那把竹刀揷正咽喉，那傢伙已氣絕身亡！

玄姑一點也不後悔，她覺得這是罪有應得！

她把他口袋中的鈔票取去，迅速離開了那一條橫街。

她跑到一個路邊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到苗峯的住宅去！

電話响了很久很久才有人接聽。

這也難怪，五點多鐘了，人們在這時是熟睡，誰願意有電話來騷擾？

對方是包租的二房東太太，她的聲音沙啞，顯然是由於剛剛睡醒之故。

「找誰？」對方問。

玄姑心裏「怦怦」亂跳，但却又不能不作聲，再不作聲對方就掛斷，那時要再搭綫，那位二房東太太一定更生氣。

玄姑硬住頭皮說：「請問你，苗峯先生在家嗎？」

她以爲對方的答覆一定令她非常失望，要不是說「他早已搬走了」，就是重重的把電話聽筒擲下，「轟轟」聲掛斷。

但是，出乎她意料之外，對方竟然說：「請你等一等！」

眞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苗峯怎麼還在着？二房東太太可能睡得朦朦朧朧，聽錯了，說不定回頭她會把別的房客叫來，那才啼笑皆非呢。

不過無論如何，這是令人驚奇的，三更半夜打電話去把人家吵醒，不給人家臭罵一頓已經僥倖了，想不到對方還如此有禮。如果全市的二房東都這麼有禮就天下太平了。

不久，果然是一個男子的聲音。

那不像是苗峯，也許是她從未聽過苗

峯剛剛睡醒的聲音，也許是……但是決不會忘記苗峯的聲音和樣子。

對方只「喂」了一聲，玄姑便感到一陣窒息似的，說不出聲音來。

等到對方再「喂」一聲，玄姑才抖聲問：「你可是苗峯？」

她原本打算聽到對方的回答只有兩個：一是「你弄錯了小姐。」二是「三更半夜，你找男人也不該找到這裏來！」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又一次發生在她的耳畔。

對方竟然精神爲之一振，剛才那聲音立時亦變得更爲清脆了，不再是含含糊糊的。

那男子的興奮聲音問：「你……可是艷麗？」

她並沒有自我介紹，如果對方不是苗峯的話，他又怎會知道自己是花艷麗呢？

她興奮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苗峯的自信心很强，他幾乎百分之一百肯定對方就是他日夕盼望見到的人。

因此，他不等對方多說，他又問：「艷麗，快告訴我，你在什麼地方？」

「我……我在街邊一個電話亭裏打電話給你。」玄姑說。

「那一條街？」

「十字大道與青鳳道交界處。」

「那你就在那裏等我，我立刻就來見你，千萬別走開！」

玄姑還想叮囑他別告訴任何人，可是他已經急不及待地掛斷了。

玄姑走出電話亭，內心百感交集，彷彿推翻了一個五味架醋酸苦辣都一齊來！她不知道等會兒應該說些什麼好。

她眞不敢相信，怎麼苗峯還在本市？他不是說過要到外地去嗎？

她忽然又後悔起來，後悔不該打那個電話。她不是不希望見到苗峯，但是，等一會兒苗峯看見她這副樣兒……

她不敢想像下去，他可能失望，也可能一言不發就走！

也好，就讓他走吧！

她相信苗峯是眞心相愛的，這正是一個最好的考驗機會！

但是，玄姑想起萬一苗峯回頭用電話通知她父母，那怎麼辦呢？因爲她失踪後，她父母必然去找過苗峯。

玄姑躲到一角，她担心偶然會有巡警經過，但事實上除了偶然有一輛街車經過之外，連人影也不多一個。這也難怪，因爲天色還未亮，幹活的人還沒有起來啊！

不久，街口那邊有一輛街車開過來。

街車緩緩停下，裏面走出一個人，他正是苗峯，但玄姑還不敢露面，她担心自己的樣子會一下子嚇怕了苗峯，更担心街車司機的反應。

是的，三更半夜時份，突然有個青年人乘街車匆匆趕來這裏與一名禿頂尼姑會面，相信任何人的想法都同樣感到無限驚奇！

街車司機收了車資之後，把車子開走了。

苗峯四下裏張望，玄姑則躲在黑暗處暗自盤算，如果她在這時候走出去，苗峯會有些什麼反應？

苗峯一定認不出她，也可能嚇得一跳，或者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

玄姑終於由黑暗處走了出去，頭也不回地在苗峯的身邊走過！

苗峯是眞的無法認出是她，因爲在路燈照耀下，她不但光着頭，還披了灰色的土布袈裟，與過去簡直是兩個人。

苗峯當然曾經注意到這個人的突然出現，因爲這時候街道上難得有個行人出現。但玄姑垂下了頭，悄悄地在他身旁走過，他看不清楚她的面部，更認不出袈裟籠罩下的身型。

可是，不知怎的，苗峯却興奮而又驚奇地叫出了一聲：「艷麗！」

玄姑心裏不知是驚是喜，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

她裹足不前，渾身打顫地停在那兒行人道上。

苗峯立即衝上去，只瞥了一眼，又說道：「是你！果然是你，艷麗！」

玄姑仍然不敢抬起頭來，她想像到自己的樣子一定很醜陋，她担心苗峯再看清楚她原來瞎了一隻眼睛時，他的反應又不知會怎樣。

但是，就在她呆想之際，苗峯已伸出抖顫的雙手，將她的面頰捧着看個清楚。

他看清楚了，也呆住了！

她不知道他的反應，因爲她閉上了僅有的一隻右眼，不敢再看苗峯的表情。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才聽到苗峯聲音激動地問：「你……你怎會變成這個樣子的？艷麗，你告訴我吧！」

玄姑黯然淚下，那僅有的一行珠淚流到了苗峯的手裏，彷彿也滴在他的心裏一樣，一陣酸澀，他也忍不住哭了——緊緊地擁抱着玄姑在哭，兩個人只懂得流淚，却不知說些什麼好。

這時候如果有人由街上走過，一定會吃驚不小，一個青年男子和一個出家尼姑摟在一起，這還成什麼世界？但是，相信沒有人會想到這尼姑就是一位女明星的化身。

「閣閣閣」一陣革履聲傳來，把兩個人從夢般的感受中驚醒。

街口彎角處走出一名武裝巡警，正手持電筒，由那邊巡過來。

玄姑和苗峯自然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他們不及時走避的話，勢必被盤問一番，甚至還會被帶進警察局裏面去。

苗峯急忙拖玄姑往黑暗處躲。革履聲越來越清楚，那巡警越走越近，手電筒光圈四處照射，看情形他們勢必被發現。

玄姑想到被盤問時的尷尬情形，就有些害怕。苗峯更加不知如何解釋，因爲他們才剛見面，玄姑爲什麼會弄成這副樣子的，苗峯甚至仍未知道。

那警員終於在他們面前經過，手電筒的光圈照進一處玻璃飾柜，玻璃的反射作用令到附近一帶變成一片光亮，更加令到躲在一角的玄姑與苗峯爲之驚懼不已。

還好那支電筒的光圈沒有直接照射過來，二人暗地捏了一把汗。

警員走開了，二人匆匆由反方向走。

一輛街車由那邊開過來，苗峯立即揮手截停它。

二人上了車，街車司機問：「請問二位要到什麼地方去？」

苗峯說：「郊區，北郊大道七里半，車費加倍付給你。」

苗峯所以這樣說，大概是担心對方不肯把他們儎往郊外。

豈料他這麼一說，司機滿腹疑團盡釋似的，立即開車。

原來剛才那司機還想不通他們是什麼關係，現在既然要到郊外去，大概是那位尼姑要返回到郊區的庵堂裏去吧。

玄姑悄悄鬆了一口氣，但回心想想：爲什麼苗峯要司機把車子開往郊外？

她忍不住問：「你搬了家嗎？」

「是的。」苗峯答。

玄姑感到意外，因爲她記得電話號碼沒有改變，電話是二房東的，照理不可能遷居時連電話也一併都搬走，何況市區與郊區的電話也有分別呢。

苗峯似乎也想到她內心一定充滿了疑問，所以不待她再問，又低聲說道：「一切待到了目的地之後，再讓我向你解釋好嗎？」

玄姑看他的神態，內心更加驚奇不已。其實苗峯也不是故作神秘，也許他不想讓街車司機引起更大的疑心吧！

車抵郊區，天色已開始逐漸放亮。

玄姑倦極欲睡，但却三番四次從夢中紮醒。

苗峯指示司機把街車停在一處分岔小路口，他果然是依了錶箱的錶碼指示器，雙倍付出車資，然後才拖住玄姑下車。

玄姑放眼四望，却看不見附近有任何屋宇，正是多見樹木，少見人倫。

街車司機收了車資之後，有理沒理已將車子掉頭開走了。

玄姑忍不住問：「爲什麼你帶我到這裏來？」

苗峯看見街車走遠了，才回頭對她說：「艷麗，我要先要問你，你到底還愛不愛我？」

玄姑嘆氣說：「如果我不愛你，我又怎會回來找你？不過，我這副樣子……」

「我不會計較你的樣貌，當日我們相愛，也絕不會是因爲彼此的外表。」

玄姑「哇」的一聲，激動地涕淚交流，撲倒在苗峯的懷抱裏痛哭失聲！

苗峯輕輕地撫慰着她：「別哭！來吧！以後將是屬於我們的。」

苗峯摻扶着她，由小路走了進去！走了十多分鐘，一幢紅牆綠瓦的別墅，隱隱的藏在一叢樹林後面。

苗峯帶着玄姑繞過一叢荆棘，到了別墅門前，站住了脚。

苗峯問道：「你喜歡這環境嗎？」

玄姑眞的以爲自己在做夢。可不是嗎？她知道苗峯的環境並不好，否則他又何必在二房東那兒租居一間房呢？

後來她冷靜下來之後，就想到這可能是向朋友借來的。

苗峯摸出鎖匙，把別墅的大門打開，只見屋子裏面陳設華麗，一切佈置極具恩考。

別墅是單層建築物，面積也不算得十分廣闊，裏面只有一廳兩房，此外便是廚房，洗手間等等，反而四周的草坪頗爲寬闊，彷彿是一個天然的花園。

苗峯對這裏一切顯得非常之熟悉，他帶着玄姑去參觀各處。

較爲闊大的一間房間裏面，有着兩張可以合併，亦可以分開的兩用床——也就是可以一分爲二，二合爲一。

裏面陳設有如新房一樣，有梳粧枱，也有洗手間附在房內。一切傢具與漆油都是簇新的，像是等待一雙蜜月夫婦前來享用似的。

另一間房是書房，佈置得十分雅緻。

廚房是個自動化的新設備，抽氣抽烟以及焗爐等等，全是電動的，爐灶則用煤氣。

廚房很大，裏面除了廚具之外，也有餐桌枱椅等設備，此外電雪櫃則是十呎的雙門大櫃，後門外面便是一個大露台，有漆上白色的鐵製枱椅，夏天可以在裏面對着風景幽雅的自然景色進餐。頂上有一套電動化的，可以收縮的活動上蓋，是用條紋尼龍製造的，看上去就有海灘的風味；但事實上欄杆外面却是一片草原，再對開便是陰森的樹林。

廚房一角還有一個頗大的士多房，裏面堆積着不少罐頭食品以及其他用具。

一切都是非常新頴的，看來從未有人用過。

玄姑看完了之後，不禁怔怔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苗峯問道：「你喜歡這裏嗎？」

「我眞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一直在等待着你回來，我們要在這裏渡蜜月啊！」

「你不是開玩笑吧？」

「難道這還會假的？除非你拒絕我的求婚。」苗峯又拖着她進了寢室，指指那個巨大的入牆壁櫃，「你看看，那裏面全是你所喜愛的衣物。」

說着他走過去將櫃門拉開，裏面果然是滿櫃的女裝衣物，顏色鮮艷，令人看得眼花繚亂。

玄姑呆在一旁，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近乎神話的事情。苗峯那裏有這許多錢？

苗峯回到她身旁，撫肩問道：「親愛的，你答應嫁給我嗎？」

玄姑想起自己是個瞎眼睛的女人，不禁爲之黯然神傷。

苗峯看見她這副神情就想到她此刻內心的想法，他說：「一切已經過去了，你還何必去想？」

玄姑悽愴地說道：「不！現在才是開始。」

「才是開始？」苗峯不大明白地低喃說着。

「是的，我還要查出誰把我弄成這樣子。」

「我不會計較你的樣子，只要你還是像從前一樣愛我。」

「如果你也一樣愛我的話，你應該了解我此刻的心情。你要爲我報仇！我一定要查出誰這麼狠毒。」

「我一定帮你的，你想怎樣做，儘管告訴我吧！」

「那晚，你約我在碼頭相見……」

「我因爲交通阻滯，遲到了五分鐘，當我去到那兒的時候，等了半小時，結果你連人影也不見。」



玄姑和苗峯在默默無言中擁抱在一起。

「我早到了，但是，差點兒連性命也掉了。」玄姑於是把那一晚的事，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

苗峯道：「我也覺得奇怪，當晚只以為你沒有機會來見我，但第二天，你媽媽勢洶洶地來找我要人，我才知道事情不妙。當時我雖則發誓未見過你，她却不相信，我們差點鬧上了警局裏去！」

「我父母現在怎麼樣了？」

「他們可能費盡心思去找你，結果也找不到，於是報了警。」

「你有沒有見過他們？」

「沒有。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所以，我一直在等待，而且不敢離開原來居住的地方怕你回來時找不到我。」

「你不是說過要到別處去的嗎？」

「是的，我受不了你媽媽對我的白眼，我想到外地去謀發展，結果却因為你的失踪，令我改變了計劃。想不到你真的回來了。」

「可惜，我已經改變得那麼醜陋。」

「但在我的內心裏，你依舊是那麼美麗，坦白說，我寧願你這樣——就像現在這樣。」

玄姑怔怔地說：「為什麼？」

「因為像現在這樣子，我就不必担心你再去做電影明星。」

「是，本來我也不想做什麼電影明星，但母親的虛榮心，却誤了我一生。」玄姑嘆了一口氣又問：「這是誰的地方？」

「是朋友的，他借給我。我老早就佈置好了，只等你回來。」

玄姑感激地瞪住他，兩個人又在默默之中，擁抱在一起。

欲擒先縱　擒賊擒王

「鐵拐俠盜」呂偉良和阿生正要乘車外出，突然有人跑到他們身邊來。

師徒二人並不認識這個人，因此阿生立即戒備。但是呂偉良却看不出他有任何惡意。

呂偉良久歷江湖，他除了從對方的行動中可以看出破綻之外，還可以從對方的眼神窺出是否隱藏了殺機；眼前這個男子看來就沒有什麼不對勁。

這男子年約五十，像個勞工階級。他很有禮貌地問道：「請問閣下可是呂偉良先生？」

「對了，請問有什麼指教？」呂偉良一邊打量着他，一邊反問道。

那男子自我介紹：「小姓邢，叫做邢雄。我早就聽過閣下的大名了，因此我想拜託你一件事。」

「什麼事？」

「我有個兒子叫邢彪，因為自小沒有母親，我又為了生活而奔波，一時管教不到，他竟然與一班阿飛青年來往；當我發覺時，我責罵了他幾句，他就連家也不返了。」

「那麼，你想我怎樣幫你？」

「我也知道這孩子沒有用了，但我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做父親的自然想他向善，無奈社會風氣不良，我又管教不來，結果他是真的學壞了。」邢雄深深嘆了一口氣，「警探終於找上門來，說是一名飛型青年與我兒一起去冬菇島幹刦掠勾當，現在那名飛型青年落網了，但我兒却不知所踪；警探却懷疑他躲在家裏。事實上，我已經一個星期未有見過他。」

呂偉良出奇地問道：「他為什麼要去冬菇島做這非法勾當？」

「我也不知道，但我猜測他們可能是結伴郊遊，偶然做出這種事情來。」

呂偉良直到現在仍然想不通，到底對方要他做一些什麼？

邢雄又說：「現在他的同伴杜化松已經被警方拘捕了，但我兒却下落不明。我知道呂偉良先生不但熟悉黑道中人的情形，同時亦與警界裏面的人很友善，所以我在朋友的勸告下，決定來找閣下帮個忙，只要你們能把我兒找回來，我願意付出一千元的酬勞。」

呂偉良問：「為什麼不直接去警局查查？」

「警探既然到我家來查，才知他們全無消息。」邢雄說：「我担心他有什麼不測。相信除了你兩位之外，沒有人可以帮得我了。」

呂偉良又問：「你是做什麼行業？」

「我是一名建築工人，但你放心，這一千元，我已經準備好了。坦白說吧，我平時也有點積蓄。」

「我並非担心你付不起這一千元，其實我替人做事，除非你是富有人家，我又存心在你身上賺一大筆捐給窮人，否則，我是不受分文的。因此，你這一千元可以省下來了。現在你只要把你的住址和工作地點告訴我，我先去警局替你查問一下，有消息我會立即告訴你。」

「謝謝你！我早就聽朋友說過你們是一等一的好人。」邢雄把居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盤所在說了出來。

阿生替他用紙筆登記好了。

邢雄再三言謝，這才離去。

呂偉良喃喃地說：「他這種情形，只不過是千萬實例中的一個而已；做父母的往往為了生活，而疏忽了兒女的管教，到頭來發覺他們的兒女也變壞了，才為之焦慮呢。」

師徒二人登上了汽車。呂偉良改變了計劃，叫阿生把車子開往警局。

呂偉良覺得邢雄的兒子邢彪一定是畏罪躲了起來，不過，他仍然希望從警方口中知道一些有關這方面的資料。

車子剛在警局停車場停了下來，他們就看見辛尼由那兒走過來。

辛尼是夏維探長的得力助手，他老遠就認得師徒二人和他們的汽車。同時更知他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所以走過來問：「又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良反問道：「你聽過邢彪這名字嗎？」

「我正在負責找這個人歸案。」辛尼出奇地瞪住呂偉良，「你怎麼會認識邢彪這臭飛？」

「我並不認識他，但他父親剛找過我。」呂偉良又說：「他的同黨杜化松怎麼樣了？」

「他已被我們扣留，將被控糾黨行刦罪名。」

「什麼時候提堂？」

「下午。」

「現在他在那裏？」

「在警探部的臨時羈留室內。」

「我可以見見他嗎？」

「我想不成問題。」

「謝謝你。」

呂偉良說着下了車。

辛尼陪住呂偉良進入警探部的臨時羈留室，一名身穿花襯衣的青年阿飛，正在倚在牆脚下，有神無氣地閉上了眼睛。他，就是杜化松。

辛尼叫守衛的警員打開閘門，讓他和呂偉良入內。

杜化松有如從惡夢中驚醒，目光中充滿了畏懼，直瞪住辛尼和呂偉良。

呂偉良道：「你不要怕，我是來探望你的，你可是杜化松？」

他點點頭。

「邢彪是你的朋友吧？」

「是的。」

「你和他在一起做了多少宗買賣？」

「……」杜化松瞪住他，好一會兒才反問：「你是什麼人？」

「我是唯一可以保釋你出去的人，如果你講真話，我會帮你的忙。」

「我不大明白你的用意。」

「我要了解邢彪是怎樣失踪的。」

「我知道的，全都告訴了警探。」

「但，其中可能漏了一些，請你再仔細想想，漏了什麼？」

「沒有，我沒有理由要隱瞞的。」

「是的，我也替你想過了，你的確沒有理由要隱瞞事實的。但是，這一行，我十分了解，刦掠如果沒有傷人，罪名很輕，說不定你夠運的話，法官只判你監視行為就夠了。」

「你這樣說，又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把一切賍物交給他，叫他躲起來，將來與你享用。」呂偉良說。

「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其實我恨不得早些找到他，因為這件事是我們兩個人做的，多一個人分担一部份罪名，我便減輕一些負担。」

呂偉良道：「聽你這樣說，未免太過沒有義氣。」

杜化松難過地嘆了一口氣，他的心情顯得十分矛盾似的。

他說：「先生，如果你真能保釋我出去的話，我會把一件事情照實告訴你，甚至帶你到發生的地點去看個明白。」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回頭去到閘門外邊問辛尼：「下午提堂時，可以申請還押嗎？」

「當然可以。」辛尼說，「但是，你到底想怎樣做？」

呂偉良道：「我想多一些時間，讓他告訴我更多。」

「這本來是一宗極普通的刦案，我們會不會給人怪責大驚小怪？」

「我目的不過要他找到另一個人。」

辛尼說道：「這傢伙很狡滑，我們答應你不成問題，只怕他逃脫時，又害苦了我們一班弟兄。」

呂偉良道：「你放心，我負全責。」

「好吧！那就讓我先告訴探長。」

「他們在冬菇島刼去了一些什麼？」

「一個女遊客的一枚鑽戒，以及數百元現鈔。」

「全部在失踪者的身上？」

辛尼說：「不！鈔票分了贓，只是那鑽戒則保存在邢彪那裏。」

「探長回來時，記得把我的意思告訴他。」呂偉良看看腕表又說：「下午我會到法庭去會你。」

呂偉良回頭安慰了杜化松幾句，才離開了警局。回到汽車裏，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開往市中心區。他要找一位律師。

申律師是呂偉良的老朋友，聽了他的陳述之後，忍不住笑道：「要我保釋一位年青刼匪出來，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不過，萬一他走脫了，你會惹來一身麻煩，甚至我也不名譽。」

「申律師，你放心！我肯冒險，當然有多少把握。」呂偉良說：「警方往往為了結一宗案，不肯把事情拖一條尾巴；但是，為了答允一名慈父尋回他的兒子，這個險是值得去冒的。」

「好吧！下午我們去法庭見。」申律師又說：「那兒每一個人我都熟悉，這又不是一宗十分嚴重的案子，大概不成問題的。」

「謝謝你，申律師。一切費用，由我負担。」

申律師笑了笑：「你為人付費做事，却要我收費，太不成話吧？」

「你不同我，這本來是你的律師職業，我幫助別人，却是業餘的。」

申律師拍拍他肩膊：「金錢事小，你的行為令我感動。你先走吧！我們下午在法庭見；現在我先打電話到主控官的辦公室去。」

呂偉良和阿生走出申律師的辦公室，阿生問：「辛尼不是答應了我們嗎？何必再麻煩申律師？」

呂偉良笑道：「我們不是第一次跟警方交易，難道你不知道夏維探長的為人嗎？他很現實，看不出對他有任何利益時，可能變卦，到時即使辛尼存心幫我們，也沒有用。」

阿生知道他師父的脾氣，答應人家一件小事，也往往表現得十分認眞，這是他的一貫作風，難怪江湖中的人不論黑的白的，對他都敬重了幾分。

那天下午，法庭裏擠了不少人，他們大部份是因為親人被提控而來聽審的。若以商業術語「客似雲來」形容這兒的情景，也不會過份。

法庭每年罰的欵項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目，怪不得開完一間又一間，警察自然更加忙個不了。因為店子開了，總不能沒有生意啊！

情形正如呂偉良的預料一樣，夏維探長認為杜化松既不是呂偉良的親人，又想不出更佳的理由，所以不允把案子押後，而在當天提出控罪。還好呂偉良早已料到有此一着，由申律師出面代辯，法官依例書只有照准把案押後。同時還准許申律師用金錢和人事將杜化松保釋出去。

辛尼事後向呂偉良表示歉意，但呂偉良知道他無實權，而夏維探長，又過於現實。

呂偉良把杜化松帶到汽車裏，阿生忍不住警告他：「小子，除非你活得不耐煩，否則別以怨報德，我反臉時，對壞人絕不留情的。」

杜化松道：「你們為什麼要對我這樣好？」

呂偉良說：「目的就是要你帶我們去把你的同伴邢彪找回來。」

「我只能把實情告訴你，能否把他找回來却是另一回事。」杜化松說：「當日我們刼了那少婦之後，逃上山去，以為沒事了。豈料在一處竹林之內，却給我們遇上了二名尼姑。」

「尼姑？」呂偉良問道：「可是出家人？」

「是的，就是食齋那種尼姑。但是，她們長得艷若天仙，我們見了立即心動；一個珠圓玉潤，又胖又白，另一個雖則瞎了一眼，却是貌美如花。於是……」

「於是你們便動了非份的念頭，是不？」呂偉良哼一聲說：「你們眞是該殺，對出家人怎麼可以如此無禮？」

杜化松道：「是的，我們也覺得太過份，但當時邢彪和我慾念正盛，竟然不顧一切的，向她們非禮。可是，想不到那瞎了一隻眼睛的尼姑身手如此厲害，三拳兩脚把我們打得七顚八倒！」

「眞是活該！」阿生說，「看來你們可能誤闖少林寺呢！」

阿生當然是開玩笑而已，這個地方那裏有少林寺？少林寺有的也只不過是男和尙。

呂偉良問：「後來又怎麼樣？」

「他——邢彪給單眼尼姑抓住扔上了半天，我一有機會當然是三十六着，走為上着啊！」杜化松猶有餘悸地說：「事後我帶着一批警方人員找上山去，但是，都找不到邢彪；那兒一帶的尼姑庵都否認有這麼一個獨眼尼姑。」

阿生道：「那麼，你們一定是白日見鬼。」

杜化松道：「我也確實這樣懷疑。如果不是鬼物，為什麼鄉村警察找遍每一間島上的庵堂，都見不到那尼姑？」

呂偉良不會去理會什麼獨眼尼姑，只希望替邢雄找回他的兒子邢彪，所以他說：「照你推測，邢彪去了那裏？」

「去了那裏我可不知道，但受了傷，則是必然的事。」杜化松說：「當時我看見那獨眼尼姑太厲害，不敢久留，逃得便逃！但我在逃走之前，記得阿彪被她扔到半天高，他有沒有跌死我不知道，因為當時，我頭也不敢回；不過，我想一定傷得不輕。」

呂偉良沉思片刻，說道：「你當然記得那個地方的，可否帶我們去？」

杜化松道：「到冬菇島去要乘船，如果你們一定要去，當然可以。不過——」

「別猶疑了。」呂偉良說，「如果你合作的話，申律師可能會給你一個改過的機會，設法令你不致入獄，否則你便只有自討苦吃！」

杜化松道：「如果你們一定要去，我當然可以帶你去。不過，這時候沒有輪渡可搭，要去只有租船，但費用很大。」

呂偉良道：「我不是剛到本市的，冬菇島我也去過了不知多少次。阿生，開車吧！我們現在就去碼頭。」

「不！」杜化松急忙說道：「我肚子太餓，可以讓我吃些東西嗎？」

呂偉良看看腕表，下午三點半了。他說：「時間無多，你要吃什麼，只可以買好之後帶落船去吃。」

阿生把車子開走。

到了碼頭之後，開往冬菇島的最後一班船經已開出了。

阿生停好車之後，押住杜化松去買食物充飢。呂偉良則往海傍去租船。

一艘機動帆船剛在那兒落貨，船家表示十分鐘後就會起程往冬菇島，可以順道把呂偉良等人儎去，但不保証即晚有船回航。

呂偉良為了爭取時間，決定乘搭這艘機動帆船到冬菇島去。

阿生步步為營，押着杜化松買了一些蛋糕和汽水等物，然後回到海傍來。

海傍一帶有許多人，如果讓杜化松有機會走脫的話，要追回他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過，呂偉良剛才對杜化松說過的一番說話，應該能令他安心下來的。因為申律師如果能為他洗脫罪名的話，他實在不該逃走，而引致法庭頒下通緝令。

但是，一個罪犯的想法，往往是異乎常人的。尤其是像杜化松這一類反叛青年，往往更加令人難以理解。因此，他一直在等待機會。

當他看見阿生與呂偉良在談論租船的時候，本來一直在嚼蛋糕，喝汽水的，突然他却回頭拔足飛奔！

阿生反應極之敏銳，立刻飛撲過去，杜化松早已料到阿生不會放過他，回頭把手一揚，一瓶汽水登時迎頭擲來！

阿生雖則閃避過了，却給對方急步竄進了人堆裏面去！

呂偉良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內，拄杖衝入人叢中去；碼頭上當時除了各綫輪渡乘客之外，還有不少熟食檔和零食担子，因此一旦有人追逐，秩序難免就會大亂。

販賣熟食及零食的小販們，有人連担子也一併給阿生推翻！於是彼此呼應之下，阿生首先給人抓住，被要求賠錢。

阿生英雄無用武之地，任他武功更好，此時也不能動手對付一班小販，唯有眼巴巴看着杜化松逃去；而呂偉良左奔右竄一會，終於也無法再找到杜化松這傢伙，惟有回來救援阿生。

小販們的担子就是商店，撞翻了等於把他們的血汗傾倒，因此，呂偉良唯有一一賠償。

那邊船家要開船了，呂偉良也只好坦白告訴他，現在去不成了。

師徒二人回到停車場，開車直駛西區；阿生剛才看見杜化松是由碼頭逃向西面的。

阿生把車子沿海傍直開往西區，沿途未見杜化松的影子。

呂偉良手上有一張杜化松的照片，那是從辛尼手上取得的；每個犯人落入警方手上時，都會被攝下這一種正面及側面的體高照片。

呂偉良叫阿生停車道旁，他下車拄杖走至一香烟檔前，佯作買烟，同時出示杜化松的照片，但那香烟小販看了一遍之後搖搖頭。

此後，呂偉良手持杜化松的照片，訪問了許多報販及店舖，可是都沒有結果。

阿生說道：「看情形，我們還是報警吧！」

呂偉良說：「警方亦未必能找到他。而且，萬一報了警之後，便成了案，即便抓到他，只怕他也會失去了自由。」

阿生有點生氣地說：「那是他活該！誰叫他不知好歹！」

「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我們還要他帶我們到冬菇島去。」呂偉良站在道旁，四下裏張望了一遍，又說：「到魯四的賭檔去看看，可能會找到他的。那兒聚集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希望有些頭緒。」

魯四是個老江湖，他在西區開了一個地下賭檔，生意興盛。

呂偉良和阿生進來之後，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因為這班三教九流中人有不少都知道這師徒二人的來頭。

呂偉良沒有理會他們，一直走向酒吧；呂偉良知道那酒保後面的玻璃鏡是一個透視機關，站在柜圍內的酒保，只要輕輕一按暗掣，裏面就會把電視傳眞鏡頭打開，魯四安坐在他的辦公室之內，就可以清清楚楚看見酒吧內的情形。

呂偉良揀着酒保為他調酒之際，伸手入柜圍之內，悄悄將暗掣一按，酒保仍然一無所覺。但魯四在裏面已經從螢光幕上看見了。

魯四知道呂偉良向來無事不登三寶殿，於是立即由裏面走出來。

呂偉良把照片讓魯四看了，低聲說道：「四哥，快些想辦法幫幫我，否則，我可能要坐牢了。」

魯四怔一怔：「到底這傢伙是誰？」

「他犯了案，我仗義保釋他，想不到他竟然乘虛逃脫了。」

「是那一路的人？」

「我不大清楚。」

「你這人眞糊塗，既然不認識他的來龍去脈，怎可以意氣用事？」

「四哥，不是意氣用事，是為了找尋另一名青年，只有這傢伙可以幫幫我。」

魯四一向敬重呂偉良的為人，接過杜化松的照片，走過去問了好一些人；呂偉良師徒二人則候在酒吧間裏面等他消息。

呂偉良當然明白到，魯四如果沒有辦法的話，相信許多人也沒有辦法了。因為他所認識的三教九流中人最多，也最肯幫助江湖上的人，所以呂偉良才會在無法可想之際，跑到這裏來。

阿生離遠看見魯四拿着杜化松的照片到處問人，但許多人都搖搖頭。

阿生對呂偉良說：「看來他也沒有辦法。」

「別焦急吧！如果他眞的沒有辦法，我們仍然有許多地方可以找。」

呂偉良話猶未完，魯四已由那邊走過來。

他在呂偉良身邊坐下來，說道：「你不妨到牛山木屋區的毒窟去找找，有人在那些毒檔中見過這傢伙；你大概也知道牛山木屋區在什麼地方吧？」

吕偉良笑道：「那是著名的名勝古跡，怎會不知道呢？」

魯四說道：「無論如何，我勸老弟你找人就儘管找人好了，那裏的事即使看不過眼，也佯作不見，明白我意思吧？」

吕偉良說：「我要理早就動手了，事實上警方無能為力的事，我輩小市民那裏有辦法去理？」

魯四會心地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膊。

吕偉良喝了最後一口啤酒，掏錢包付賬，魯四却說：「算賞個臉給我吧！」

吕偉良道：「要我佔你便宜，等於暗示我，叫我下次不要再來麻煩你。」

吕偉良說着，把鈔票放下。魯四苦笑搖頭：「我自問及不上你的口才！」

魯四又親自把師徒二人送到門口。

師徒二人為爭取時間起見，立即開車駛往牛山木屋區。

牛山木屋區位於一處山頭之上，那兒的木屋居民本來早已被當局安置，住到白鴿籠大廈去了；但那些木屋却有不少被當作古董紀念品一樣保留下來。

原來這些木屋之內，另有乾坤，毒販們就利用這有利的環境，幹着殺人不見血的勾當。

吕偉良久居此地，一切環境自然比誰都更為了解。

師徒二人登上牛山之後，便看見一些人在匆匆忙忙的來來往往；他們面色蒼白，眼睛浮腫，稍有經驗的，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吸毒者。

吕偉良和阿生分別留意着每一個來往的人，希望可以發現杜化松的踪跡。

但是，忽然有個男子走過來，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吕偉良打量他一遍，笑道：「你大概是負責放哨的，巧極了，我正想找你！」

「找我？」那傢伙怔了一怔！「找我幹什麼？」

吕偉良把一叠鈔票遞過去，道：「我是送鈔票來的。」

那男子更加吃驚，不敢伸手去接。他出奇地瞪住吕偉良！

吕偉良當然明白他的心裏在想什麼。他說：「你放心，我絕對不是警探，相信你也不會見過一個跛子可以做警探吧。」

那男子問：「然則，你想我替你做些什麼？」

「我要找個人，但保証對你絕無影响。」吕偉良把照片連同鈔票一齊遞過去：「見過這位青年人嗎？」

那男子一邊瞪住杜化松的照片，一邊計算着那叠鈔票的數目，看來沒有一百也有幾十。他說：「這是我們的新客，剛剛上了山才不到半小時。」

「謝謝你！」吕偉良又問：「除了這路口，還有別的路可以下山嗎？」

「有是有的，但很危險；通常他們都由這條路下山，除非警察來掃蕩。」

吕偉良相信了那男子的說話，與阿生候在這路口附近；這時天色已經漸漸黑了。還好附近有路燈，有人經過總可分辨得出是誰。

不久，果然看見一個青年人精神奕奕地下山，他，正是杜化松。

放哨的男子遞了一個眼色給吕偉良，吕偉良和阿生其實早已看見了。

他們不動聲色，直至那杜化松由身旁走過，他們仍然不採取行動。

由於天色昏暗，杜化松竟未注意到師徒二人在附近埋伏。

他吹着口哨，非常輕鬆地由石階下來，轉入一條橫街。

吕偉良和阿生尾隨其後；杜化松也不知是否作賊心虛，轉入橫街之後便開始有了戒心。也許他便知道牛山上面比這裏更為安全吧！

就當他回頭張望之際，覷綫正好與師徒二人接觸，正是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登時嚇得魂飛魄散。

阿生早已預料到他會拔足飛奔的，因此雙足一頓，三縱兩跳，已奪在他前頭。

吕偉良鐵杖連點帶撐，也趕在後面；杜化松不知厲害，仍然企圖突圍。阿生老實不客氣，揮拳痛擊，打得杜化松倒退幾步！

杜化松不敢還手，又想逃走；吕偉良鐵枴杖一撩，又把他的足部掃個正着，登時倒地不起！

阿生想起為了這傢伙而疲於奔命，心裏就生氣，揑起拳頭，又要揍他！

吕偉良連忙把他格開，讓杜化松自己由地上站立起來。杜化松已經嚇至面無人色！

吕偉良說：「你是自討苦吃，我說過了，無論如何你也逃不了的。」

杜化松道：「我的香烟抽光了，不能不這樣，其實我無意逃避二位。」

阿生還在生氣：「想不到你要買的香烟，在牛山木屋區才有得賣。你還有什麼花式儘管用出來吧！我正要找藉口揍你一頓！」

阿生說着又作勢又要打來，嚇得杜化松連忙躲到吕偉良這邊來。

吕偉良說：「你眞笨！假如我們剛才報警的話，全市警察可能一齊找你，那麼，你是通緝犯，恐怕連最後申律師要替你脫罪的機會也沒有。」

杜化松難堪地說：「是的，早知如此，我就不該逃走，應該坦白對二位講明白；但是，你也知道，這些事很難開口。」

「好了，事情總算過去了。」吕偉良說，「現在我們先找個地方吃飯，明天一早才到冬菇島去。」

杜化松的確想不到，吕偉良不但勸開阿生別難為他，還請他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

那一晚，他就睡在吕偉良的家中。

杜化松被阿生安置睡在客廳裏的沙發上；靈犬「多利」却在阿生的指示下，對他虎視眈眈，甚至半夜到洗手間去，「多利」也跟着他！

杜化松感到渾身不安但也沒有辦法。

翌日，師徒二人帶杜化松和「多利」一齊乘船到冬菇島去。

杜化松這一次眞的是乖乖的，動也不敢亂動，沿途只把當日的情形，與邢彪的為人，對吕偉良和阿生說了出來。但自始至終，他們也不知道船上有人監視着。

船抵臨海鎭，三人帶同「多利」僱車出發，因為這小鎭距離上山頗遠，汽車亦只能到達山腳下一處路口然後還要步行。

如果在假期裏，許多住厭了市區的人，都喜歡到冬菇島來旅行，但今天不是假期，租車比較容易，而且價錢亦平。

吕偉良為了方便搜索，請那位白牌車的司機充任嚮導。

司機反正有錢可賺，便樂意去做，何況又不是假期，遊客稀少，自然更不成問題。

汽車到了一處小路口，已是中午時份，各人在路口一間飯檔吃了一頓午餐。

這是荒山野嶺地方，飯檔設在一個帳篷之下，一切十分粗劣，但各人却吃得津津有味。

這時候蹲在飯檔吃午飯的人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一些脚伕，以及一些尼姑、和尚等人。

原來山上有不少和尚寺和尼姑庵，分佈在一些崇山峻嶺之間，車子既不能直接到達，寺庵的日常用品便只有僱用脚伕去担抬。

在吃飯的時候，二名脚伕在交談。

其中一個說道：「聽說靜庵有一位大師得道昇了天！」

另一個脚伕却說：「我也聽人說過這件事，但我却不相信。」

一位尼姑插嘴道：「這些事無法令你們俗人明白的。我雖則與靜庵的人不熟悉，但我却相信玄姑已經得道昇天去了。」

「玄姑？」杜化松突然低聲喃喃自語地對自己說：「這名字很像聽過了，難道……難道就是那獨眼尼姑？」

那尼姑不知怎的，竟在無意間聽到了杜化松的說話。她說：「對了，玄姑聽說就是獨眼的，她的道行很高深。」

杜化松暗暗吃驚。

吕偉良冷眼旁觀，却看得清楚，他說道：「你口中的『美人兒』，可是這位玄姑？」

杜化松低聲說：「對了，當時我依稀聽到另一名女尼叫她做玄姑的；那麼，她是屬於靜庵裏的尼姑了。」

吕偉良苦笑一下，道：「原來你遇上了神仙。來吧！我們也要起程了！」

結了賬，由杜化松帶路，那位司機從旁負責督導，以免認錯了方向誤入荒山。吕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則帶住「多利」走在後面。

杜化松說：「道理上邢彪仍在這島上，因為，如果他返回市內，必會到一個地方等我；但是，昨天我離開你們之後，回到市區那幢樓宇時，鬼影也不見一個。」

吕偉良說：「他可能出賣了你。」

「不！不會的。」杜化松說，「我們在關帝面前誓過願，有苦同吃，有難同當。不怕對你說吧，我和他是結拜兄弟。」

「他身上除了現欵之外，那枚鑽戒値多少錢？」吕偉良問。

「我估計起碼値一二萬元以上，是用白金鑲造的，很是美觀大方。」杜化松說，「如果不是我相信他，那枚戒子就不會放在他那裏。」

吕偉良說：「戒子只有一枚，總要由一個人收藏的，問題是他會不會遭遇到什麼意外？」

杜化松說：「除非給那尼姑生葬，否則沒有理由失踪的。」

「我們先到靜庵去一次，看看情形如何再說。」吕偉良道。

在那司機的引領下，到了靜庵；但是，那兒的尼姑似乎不歡迎他們，尤其是對於各人的詢問，更是不瞅不睬，令到吕偉良疑心更大。

阿生說：「我才不相信『得道昇天』這一回事。」

杜化松道：「在這許多人之中，沒有一個尼姑是獨眼的。」

「你不是說，還有一個較年輕的嗎？」吕偉良問。

「是的，那胖胖白白的一個小尼姑也不在這裏。」杜化松說，「她們會不會是另一間庵堂的尼姑？」

吕偉良道：「不會，剛才那老尼姑也說，這裏確有一名獨眼尼姑，但已得道昇了天。」

阿生嗤鼻道：「昇天是假的，逃到了別處去才是眞的。剛才我請教她得道的人如何可以昇天，她却說不出實情來。只是說：一個俗人無法了解這種玄之又玄的事情。」

吕偉良對杜化松說：「我們找到那竹林去吧，說不定那兒有綫索可尋。」

阿生說：「說不定她殺死了邢彪，畏罪逃亡去了，却說成得道昇天。」

杜化松也覺得這推測有點道理，帶着各人由小路抄到竹林那邊去。

竹林那邊有一口井，但井邊充滿了青苔，表示很久沒有人到這裏來挑水了。

各人在附近一帶找尋，除了一塊大石上面染有血漬之外，並無可疑之處。

杜化松記得邢彪被扔到那大石邊去，可能因此受傷；但却不知道他已經傷重身亡。

吕偉良沉思片刻，說道：「會不會被人棄屍在井底下面？」

杜化松吃驚地問道：「你斷定他死掉了？」

吕偉良點點頭：「你瞧！他當時顯然受了重傷，否則不會流這許多血！」

杜化松說：「只有大石上面有一點兒，怎麼你說他流下許多血？」

吕偉良蹲了下來，拾起一支乾枯的枯枝，輕輕將大石下的泥土撬起，泥土中也有不少染上了血漬，但是，那些血漬已變為瘀黑色。

吕偉良說：「你的朋友可能因為流血過多而致死，否則，不可能流下這許多血。你看看吧，數寸泥土底下也給血漬染污，若以份量計，要多少安士的血才可以染透這數寸深的泥土？」

杜化松道：「然則，屍體呢？」

「這是荒山野嶺，許多地方都可以收藏一具屍體。」吕偉良又指指那口井，說道：「也許就浸在這口井裏面……」

話猶未完，突然有幾個人由小路那邊過來。

吕偉良與各人立即戒備。但是，當那班人由竹林穿出時，他們才知道是一隊鄉村警察。

鄉村警察也是直屬市區總局管理的，只是裝備與訓練方式跟市區警察不同。由於島上經常有遊客被刦，他們不得不加緊巡邏。

呂偉良等人也引起了這小隊鄉村警員的注意，而加以盤問。

呂偉良表明身份，同時對他們說：「邢彪的屍體雖則未被發現，但是，他們曾在這裏毆鬥，我推測他已遭毒手。你們可否幫助我，讓我到井下面去查看一遍？」

一位警長曾聽過「鐵枴俠盜」的大名，說道：「可以是可以的，但是，一個尼姑如何有力量殺死一個精壯青年？」

呂偉良道：「警長先生，人不可以貌相。中國國術之妙，就妙在四両能搏千斤；一個體型瘦弱的人，往往是個武林高手。何況，這件事當日已記錄在案，雖則不是你經手，相信也可以查出這位先生曾經被捕。」

杜化松也說：「是的，當時我要不是走得快，亦一樣可能死在那尼姑手中。」

警長到井邊俯望一番，只見裏面又深又黑，很難看見井底有些什麼。

阿生道：「你們只要把隨身携備的繩索借來一用，可以由我下去查看一下。」

警長道：「這是相當危險的事！」

阿生道：「更危險的我也做過了，這口井大概不會是龍潭虎穴吧？」

警長說道：「我也知道，你們是冒險家，但我得首先聲明，一切後果，我不負責。」

阿生說道：「只要你借我一綑繩索，任何意外亦無須閣下負責。」

警長叫一名鄉村警員在背囊中解下一綑繩索，借給阿生。

阿生毫不猶疑地攔腰將自己綁住。這是一條童軍繩結，綁得十分穩固。

呂偉良又從警員手中借來一柄鋒利無比的童軍刀，將一棵竹斬下來，削去橫枝，橫擱在井口，再將尼龍繩繞過竹枝，然後才將阿生緩緩放到井裏去。

這口井上面並無任何設備，從前玄姑挑水時，也只憑一條繩，一隻木桶和一雙手而已。這就是最舊式的食水井。

阿生帶着手電筒落去，當他將近抵達水面時，便隱約看見井水是紅色的。

阿生再看清楚，便高聲通知上面：「請將繩子放長一些，我要下井去！」

呂偉良一邊示意協助他的警員，將繩子再放長一些，一邊問：「阿生，發現了一些什麼？」

「那些井水有些古怪。」阿生說，「你的推測可能對了。」

繩子放得更長，阿生於是潛入井底搜索。由於呼吸困難，他好幾次冒出井水之上，吸了幾口氣之後又潛入水底；井口的警員們則以强光手電筒照射下去，讓阿生在井底可以看得更清楚。

但是，阿生浮沉幾次，依舊是一無所獲。

阿生就在繩子下面，想完又想，他顯然感到無限困惑。

呂偉良問下去：「你發現了一些什麼？阿生。」

阿生回答道：「井底看不見屍體，但井水却染上了血漬，眞奇怪！」

呂偉良也感到難明，他想了一會，提醒阿生說：「用電筒看看井邊的石罅吧，井水是由附近一帶的泉水滙集而成的。」

阿生給呂偉良提醒了，他用電筒在井邊的石罅間照射，果然發現了一些血漬。

他高聲對呂偉良說：「血果然是由石罅縫間流入的。」

呂偉良道：「那麼，答案很快就找到了。阿生，你上來吧！」

阿生沿住繩索攀上來。

呂偉良對那位警長道：「照這情形看，附近可能埋有一具屍體。這應該是你們建功的時候了，動手吧！」

警長固然明白呂偉良的意思，屍體大概埋在井邊附近，因此由鄰近地底湧出的泉水，把血漬帶入井裏去。於是他們根據方向，在附近一帶分頭搜索。結果由阿生帶同「多利」在井的東面找到了一塊坭土，那兒很鬆浮，好像被人挖掘過。

阿生通知各人，警長命令二名警員到庵堂去借用鋤頭。

這裏最接近的庵堂是「靜庵」，因此那二名警員便趕到「靜庵」去；而現場上的阿生，已急不及待，用手去挖起那些鬆浮的坭土。

多利一連聲吠叫，用爪去抓坭土，更加令到呂偉良的信心加强。

可是，正當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坭土中的時候，那邊一名鄉村警員却連奔帶跑的走過來，高聲對警長說：「不好了，庵堂內出了事。」

在場的人無不給他嚇得一跳！

阿生也放棄挖坭土，站了起來。

那警員說：「靜庵裏的尼姑都給人綁起來，可能被刼！」

一干人等，立即趕到庵堂那邊去，井邊左近只留下一名警員看守。

各人到了「靜庵」，另一名派來借鋤頭的警員正在替尼姑們鬆開繩索。

尼姑們驚魂甫定，說出當呂偉良等人走後不到三分鐘，便來了一班大漢，爲首一人查問玄姑與邢彪二人的下落；當女尼們說不知道的時候，他們就不分皂白的，一律將各女尼綑綁起來，然後在屋內大肆搜索。

警長問：「你們有沒有任何損失？」

尼姑們檢查過各物之後，發覺並無任何損失，各人不由得暗自驚奇不已。

一批警員奉命到附近通道兜截可疑人物，但結果却一無所獲。

尼姑們推測那班人可能由山路攀越而去，但對他們的身份，却無法忖測。

既無損失，亦未傷人，警長只登記了口供，同時利用他們携備的無綫電話，通知島上的警察分局。然後又帶備鋤頭等物，前往井邊附近發掘。

結果，果然把一具男屍掘了出來！屍體已經發臭，中人欲嘔。

杜化松認得他正是失踪的邢彪，但是，杜化松口中所說的一枚鑽戒却不見了，鈔票則好端端的放在口袋裏。

多菇島上的警察分局，聞訊立即派出大批人員趕到現場來調查。

呂偉良答應邢雄代找他的兒子邢彪，總算有了答案，可惜找到的却是一個死了的人。爲什麼會有人跑到庵堂內去找玄姑和邢彪？

呂偉良和阿生都不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但他們却給這連串怪事吸引住了。因此，他們並不急於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

邢雄，只是向杜化松質問幾件事。

「那枚鑽戒，是怎麼樣的？」呂偉良問。

杜化松道：「用白金鑲製，一粒鑽石，很精巧美觀。」

「你把它吞掉了！」呂偉良單刀直入地說。

杜化松極力否認。

他說：「我當日已被捕，如果在我身上，警察一定在我身上搜到的。」

杜化松想了想，又說：「一定是那個獨眼女尼把它吞掉了。」

「可是，爲什麼鈔票却在着？」呂偉良說，「現在在死者身上發現的鈔票數目，與你所講的十分接近，證明你沒有說謊，但是，爲什麼偏偏不見了那一枚名貴鑽戒？」

「我也不知道。」杜化松道，「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兇手必定是那個獨眼女尼。」

「怎麼說得這樣肯定？」

「因爲他當時顯然重傷了邢彪。我看，邢彪很有可能當場死去，所以那二名女尼就索性毀屍滅跡。」杜化松說。

呂偉良也覺得那個叫玄姑的女尼十分可疑。他老早就不相信「得道升天」這回事。

一名警探向老女尼妙蓮主持問口供，其他警方人員，也在現場附近一帶展開工作。

市區總部這時亦已接到消息，一批警方人員正乘坐直升機趕來調查；另一批偵探人員則把邢雄找到，與他一起乘船趕到多菇島來。

平時靜寂得連人影也不多見一個的山頭，現在却變得鬧哄哄的。

妙蓮老尼不敢坦言，但人命關天，她雖則存心維護玄姑，終於在警探的苦苦追問下，也只好說出了她僅知道的一部份事實。

妙蓮說道：「我當日只憑經驗觀察她的神色，知道她做了一些駭人的事。事實上，我也沒有問她是否殺了人。」

警探道：「還有一個女尼呢？」

「你說敏兒？」

「是的，她在什麼地方？」

「她已經還俗了。」妙蓮說道，「我一向相信命相學，我知道我們的緣份已經完了。因此，她們到底去了什麼地方，我也不管。」

警探說：「本來我也知道你是出家人，不該騷擾你。但是，這是命案，你必須盡力協助我們警方去破案。」

妙蓮老尼說道：「我已把我所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了你。」

警探無可奈何。

其他探員也分別查問各女尼，但所得的結果幾乎是一致的；她們只知道玄姑得道昇天，敏兒還俗去了。其他一概不得而知。

警探無法查出玄姑過去的身份，只有憑各人的口供，繪成素描，希望先查出她的來龍去脈，然後再設法找她。

一批高級刑事警探首先乘直升機在附近山頭降落，然後步行至「靜庵」，其中有一人是夏維探長的高級助手。

他聽取了現場警探的口頭報告之後，也覺這件事十分棘手。

呂偉良在沉思，他在想：玄姑是什麼人？她顯然是畏罪潛逃。

至於那批來歷不明的大漢，到底又是誰？他們爲什麼要找玄姑和邢彪？

邢彪和杜化松是一黨，呂偉良不禁也替杜化松的安危而感到担心。

阿生突然大驚小怪地叫了起來：「我想起了！」

呂偉良和幾名警探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身上來。

阿生夾指一彈，道：「如果這繪圖是維妙維肖的話，她可能是一個名女人。」

原來這時阿生正注意着一名警方繪畫員，此人正根據杜化松的口供，將「玄姑」的肖像加以仔細的修改；而這幅畫像却是根據各女尼的描述而繪成的。

警探們正爲「玄姑」的身份而感到困惱，一旦聽到阿生這麼一說，登時有如注射了一股興奮劑。忙着追問阿生：「她是誰？」

阿生忽然之間又緊束眉梢，摸摸後腦說：「我看，不可能吧！她又怎麼會跑來做尼姑？」

警探說：「最不可能的事，都會有可能的。你認得這女人是誰？請你快說！」

阿生道：「其實你們之中，也有許多人已經見過了她；起碼也見過了她的照片了，但你們的想像力可能不及我而已。」

各在場警探怔了一怔：「我們也見過她？」

有人把繪畫員手中的畫板取過來，左右端詳了一番。

一名探員橫瞪阿生一眼：「你眞是大驚小怪，這獨眼尼姑，我這一生人之中也未見過。」

另一名探員也說道：「是的，尼姑很少有獨眼的，怎麼你說我們也可能見過她了？」

呂偉良也覺得自己的徒弟有時語不驚人死不休似的。

但是，阿生這時却接過繪畫員手中的一支畫筆，另外用一方塊小白紙，繪畫了一隻右眼，放到「玄姑」畫像的瞎眼睛上面去。

如此一來，看上去便是像正常的人一樣，並非瞎婦。

阿生又用另一塊紙，畫了一個髮型，按畫像上的面型，剪去了半月形的彎角，再套上畫像上面去！

現在再看看，那幅畫像已不是一個尼姑的模樣兒，而是一個美人的畫像！

各人都看得呆在一旁！

阿生問道：「怎麼樣？見過她吧？」

奇怪的是：各探員和在場的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果然很像一位女明星。」

阿生說道：「對了，她就是花艷麗——一位神秘失踪的女明星。」

呂偉良有時也不能不佩服這個鬼靈精的徒兒，他不但記憶力極强，幻想也十分豐富。像剛才一樣，要不是他用畫筆畫紙繪上髮型和左眼，逐一在禿頭和瞎了左眼上塡補上去，相信許多人也無法想過他們的確在報章雜誌上見過此人。

警探們當然記得，女明星花艷麗神秘

失踪的事，二三年前曾轟動一時。因爲當時花艷麗已是一位相當走紅的女星。

由於花艷麗與許多電影公司有約，正在開拍中的影片無法拍下去，她的失踪就因此而引起連場官司；她母親是她的經理人，自然首當其衝。

此外，外埠片商要片主賠訂，其他演員追索未付薪金等等，弄得花老太和製片家幾乎要跳樓。

這件事三年前轟動一時，事後警方也作爲一宗懸案，至今未破。想不到現在却給阿生一語道破，怎不叫在場的警探心服口服？

探長助手道：「不管阿生的推測是否對了，這是一條綫索。」

阿生並不因爲被人稱讚而感到驕傲，他說：「可是，爲什麼花艷麗會瞎了一隻眼睛？」

一名探員說：「這可能是拍戲時，一時不愼弄傷了的。」

另一名探員道：「對了，這正是退出影壇的最好理由。」

呂偉良却說：「我看，事情並不如此簡單，她躲到這裏來，可能連母親也不知道。」

一名探員又說：「明星的母親，往往把女兒看作搖錢樹，要不是這樣，她們可能要賠錢，所以索性遠遠避開，希望不了了之。」

各人在爭辯中，現場上的偵查工作已告一段落。

除了幾名高級警探乘直升機離去之外，其他人則步行至可以通車的路口，乘汽車到島上的警局落案，然後才乘警方的快艇，返回市區去。

當警方的快艇泊岸時，已經是華燈初上的時份。

大批新聞記者候在岸邊的碼頭上，當他們知道獨眼尼姑就是花艷麗時，更加認爲這是現成的大好新聞題材。

呂偉良和阿生不想出風頭，更怕映相，所以老早跑到停車場去，他們帶住杜化松，乘坐停在那兒的自用車，直駛警局。

師徒二人不是第一次帮助警方查案，他們自然了解到許多例行手續，所以他們什麼地方也未去，先到了警局裏來。

夏維探長早已從無綫電通訊中知道了一切，含笑拍着呂偉良的肩膊道：「辛苦你兩位了！」

呂偉良道：「別說廢話，找到了那位女明星的媽媽沒有？」

夏維道：「找不到，花老太已經遷出了原來的地方，但我相信，遲早總會查到的。」

呂偉良說：「花艷麗既然由一名美艷女明星變成了獨眼女尼，我担心此中又大有文章。可否給她原來的住址給我？」

「可以的。」夏維回頭命令一名探員把花太太的地址抄來。

夏維又說：「聽說邢彪傷在頭部，驗屍官指出他頭骨破裂，看來那女尼的功力可不小啊！」

呂偉良說：「未必是那尼姑用手脚擊破了他的頭顱，可能是他一時不愼，撞到大石上面去，因爲石上血漬仍在。」

夏維沉吟道：「詳細報告未到我手上，但這件事顯然牽連很大。」

呂偉良道：「我們的例行手續完了沒有？」

夏維道：「只要你們簽下一份口供就可以走。」

呂偉良道：「那麼最好快些，我們連晚飯也沒有吃過呢。」

夏維道：「你們帮了警方的大忙，讓我在這裏做東道吧。」

呂偉良道：「謝謝你，但我在外面還有客人。」

「什麼客人？」

「就是杜化松。」

「原來是那個待罪羔羊。」

「這次全靠他，否則也不知道到了什麼時候才可以發現邢彪的屍體。」

夏維「嗯」了一聲，問道：「他現在什麼地方？」

呂偉良道：「我把他留在汽車裏。」

「他不會逃走嗎？」

「放心吧，多利比你的手下，做得更好。」

夏維不會懷疑呂偉良的說話，他也知道「多利」這頭靈犬的工作效率！

夏維的助手草好了一份口供，讓呂偉良看過了之後簽了字，於是師徒二人又匆匆離去。

回到停車場外邊，杜化松果然動也不動的，獃在汽車裏，「多利」則在汽車外面虎視眈眈。

車匙在阿生手上，所以他們也不必担心杜化松會把汽車開走！

三個人到一家飯店去吃飯。

坐下之後，點了小菜，杜化松感慨地說：「我眞後悔，爲什麼會誤入歧途，看見邢彪死得那麼慘，我眞有點担心！」

阿生問：「担心什麼？」

「什麼時候輪到我？」杜化松說。

「爲什麼會輪到你？」阿生有點莫名其妙。

「因爲我們揭開了獨眼尼姑的秘密。」杜化松說道。

呂偉良道：「你放心，她暫時不敢出來的，否則很容易會落入警方手中。」

「坦白說，我寧願坐牢，因爲牢中比較安全得多。」杜化松道。

呂偉良道：「如果她因爲揭開她的身份而來尋仇的話，相信先找阿生和我也未會找到你那兒去！」

杜化松顯得担心非常，連吃飯也沒有多大的胃口。

阿生說：「眞想不到，像你這種人也會這麼怕死，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其實，像你這種不務正業的青年，即使花艷麗不找你，黑社會裏的人也會遲早找上門來。」

呂偉良又問：「你和邢彪有沒有加入任何黑色組織？」

「沒有。」杜化松說：「我們是剛入行才不久的，看見人家劫得那麼容易，一把鈍刀也可以刦它一萬八千，又何必去找工作？可是，現在我是眞的後悔了。你們有什麼辦法救救我？」

阿生道：「坦白說，如果有人眞的要你的命，我也無能爲力。俗語說得好，明刀易擋，暗箭難防，誰知道你的仇人什麼

時候出現？」

「聽你這麼說，我眞的連洗手間也不敢去了。」杜化松說。

呂偉良道：「既然你怕成這樣，飯後我把你送到警局裏去好不好？」

杜化松想想警局當然比較任何地方更安全，但是，他說：「我已被保釋出來，只怕他們不肯收留。」

呂偉良道：「我可以例外地要求他們看管住你。不過，如果我是你，暫時亦無須怕成這樣子，因爲花艷麗不可能這麼快就知道她的身份已被揭破，更不會找着你來。」

杜化松在嘆氣，那碗飯也用湯混了才能吃得下咽喉。

最後他是眞的要到洗手間裏去了，但是，他却不好意思叫阿生陪伴。

呂偉良是個殘廢人，杜化松當然更加不好意思了。

呂偉良和阿生在討論今天的事，以及今晚的行動。

他們幾乎沒有注意到杜化松已經進了洗手間裏去。

直至到侍者遞上香巾，師徒二人才發覺不見了杜化松。

呂偉良不以爲意，但再過一會，仍未見杜化松出來，阿生才開始担心地說：「那傢伙不會在裏面出了事吧？」

呂偉良道：「你去看看。」

阿生進了洗手間，但裏面鬼影也沒有一個。

他吃驚地回到呂偉良的身邊來，說道：「他不在洗手間裏面。」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他不會笨到這個時候逃走吧？」

阿生道：「他很會演戲，可能根本不怕什麼，在我們面前表演一番而已。」

呂偉良招來一名侍者，問道：「你有沒有留意與我們同來的一位年青朋友？」

「有的。」侍者說道：「他進了洗手間。」

阿生道：「不！洗手間裏沒有人。你會不會看錯了？」

侍者說：「不會吧？今晚人客又不太多，我的確看見你的朋友進了裏面洗手間。你也許沒有看清楚，讓我陪你找找！」

阿生果然在侍者的陪同下，進去洗手間找尋杜化松。

但是，二間水厠的門打開了，沒有人看管的洗手間，什麼人也沒有。

阿生獃在那裏，侍者却看得出事不尋常，所以代阿生到後門查問。

但是，後門附近天井上幾名厨房什工都說看不見有人出去。

阿生由洗手間出來，對侍者說：「不必找了，他是由通風窗逃走的。我看過，洗手間上面的通風窗已經打開。」

侍者問：「他爲什麼要逃走？」

「你很難明白的。」

「要不要報警？」

「不必了。」

阿生說着，回到座位裏去，但是，呂偉良已經不知所蹤！

阿生暗吃一驚！

一名侍者過來說：「已經結了賬。」

「誰結的？」阿生驚問道。

「是那位手持拐杖的先生。」另一名侍者答了他。

阿生滿腹疑團，但事實上連「多利」也不見了。

他剛走出飯店門口，就聽到了一陣犬吠聲！

阿生認得這是「多利」的吠聲，於是立卽飛奔過去。

離遠只見呂偉良的身形如電，正持杖在黑夜中飛奔；「多利」奪在他前面，他們顯然正在追逐一輛已經開動的汽車。

呂偉良和「多利」迅速上車，阿生則無須呂偉良的吩咐，也知道他要追蹤那輛黑色的大型房車，於是加速追去。

呂偉良是聽了阿生說杜化松不在洗手間內，才會靈機一觸，結賬偕同「多利」離去的。

他相信阿生不會看錯，那麼，杜化松去了那裏？

呂偉良在深信阿生之餘，亦相信那名侍者沒有看錯。

侍者既然說親眼見他入了洗手間，阿生則看過了沒有人留在裏面，那麼不問可知，杜化松是由洗手間的通風窗逃掉的。

所以，呂偉良和「多利」出了飯店大門之後，立卽繞到橫巷那邊去。

但是，呂偉良拄杖急竄之際，還未到巷口，便看見幾條人影，抬住一大包東西搶登一輛停在道旁的黑色大房車。

時在黑夜，路燈的光綫也不十分光亮，故此呂偉良在這遠距離下，根本也無法看清楚那些人的面目，以及那一大包到底是什麼。

不過，呂偉良是個久歷江湖的人，他既然不待阿生由洗手間出來便匆匆結賬離去，無非是想到杜化松可能從通風窗逃走；現在看見這情形，雖然與他的想像有些出入，也不難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一邊開車一邊問：「杜化松是不是在那輛汽車裏面？」

呂偉良道：「我想是的，這可能是一宗有計劃的綁架案。」

「綁架？」阿生怔了一怔，「誰要綁架杜化松？我還以爲他自己逃走呢！」

「當初我也這樣想，所以才希望爭取時間，能及時制止他；但是，看見了那一大堆人，這件事又覺得太不簡單。」

前面十字路口，突然轉了紅燈，可是那輛黑色大房車已經開了過去！

阿生一步也不肯放鬆，立卽加油，汽車如箭衝前，橫過的汽車差一點就與他的汽車撞個正着！於是引起一陣怒罵。

黑色大房車在這一刹那間已將距離拉遠。阿生担心失去了它的踪跡，也顧不了市區的速度限制；開足馬力追過去。

但是，當阿生把車子在一條橫街裏拐彎時，那輛黑色大房車已經失去了蹤跡。

橫街頗長，阿生走盡那條街道也不見剛才那一輛黑色大房車。

他把車子往道旁停下來，說道：「它不可能在一刹那之間走完這段長路的，我看可能是把車子開進了一幢屋子裏去。」

呂偉良也有這種想法，但是這條街道上有數百幢房屋，怎麼知道那一幢？

因爲這是晚上，許多店舖已經關門，所以很難看得出那兒可以容納得下一輛大

房車。

為了師徒二人意見一致，他們決定下車，希望可以憑着仔細的觀察，能確定失蹤的汽車藏在那一幢屋宇之內。

但是，正當師徒二人沿住行人道走動的時候，這邊路旁突然有一輛數噸重的大卡車緩緩開出！本來這是平常的事情，路旁停滿了各式各樣的汽車，有一二輛開動又有什麼稀奇？

不過，由於卡車太大，大到幾乎超過兩個停車位以上，所以才引起了呂偉良的注意。

呂偉良怔怔地對阿生說：「阿生，你還記得嗎？有一次，我們同樣追蹤一輛汽車，後來發現那汽車駛上了路旁一輛卡車的腹部之內收藏起來，現在會不會又是這樣？」

阿生也覺得那車子可疑，即立返回他們的汽車裏去，對那輛可疑大卡車展開跟蹤。

大卡車很笨重，這一回阿生不怕它轉眼間就失去了所在！

車子在轉彎時開得更慢，那是由於車身太長的緣故。阿生在後面跟蹤份外吃力，因為他可以爬頭越過的機會實在太多。甚至大卡車的司機也有過好幾次伸手窗外，打手號示意阿生越前。

但是，阿生寧願越開越慢，也不越過它；因為他們既然懷疑黑色大房車就在大卡車之內，只要一有機會，黑色大房車仍有可能一下子又由大卡車內駛出，從後面逃走。那時只怕要掉過頭來追蹤時，已來不及了。

大卡車一直開出郊外，阿生依舊由後面亦步亦趨的，跟住他們。一步也不肯放鬆！

突然之間，一輛黑色大房車，由卡車內衝了出來！來勢有如洪水猛獸，極之兇猛！

在這一刹那間，阿生已想到了對方的企圖了，立即把軚盤扭歪，一團黑影迎面直撲過來——黑色大房車頭尾倒置地狂衝！要不是阿生閃避及時，必然與它撞個正着。

雖然呂偉良這一輛是特製房車，即使迎面受撞，也可能安然無事，但二車相撞，只怕車內人難保不會受創。

公路並不太廣濶，阿生把軚盤扭歪時，車子被迫越過了火位！

這種情形若在日間交通繁忙時，危險情形可想而知；還好這是晚間，這時候的郊區公路來往車輛十分稀少。

阿生運用他的駕駛技術，避過了黑色大房車的正面衝撞，驚魂甫定，回頭已看見那輛黑色車子一直滑行至路旁。

黑色大房車是尾部先行，由大卡車的車腹內倒衝出來的。師徒二人憑那一刹那間的印象，車內似乎無人駕駛！

因此，阿生在畧作沉思之後，又迅速開車追了上去。但這時候大卡車已搶先了一大段路。

阿生開足馬力，希望可以及時追上他們；因為看情形杜化松仍然可能留在他們的車內。剛才大卡車上的人突然出其不意的把黑色大房車推下，無非想藉住撞車，阻止阿生繼續開車追蹤他們，却想不到阿生的反應這麼快，駕駛技術更是第一流！

有了剛才的經驗，阿生更加小心翼翼，不敢把車子開得太過迫近對方。

阿生的一流駕駛技術加上車子的特佳性能，要追上大卡車或者越過它，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阿生就因為下面兩個理由，暫時還不想越過它。

第一，公路上間歇地有急馳的汽車迎面開來，在黑夜中，這種爬頭越前是相信很危險的事。

第二，剛才大卡車能出其不意地把黑色大房車推下來，現在難保不會使用別的詭計。

因此，阿生決心追踪到底，看看大卡車最後到底開到那兒去！

大卡車很快又駛到了一處狹窄的彎角，忽然間不知怎的它竟然停在那裏不動！

阿生不敢立即把車子開上去！他担心其中必有詭計。

這條郊區公路一邊靠山，一邊靠海，這時附近無車輛經過，阿生看看前面毫無動靜，正擬開車過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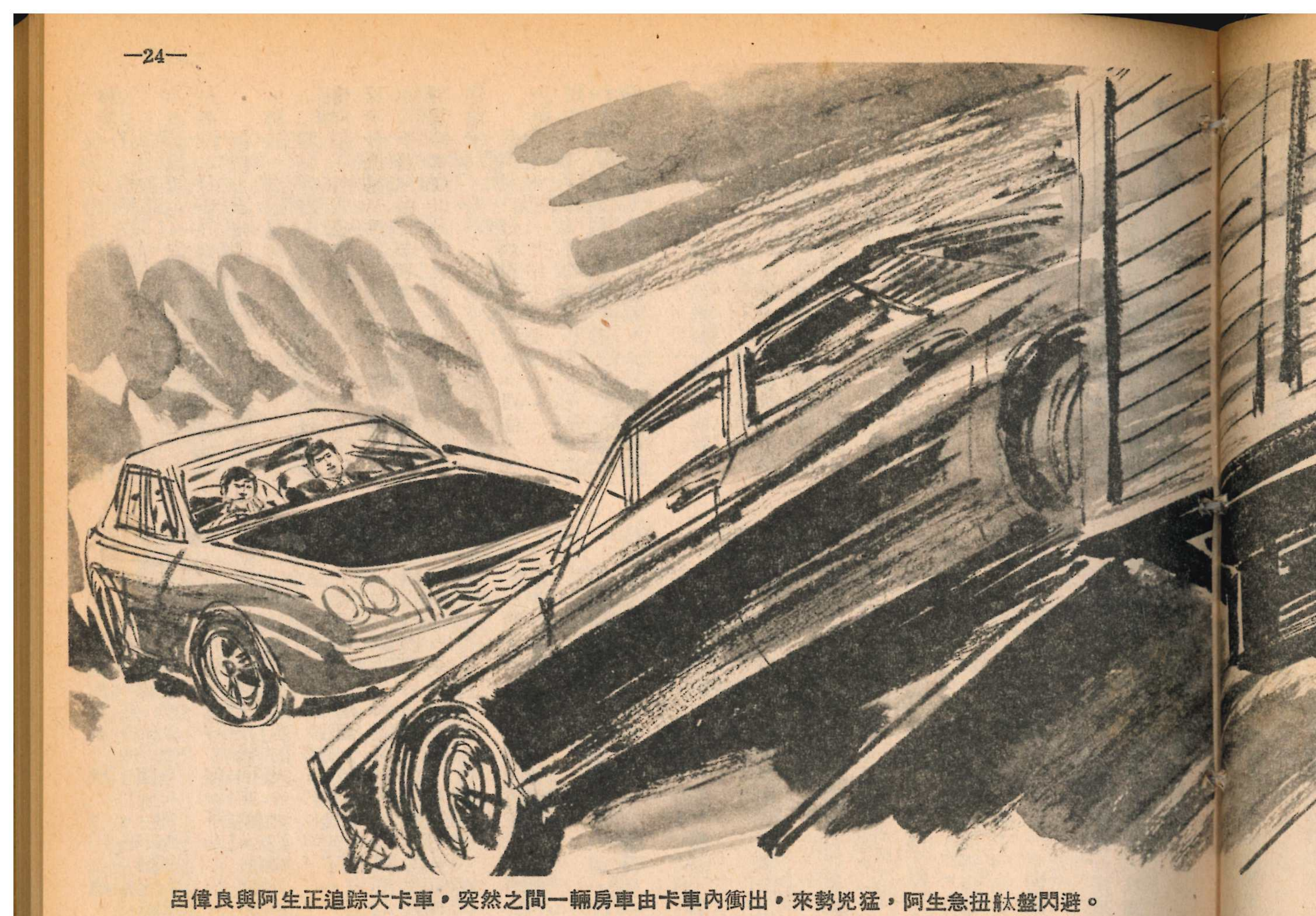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轟」然一聲巨响，登時火光冲天！大卡車立即付諸一炬！

阿生迅速把車子煞停在路旁，僵呆下來！

呂偉良道：「這一回是眞的給他們逃脫了。」

阿生不明不白地說：「大卡車經已炸毀，他們如何逃脫？」

呂偉良道：「這一輛可能是特製的兩截大卡車，當他們要施展『金蟬脫殼』時，其中一截便自動離開，人們自然都到了車頭那一截去，留下來的一截在一兩分鐘之後爆炸。這是專為對付跟踪而設計的特製卡車，看來綁架杜化松的人，必然是個有規模的組織。」



呂偉良與阿生正追踪大卡車，突然之間一輛房車由卡車內衝出，來勢兇猛，阿生急扭軚盤閃避。

前面彎角處的路面已經够狹窄了，再加上大卡車的焚燒，簡直把整條路面封鎖了。

阿生無法將汽車由那兒開過去，呂偉良叫他把車子掉頭，駛回去黑色大房車停下的地方。

但是，阿生還未把車子開到那兒去，離遠已經看見一輛警車停在一旁。

阿生一邊把車子開過去，一邊說道：「他們永遠是來遲一步的，如果早些遇上了他們，情形就可能完全改觀了。」

阿生把車子停靠路旁，立刻引起警車上的人的注意。

一名警長持着手電筒走過來，他顯然認得了這車子的車主就是呂偉良。

呂偉良隔着車窗問：「那輛黑色大房車裏有人沒有？」

警長道：「人可能逃去了，這是一輛報失的汽車，兩位剛才有沒有看見它如何失事撞毀的？」

呂偉良於是把剛才的情形一一說了出來，同時要求警長利用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總部，希望可以及時令到正在較遠公路上巡邏的警車，能截住綁架的歹徒。

警車上有六名武裝警員，要不是呂偉良說出剛才的情形，他們只須通知總部派人來拖車就行，但是，現在那位警長却留下二名警員在此看守住那輛黑色大房車。

其他的人則回到警車上去，在呂偉良和阿生的引領下，重新回到那狹窄的路口去。這時那半截卡車已燒成焦炭，火焰子正在逐漸熄滅中。

呂偉良的說法沒有錯，那焚毀的只是一個空空如也的車卡，裏面沒有人。車頭部份已不知所踪。

遠望過去，那邊公路上隱約停下了好幾部汽車，無法通過。

由於火焰正在逐漸熄滅中，警長由山邊走過去，向一些汽車駕駛人查問。但是，沒有人目擊此事的發生，只有一輛車子的駕駛人在不久之前，見到一輛很古怪的車子急急往北面駛去！

那車子只有半截，就像未裝上車廂的大貨車差不多，只是駕駛室很大，好像擠了不少人。

呂偉良幾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們曾經追踪過的大卡車一部份。

警方總部接到報告之後，立即派人趕到現場調查，同時通知其他正在北郊公路上巡邏的警車，留意一輛形狀古怪的半截卡車。

神秘鑽戒　焦點所在

杜化松在半昏迷狀態中被人救醒。

他是在飯店的洗手間裏，被人用哥羅芳迷魂手帕焗暈之後，由二名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漢從通風窗摔了出去。

飯店洗手間的通風窗，對住一條橫巷，外面已有人接應。

就是如此這般，杜化松被人放在一個大布袋裏，當作貨物一般運走。

當他甦醒過來時，一桶冰水仍然照頭淋下，他的頭腦較為清醒過來，但已是渾身盡濕。

他伸手撥去眼前的水珠兒，看見眼前站立了一班陌生大漢！

有人問道：「你可就是杜化松？」

「是的。」杜化松毫不猶疑地答了。

「你的伙伴就是邢彪了？」

「是的。」

那人又問：「你們在冬菇島上刦過一名婦人，是不？」

「是的。」

「那婦人身上有數百元現鈔，以及一枚鑽石戒指，對了吧？」

「對了。」

「那麼，鑽石戒指呢？」

杜化松道：「在邢彪那裏。」

「但今天收音機報告，邢彪已經死了。」那人又說道：「聽說警方只在死者的身上，找到那數百元鈔票，未提及那枚鑽戒！」

「是的，我也不知道爲什麼鑽戒會不見了。」

那人面色一沉，把一支手槍拔了出來挿到杜化松的腦門！然後沉聲說道：「我數三下，你必須把那枚鑽戒之所在說出，否則我就殺死你！」

杜化松連聲叫道：「我不知道……」

然而那男子却沒有理會他，口裏叫着：「一……二……」

雖然叫得極慢，但杜化松的心臟却跳得極快，他滿額大汗，與那些水珠混在一起。

他閉上眼睛，只等待對方把「三」字說出口，子彈就會穿過他的腦袋。那時候他會死得非常痛快，但也死得糊裏糊塗！

因爲：他連對方是什麼人也不知道。

那兇惡的男子終於叫出了「三」字，杜化松也可以淸淸楚楚地聽到機掣的扳動聲！

可是，杜化松並沒有倒下去！

他在惶恐中睜大了雙眼，看見那男子把手槍拿開了。

那男子說：「你如果這時候死了，一定死得不明不白。」

杜化松舒了一口氣！

這時候，有人由外面入來，手中正拿住一包香烟——那是他常常購用的一種牌子。

但是，香烟裏面，都滲進了若干海洛英。

想起海洛英，他就感到渾身不適，於是他問那男子：「我可以抽一支烟嗎？」

那男子說：「可以的。」

杜化松伸手到口袋裏，那包混進了海洛英的香烟却不知所踪。

那男子笑道：「你的香烟我已拿去化驗。」

剛才由外面入來的人把那包香烟遞過去，說道：「裏面果然全是有餡的。」

「是什麼成份？」

「海洛英。」

那男子「嗯」了一聲，更是笑得得意洋洋。然後只見他面色一沉，道：「你要吸這些東西，我可以給你，但你一定要講眞話！」

杜化松越來越難過，口水鼻涕一齊來。他抖聲哀求着說：「請你可憐我，我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你了。」

那男子道：「鑽戒不在你這裏，又不在邢彪那裏，這是不合情理的。」

杜化松道：「你們既然聽收音機，當然知道那獨眼女尼是誰吧？」

「嗯！聽說她是過氣女星花艷麗。」

「如果我沒有猜錯，一定是她把鑽戒拿走了。」

「你想推得一乾二淨嗎？」那男子「哼」了一聲：「告訴你，除非我們能找到那鑽戒，否則，你休想有命活下去！」

杜化松眞不知道那枚鑽戒有什麼價值，相信除了金錢之外，可能是某種信物吧？但無論如何，看這班人的認眞態度，就叫杜化松爲之忐忑不安。

杜化松突然跪倒地上，哀求着說：「請你做做好心，只要讓我抽一支海洛英香烟，任何事情我也可以爲你做。」

那男子想了想，說：「你當然認得那獨眼女尼，以及另一名你們企圖調戲的年輕女尼。是不？」

「當然認得。」杜化松說，「只要她們有機會再出現在我面前，我就可以告訴你誰是她們兩個。」

「好吧！我就讓你暫時活下去，只要你能助我找回那枚鑽戒，我會重重賞你一筆金錢，那時你不但可以吸這種有餡的香烟，還可以吸最純正的上等海洛英，甚至可以有足够的金錢，讓你偸渡出境，遠遠離開本市到外國去。」

杜化松那裏還會想到這麼長遠？眼前他實在難過得要死。

他不等對方同意，就急不及待地奪回那男子手中拿住的一包香烟，震騰騰地取了一支出來，放到嘴角裏去。然後又探手入口袋裏去取火柴。

可是，剛才一桶桶照頭淋下的冰水，早已將火柴濕透了，所以他一支又一支的劃着，總是無法可以劃出火來。

站立在他眼前的人，像看猴子戲似的瞪住他，大概是因爲他那副神態既可憐又可笑吧！

那個像是這班人的頭目的人說：「你吸遲一陣也不可以麼？」

杜化松抖聲說道：「別戲弄我，請借個火，我快要死了！」

那男子摸出打火機，替他燃了香烟。

杜化松像發冷的，一連吸啜了幾口香烟，看他閉上眼睛，澈底地在享受，這種情形的確非局外人所能了解的。

那男人又說：「還有另一個年輕女尼，到底去了那裏？」

杜化松道：「我不知道。」

「她不在靜庵，大概與艷麗在一起。但是花艷麗又在那裏？」那男子喃喃自語地，好像在對自己說話。

杜化松吸了半支香烟之後，那緊張的神色似乎稍爲鬆弛下來了。

他忍不住問：「那枚鑽戒是不是非常値錢？」

那男子沉吟道：「當然，否則我們何必千方百計要找回它？」

「不過，我記得那枚鑽戒並不算得太大，頂多也只値上一萬八千左右而已。」

「你懂得什麼？那是一枚稀世之寶，這世界上難得再有第二枚如此名貴的罕見鑽石。」

儘管他說得如此動聽，杜化松仍在懷疑，他說：「既然是這樣名貴的東西，那位太太爲什麼却把它隨隨便便的戴在手上？尤其是那天那位太太只是去旅行而已，又不是出席盛大的宴會。」

那男子有被人揭穿西洋鏡的感覺，與其他在場的人交換着眼色。

他又說：「你還是少說話吧，我勸你好好的休息一會兒。那鑽石戒指一定要找回來，你好好的想想，是否見過它再度出現？」

杜化松道：「自從交給邢彪之後，並未有再見過那枚鑽戒。」

那男子與各人出去了，房門瞬即關上，只留下杜化松一個人在房間裏。

× ×

呂偉良和阿生很少像今次這麼樣失敗，他們眼巴巴的看着被追踪的車輛和人一齊逃去，完全一些辦法也沒有。這似乎是一種侮辱。

雖然杜化松是被律師要求法庭准許保釋出來的，他被人用綁架方式捉去，師徒二人無須負上責任，但呂偉良始終爲這件事而感到忐忑不安。尤其是以呂偉良的名氣，竟然讓一名候審中的犯人被人綁架，實在是一件丟臉的事。

那晚警方在郊區公路附近作澈夜搜索，仍然一無所獲。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帶着靈犬「多利」找遍了隣近地區，希望可以找出一些蛛絲馬跡，結果也是徒勞無功。

呂偉良處於極之尷尬的境地中。他仔細檢討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時，對阿生說：

「我們爲什麼要捲進這漩渦裏來？」

阿生毫不考慮地回答：「因爲要協助一位慈父找回他的兒子。」

「可是，那不屑的兒子已經死去。」

「本來我們的責任亦已告完畢。但是，現在看來才是一個開始呢！」

呂偉良嘆氣說：「似乎是命中注定吧？我們所經歷的事情，驚險刺激之外，充滿了神秘感。到底花艷麗怎會變成尼姑？她又爲什麼瞎了一隻眼睛？眞敎人莫明其妙。」

「師父，想不到一個獨眼神尼會如此心狠手辣，雖則邢彪也是死有餘辜，但是，要不是我們冒險去揭開這命案，豈不是永遠沒有人知道她殺人？」

「是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從她這方面開始着手偵查。」

「但是，案發後她一定已經躱了起來，我們到什麼地方去找她？」

呂偉良正想說下去，夏維探長却在這時候走了過來。呂偉良乘機問道：「有什麼綫索嗎？」

「沒有。」夏維說道，「看情形他們未必躱在這郊區，只是因爲發現你們跟踪，在市區的馬路上無法施展『金蟬脫殼』之計，才會利用這郊區公路。當擺脫了你們之後，已繞道返回市區去了。」

呂偉良覺得夏維這樣說也有道理，因爲這郊外另外有路可繞返市區去。他又問：「花艷麗的母親找到了沒有？」

「還沒有，但我們警方已透過電視和廣播台以及報章等，希望與花氏夫婦取得連絡，如無特別緣故的話，明天他們應該與我們會面。」夏維說道。

阿生挿嘴問道：「如果她不與警方連絡的話，那又怎辦？」

「你是說花老太嗎？」夏維說道，「她過去在影圈很活躍，我們會設法把她找到的。不過，由於你們揭發獨眼尼姑——玄姑就是花艷麗，相信花老太遲早會與我們連絡。因爲明天的早報必然會把這件事大加渲染，除非他們連報紙也不看。」

呂偉良說道：「我以爲不能守株待兎，請將花氏夫婦的居處告訴我吧！」

「他們早已遷居，我看你不會有任何收穫。」夏維說道。

阿生道：「我已抄下了花老太的住址，是在警局裏抄的。」

呂偉良今晚實在弄得頭昏腦脹，思想也有些兒混亂了。

警方已收隊，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也駕車返回市區。

翌日，呂偉良和阿生按址去找花艷麗的父母，但是，那幢華麗洋房的看更人却說：「他們早已經搬走了，你以爲這是他們的物業嗎？只不過是租回來的，而且租金可不便宜呢。嘿！女兒做明星，又長得漂亮，許多有錢人捧她，她才住得起啊！但是，自從花艷麗失踪後，還有誰認識花老太？告訴你吧，她欠了半年租金才被迫遷出的。」

呂偉良把一張鈔票遞過去，說道：「老伯，你的故事說得眞動聽，請你繼續說下去吧！」

那看更人一接過鈔票，瞥了一眼，是五十元面額的，大喜過望。

他又說：「要說花老太的故事，幾日幾夜只怕也說不完。她的虛榮心很重，眼角生得又高，等閒人她不會把你放在眼內，是個典型的勢利婦人，好像有個女兒做明星便可以統治整個世界一樣，其實在我心目中那不過是高等妓女……」

呂偉良說：「那又不能一竹竿打盡一船人，有些寡婦是迫於生活才讓女兒出來做明星的。」

看更人道：「你所以爲她辯護，大概是由於你未見過『星媽』的架子，但我在這兒做這份看更的日子太長了，除了朝夕見到花老太之外，平時還有不少『星媽』來找她搓麻將。所以我才敢大胆說句，女星的媽媽十個有九個是狗眼看人低的，她們見面時總是用鼻子說話，鬥濶氣，鬥排場，背後裏却互相詆譭，四下裏爲她們的女兒選擇富有的戶頭，你說，這與鴇母有何分別？」

「那又不是每一個女明星的媽媽都是如此卑鄙無恥的。」呂偉良又說：「好了，老伯，別發牢騷了，請告訴我，你還知道一些什麼是關於花老太和她的女兒？」

看更人道：「據我所知，花艷麗小姐有個男朋友苗先生。」

「苗先生？」呂偉良問：「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嗎？」

「好像叫苗峯，他們可能是眞心相愛的，但花老太却不止一次的當面把他斥退。那當然是因爲他太窮了。」

「你知道這位苗峯先生住在什麼地方嗎？」

看更人說：「不怕對你說吧，我因爲

同情他，曾為他做傳遞書信的工作，只知道他的電話，從來不知道他家居何處。」

「電話號碼可以給我嗎？」

看更人盯住呂偉良，問道：「你是什麼人？」

呂偉良說：「你放心，我對他不會有惡意的。」

看更人終於從他的小册子裡，抄下了苗峯的電話號碼交給呂偉良。

呂偉良連聲稱謝，然後與阿生駕車離去。

到了一處路邊電話亭，呂偉良撥了看更人抄給他的電話號碼，要找苗峯。

但是，對方一個女人說：「你貴姓找他？他剛出去了，請你留下你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呂偉良道：「我只是他的朋友，沒有重要的事情，請問他什麼時候回來？」

「很難說，他有時出去一兩天，有時只出去一會兒，總之，最好你留下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他回來時我叫他找你，這是最好的連絡辦法，以免你整天的打電話來。」那女人說。

呂偉良覺得也是道理，於是把自己的電話號碼告訴了她。

那女人似乎很慎重地記下來，又追問呂偉良的姓名和住址。

呂偉良只對她說：「你只要叫他打這個電話就行了，因為那是我的專用電話，不會找錯別人的。」

呂偉良掛綫之後，回到汽車裡，把情形對阿生談及，阿生也覺得出奇：「為什麼她要你的姓名和住址呢？」

呂偉良沉吟道：「可能是苗峯吩咐下來的。」

呂偉良的汽車裡最近裝置了一具無綫電話，當他們外出時，就把綫路透過無綫電台，接駁到汽車上面來。因此，他們現在無須担心家中的電話無人接聽了。

車子開到警局去。

呂偉良在警局裡遇見了邢雄——死者邢彪的父親。

邢雄很傷心，他在辦完手續之後，正擬離去。呂偉良眞的不知說些什麼好，安慰幾句之後，把一叠鈔票塞到他的手裡。

呂偉良說：「我已盡了力，但事情畢竟已經發生了，希望你別太過傷心。」

「事到如今，我只能怪我自己。」邢雄神色黯然地說，「我現在才眞正明白到，『子不敎，父之過』這句話是眞的，像我這樣，到頭來等於加重了社會的負担，間接製造了罪惡。」

「這只不過是千萬事例中的一個而已，但願普天之下的父母都能像你這樣明白事理。」

呂偉良拍了拍他的肩膊，把他送到門口。

邢雄又說：「我怎可以要你的錢？」

「這只不過是小意思，收下它吧！這個時候你當然須要錢用的；我身邊帶的錢不多，如果還有什麼困難，可以打電話給我。」

「你眞的是天下第一好人！」

邢雄走了。

夏維由裡面出來，呂偉良問他：「花老太有消息嗎？」

夏維探長說：「沒有。不過，我已派人去找她了。」

「你可知道，花艷麗有個很要好的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怎麼只有一個？你似乎知得太少了。」

「我是指她自己結交的，並非指由她母親介紹給她的。」

「哦！你是說苗峯吧？」

呂偉良道：「對了，就是苗峯，你怎麼知道？」

夏維笑道：「你似乎忘記我是幹那一行的了！」

「嗯！大偵探！」

「哈哈，過獎了。」

呂偉良道：「為什麼不把苗峯找來問問？也許花艷麗找過他！」

「是的，我也這麼想。不過，苗峯一直沒有返家。」夏維說。

「苗峯家中還有些什麼人？」

「他似乎沒有親人，只租人家一間房居住。」

「那麼，剛才接聽電話的女人，又是誰？」

夏維道：「你打過電話給他？」

「是的，那女人說，苗峯有時三兩天不返，有時一會兒就回來。」

「那是他的二房東太太，她也是這樣對我們說。」夏維看看腕表，又說：「我有事要出去，你不是想找我吧？」

「不！我只想知道一些新消息。」

「暫時沒有新消息，有的時候，我一定會通知你的。」

夏維說完就匆匆離去，他的司機和助手已在汽車裡面等着，他一登車，車子立刻開走。

呂偉良也回到他的汽車裡去。

就在這時候，他汽車裡的無綫電話響了。

阿生首先拿起聽筒，對方是個男人，他只核對電話號碼，却沒有說要找誰。

阿生知道他沒有攪錯，於是低聲對呂偉良說：「他可能是苗峯。」

呂偉良接過聽筒，問道：「閣下可是苗峯先生？」

「是的，請問貴姓？」

「小姓呂！」

苗峯道：「呂先生，請問你找我有什麼指敎？」

「指敎則不敢，但我想見見你。」呂偉良又說：「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見面時才可以詳談。」

「那麼，你在半小時之後，到三十五街與第七街的一個建築地盆來吧，我在那兒等你。」

呂偉良道：「為什麼不在你的府上，而要到地盆去？」

「如果你要見我，請不必多問。」對方說完立即掛斷了。

呂偉良獃在一旁，呆呆地放下電話聽筒。

阿生已聽到了對方說些什麼，因為他一邊把車子開動，一邊說道：「我們先去看看那是什麼地方以防對方不懷好意。」

車子開至三十五街與第七街交界處時，那是一個地盆，裡面似乎沒有人。

阿生說：「大廈已經建成，只是未裝修。」

呂偉良看看腕表：「這時候，工人剛好是下班吃午飯的時間。」

阿生道：「為什麼他要約你在這裡見面？」

「因為他只租人家一間房，也可能他在這兒任職，但無論如何，我總希望能夠見到他。」

呂偉良說着，推開車門下了車。

阿生把車子停在三十五街這邊的街道旁邊，但由於這是路口附近，沒有停車位，因此阿生不敢下車，以防警員抄牌和拖車。

呂偉良獨個兒走進地盆裡面去，裡面靜悄悄的，鬼影也沒有一個。

呂偉良拄杖在各處走動，隱隱約約看到大廈後座那邊似乎有人影閃過，他也拄杖走了過去。

但是，不知是否眼花，那兒也不見有人。

呂偉良正想回頭走，突然有人在背後沉喝一聲：「不要動！姓呂的。」

呂偉良呆了一陣，反問道：「可是苗峯先生麼？」

背後那人說：「你為什麼要找他？」

「我有事跟他談談。」

「什麼事？」

「我可以轉過身來嗎？」

「當然不可以，因為你一動，我就會開槍射殺你！」

呂偉良笑道：「別開玩笑了，你有什麼理由這樣對付我？」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你不要輕舉妄動！」

「告訴你，現在是光天化日之下，如果我舉起雙手，萬一有人從高處俯視下來，一定會報警，倒不如讓我們面對面的仔細談談吧，我不會傷害你的。」

「不！你不要動！我站立的位置沒有人會看見的。」那人說道。

「但是，我這裡很易被人看見。可否讓我站到那邊去？」呂偉良所以這樣提議，是因為那邊有幾塊未安裝到窗門上面去的玻璃，擱置在牆腳之下。他可以從玻璃的反射中，看看那人是否眞的有槍。

可是，那人却聰明得很，他說道：「你想從玻璃的反射中，看看我的面目吧？還是另有企圖？無論如何，我也不會答應你。」

呂偉良又故意把雙手舉得更高。

那人又說：「你不要整古造怪，把雙手放下吧！你要做成若無其事一樣，那就沒有人會引起疑心了。」

呂偉良千依百從的，把雙手由舉起而放下，看來他絕無反抗的意圖。

那人問道：「你可是苗峯的朋友？」

「這麼說來，你當然不會是苗峯，你到底又是什麼人？」呂偉良反問道。

「告訴你，我要知道苗峯的下落，假如你能夠告訴我，多少總會有點好處。」

「如果我知道他的下落，又何必到這裡來？」

「在電話裡你說，有些重要的事見面跟他談談，到底是什麼事？」

「關於花艷麗小姐的。」呂偉良故意這樣說。

「花艷麗？」那人果然在語氣中表現出一派驚奇，他又問：「你可知道花艷麗的下落？」

「我不知道，怎麼，你也要找她？」

「是的，苗峯的二房東說，那晚三更半夜時候，有個女人打電話給他，他出去之後一直未有回家，我懷疑找他的女人就是花艷麗。」

呂偉良心裡默默地想：這傢伙到底是誰？他要找的不是苗峯，而是花艷麗，到底有什麼企圖？從他敢胆打電話將自己騙到這裡來這一點推測，就可以想到這人有點來頭。

呂偉良說：「你既然不是苗峯，就不該浪費時間約我到這兒來見面。」

「我以為你會知道苗峯的下落。」

「我一點也不知道。」

「我相信你。」那人忽然變得十分柔順，「不過，我重覆說一遍，如果你知道苗峯和花艷麗的下落，你可以獲得一筆豐厚的獎金。」

呂偉良佯作恍然大悟地說：「原來你是警探。」

「怎麼你會猜我是警探？」

呂偉良道：「因為警方也在報章上訪尋花老太的下落，如果你不是警探，又何必這樣做？」

「你都猜錯了。」那人說，「現在我要走了，今天的事，就當作從來沒有發生過吧！」

「好極了！」呂偉良口裡這麼說，他的心裡却道：世間那有如此便宜的事？

那人又說：「你別轉過身來，由現在起，在心裡開始唸數目，由一二三起，直數到一百為止，明白了嗎？」

呂偉良苦笑道：「好吧，反正我也想回到幼稚園時代去。」

那人沒有回答他，呂偉良隱隱約約聽到一些急促的步聲，似乎奔向了橫門那邊，但阿生的車子是停在正門這邊的。

呂偉良急不及待，也不等他的步聲消失，便已回過頭來。

這時候，那傢伙已逃出了橫門！

呂偉良正擬拄杖闖過去，却聽到一陣汽車馬達的開動聲。他立即不假思索，急忙竄出那個地盆，回到自己的汽車裡來！

呂偉良急急對阿生說道：「快些開到第七街去！」

阿生非常有默契，一句話也沒有問，已經迅速把車子開出了。

車子開到第七街這邊，呂偉良看見一輛藍色小房車已開到了街口那邊。

附近並無其他車輛出現，因此呂偉良肯定那就是剛剛開走的可疑車輛。

阿生開足馬力追過去，但是，這時那人已發現情勢不對勁，也把速度加快。

阿生對市區的路途非常熟悉，當他看見那藍色小房車轉入另一條僻靜街道時，便想到對方將會開到一條斜路去！

那條馬路非常陡斜，一般駕駛人都不會取道於此，除非為了抄捷徑，或者其他原因。

阿生明知他控制下的車子是一輛性能特佳的汽車，因此毫無戒懼地追了上去！

那輛藍色小房車轉進那條街道之後，

果然被迫直駛向那條陡斜的馬路！阿生也把車子開過去；雖則汽車性能特佳，阿生在這種環境底下也步步爲營，不敢開得太快！

轉眼已到了斜路路口，師徒二人透過擋風玻璃，看見前面那輛藍色小房車越開越快！這種情形的確令人震驚。因爲這是斜路，凡是有經驗的駕車人，都懂得把車子的速度減慢，免生危險，然而這輛小房車却是去勢如箭！

阿生不由得呆了一陣，喃喃地道：「他簡直瘋了！此時此地怎可以把車子開得這麼快！」

話猶未完，已見那輛藍色小房車「轟隆」一聲，撞毀在路旁！

其實呂偉良早已看出這小房車可能失去了控制，否則不可能這樣一發難收！

阿生緩緩地將車子開過去，一大批途人已聚集在那失事汽車旁邊圍觀！

呂偉良和阿生下了車，排衆而上，只見車內唯一的男子已奄奄一息！

呂偉良認爲他就是從地盆走出的人，雖則他被威脅時，看不見那人的面目，但是當他逃走時，呂偉良回頭却看見他的身形和衣着，所以他肯定就是這個人。

呂偉良看見他困在車廂裡奄奄一息，立刻與阿生合力將他拖了出來！

呂偉良一邊對他展開救援，一邊對圍觀的途人說：「請你們快些打緊急報警電話，說這裡有汽車失事，叫他們派十字車來！」

可是，扶在呂偉良手中的男子却氣喘喘地說：「不用叫十字車了，我……我看來沒有用了……請，請你告訴陳大少……我找不到她……」

呂偉良正想追問下去，那男子已死在他的懷抱中。

阿生老實不客氣，動手在他的屍體上搜索，希望可以及時查出他的身份。

果然，在他的口袋裡找到了此人的一本駕駛執照。

執照上的姓名是：林澄。

阿生翻閱過那本執照之後，說道：「這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他領有駕駛執已超過十年以上，從未有過抄車牌的記錄，怎麼會失事？」

呂偉良說：「他可能太大意。」

不久，警察來了！

警察把途人驅散，向呂偉良師徒二人查問失事的經過情形。

呂偉良和阿生只是以過路人的身份去救援那男子，但是，一位警長於簡畧檢查過失事汽車之後，却走過來說：「我要請兩位返回警局去，協助調查這宗意外失事案件。」

阿生說：「早知如此，我們就直行直過，少管這閒事了。」

警長說：「你們是不是一直尾隨那輛小房車駛下斜路？」

「是的。」阿生說，「他的車子越快我越替他担心，想不到終於失事了。」

「汽車上面的緊急煞掣器已被破壞！」警長瞪住師徒二人說，「所以，我們須要兩位提供更多的資料。」

呂偉良心裡暗吃一驚！

阿生當然也明白到警長的用意，他顯然對二人有所懷疑。

呂偉良道：「好吧，我陪你回警局裡去。但是，請不要動這輛車子，立即召警探部的人來吧，這是一宗謀殺案！」

呂偉良此語一出，立刻引起警長的無限驚奇！他怔怔地問：「謀殺？你怎麼知道謀殺？」

「我無法令你了解，總之，你要保留汽車上的一切指紋。」呂偉良說，「這個人的身份很特殊，你必須小心處理這一宗案！」

警長給呂偉良弄得莫明其妙，偏偏他又不認識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

警長是與他的下屬乘巡邏車經過時發覺此事的。不一會，總部已接到坊衆召警電話，派來更多警員和十字車。

但是，失事汽車的駕駛人林澄已經氣絕身亡，他的屍體被一名警員搜出一支手槍，使到那位警長更加感到驚奇不已。

警長想起呂偉良剛才一番話，不得不親自回到巡邏車上，利用無綫電通知總部，叫他們趕快派偵探人員來查究此事。

由於事態嚴重，呂偉良師徒二人被監視得更加緊張。

夏維探長的一名助手，率領偵探人員趕到現場來，他當然認識呂偉良和阿生是誰。

呂偉良把事情從頭說了一遍，探長助手在仔細聆聽着；其他偵探人員已在汽車四週展開一連串的例行工作。

探長助手了解到師徒二人正置身於那彪的命案中，對呂偉良的談話當然不會感到懷疑。他說：「死者所說及的陳大少到底是誰？」

呂偉良道：「林澄臨死時連眼皮也睜不開，他大概也不知道把他從車內拖出來的是我，所以才會不由自主地說了這一句說話。也許他已經知道自己傷重，沒有生還的希望了。」

助手說：「可以肯定的，就是他的主人必是陳大少；他要找的『她』，大概也就是花艷麗。」

呂偉良道：「花艷麗已瞎了一雙眼睛，陳大少爲什麼還要找他？……嗯！有辦法找到探長嗎？」

助手道：「他和一班兄弟出去辦案，總部一定知道他們的辦案地址。」

「那麼，我跟你回總部去再說。」

這時候，那邊已有一名探員走過來。

探員對助手說：「汽車顯然受到破壞。即使這裏不是斜路，一樣可能失事的。」

助手說道：「通知總部派拖車來，立即調查車主是誰。」

探員領命而去！

現場上，劃位，攝影，印指紋等等一連串工作同時展開。

呂偉良師徒二人則跟隨着探長助手返回警探總部去。

這時候，夏探長已接到總部的消息，由外面趕回來。他一見到呂偉良就說：「剛才我出去時，是爲了調查一宗命案；一名富家子被人殺害。但當時我沒有告訴你，想不到了兇案現場之後才發覺，死者生前曾追求過女明星花艷麗。」

「死者是誰？」呂偉良順口問道。

「倫世才。」夏維說，「一位千萬富

翁的獨生兒子，他的房間貼滿了花艷麗當紅時的劇照，否則我也不知道他這麼喜愛花艷麗。」

呂偉良又問：「他被槍殺嗎？」

「不！」探長搖搖頭。

「他被刀刺死？」

「也不是！」

「那麼，被勒死吧？」

夏維說道：「是用一支削尖了的竹刀揷破了喉嚨，眞是罕見的兇器！」

「竹刀？」呂偉良無限驚奇地呆了一呆！

夏維又說：「聽說你也發現了一宗奇怪的謀殺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把事情約畧地再說了一遍，然後又問探長：「你有沒有調查過，過去追求過花艷麗的男人有多少個？」

夏維說道：「有是有的，但恐怕不齊全。我所以這樣說，是由於今天發現的倫世才，並未被我們的探員查出，原來他生前也是熱烈追求過花艷麗的人。」

呂偉良又問：「其中有沒有姓陳？」

「讓我看看。」夏維打開他的一本小册子，「有的，有一位陳辛，是一家商行的經理。」

「有他的地址麼？」

「華貴道七號。」

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他爲什麼要請槍手去找花艷麗？」

夏維又說：「這裏有他辦事的地址和電話，你可以抄起它。」

阿生迅速記下有關陳辛的一切資料，夏維回頭跑進局長的辦公室裏去了。

呂偉良在警局內借用電話，但在陳辛的辦事處內却找不到他。據陳辛的女秘書說：「他去了渡假，至今未返。」

呂偉良又打電話到陳辛的住宅去，奇怪的是很久很久也沒有人接聽。

陳辛可能連家人也沒有，或者是他與家人們一齊去渡假了？

呂偉良默默地想。

最後，師徒二人終於離開了警局駕車開往富人住宅區的華貴路。

車子在七號住宅門前停下來，按了很久的門鈴也沒有人出來應門！

阿生說：「可能全家一齊去渡假，我們不如改天再來。」

但是，呂偉良却在這一刹那之間，隱約從閘門內的罅縫中看見裏面好像有人走動。

他打個眼色給阿生，低聲說道：「你守在這裏，讓我進去看看！」

阿生會意。

呂偉良施展了開鎖絕技，轉眼便將閘門上的鎖撬開。

他放輕了手脚，悄悄入內。回頭又將閘門虛掩，然後才拄杖往屋子裏走。

這是一幢市區形式的花園洋房。那個所謂花園，其實也只是一塊草坪，種了幾盆花；但在寸金尺土的都市裏，能够住到這兒來，大概多多少少也有幾個錢吧！

呂偉良剛把一度門推開，便看見一條人影去勢如箭地往屋後飛奔而去！

他立即不假思索，拄杖衝至屋後！但是，由於他不熟悉這裏的環境，只能繞過屋旁走過去，如此一來却阻了不少時間。

因此，當他竄至屋後的空地時，僅僅可以看見一條人影輕飄飄地越過圍牆，轉眼已隱沒在牆頭之上。

呂偉良暗暗驚嘆此人輕功厲害，一時之間他竟分辨不出此人是男還是女。

不過無論如何，對方必然不是這間屋子裏面的人！否則，又何必如此鬼鬼祟祟呢？

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也沒有再三思索，便三步併作兩步，拄杖飛奔至牆下，單足一頓，鐵杖一撑，借力飛身越過了圍牆！

圍牆後面是一條幽靜無比的後巷，一條人影正在急竄！

呂偉良暗念很難追得上對方，因爲對方已逃到了巷口！

呂偉良情急智生，揚聲高叫：「喂！你不要走！快站住！」

那人却沒有上當，竟然頭也不回，繼續奔跑出巷口！

呂偉良盡了最大的氣力，拄杖飛奔，去勢彷若閃電行雷，但是仍然無法追上那個人。

當呂偉良追出那巷口時，那人已騎上一輛電單車，匆匆飛馳而去！

呂偉良雖則看見了那人的背影，却無法確定他是男還是女。反正這是一個新潮時代，男女的髮型與衣飾也都是差不多。

呂偉良無可奈何地繞到屋前，阿生仍然守候在那裏，根本不知道呂偉良剛才的遭遇。

阿生問道：「這間屋有後門嗎？」

呂偉良道：「是的，但我不是由後門出來，而是由圍牆上面跑出來；有個人騎住電單車逃跑了，他的身手就像武俠小說中所描寫一樣，飛簷走壁，矯捷無比，我也自愧不如。」

「他是誰？」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個小偷，也可能是身份特殊的人；可惜我無法與你連絡，否則，一定叫你把車子開到後面去追踪他。」

阿生說道：「裏面有人嗎？」

「似乎是沒有。憑那一刹那間的印象，我覺得裏面被人搜索過了，顯得一片凌亂。」

「要不要再入去看看？」

「不！如果這時候入去，可能變成黑狗得食白狗當災。我們還是走吧！」

呂偉良剛坐上汽車，突然聽到一陣警車聲傳來。

轉眼之間，街口出現一輛警察巡邏車，車頂亮着藍燈，風馳電掣的開到這邊來！

阿生正想回到汽車裏去，二名警員已躍下車來，拔槍呼喝道：「不要走！舉起雙手走出來！」

阿生莫名其妙，更多的警員也跳下了警車，包圍過來。

警車則打橫停在呂偉良的汽車前面，令到他的汽車無法可走！

呂偉良在槍尖之下也只好下了車，但是他却忍不住問道：「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名？」

一名警長對他說：「有人致電報警，說這裏出了命案！」

「命案？」呂偉良暗吃一驚，但表面

上他仍然力持鎮靜地說：「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有沒有關係我們還不知道，總之請你留下來，讓我們查清楚再說。」警長擺擺手，一批警員走進了屋內去。

「好吧！」呂偉良說，「我只能自嘆倒霉了！」

警長掏出記事小册子，問呂偉良和阿生：「你們貴姓名？」

呂偉良道：「我是呂偉良，他是我的徒弟阿生。」

警長驚愕一下，自頂至踵的打量他們師徒二人又問：「你們到這裏幹什麼？」

呂偉良道：「我們原本想來這裏找陳辛先生的。但是……」

話猶未完，屋內一名警員走出來，向警長報告說：「屋內果然有個男人被殺害了！」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心裏想：難道陳辛也被人殺死了？然則，誰這麼快就致電報警？

「兩位，對不起！我們宣佈要拘捕你們，因為我們懷疑二位可能就是殺人兇手！」警長遞個眼色，一名警員立即替師徒二人加上手銬。

大批警方人員此時亦已聞訊趕到現場來。呂偉良極之希望辦案的警探是夏維的直屬部下，但是，結果却令他大感失望。因為這班人之中，沒一個是夏維的助手。

呂偉良和阿生在警員的監視下，默然站立一旁，有如待罪羔羊。

死者據說就是陳辛，他是被人用一種特殊的兇器插死的，那種兇器就是一支削得鋒利無比的竹刀。

竹刀插在咽喉之上，死法與倫世才一模一樣。

偵探人員在屋內屋外找尋更多證據，當然也有人查問呂偉良和阿生的口供。

呂偉良唯一感到僥倖的，就是沒有觸及兇器——那把用竹製成的「刀」！

但是，鐵閘上已留有他的指紋，這是令到呂偉良極不安的。

呂偉良了解到隱瞞事實對他並無好處，只有增加警方對他們師徒二人的懷疑，因此呂偉良只有坦白說出剛才經過的事。

辦案人員不管是否相信，也只好把他的口供記錄下來。

一名高級偵探說：「你們來得真巧，不遲不早，剛好是命案發生的時候。」

呂偉良不認識這位偵探，他也不想利用夏維探長的名字去壓他。只說道：「我所講的都是事實，但是，你們當然有信與不信的自由。」

那偵探又問：「你見到的可疑人物是怎麼樣的？是男還是女？」

呂偉良道：「我剛才說過了，對方走得太快，我追不上他，他可能是個男的，也可能是個女的，因為現在的青年男女都是差不多一個模樣——穿紅着綠，長髮披肩。」

「你應該有個印象，例如對方的行動似不似女人？」

「我從背後遠望他的行動包括了越牆而過，以及急急奔跑，一躍翻身登上電單車，都顯示出他的身手不凡。但是，只要他是學過武功的人，都可以練就這副身手，即使是個女子也一樣可以做到。」

阿生看見他們師徒二人被偵探人員審犯一般，心裏很不舒服。

他忍不住說：「你問完了沒有？現在輪到我來問你了。到底電話是誰打的？你們有沒有想到打電話的人存心靠害？」

偵探人員說道：「如果你們沒有做過的事，沒有人可以靠害的。至於電話是誰打給我們的，我們有權替告密的人保守秘密。」

阿生說道：「那個電話打得太快了，除非是那個兇手才會這麼快知道這裏有人被殺。坦白說，要不是你們來了，我們也不知道。」

偵探人員笑了笑，他顯然不相信阿生的說話。

呂偉良道：「阿生，算了，一切待返回警局裏見到夏維再說。」

那位高級偵探說道：「你是說夏探長嗎？」

阿生道：「是的。」

呂偉良說道：「你應該知道夏維是誰的。」

偵探說：「我當然知道。他今天忙到不可開交，尤其是一名富家子被殺，令到局長也大為震驚，把他召來訓示一番。」

呂偉良道：「你所講的富家子大概是倫世才吧？」

偵探說道：「是的，你似乎比我更清楚。」

呂偉良道：「夏維對我說過了，據說倫世才也是被竹刀插死的。這麼看來…」

阿生不等他說完就叫了起來：「我想到兇手是誰了，她一定是花艷麗。真奇怪！為什麼她要把所有追求過他的人，都殺害？」

偵探人員只對他苦笑一下，便將他帶上車去。

呂偉良知道這時候說什麼都沒有用。他只担心回到警局之後見不到夏維。更担心第三宗命案又會在不久之後發生。

新聞記者消息靈通得叫人驚奇，師徒二人剛被押返警局，那兒門口已經聚集了數十名記者。他們紛紛攝影和訪問，但都給偵探人員推開了。

有記者高聲問道：「呂先生，你們要對付的人可是走私販毒的？」

又有人問道：「可以宣佈死者的罪狀嗎？」

更有人大聲疾呼：「市民們一定支持你的，只要你說出對方的敗行，我們就可以為你宣揚出去，將來陪審員一定同情你們的……」

諸如此類的叫聲，令到呂偉良為之啼笑皆非，因為那個人本來就不是他們殺的，現在每個人都認定他們師徒二人就是兇手。

也許人們都了解到他們師徒二人的作風和為人，所以記者們的口吻也都充滿了同情；也不管死者是否反派人物，總之與呂偉良敵對的，便被認為是壞蛋了。

當然，這是由於過去他們師徒二人的所作所為已經深入人心之故。

偵探人員一句話也不被他說，便把他推入警局裏面去了。

夏維探長與幾名主要助手都出勤去了

，這更加令到呂偉良處境不利。

呂偉良這一回真的是有口難言，偏偏又遇上這位主管的高級偵探人員作威作福。呂偉良不知道他的階級是否高得過夏維探長，但聽他的語氣，便可以知道他對夏維絕不尊重。

呂偉良明白到警局裏面辦案的情形，如果落了案就會成為事實，那時必須解上法庭。因此，他希望拖一拖時間，最好能讓他見見夏維，或者夏維的主要助手，例如辛尼等人亦可以。

但是，這班人忽然全不見。呂偉良眞的是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呂偉良心裏生氣，早知如此，他就不會如此貼服，讓偵探們抓住他們師徒二人了。

正當一位偵探人員要呂偉良和阿生簽署口供之際，辛尼突然由外面回來了，他看見呂偉良師徒二人在着，不由得驚奇起來，查問之下才知道可能是一宗誤會，於是辛尼便向那位高級偵探解釋。

可是，那位高級偵探却不賣帳，說道：「請你不要忘記，這是一宗命案，你可不能聽他片面之詞。」

辛尼說道：「據我所知，呂先生不是那種人，他正在調查邢彪的命案，他不會這樣輕易殺人的，我勸你還是不要太早落案。」

那位偵探人員很不高興，他說：「你辦案還是我辦案？告訴你，我們在現場搜集到的證據已經非常充足，指紋組交來的報告，證明陳宅大閘門的門鎖附近沾有他的指紋。」

辛尼看過那份報告，再看看由探員寫好的口供，說道：「呂偉良先生已經承認開門入內查看，那是由於他按了很久的門鈴也無人應門，在這情形下，閘門上染有他的指紋又有什麼出奇？」

那位偵探正想說話，夏維探長却由那邊走過來，他顯然已知道這件案件的發生及經過情形，他手上拿了一份報告，一邊看一邊走過來。

阿生知道好戲在後頭，故意高聲說：「辛尼，我勸你走開吧，這位偵探先生聽了夏維探長的名字也只是冷然一笑，他怎麼會把你放在眼內？既然他說證據確鑿，我們就等着坐牢好了。」

這一番說話當然是說給夏維探長聽的，他也應該聽到了。

夏維却佯作沒有聽見，還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那位偵探說：「探長，我們拉到二名疑犯，他們可能是殺死陳辛的兇手。」

「陳辛？陳辛不是離開本市了嗎？」夏維反問道。

那偵探說：「不！他已經死在寓所內，屍體已送往殮房。」

「你怎麼知道他是陳辛？」

「因為那是陳辛的寓所，而且，我看過死者的樣貌，的確是陳辛。」

「你眞糊塗！」夏維面色一沉，順手把手上一份報告遞給那位偵探！

那偵探面色一陣青一陣白，好一會也說不出半句話來。在場的人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夏維探長又說：「看清楚了嗎？死者不是陳辛，他只是死者的胞弟陳苦。他們只不過樣貌酷似而已。」

那位偵探頓然感到面目無光，但在衆目睽睽之下，他却無法下台，因此，他說道：「不管死者是誰，他們都有殺人的嫌疑……」

話猶未完，突然有人高聲叫了過來：「不！呂先生不是兇手！」

在場的人無不驚愕，因為這聲音固然來得突然，跑進來的人也非常陌生。

一名探員問那男子：「你是誰？」

那男子道：「我是剛才打電話給你們報案，說發生了命案的人！」

「原來你就是用電話及時告密的那個人。」

「對了，我今天無意中從高處用望遠鏡俯視，却看見華貴道七號住宅之內有人用利刀要脅一名男子，後來那人還殺了他，所以我才會致電報警。坦白說句，我原本打算只告密揭發此事便算，因為我怕做證人的麻煩。」

「那麼，你為什麼，現在又跑到這裏來？」

「因為我看見你們太糊塗了，怎麼會把一位大俠士當作殺人兇手？」

那位偵探面色又是一陣紅！

那男子又說：「殺人者是個長髮青年，穿白色飛機恤的。這位呂偉良大俠士我認得他，當時他曾追捕那穿花恤衫着白飛機恤的青年。」

夏維探長問道：「你可知那青年是男是女？」

「嗯……」那男子摸摸後腦，「由於距離太遠，我實在分不出。」

「好吧！我們非常感謝你的合作，現在請你到那邊去留下姓名地址，簽一份口供就可以走了。以後如果有須要才把你請來，但決不會時時去麻煩你的，你放心吧！」夏維說。

一名探員把那男子帶到那邊去。

夏維回頭又對那位偵探說：「你似乎是新來的，局長本來已經告訴過我，由於近來兇案太多，從各部門調來一批人幫幫手，可是，像你這樣辦案我才不敢恭維。也許警方在市民心目中印象奇差，就是因為多了你這種人存在！」

那傢伙登時無言以對。垂下頭來，滿面羞慚！

呂偉良和阿生這時候才知道，他的階級並不比夏維高，但想起他作威作福時的神態跟現在相比，就差得遠了。

夏維又對辛尼說：「立即通知人事部，我們的部門不須要這種人！」

夏維探長十分生氣，那傢伙却是無地自容。

呂偉良很少看見夏維這麼認眞，更罕見他如此維護師徒二人。甚至過去他有不少時候對師徒二人疑神疑鬼。

擾攘一番之後，師徒二人被招待到探長的辦公室裏去。

夏維再三道歉，這反而令到呂偉良忐忑不安！

呂偉良就是這種吃軟不吃硬的人，夏維更惡他也不會怕他，但像現在這樣彬彬有禮，却反而令他有點忸怩起來！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這一次，你似

乎太過相信我了。」

夏維苦笑一下，道：「我只是將你利用一下，借題發揮，趕走那笨蛋而已。事實上，警界多了這種人，也難怪外間閒言閒語多多了。」

呂偉良又問：「倫世才是不是給竹刀殺死的？」

「是的。」夏維道，「照剛才我聽取的報告，殺倫世才的兇手，可能就是殺陳苦的兇手。因爲二者手法一樣。」

呂偉良道：「倫世才是什麼時候被殺的？」

「根據驗屍官報告，是昨日深夜至今日早上一段時間。」夏維說，「但他的家人則是今天日間才發現的，當時還以爲他在房間裏睡覺呢。」

呂偉良又問道：「林澄的身份查出了嗎？」

夏維取起桌上一份報告：「林澄是個無業遊民，什麼事都做過。至於那輛汽車，已證明是陳辛的物件，但沒有報失！」

「那就是說：陳辛把車子供他應用，可惜他却在神不知鬼不覺中被人將車子破壞。結果就是這樣死得莫名其妙。」

呂偉良剛說到這裏，電話就響起來。探長聽完那個電話之後，說道：「眞奇怪！陳辛爲什麼僞裝離開本市？」

呂偉良立卽明白夏維的意思，問道：「是不是你的下屬查出了陳辛根本未曾離開本市？」

「是的，數名探員分別向各機場及碼頭的海關調查，結果證明陳辛與他的家人根本未有離開本市。」

「那就是說：他們只是躲了起來？」

「是的，除非是偷渡出境，但他有足够合法證件，又何必偷渡？」

呂偉良也覺得夏維言之有理。從林澄與陳苦二人之死，再加上一個倫世才，使到夏維陷於極度困惑的境界。

因此，他又怔怔地問呂偉良：「你以爲這三件事是否同一個人做的？」

呂偉良說：「極有可能。因爲陳苦既然與他的兄長陳辛相似，兇手亦可能與那位大偵探一樣認錯了人亦不足爲奇。」

「那麼，兇手又是誰？」

「最可疑是獨眼尼姑花艷麗。」

「但是，她是禿頭單眼的。」

「禿頭可以戴髮罩，單眼也可以裝上另外一隻假眼。」

夏維說：「我不知道你爲什麼會想到兇手會是花艷麗。」

「因爲無獨有偶，三個死者竟有二個與她拉上了關係。如果她眞的如我所料，把陳苦誤作陳辛的話，林澄自然也扯上了一點關係，因爲林澄既用陳辛的汽車，他可能是受僱於陳辛。」

「花艷麗已被懷疑就是獨眼尼姑，那就是說，她是個出家人了，爲什麼還要來殺死這許多人？」

呂偉良道：「她心裏可能有一種仇恨須要澈底發洩，只要開始殺第一個人，以後第二第三個就不當作一回事了。」

呂偉良這番說話是根據心理學家的分析，正如俗語說得好：吃齋的偶然吃了一次葷，以後第二第三次就不介意了。

夏維又考慮到呂偉良當日的奇怪際遇，因爲呂偉良爲了避免嫌疑，曾將一切過程說了出來，包括林澄假冒苗峯約他到建築地盆去等等情形在內。

夏維探長說道：「陳辛該從報上知道花艷麗已瞎了一隻眼，爲什麼還要妒忌苗峯？」

呂偉良也覺得這是最大疑點，苗峯是花艷麗所有男友之中最窮一個，林澄找他顯然事不尋常。呂偉良回憶起在地盆裏林澄生前對他講過的一番說話，他又覺得林澄要找的未必是苗峯。

他對探長說：「苗峯一直居住在那幢樓宇之內，陳辛如果要找他，早該找到了，爲什麼現在才派林澄去找他？所以，我以爲陳辛眞正要找的，只是花艷麗；大概他知道這對情侶已在一起，只要找到苗峯，就不難找不到花艷麗了。」

夏維一邊沉思着，一邊說道：「我同意你的想法。但是，倫世才與陳辛是無關痛癢的，爲什麼却同時遭了毒手？」

「我以爲我們不要疏忽一點，就是花艷麗爲什麼會瞎了一隻眼睛？」呂偉良說道，「一位貌美如花的女明星，三年前突然神秘失踪，三年後又出現，這已經不簡單了。」

夏維道：「我們假定花艷麗遭人陷害，因而瞎了一隻眼睛吧，但是，不可能牽連到這許多人的；尤其是林澄，他只是個無業遊民。」

「但是，花艷麗可能查出林澄受僱於陳辛，而且對她和苗峯不利，所以暗中把汽車弄壞了。」

「汽車是在林澄進入地盆會見你時，在那短短二十分鐘左右的時候受到破壞的。因爲林澄去地盆時，當然要駕車前往，但離去時，汽車掣却壞了。那就是說，對方一直跟踪住林澄，起碼也知道他的行踪，才能做到這個地步。」

呂偉良道：「我同意你這見解。現在我們只要找到苗峯，便可以把花艷麗找到。同時也可以把這謎底揭開。」

夏維担心地說道：「問題却是不知到那兒去才可以到她。」

竹刀殺人　木魚隱秘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正在一間餐廳進食。突然來了一名不速之客，坐到他們的身旁來了。

在一些三流餐室或者繁忙的午餐時間，「搭枱」是最常見的事，但現在不是中午下班的時間，亦非這裏沒有空枱。

因此，師徒二人第一個感覺已是驚奇不已。

當他再仔細看清楚對方的面目時，更加感到吃驚不小。

這個男人很面善，在那裏見過他了？師徒二人都不是健忘的人，很快便想到他是一名被人用竹刀揷死的死者——陳苦。

因此，師徒二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叫起來：「是你……」

那男子却氣定神閒地說：「是的，我是陳辛，你們不必害怕！」

呂偉良和阿生要不是聽夏維探長說過陳辛與陳苦是差不多模樣的兄弟，相信還有一個時期疑神疑鬼，但現在他可以減少



呂偉良拄杖追至後園，那兇手飛越圍牆逃去。

了一層害怕的陰影了。起碼眼前面對的，不會是鬼魂！

陳辛不等他們說話，又說道：「我知道二位到過舍下，是不？」

呂偉良鎭靜下來，說道：「是的，我們不過想知道你與林澄的關係。」

「他是我僱用的槍手。」陳辛毫不隱藏地說道，「我要他找到花艷麗兩母女，想不到，那蠢才却開罪了你們兩位，眞對不起！」

「你很坦白，坦白得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明知你們不是警方的人，怕什麼讓你們知道？而且，『鐵拐俠盜』這稱號在江湖上代表了義氣，我相信兩位不致會出賣我的。」

「那要看情形。」

「現在我有一件事想請敎你。」

呂偉良問道：「什麼事？」

「聽說你二位追捕過兇手——殺死我胞弟陳苦的兇手，那當然見過兇手是怎樣的了。」

「也許是的。」

陳辛又說：「可否告訴我？她是否花艷麗，或者是苗峯？」

呂偉良苦笑搖頭。「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爲什麼？」

「因爲：第一，我不認識閣下，自然彼此毫無交情可言；第二，我至今未明白閣下的來意。」

陳辛說道：「聽說你們好奇心很重，相信你們去舍下找我，亦無非爲了尋找答案而已。那麼，我現在就把答案告訴你，作爲交換條件好不好？」

呂偉良想了一會兒，終於說道：「好吧！你爲什麼要找花艷麗？是不是因爲你們過去有些什麼仇怨？」

「不！事情其實十分簡單，她長得太迷人，以致令我中了她的圈套。」陳辛嘆口氣說，「難怪古人也說『萬惡淫爲首』，我就是爲了她，給騙去了數十萬元的財產，以至弄成今日這樣子——非躲起來不可，否則，我的債主便會令到我坐牢。」

呂偉良道：「可是據我所知，她已經在深山做尼姑做了三年了。我看，你們之間可能有點誤會吧？」

「不可能是誤會，三年前，她母女二人串謀騙得我數十萬元巨欵之後，便一齊失踪，雙雙躲了起來。坦白說，我一直在找尋她們，因爲我要跟她們算算這一筆帳啊！」

「她瞎了一隻眼睛，可是你害成她這副樣子的？」

陳辛搖搖頭：「這可能只是掩飾的詭計，我才不相信她瞎了一隻眼睛。」

呂偉良道：「她在尼庵內修練的日子不淺，照理那兒的女尼不會說謊的。」

「卽使她眞的破了相，變了單眼姑娘，也是一種天意的懲罰，與我無關。」陳辛又深深地慨嘆道：「眞怪不得人家都說『紅顏禍水』，要不是爲了她，我又怎會弄到這般田地？再說，我找不到她理論，她反而殺到我家中來了，這成什麼話？」

呂偉良抱歉地說道：「不怕坦白對你說，我當時看不淸楚那兇手的面目。」

「但報紙說，你幾乎追到他，大概總會判斷出對方是男是女吧？」

「報紙有時太誇張，事實上，當時我越過圍牆時，對方已到了巷口；當我追到巷口去的時候，對方已駕電單車逃去！」

陳辛透了一口大氣，道：「這麼看來

，我又撲了一個空！」

呂偉良問道：「你說花艷麗騙了你一大筆錢財，可是眞的？」

陳辛說道：「當然是眞的，要不是這樣，我又何必到處找她？」

「她是怎樣騙掉你幾十萬的？」

「半山區一層洋樓以及一枚鑽戒已經價值數十萬，這是花老太開出的價錢——讓花艷麗與我同居的代價，但是，到頭來我却是人財兩空。」

「這麼說來，只能怪花老太——花艷麗的媽媽，却與她女兒無關。」

「你不用替她說話，她們母女是存心欺騙我的，否則又怎會一齊失了踪？」

「這可能是湊巧吧！」呂偉良說，「要不是靜庵的女尼們說謊，那麼，花艷麗應該就是那個獨眼女尼。如果這點不錯的話，她沒有理由騙走你一大筆金錢，跑到深山野嶺去吃齋做尼姑的，對不？」

「這要她自己才知道了，但我被騙却是事實。」陳辛又說：「不妨告訴你，我一直派人監視住苗峯，因爲我估計她一定會找她眞正的情人，但是，結果也讓他漏出了我的監視網。」

呂偉良道：「如果我是你，我會與警方合作，這樣，就不必被債主迫到走投無路了！」

「沒有用的，而且事情隔了太久，也沒有證據證明她們存心騙我，徒令親友恥笑而已。」

「既然沒有證據，她們更無須躲了起來。」

「可是，她們應該曉得我也不是好惹的。如果不躲起來，如何向我交代？」

呂偉良想想也是道理。

陳辛把一副太陽眼鏡戴上，又對呂偉良說：「我要走了。希望本着江湖上的道義，你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訴別人。」

呂偉良笑了笑，說道：「爲了避免你懷疑我，我也要走了。」

呂偉良結了賬之後與陳辛一齊離開了餐室。

師徒二人發覺陳辛步步爲營，左右張望，然後攢進了停在路旁的一輛汽車裏去！本來師徒二人也要返回他們那輛銀灰色的車子裏去。可是，一種奇怪的現象登時吸引住他們。

原來陳辛登車後，突然有個人自他車內的後座裏冒出頭來，正以一些物件指住他腦門。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由於距離太遠，看得不大清楚。但憑那一刹那間的印象，呂偉良直覺上覺得事情不妙。

他一邊拄杖急奔向他們的汽車停放處，一邊對阿生說：「快些上車去！」

阿生非常有默契地搶登他們的汽車迅速把車子開動。

這時候，陳辛已將車開到了街口那邊去！

呂偉良並沒有看錯，陳辛的汽車後廂裏的確躲着一個人。

陳辛事前一無所覺，直到他發覺時已經太遲了。

一把削得鋒利無比的竹刀，壓得他的腦門的皮膚隱隱作痛。

陳辛只聽到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催促他趕快開車，根本沒有機會讓他看清楚對方的面目。等到車子開去之後，他才偷偷地從望後鏡中瞥了一眼。

那女人戴上了一副黑色的闊邊太陽眼鏡，面部的輪廓很熟悉。

陳辛忍不住一邊依了她的說話開車，一邊又問：「你可是花小姐嗎？」

那女人冷然一笑，道：「你猜猜！」

「是，我認得你，你就是花艷麗。」

「既然認得，又何必多問？開車！」

「你到底打算將我怎麼樣？」

「將你怎麼樣？」她冷冷地「哼」了一聲：「等一會兒你就會明白了。」

「你要我把車子開到什麼地方去？」

「北郊。」

陳辛心裏一凛：「我想我們之間可能有些誤會。」

「誤會？什麼誤會？」

「例如：我已經給你弄到破產，爲什麼你還對我這麼惡？」

「什麼？我令到你破產？嘿！這是什麼意思？」

「你心裏應該明白的。」

「我一點也不明白。」

陳辛說道：「當年你媽媽答允讓你與我同居，代價是一層價值十多萬元的洋樓，一枚值二十多萬的鑽石戒指，以及十萬元現鈔。」

「原來有這麼一回事！那我就明白了，你就是因爲我母親欺騙了你，所以懷恨在心，把我毀容，是不？」

「毀容？」

「是的，你要不要，看看我現在的樣子？」

花艷麗說着，把髮罩拉下，立即出現了一個秃頭；她再把眼鏡除下，左眼却是陷了下去的，眼皮還有瘀痕，看不慣難免有點恐怖的感覺。

陳辛呆了一陣，心裏也吃了一驚，差一點兒把車子撞向路邊！

呂偉良和阿生這時候在他們的汽車裏，離遠也看見了。

他們不敢跟得太近，否則會危及陳辛的性命，因此始終保持一段的距離。

阿生吃驚地說：「是獨眼女尼！」

呂偉良道：「是的，是她。然則，她手上的，可能是一把竹刀。」

「他們到底要到那兒去？」

「無論他們到什麼地方，我們也要跟踪他們！」

這時只見陳辛把車子開入一條橫街，再轉向通往郊區的道路！

花艷麗則把髮罩戴回頭上，然後又把黑眼鏡架上了鼻樑。

呂偉良叫阿生把車子也開到郊外去。

陳辛把車子開得很快，阿生也把速度加快，希望不會失去了對方的下落。

豈料車子到了郊外之後，阿生發覺背後有輛電單車風馳電掣地開來，看情形大有越過他們之勢。

阿生在望後鏡中看見那傢伙頭戴鋼盔，加上護眼罩，十足一個賽車勇士的裝扮。阿生想起呂偉良在陳辛住宅後面要追捕的人也是乘電單車離開。正想通知呂偉良，問他認不認得此人的身形，以及是否這一類型的電單車。

可是，轉眼之間那輛電單車已經開到身旁，與他們併肩前進。

電單車上的男子忽然向他們打出手勢示意停車。

這時候，呂偉良也開始注意到這個人了。

阿生把車子開得緩慢一些，同時側過頭來問道：「什麼事？」

電單車上一個男子的聲音高叫過來：「你們的汽車漏油啊！」

阿生下意識地幾乎把車子停下來。但是，當他看看油錶上面的指示器時，却又不禁喃喃自語地咒罵道：「眞是白日見鬼，我們的車子怎麼會漏油呢？」

然而幾乎同一時間之內，阿生又聽到他身旁的呂偉良說道：「阿生，快追踪那電單車，我認得了，就是這一輛！」

阿生看看那男子把電單車越開越快，轉眼間已一口氣越過幾輛汽車；相反，他們剛才由於一度把速度減慢而遠遠落後。

阿生給呂偉良這麼一提，立即響號加油，希望可以追上他們。無奈公路上前面的汽車絕不相讓，急得阿生拍腿頓足！

阿生問道：「師父，怎麼你不早點出聲？」

呂偉良一直留心前面陳辛那車子的動態，沒有想到後面有這麼一輛電單車追來。剛才聽了那傢伙說他們的車子漏油，才引起呂偉良的注意。

呂偉良沒有答阿生，只說道：「同一樣的飛機恤，同一類型的電單車，就是當時沒有戴上鋼盔而已。但我相信他一定就是殺死陳苦的兇手！」

阿生在無計可施之際，唯有把車子開往公路旁邊的草坪上，節節爭先！

不過他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第一，草坪凹凸不平，第二，也不是沿途的公路上都有這種草地。因此，動輒就會引致失事！但阿生已顧不了這許多，他只希望不要失去了對方的踪跡——不管是陳辛的汽車，或者那輛電單車。

公路上許多駕駛人都發覺阿生這種危險駕駛，但却沒有人肯讓他走先一步；阿生就是這樣，已經越過不少車位，距離陳辛的汽車還有一段距離，不過總算拉近了一點。

前面一棵大樹擋路，阿生不得不開慢車，企圖讓車子納回正軌，但是，公路上的車輛一輛接着一輛，沒有一輛肯停一停，讓他們的車子駛回來！

阿生儘管心裏生氣，也沒有辦法；人家是依足規矩行車，就算這時有個交通警察來，有麻煩的也是自己。

呂偉良因爲阿生顧住打手勢，無暇照顧前面，他不得不高瞻遠矚，希望不要失掉了目標！

還好他自始至終盯實前面，否則就無法知道陳辛在花艷麗的要脅下，已把車子開入一條小路裏去；那一輛電單車則比他們更早駛入那條分岔路中去。

阿生終於揀了一個機會，看準車輛較爲稀疏時，響號打手勢，迅速把車子駛入公路上去！

呂偉良這才告訴阿生剛才他所見到的情形，叫阿生也把車子開入那條分岔小路去。

當車子將近到達小路口時，突然一陣警車號角震耳欲聾。

幌眼之間，一輛交通警察專用的白色電單車停在呂偉良的汽車邊。

阿生想不理睬他，繼續把車子開往前面，但是，呂偉良却要阿生停車。

交通警員由電單車上下來，攤大了手掌：「拿你的駕駛執照來吧！」

阿生毫不猶疑地一邊把執照交出，一邊說道：「請你快一些，我要趕時間！」

交通警員盯了他一眼，道：「除非你趕住去閻王處報到，否則你神經一定有毛病！」

阿生非常生氣，幾乎要一手把駕駛執照奪回來；但是，呂偉良却爭先對那警員說道：「請你聽我解釋，我是呂偉良，夏維探長的朋友，假如你有機會與總部連絡的話，請轉告探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說呂偉良師徒二人爲了追踪二名殺人犯，進了前面那分岔小路去了。看見嗎？就是前面那條。」

呂偉良說時做着手勢，但那交通警員却沒有用心聽他說。

呂偉良最後告訴他道：「這可能是你升職加薪的大好機會，錯過了，是你的損失！」

那交通警員仍不在意。

他俯首抄牌，抄完之後，就把執照還給阿生。

阿生半句話也沒有說，迅速把車子開走。差一點兒就將那名交通警員撞倒。

阿生把汽車由分岔小路開入去，那輛電單車和陳辛的車子已不知所踪。不過呂偉良却確信他沒有看錯。因此，阿生緩緩地把車子向前開。

不久，果然看見一叢樹林後面隱隱約約停了一輛房車和一輛電單車。

呂偉良示意阿生停車。

師徒二人下了車，悄悄走過去！發覺車內沒有人，大概人已經進了屋子裏去了——呂偉良和阿生都這樣想。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不知由何處竄出一條人影，但分別持有兩支手槍，喝道：「不准動！把手舉起！」

師徒二人回頭一看，那名男子分別用手槍對準了呂偉良和阿生。

他們都看得出那是眞的手槍，因此不敢輕舉妄動。手持雙槍的男子頭戴鋼盔，只將面部的護眼罩扯高。

這傢伙當然就是剛才駕着電單車那一個。他笑道：「眞想不到，你們倒也聰明，竟然不上當！到頭來還追踪我們到這裏來。」

阿生說道：「我們的汽車從來沒有漏過油，只是你自己漏了口風。」

那男子並非別人，正是花艷麗的愛人苗峯。

苗峯說道：「少說廢話，到屋子裏去吧！」

師徒二人無可奈何，只有併肩走進了屋子裏面去，苗峯則步步爲營地，持槍在後面監視着。

進入屋內之後，師徒二人首先見到陳辛面色蒼白的獃在一旁，花艷麗則手持竹刀，壓住他的頸項旁邊！

呂偉良故意說道：「相信全世界利用

竹刀去殺人的，就只有這位小姐。」

苗峯一邊把一支手槍指住呂偉良，另一隻手卻輕輕一揚，作勢要把另一支手槍拋給花艷麗。可是，花艷麗卻說：「別教我用手槍，竹刀也一樣可以殺人的。」

苗峯於是把另一支手槍插回腰間，同時警告阿生道：「小子！你不可亂動，否則我先殺了這個跛子！」

說完，苗峯在呂偉良的身上搜索，好像是担心他帶有手槍或其他武器。

阿生是眞的不敢動，因爲苗峯的手槍對準了呂偉良。

但是，苗峯走向他身旁的時候，阿生卻向呂偉良遞眼色。

師徒二人素有默契，阿生這樣子通常是表示他要發難了！

呂偉良爲了陳辛的安全設想，欲加制止，無奈阿生此時已疾如閃電的飛起一腳；苗峯顯然是無法預料，甚至不敢相信阿生有這份胆色！手腕一痲，手槍凌空飛掉出去！

阿生不知從那裏學得這套凌空連環腳，一腳把手槍踢掉之後，另一腳已朝着苗峯的下頷踢來，令到苗峯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

阿生當然知道這是生死關頭，更清楚苗峯腰間還有着另一支手槍，只要給他喘息的機會，苗峯便會利用第二支手槍對付他們！

因此，阿生連環飛腿得手之後，一點也不怠慢，迅速飛撲而至，與苗峯糾纏在一起！

那一邊，呂偉良已拄杖急縱，衝向花艷麗道一邊來！

呂偉良只有這樣才可以迫使花艷麗不致立即使用手上的竹刀對付陳辛，因爲她必須注意到呂偉良來勢洶洶，不得不先行自衞！

果然不出呂偉良所料，花艷麗順手將陳辛推開，竹刀疾似旋風的劈面刺來！

呂偉良伸杖招架，意外地聽到了「錚」的一聲，彷彿金屬相碰一般！呂偉良因爲不曉得有一種竹堅硬無比，還以爲花艷麗用的只是竹刀的外型，實際則是鋼製的，心裏不由得暗暗吃了一驚！

花艷麗出招快似閃電，疾如狂風過境，令到武功精湛的呂偉良，也爲之驚嘆不已！

她不但身形瀟灑，馬步沉實，竹刀揮洒自如，招式亦變化多端，眞的是教久歷江湖的呂偉良看得眼花繚亂。

正當四個人打作兩堆之際，陳辛卻悄悄地溜了出去。

可是，他只走到門口，突然一把竹刀飛來，揷向他的足部，登時令到他痛得彎下腰來。

竹刀當然是花艷麗擲出的，呂偉良看見她竹刀離手，立即衝上，眼看就要施展擒拿手將她擒下來，怎料到她一轉身，另一把竹刀又緊緊握在手中，回頭一劃之勢，差點兒劃破了呂偉良的咽喉！

還好呂偉良是個能征慣戰的人，來勢雖然兇狠，呂偉良只急急倒退兩步，鐵杖展開反擊，這回卻是絕不留情。

幌眼之間，花艷麗另一隻手也握住一把竹刀，變成了雙刀齊飛，一度迫得呂偉良透不過氣來！

不過，呂偉良畢竟是一位武林高手，只見鐵杖快如行雷閃電，身形飄忽之際，花艷麗已是破綻百出，嬌喘連連。

呂偉良鐵杖擊去一把竹刀，趁住花艷麗驚惶錯愕之際，伸手奪向她的右腕，她頓感整條右臂一痲，渾身發軟！

呂偉良順勢反招，手臂後揪，花艷麗痛得淚水直冒，連聲求饒！

呂偉良看見阿生這時與苗峯正殺得難解難分，而陳辛則拖住傷腿，又企圖忍痛逃出屋外去；可是，他只走到門際，突然被人用力一推，整個人身不由主地後退幾步，仰倒地上！

呂偉良以爲又是苗峯的人，但回頭一看，苗峯在那邊也露出了驚惶之色！

那大漢推倒陳辛進來之後，却彎腰在門角處拾起一支手槍——那是苗峯手上掉下來的。

他高聲喝道：「統統給我站好，要不然老子就要大開殺戒了！」

呂偉良等人呆下來之際，却看見許多窗門外面也有槍手持槍站立，虎視眈眈！

阿生和苗峯都在那邊僵了下來！

苗峯在驚駭中問道：「你們是誰？」

顯而易見的，這班人並不屬於苗峯他們這一帮。否則又怎會這樣問？

那進了屋內的大漢冷然一笑，道：「想知道我們是誰，你便靜靜地等着吧！否則，你會死得不明不白，連我們的來龍去脈也不知道呢。」

呂偉良冷眼旁觀，只見窗外的槍手們，每一個的手槍都對準了一個人，包括他自己在內。

那大漢過去重重地摑了苗峯一掌，然後從他的懷中取去另一支手槍。原來呂偉良與花艷麗殺得難解難分之際，阿生仍未能從苗峯的懷中取去那支槍，但他也沒有讓苗峯有機會伸手入懷，二人就是互相糾纏着。

數名大漢又相繼入來，分別將四個人綑綁起來；這兩個人是陳辛，苗峯，呂偉良和阿生等，只有花艷麗得以倖免。

四個男人被推過一旁，首先進來的大漢俯首拾起一把竹刀，走到花艷麗的面前來。

花艷麗知道這些都是眞槍實彈，不敢輕舉妄動，只有呆呆地站着！

那大漢用竹刀在她面前一幌，她的身子微微往後一仰！那大漢登時哈哈大笑起來！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固然想不透這班人的來頭，就是苗峯與花艷麗也難以理解。至於陳辛更加是一頭霧水。

那大漢笑聲停止，面色一沉，說道：「你可是一個尼姑？」

「我不知你說什麼！」花艷麗道。

大漢一手扯下了她的假髮罩，頓然露出了一個禿頭。

花艷麗要反抗，給二名彪形大漢撲過來將她左右挾持！

最先進來的一名黑衣大漢這時又伸手剝下了花艷麗的太陽眼鏡，那張漂亮的臉龐立刻出現破綻——她的左眼瞎了。

黑衣大漢冷冷地說：「總算我們沒有枉費心機，你果是靜庵裏面的獨眼尼姑玄

姑。你知道嗎？我們已在這裏等了你們好久了，想不到你却帶來這許多陪葬的。」

花艷麗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黑衣大漢夾指一彈，示意站在靠近門旁的另一名大漢：「把他們帶入來！」

不久，一名中年婦人和一名青年阿飛被帶入屋子裏來。

呂偉良立即認出那是杜化松，只是另一名中年婦人却不知是誰。

黑衣大漢說道：「這兩個人，你認得嗎？」

「……」花艷麗直瞪住杜化松，一句話也沒有說。

黑衣大漢回頭問杜化松：「你認得這尼姑嗎？」

杜化松道：「她就是當日對付我和邢彪的女尼玄姑。」

黑衣大漢道：「怎麼樣啦？他沒有說錯吧？」

「是的。」花艷麗說，「我教訓過這阿飛，你們原來是他的後台大阿哥！」

「不！」大漢說，「你猜錯了！」

「猜錯了？」花艷麗輕輕一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大漢又對那中年婦人說：「梁太，告訴他們眞相吧！」

那個叫梁太的中年婦人道：「我那天到冬菇島旅行，給二名阿飛奪去一枚名貴鑽戒，還有數百元現金。」

「這杜化松是不是其中一名阿飛刦匪？」大漢問道。

梁太點點頭。

大漢回頭又對花艷麗說：「現在你大概總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我不明白。」花艷麗道。

黑衣大漢說：「我們要替這位梁太找回那枚鑽戒，你明白嗎？」

花艷麗道：「我見也沒有見過那枚鑽戒！」

「你別裝蒜了。」梁太說，「杜化松說他沒有取去，照理應該在邢彪的身上，但邢彪的屍體掘出了，也找不到。然則，顯然在你的身上；是你做了賊阿爸！」

花艷麗冷然一笑，道：「那鑽戒值多少錢？」

「那是我們夫婦間的信物，可以說得是無價之寶。」梁太道。

黑衣大漢說：「你只要把它交出來，萬事皆休，否則苦頭有得你吃！」

「別嚇人了，我根本未見過什麼戒子。」花艷麗又說道，「那天我只知道懲誡色狼。如果我貪錢，就不是這樣做法。」

大漢想想又問：「還有一名女尼，她叫什麼名字？你一定知道吧！」

「我當然知道，她叫敏兒。」花艷麗說道，「你們別想從她那兒找到什麼，任何人也不知道她的下落，包括我在內。」

大漢面色一沉：「我也不妨告訴你，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攪清楚。」

花艷麗道：「她是個十五六歲，純潔無邪的小女尼，不會存此貪念的。」

大漢又說：「你帶我們去找她！」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花艷麗冷然說道。

大漢遞個眼色，立即有兩個人撲過來，把花艷麗捉住，反手縛起。

另外一名大漢則把苗峯推過一旁！

呂偉良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麼，但是在這刹那之間，他們師徒二人與陳辛似乎都變了局外人了。

那似乎是首領的黑衣大漢用竹刀在苗峯面前一劃，作勢地說道：「你的喉嚨大概比不上這把竹刀，要不要試試？」

苗峯面色陡變，震顫顫地說：「你們別這樣，有話慢慢說吧！」

黑衣大漢道：「本來我們河水不犯井水，要不是爲了那娘兒，我們不會如此傷感情的。讓我告訴你，這件事非同小可，除非你勸她乖乖的把鑽戒交出來，否則你們死在這裏會完全沒有人知道。」

苗峯抖聲說：「我不知道她的事，你不該對付我吧！」

黑衣大漢哈哈大笑，道：「我們不是傻瓜，我們查過了，她很愛你。爲了查出這地點，我們一班弟兄已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苗峯道：「她不是個貪財的人，讓我與她談談可以嗎？」

黑衣大漢說：「可以是可以的，但要你先聽我說幾句話。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不是金錢那麼簡單，如果她能助我們找回鑽戒，我們保証二位安全，否則後果難以想像了。」

苗峯被押到花艷麗身旁，他低聲說：「你有沒有見過他們所說的鑽戒？」

「沒有見過。」花艷麗道：「的確沒有。」

「會不會在敏兒那裏？」

「照理也不可能。」

「人心隔肚皮，敏兒也不是聖人。」

「……」花艷麗也無話可說。

苗峯十分愼重地說：「艷麗，聽我說清楚，這件事非同小可，看他們的神色就可以看出了。既然他們興師動衆的找到這裏來，我們不能不設法帮帮他們，也等於救了我們自己。」

「他們是誰？」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猜他們可能是黑道中人，這中年女人也有些來頭。否則，一枚鑽戒頂多不過一萬幾千，何必如此緊張。」

花艷麗道：「你要我怎樣帮他們？」

「帶他們去找敏兒！」苗峯說，「你一定知道敏兒在什麼地方的。」

「敏兒現在冬菇島另一間庵堂內。」

「什麼庵堂？」

「那是位於山頂的古玉庵。」

「讓我告訴他們好嗎？」

「不！應該有條件，叫他們先放了我們吧！」

苗峯和花艷麗的說話，那班大漢似乎沒有聽到。

苗峯回頭對黑衣大漢說：「我可以說出那個叫敏兒的女尼下落，但你們要先釋放我們。」

黑衣大漢笑道：「沒有這麼便宜的，先說出地點，讓我們找到她再說。」

「是不是找到敏兒就行了？」苗峯問道。

黑衣大漢點點頭。

花艷麗又跟苗峯再三商量，終於說出了敏兒要去的地方。

但是，黑衣大漢半信半疑，要把花艷麗帶去。

黑衣大漢說：「只要找到敏兒，你的男朋友苗峯仍然可以在這裏見到你，否則，這應該是你們最後一面了。」

花艷麗道：「為什麼不把苗峯一併帶去？」

黑衣大漢說道：「你以為我們去旅行嗎？多一個人不如少一個人，我們的快艇不能載太多人的，帶她走！」

黑衣大漢打了一個手勢，花艷麗立即被人推出屋外。

屋子裏仍然有三名持槍大漢監視着各人。但是，呂偉良發覺黑衣大漢態度神秘，他在屋外與另一名槍手耳語一番，後來那槍手也折返屋內，與其他三名槍手竊竊私議。

呂偉良担心這是一項陰謀。

四名大漢分別把四個男人綑綁在四張椅子上面，令到他們完全無法動彈。

然後，四名持槍大漢退出了屋外去。

一陣汽車聲，他們似乎都乘車離開了這裏。但是，由於大門關上，屋內四名階下之囚根本不知道剛才那四名槍手有沒有也一併乘車離去。

如果剛才他們竊竊私議時的「陰謀」就是這麼簡單，那當然最好不過。因為只須証明最後四名槍手均已離去的話，他們自有辦法掙脫繩索。問題却是：他們的「陰謀」可能不會如此簡單。

呂偉良剛才聽不到苗峯和花艷麗說了一些什麼，他趁此機會問：「他們又回到冬菇島去嗎？」

「是的。」苗峯嘆氣道，「想不到你們也成了階下之囚。」

「花艷麗為什麼要殺人？」呂偉良又問。

苗峯道：「反正我們都逃不了，趁我未死，也不怕對你說個明白，她在尋找仇人。」

「尋找仇人？」呂偉良問道：「什麼仇人？」

苗峯說道：「陳辛，你告訴他們！」

陳辛嘆氣說：「她以為我買兇傷害了她，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只想找到花老太，奪回我一些財物而已。」

苗峯說：「不！不是這回事，是她查出了她的父母均已被人殺害。」

呂偉良，阿生和陳辛等三人幾乎齊聲驚叫：「什麼？她父母死了？」

陳辛更加吃驚不小，說道：「怎麼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坦白說，我仍在到處找尋花老太，因為我給她害到破產了。」

「我承認，我是艷麗的帮兇。」苗峯說，「自從她回來之後，我們一直出雙入對，去找尋她的父母，以及用硝酸淋瞎了她的人。」

苗峯說到這裏，又苦笑道：「眞滑稽，我那麼愛花艷麗，結果，她最美麗的時候，我沒有那份福氣，等到她瞎着一隻眼睛回來時，我才完全佔有了她，嘿！眞是上天作弄！」

陳辛急不及待地問：「她父母又是怎麼樣被人殺死的？」

「我們先後找過幾個追求過艷麗的人，迫他們說出是否買兇毀容，但他們不承認，我們於是殺了他們。」苗峯又說：「後來，她不知從那兒來的綫索，找到一名職業兇手，但此人不是用硝酸淋傷她的人，只是承認給一個神秘男子用錢收買，先後殺死了花老先生和花老太。」

「這會不會是事實？」陳辛又問。

「當然是事實，職業兇手被她用竹刀迫供，結果我們在一處山脚下找出兩老的屍體，這總不可能是假的了。」苗峯說，「艷麗殺了那職業兇手，順手把他埋在山脚下。她很悲傷，此後就只有我這個親人，於是我一直陪住她，到處追查誰是存心毀了她顏容的人。」

呂偉良問：「那麼，陳苦，倫世才以及林澄等人，全是你們殺的？」

苗峯苦笑道：「告訴你又有什麼用？你們又不是警探。」

「其實亦無須多問了。」陳辛說，「除了他們還有誰？」

苗峯說道：「喜歡用竹刀殺人是她的習慣，但誰也怪不了她，她一生的幸福已被毀，父母也給人殺害。」

呂偉良道：「你應該感到暗自高興才對。」

「為什麼？」苗峯問。

「因為，要不是這樣，你們又怎麼會在一起？」呂偉良說，「我不是傷你自尊心，事實上花老太是個拜金的人，而花艷麗所有的男友之中，相信最窮是你。」

苗峯笑道：「過去是的，我是個窮光蛋。但是，現在我却不同了。」

呂偉良故意問道：「是變成百萬富翁麼？」

「說起來多得那老賊婦！要不是她對我如此殘酷，我才不會發奮做人！」苗峯說道，「結果我總算冒出頭來了，如今我雖則沒有一百萬，也有數十萬家財。」

呂偉良問道：「你說的老賊婦，她又是誰？」

「自然是指花老太。」苗峯說，「她喜歡錢，結果她女兒把她的錢包倒吊，到頭來這老鬼連性命也不保了……」

呂偉良想問下去，屋外又有汽車聲傳來，原來外邊還有汽車未開走，但剛才那一陣汽車馬達聲，可能是最後四名槍手離去吧！

室內各人正疑神疑鬼之際，阿生却大驚失色地叫了起來：「不好了！火……他們放火！」

是的，四名槍手剛才是在屋外澆電油，現在他們乘汽車離去，屋子四周也同時着火！

刹那之間，火舌四起，但室內四個男人手足被縛，只有口部可以說話，可惜他們喊破了喉嚨也不會有人救他們。

因為，附近並無其他屋宇，更不可能有人在此經過。

呂偉良費盡氣力，也無法可以掙脫手足的繩子，但在這種情形底下，他們却也不能等死。因此，他對阿生說：「你設法倒在我面前吧！」

阿生知道他師父的義腿中有些機關，於是用力搖撼那把椅子！

由於四肢被綁，只能利用身體的搖擺，令到椅子失去了重心，連人帶椅的倒下去！

但是，倒是倒下去了，只是倒的位置不對，阿生的臉部對正呂偉良的義腿。這是沒有用的，因為繩子不是綁在那裏。

於是阿生又得花費一番氣力，將身子繞了一個大圈，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阿生雙手被反綁椅子背後，腰部也加上了繩子。他只能用脚緩緩地撐着地板，讓身體像風車一般，移動着。

最後，總算把手部的繩子移到呂偉良的義腿部份。

但是，室外的火舌已伸入屋內，登時烟霧瀰漫，令到各人為之嗆咳不已。

呂偉良幾乎睜不開雙眼，他知道這是孤注一擲，如果不爭取時間，趁着還未昏倒之際自救，不但他們師徒二人會死在這裏，苗峯與陳辛也無法逃出生天。

呂偉良把義腿伸至阿生的手部，阿生摸索着，把一個暗掣扳動！

「卡察」一聲，一把鋒利無比的小刀，自義腿尖頂伸了出來！

呂偉良這義腿的設計，大部份是阿生這鬼靈精弄的，所以他當然明白到義腿上有些什麼機關了。

呂偉良在視綫極端困難中，以義腿上的尖刀割阿生手部的繩子；這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為烟霧令到視綫十分朦朧，要不是小心進行，可能會把阿生手腕的脈門割破。苗峯與陳辛也把一切希望寄在師徒二人的身上。因為除了他們之外，這兩個人更加沒有任何辦法可以自救。

呂偉良總算沒有令到他們失望，義腿上的利刀終於把阿生後面綁住他雙手的一條繩子割斷，以後就憑阿生的勁力自我掙扎下，把手部的自由恢復了。

阿生迅速解去腰間的繩子，再解去腿部的，然後才為呂偉良鬆綁。

這時候，火已迫近眉睫！

師徒二人來不及為陳辛與苗峯二人解開繩子，只能連人帶椅，一齊捧出屋外。

屋子四周的草木也着火焚燒，到處火光熊熊，草坪上也見不到一輛車子。

阿生把陳辛放下，急步跑到林外，幸而他們的汽車仍然在着。

呂偉良那車子是特製的，只要下了暗鍵，普通人無法動它分毫！

阿生把車子開過來，呂偉良把苗峯首先連人帶椅放到車頂去，加上一條綁行李用的尼龍繩子，打橫把他綁在上面。

阿生邊幫着呂偉良把陳辛推到汽車的後座裏去。

兩個人都沒有被解開繩索。他們呱呱大叫，但呂偉良和阿生都沒有理睬他們。

阿生非常有默契，迅速把車子開走，直駛出北郊大道之上！

他們希望可以來得及追上那班大漢的汽車，但是，北郊大道之上，車來車往，看得人眼也花了。

呂偉良道：「阿生，快趕去碼頭，什麼都不要管它！」

呂偉良的意思是，即便警車追來，也要擺脫他們！

阿生拿手開快車，無奈路上車太擠，變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

阿生靈機一觸，把車子開入一條分岔路去；這條路較遠，繞了一條圈才可開入市區去，而碼頭正是在市區的。

但是，阿生知道那條路最少車輛利用，他可以開快車，必然比使用大路的車輛更快到達目的地去。

阿生雖然離開了北郊大路，但剛才的情形已令到不少人大為震驚！可不是嗎？把一個人連人帶椅的綁在車頂之上，招搖而過，怎不叫人看得目瞪口呆？

於是很快便有人向警方報告。

警方聞報後，立即展開圍捕。因為他們的記錄中從來未有過如此大胆的「綁架」——把人綁在椅子上，再連人帶椅綁上車頂去！這確是罕見的事！

呂偉良和阿生的車子繞小路駛入市區時，已引動不少市民觀看，只是沒有一個人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自然又有人悄悄報警！

警方本來已經注意此事，現在有了新的報告，於是紛紛通知巡邏車兜截！

阿生覺得解釋須要更多時間，於是不顧一切，左奔右竄，閃過了警車，直駛向碼頭！總部方面已接到一些警車的無綫電報告，知道了車子的編號，自然很快便查出那是屬於「鐵枴俠盜」的車子。

較早時，夏維探長已得到一項報告，據說是一名交通警察向總部報告，他曾遇見呂偉良師徒二人，他們曾要求該警員，設法通知夏維探長，說他們到一個地方捉殺人犯去了。

夏維探長正在地圖上找尋他們的所在，想不到這麼快又有了他們的消息。

夏維於是率領大批探員，根據巡邏警車的指示，追踪師徒二人的車子。

呂偉良到碼頭，却無法找到花艷麗等人，當然也見不到那班大漢。

不久，警車到了。

警員們如臨大敵，紛紛跳下車來，拔槍在手，指住各人。

呂偉良笑道：「對不起，我們不是賊，只是來不及向你們解釋。」

一位持槍警長說：「不用解釋，跟我們回去再說……」

話猶未完，夏維探長已帶了大批探員趕到。他看見這場面，也為之莫名其妙。

呂偉良約畧把分別綑綁在二張椅子上的人介紹了一遍，又把當日所見的事說了出來。

夏維一邊叫探員把陳辛與苗峯解下，一邊叫人召來水警快艇和直升機。

苗峯和陳辛已被警方暫時扣押。他們雖然不用被活活燒死，但如此場面，實在也為之啼笑皆非。尤其是苗峯，更是嚇個半死，因為他被綁在車頂上，阿生開快車，警車則在後追捕，他不死也是異數。

夏維相信呂偉良的話，事實上陳辛與苗峯也是同一口供。

不久之後，直升機與快艇先後應召而來。夏維與呂偉良師徒登上了直升機，其他人則乘水警快艇，分別開往冬菇島！

直升機到了海面之上，已發現一輛快艇在水上飛快地滑行。那航綫正是往冬菇島的。

呂偉良對夏維說：「可能是花艷麗他們。」

夏維一邊吩咐機師作高空監視，一邊用無綫電通知冬菇島方面的警方。

快艇的速度極快，要不是直升機，很

難追得上它。至於警方的快艇，已經相距了好遠一段水程。

當夏維確定那快艇不會改變航綫時，便令直升機機師把飛機搶先在冬菇島的碼頭附近降落。這時候，冬菇島的警方已派出大批鄉村警察在現場接應。

在現場佈置妥當之後，那艘快艇才泊岸。碼頭上表面看來一個警察也沒有，因此，那班神秘大漢便更加大胆，押住花艷麗登陸。可是，正當他們企圖登上一輛旅遊車時，大批警員已從隱蔽處撲了出來。

以黑衣大漢為首的人，紛紛拔槍！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也遲了一步，一批便衣警員早已雜在人羣中，看見他們拔槍，紛紛奮不顧身地飛撲過來！

那班神秘大漢全數被捕，沒有一個漏網的。黑衣大漢最為難堪，因為夏維和一班手下很快就認出他的眞面目。

原來他是一名大毒販，出獄後已被遞解出境，不知怎的又會回到這兒來。

夏維說道：「范立，你這回因小失大，以你這麼聰明的人，實在不該為了一枚鑽戒就親自出馬；坦白說，要不是這樣，我們仍不知道你又回來重操故業。我這樣說，大概你不會反對吧，桐油埕到頭來還是載桐油的！」

那個叫范立的黑衣大漢說：「你只猜對了一半，不錯，我還是幹老本行，但你們這樣，却是勝之不武！」

夏維面色一沉，道：「別浪費時間了，上車去吧！」

探員把各人推上車。

夏維探長回頭對花艷麗說道：「你的男友苗峯，已供出一切，希望我們可以找到敏兒！」各人分乘數輛大旅遊車，在警車陪同下，沿崎嶇的山路直駛山頂！車隊只能到了路口，各人便要下車步行。

夏維在花艷麗的引導下，找到了古玉庵，敏兒果然在這裏。

花艷麗出乎意外地合作，在探長的同意下，她獨自與敏兒談話。

敏兒說道：「鑽戒的確落在我的袈裟裏，那天大概是當那阿飛非禮我時，無意中掉落的，我一直不知道。當我發覺時我很怕，担心這裏的師父以為我有不軌行為，所以……」敏兒接着低聲說：「我一直把鑽戒收藏在木魚之內。」

花艷麗說：「一切已無須隱瞞了，找出來交給他們吧！敏兒。」

敏兒果然把木魚倒轉，一枚閃閃生光的鑽戒跌了出來。

夏維接在手中，看不出什麼名貴之處，憑一般眼光估計，最多值數千元而已。

呂偉良直至到不久之前，才知道黑衣大漢范立是個販毒的人，他靈機一觸，要求探長交鑽戒給他。他仔細看了一陣。

呂偉良發現戒子的白金鑲作部份是特製的，指環部份乃一處眞空環，一個小巧的機關，可以把一個小活門扳開。

空口的指環內面，隱藏了一張縮影的菲林底片，大小只有一支牙籤的半截那麼大。夏維對范立說：「菲林冲出，一切秘密也公開了，你還是趁早說吧！」

范立道：「你問花艷麗吧，我們已把一切告訴她，因為我預算在找回這縮影菲林之後，把她殺死，所以也不怕讓她知得更多。」

花艷麗道：「他們在大悲庵有個秘密電台，是本市毒販與某地的連絡站，每次由某地運來的毒品，必由這秘密電台接收到一批密碼後，經過譯述之後，再通知范立派人出海接應。但到了最近，某地的頭子認為密碼用得太久，怕給國際反毒品組的人查出，所以派人將一份新的密碼縮影在這底片中，交給這位梁太——也是他們的人，帶到大悲庵交給他們的專家應用。想不到，他們這位梁太竟會給二名阿飛截刦……」

花艷麗說到這裏，各人總算明白了。

但是，呂偉良奇怪，她何故會如此合作。夏維對她表示感謝。大悲庵與敏兒所在的古玉庵相去不遠，於是大批警方人員就開往那兒將一干人等逮捕。

大悲庵只是偽裝的尼姑庵，平時絕不歡迎外人來訪，其實裏面有不少男人，他們都是秘密電台的人員。

花艷麗因為與警方合作，夏維特准她見見她的愛人苗峯。

她對苗峯說：「你也是靠販毒發達的，所以范立他們才會認識你。」

「是的，但他們是批發，我只是個小代理。此事我早已告訴你了。」苗峯道。

花艷麗冷然一笑：「可是，你沒有告訴我兩件重要的事。」

「什麼事？」

「就是我父母之死，以及我之被人淋瞎了一隻眼睛。」

苗峯登時面色大變。

花艷麗又說道：「你為什麼要毀我容貌？」

「我……」

「是因愛而生恨嗎？」

「是的，但是……」

花艷麗又氣憤地問：「你為什麼殺我父母？」

「不是我殺的。」

「是你買兇殺的！」

「……」苗峯無話可說。

夏維担心又出命案，叫四名探員分別將二人勸開了。

是的，花氏夫婦是給苗峯殺死的。他覺得世界對他太殘酷，他愛的人愛不到，因此因愛成了恨，結果便形成這大悲劇。

警方不但破獲了國際大販毒黨，也把許多見不到的命案——花氏夫婦的命案，也一起破獲了。

但是，獨眼尼姑的身世，又有誰去可憐她？

（全文完）

武林蕩寇誌

虎口捋鬚胆包天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龍一雄、彭文雄以假寶盒騙走獨眼無常王尙、左青臉成一棠，回到追命判官都步實隱居之處，兩人各將此行經過，詳述一遍，未幾，王尙、成一棠追踪到來，爲都步實暗算，將兩人毒斃，翌日命龍一雄、彭文雄帶着假寶盒往十八盤嶺，途遇宋元寶牽着花豹攔路，彭文雄把花豹打死，宋元寶正欲退走，驀見路木公來到，又與路木公分鬥龍、彭，片刻後，龍一雄中計摔倒，路木公奪盒而去，宋元寶不顧彭文雄，也急追而去，龍一雄要追，彭文雄攔阻，說他們已遠去，追不上了——

龍一雄道：「追不上也得追追看，莫不成白白丟了那寶盒！」

彭文雄聳聳肩道：「要追，你自己去追，我不幹。」

龍一雄一怔道：「你怕了？」

彭文雄搖頭道：「不是，我只是不想白費力氣。」

龍一雄道：「怎說白費力氣呀！」

彭文雄道：「我問你，就算追上又怎樣？」

龍一雄道：「跟他們拚啊！」

彭文雄道：「你剛才已拚過了。」

龍一雄搔搔頭，苦笑道：「依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彭文雄低聲道：「咱們丟掉的不過是個假寶盒，不必惋惜，還是逕赴十八盤嶺去吧。」

龍一雄道：「沒帶寶盒，咱們如何去十八盤嶺？」

彭文雄道：「有何不可，帶一個假寶盒去和空手去是差不多的。」

龍一雄想了想，點頭道：「也罷，咱們就空手去拜山，不過你等我一等……」

他走近那隻死了的金錢豹，俯身抓起牠的尾巴，將牠拖入樹林中。

彭文雄跟入問道：「你幹甚麼？」

龍一雄道：「常言說得好，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咱們應該把牠的皮剝下來。」

彭文雄道：「剝下來幹甚麼？」

龍一雄抽出一柄鋒利的匕首，蹲下去一刀刺入死豹的咽喉，然後一直往腹部剖去，一面笑道：「你是有錢的少爺，不知豹皮之可貴，一張豹皮可值數兩銀子！」

彭文雄失笑道：「市儈氣！」

龍一雄道：「拿去獸皮店出售，可得幾兩銀子，然後咱們去大吃一頓。」

他剖開了死豹的腹部之後，便開始剝皮，手法竟是熟練無比。

彭文雄驚訝道：「你好像是獵戶出身的？」

龍一雄道：「不錯，我剝過五隻老虎，三隻豹子，兩隻獅子的皮……」

彭文雄驟道：「好傢伙，你會剝豹皮，却說不會獵豹，眞是混且！」

龍一雄嘻嘻笑道：「不要發火，朋友，等下來我好好請你吃一頓就是了。」

不久，他剝下了一張完整的豹皮，拿去溪邊滌淨血漬，將它捲起，連同衣包揹在身上，即與彭文雄動身上路。

行不多久，抵達徐州府。

龍一雄找到一家獸皮店，將豹皮賣了三十兩銀子，便拉着彭文雄進入一家酒樓，點酒菜大吃大喝起來。

兩人酒量都不錯，但幾壺酒下肚之後，也有幾分醉意了，龍一雄伸手搭上彭文雄肩膀，笑嘻嘻道：「喂，咱們今天就在此城過夜，你說如何？」

彭文雄道：「好啊！」

龍一雄道：「你可知哪地方好玩？」

彭文雄一拍胸膛道：「我是識途老馬，等下我帶你去就是了。」

龍一雄道：「上等貨色我才要！」

彭文雄道：「沒問題！」

龍一雄道：「你吃飽了沒有！」

彭文雄道：「差不多了。」

龍一雄舉手招呼夥計道：「夥計，算帳啦！」

一個夥計應聲而至，清點過桌上的酒菜後，哈腰笑道：「一共是三兩五錢。」

龍一雄笑道：「你看，一張豹皮夠咱們吃喝十次哩！」

他掏出四兩銀子遞給夥計，道：「別找了。」

夥計大喜，連連哈腰道：「謝謝！謝謝！謝謝！」

龍一雄忽然拉住他道：「喂，你知道這徐州府中哪地方最好玩？」

夥計一怔道：「客官問的甚麼？」

龍一雄道：「女人。」

夥計笑了，道：「衆香國最好，那裏面的姑娘個個如花似玉，溫柔體貼。」

龍一雄道：「衆香國在何處？」

彭文雄道：「我知道，我帶你去就是了。」

龍一雄站起身子，醉薰薰地道：「好，咱們到衆香國尋樂去也！」

夥計笑道：「還有一個去處比衆香國更好，可惜可遇而不可求……」

龍一雄目光一注，問道：「噢，是那去處？」

夥計道：「兩位不是本地人吧？」

龍一雄道：「廢話，要是本地人，何必向你打聽！」

夥計笑道：「最近我們徐州傳說着一樁香艷的怪事，據說有個年輕貌美的寡婦經常乘車出來勾引美少年，凡是被她看中的她就引誘他上車，把他的眼睛蒙起來，然後送他回家，以甘言美餌慰其心，淫醉蕩態挑其性，而與之共數夕之歡，只要能使她滿意，臨別之時還贈送許多珍寶！」

龍一雄驚哦一聲道：「有這樣事？」

夥計道：「不錯。」

龍一雄道：「她住在那裏？」

夥計道：「不知道，她玩過之後，又令人把那美少年的眼睛蒙起來，才用車送他回家，因此沒有一人知道她的住處，僅知她住的那座宅院很漂亮，有人猜想她是侯門之女，因爲死了丈夫，難耐寂寞，故出來找野食。」

龍一雄笑道：「有趣，可惜不知她住居何處，否則便可去毛遂自荐了。」

夥計道：「聽說有十幾個美少年得了艷遇，但其中有兩個沒回來，可能是被她殺了。」

龍一雄嚇了一跳道：「哦，她還會殺人？」

夥計道：「有人猜測，那兩個美少年可能看出她的來歷，因此被她殺之而滅其屍，或者是他們本事不高，未能使她滿足故怒而殺之。」

彭文雄問道：「那些被釋放回來的美少年，他們有沒有說明坐了多久的車子才到達那女人的住處？」

夥計道：「聽說坐了一個時辰。」

彭文雄道：「那麼，她的住處必在城外。」

夥計道：「是的。」

彭文雄笑道：「能够做她的入幕之賓確實不錯，可惜誠如你所說，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他一推龍一雄，說道：「走吧，咱們還是去衆香國可靠些！」

兩人走出酒樓，沿街行走，龍一雄笑道：「那夥計的話，聽得我心癢癢的，要是咱們能碰上她，該有多好呀！」

彭文雄道：「你不怕死？」

龍一雄道：「不會，我能使她心滿意足。」

彭文雄道：「死了丈夫的女人眞可憐，但她爲何不改嫁呢！」

龍一雄道：「如果她是侯門之女，改嫁有損名節，只好偷雞了。」

彭文雄忽然停步道：「我要去解個手，你且在此等我一下。」

龍一雄道：「好，快去快來。」

彭文雄折身走入了一條黑暗的小巷裏去。

龍一雄佇望街上夜景，心中正在胡思亂想，忽覺肩上被人拍了一下，同時聽到身後有人喊道：「龍一雄！」

他應了一聲，精神突然感到恍恍惚惚，掉頭問道：「甚麼事啊？」

出現在他身後的，是個鷄皮鶴髮的老嫗！

這老嫗笑吟吟地道：「你喜不喜歡女人？」

龍一雄道：「喜歡。」

老嫗笑道：「老身帶你去如何？」

龍一雄道：「好啊！」

老嫗拉起他的手道：「那麼，隨老身來。」

龍一雄就跟她走去。

老嫗拉着他快步走入一條橫街，再轉入一條僻靜的巷口，便見巷口停着一輛馬車，她走到車後，打開車廂門，道：「快進去！」

龍一雄依言登車坐下。

老嫗隨後上車，迅速關上車廂門。

駕車的是個壯漢，他見老嫗關好車門之後，立即開動車子，駛上橫街……

老嫗掏出一方黑巾，笑嘻嘻道：「龍一雄，老身要把你的眼睛蒙起來。」

龍一雄神情迷茫地道：「哦……」

老嫗道：「你不反對吧？」

龍一雄迷迷糊糊道：「不反對。」

老嫗於是用黑巾將他的眼睛遮綁起來，口中笑道：「你耐心等着，過不久就可見到一個天仙般的美女了！」

龍一雄道：「哦……」

老嫗沒有再開口。

馬車平穩的前進着，但是不時在拐彎，忽左忽右，好像一直在城裏的街道上打轉。

龍一雄毫無不耐之態，一直靜坐未動，如木雕泥塑之人！

車行將近一個時辰，終於到了地頭，戛然而止！

老嫗打開車門，先行跳下，然後說道：「龍一雄，你下來。」

龍一雄茫然一哦，摸索下車，問道：「到了麼？」

老嫗又拉起他的手道：「快到了，你跟着老身走就是了。」

又轉彎抹角的走了百步左右，但覺過大門六七重，老嫗才解下他眼上的黑巾，笑道：「到了！」

一片耀目的燈光，刺得龍一雄的眼睛幾乎無法張開，他不由自主的舉手遮目，問道：「這是甚麼地方呀？」

老嫗道：「你看吧！」

龍一雄定睛一瞧，只見已置身於一間美輪美奐的房間之中，房中的傢具樣樣精美絕倫，佈置豪華雅麗，美若宮闈，但他仍無一些驚奇之感，只是癡癡呆呆的問道：「這是甚麼地方呀？」

老嫗微笑道：「這是仙界！」

龍一雄道：「妳帶我到此何爲？」

老嫗道：「我們太君要見你。」

龍一雄道：「太君是誰？」

老嫗道：「賈太君。」

龍一雄說道：「我好像曾經聽過這個名字……」

老嫗微微一笑，拍掌三响。

隨見一名容貌可人的丫鬟推門而入，朝老嫗一福道：「姥姥回來了。」

老嫗道：「鏡花，侍候這位龍俠浴香湯，換新衣，然後帶他去見太君。」

鏡花恭聲道：「是的，姥姥。」

老嫗一笑而去。

鏡花打開一個衣箱，捧出一套華貴的衣衫，放在一座粧台上，然後含笑走到龍一雄跟前，說道：「龍俠，你必須沐浴淨身之後，才能見我們太君……」

一面說，一面動手替龍一雄脫衣。

龍一雄任她脫着，毫不以爲怪。

轉眼間，他已被脫得光光的了。

鏡花爲他披上一襲絲袍，便牽着他走去房中一道門前，推開了門。

門後，垂着大紅絨幃，鏡花撩開絨幃，便見裏面有個大浴池，四周是白磁磚砌成的牆壁，兩邊各鑲嵌着一面大銅鏡，浴池是大麻石製成的，四邊圍以琅玕之籬，光可鑑人，華麗至極！

池中的水，騰着氤氳之氣，散着芬芳之香。

龍一雄茫然道：「這是甚麼東西？」

鏡花含笑道：「鴛鴦池。」

龍一雄道：「好漂亮。」

鏡花道：「能在此池浴身之人，可謂鴻福齊天哩！」

龍一雄道：「哦……」

鏡花道：「下去吧。」

龍一雄道：「甚麼？」

鏡花爲他脫去絲袍，笑道：「我說你該入池去洗澡！」

龍一雄「哦」了一聲，舉步跨入鴛鴦池中，坐了下去。

鏡花挽起袖子，拿了一塊巾布，靠上池邊，輕輕的爲他擦洗起來。

龍一雄任她洗着，面上木無表情，整個人恍似一直處在夢境之中。

不久，鏡花已將他全身洗得乾乾淨淨，於是命他出池，又爲他披上絲袍，帶他回房，叫他在粧台前坐下，又爲他梳理頭髮……

他本是個英俊瀟洒的青年，現在經過鏡花的梳洗打扮，頓時變得更爲俊美，好似一個濁世翩翩的佳公子！

鏡花爲他打扮完畢之後，隨即走到門口，開聲道：「燈婢何在？」

「來了。」

又一個侍婢應聲走入，她手上提着一隻燈籠，模樣兒亦頗俏麗。

鏡花笑道：「領他去吧！」

燈婢瞅着龍一雄，不勝羨慕地道：「啊，今天這一個眞帥！」

鏡花脆笑道：「怎的，妳心動了？」

燈婢一吐舌頭，說道：「小妹才不敢呢。」

鏡花道：「量妳也不敢，太君知道了，不剝妳的皮才怪——快帶他去吧！」

燈婢應了一聲，便向龍一雄招招手，笑道：「龍一雄，請隨我來！」

語畢，轉身出房。

龍一雄身不由己的舉步跟了出去。

燈婢在前領路，走過一道圍着精美雕欄的廻廊，進入一間富麗堂皇的內室，到了一面大理石壁前，也不知她怎樣撥動機關，突見大理石壁廻轉而開，現出一道向地下伸入的石級。

她又向龍一雄一招手，即提燈走下石級。

龍一雄好像被牽着鼻子走，毫不遲疑的跟下去。

走下十幾個石級，地道轉爲平行，過了一道門之後，視界突寬，出現一間寬敞房室！

這間房室更爲華美壯麗，四面圍着錦綉帳幔，頂上懸着數盞彩色的宮燈，室中擺着一張寬大的軟榻，一切佈置可謂窮奢極侈，美得令人眩目！

此刻，軟榻上斜臥着一個美婦人！

柳眉杏目，雲鬢高聳，瞧年紀約已三十多歲，但體態仍極婀娜，眸中透着嬌滴滴萬種風情，再加上她身上只穿一襲透明輕紗，雪白的胴體隱約可見，叫人看了眞會骨軟筋酥，耳熱心跳，魂遊天外，魄散九霄！

這美婦人，不用說必是老嫗口中所說的「賈太君」了。

燈婢領着龍一雄走入室中，於門側立住，遠遠向賈太君一福，恭聲道：「啓稟太君，龍一雄到了。」

美婦人曲扭腰肢，聳起豐滿的臀部，凝眸脆聲道：「妳下去吧。」

燈婢恭應了一聲「是」，施禮退了出去。

美婦人含笑默望龍一雄有頃，才再啓口道：「龍一雄你過來。」

龍一雄走了過去。

美婦人拍拍軟榻，嫵媚一笑道：「坐下！」

龍一雄坐了下去。

美婦人含笑道：「知道我是誰麼？」

龍一雄道：「妳是誰？」

美婦人道：「我是賈太君。」

龍一雄道：「哦。」

賈太君道：「你一定聽過『一君二尼三姥姥』這句話，我便是那一君。」

龍一雄道：「哦。」

賈太君嫣然一笑，說道：「你喜歡我麼？」

龍一雄點頭道：「喜歡。」

賈太君含笑道：「帶你到此的那位姥姥，她叫『老紅娘』，也許你對她，也有耳聞。」

龍一雄道：「哦。」

賈太君笑道：「她會些邪術，可將我喜歡的男人帶來給我……」

龍一雄道：「哦。」

賈太君伸手輕摸着他的面頰，發出淫蕩嬌笑，說道：「你很英俊，身體也很健壯……」

龍一雄道：「哦。」

賈太君道：「通常『老紅娘』把我所要的男人帶到此處，我總是先讓他們恢復神智，但你情形不同，很抱歉我不能馬上讓你淸醒過來。」

龍一雄道：「哦。」

賈太君道：「爲了保持我的青春，我每天都需要男人，吸取他們的精氣。」

龍一雄道：「哦。」

賈太君的手由他的面頰移到他的胸膛，格格脆笑道：「你現在的神智尚在『老紅娘』的邪術控制之中，所以我可以老實告訴你，我今年已六十八歲了。」

龍一雄道：「哦。」

賈太君笑問道：「你喜歡一個六十八歲的老太婆麼？」

龍一雄點頭道：「喜歡。」

賈太君道：「很好，你既然喜歡，我也絕不讓你失望，但是我先要問你一件事，你得好好回答我，好麼？」

龍一雄又點頭道：「好。」

賈太君道：「聽說你和虎俠彭文雄帶着一個寶盒欲去十八盤嶺，是不？」

龍一雄道：「是的。」

賈太君道：「那個寶盒呢？」

龍一雄道：「寶盒……」

賈太君道：「在那裏？」

龍一雄道：「一個在『追命判官都步實』手中，一個被『剪雲手路木公』搶走了。」

賈太君訝然道：「寶盒有兩個？」

龍一雄道：「是的。」

賈太君追問道：「怎麼會有兩個寶盒的？」

龍一雄道：「一個是眞的，一個是假的。」

賈太君恍然道：「原來如此，那麼眞的寶盒在誰手中？」

龍一雄道：「眞的寶盒在『追命判官都步實』手中。」

賈太君道：「都步實人在那兒？」

龍一雄道：「在馬蹟山上。」

賈太君道：「太湖馬蹟山？」

龍一雄道：「是的。」

賈太君道：「既然眞寶盒已被都步實搶去，你們爲何不去追回，却要帶一個假寶盒去十八盤嶺？」

龍一雄道：「這個……」

賈太君道：「怎麼回事？」

龍一雄道：「都步實要我這麼做。」

賈太君詫異道：「你和都步實是何關係？」

龍一雄道：「我在帮助他破案。」

賈太君驚訝道：「破什麼案？」

龍一雄道：「抓一個人。」

賈太君道：「抓誰？」

龍一雄道：「我不知道。」

賈太君道：「不知道，如何抓人？」

龍一雄道：「那個人會去馬蹟山。」

賈太君道：「你是說，都步實以寶盒爲餌，引誘那人去馬蹟山？」

龍一雄道：「不是。」

賈太君道：「不然，那人怎會去馬蹟山？」

龍一雄道：「他可能去找胡明媛。」

賈太君道：「胡明媛是誰？」

龍一雄道：「胡劍南的妹妹。」

賈太君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但胡劍南已死了，都步實要抓的是誰呢？」

龍一雄道：「我不知道。」

賈太君道：「都步實沒有告訴你？」

龍一雄道：「是的。」

賈太君冷笑道：「哼，都步實眞是一隻老狐狸！」

龍一雄沒有開口。

賈太君換上迷人的笑靨，嬌聲說道：「好了，咱們暫時不談寶盒，你……躺下來吧！」

龍一雄躺下去。

賈太君吃吃笑着，悄聲道：「聽說你很風流，嗯？」

龍一雄道：「是的！」

賈太君道：「那麼，今天在我面前，怎麼變老實起來了？」

龍一雄道：「什麼？」

賈太君笑道：「對了，你神智尚未淸醒，難怪無動於衷，不過抱歉得很，爲安全計，我不能使你淸醒……」

說着，開始用動作挑逗他。

龍一雄噗哧一笑道：「啊，不要癢我，我怕癢！」

賈太君突然張臂將他摟住，菱唇湊上他耳根，閉目吹氣如蘭地道：「好人，剛才你說喜歡我，怎麼還不動手呢？」

龍一雄道：「什麼？」

賈太君道：「替我除去衣衫呀！」

龍一雄說了聲「好」，動手爲她除去身上的透明輕紗，頓時脫得她一絲不掛。

即使是個呆笨的人，在美色當前的情形之下，也是會心動的，再加上她小動作的挑逗，他也頓時興奮起來了。

他目中慾火大盛，瞪視她片刻，突然一式「餓虎撲羊」騰身躍了上去！

但就在他撲上她身子之際，突似被烈火燙着，心中發出一聲「啊呀！」身形突然一彈而開，翻落軟榻之下！

賈太君臉色一愕道：「怎麼啦？」

龍一雄面上現出「如夢初醒」的表情不勝驚異的叫道：「妳是誰？你是誰？」

賈太君心知他神智已復，不由蛾眉緊皺，開聲道：「老紅娘，妳攪什麼鬼？」

她明白龍一雄的神智所以能够恢復，乃是老紅娘收了法術之故，故開聲責問。

房門口人影一現，緩步走入一個青年來，笑道：「對不起，老紅娘已死了！」

這青年，正是虎俠彭文雄！

賈太君大驚失色，慌忙拉過輕紗掩住身子，駭聲道：「你是什麼人？」

彭文雄彬彬有禮的拱手一揖道：「回太君的話，小人彭文雄是也！」

賈太君睜大眼睛道：「你是怎麼找到此處的？」

彭文雄微微一笑道：「我沒有找，我是跟來的，跟着馬車而來的！」

龍一雄有如丈二和尙摸不着頭腦，愕然道：「喂，這是怎麼回事？」

彭文雄道：「可記得酒樓上那個夥計的話麼？老朋友，你艷福不淺，遇上了她啦！」

龍一雄「啊！」了一聲道：「可是，我是怎麼到這裏來的？」

彭文雄道：「你中了老紅娘的邪術，被她帶到這裏來的。」

龍一雄猛力搔頭，道：「但是我記得咱們出了酒樓後，一道走在街上……」

彭文雄道：「不錯，後來我發覺身後有個老太婆在跟蹤，於是靈機一動，僞稱要解手，即避入小巷裏，暗中注意她的行

動。」

龍一雄恍悟道：「對對，我想起來了，那時有人從後面拍了我一下，那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彭文雄哈哈笑道：「她卽是老紅娘，已被我打殺了！」

龍一雄看了賈太君一眼，覺得她妖艷動人，不禁大爲心動，道：「好傢伙，豈不聞『寧拆十座廟，不破一人婚』，難得有此機會，你幹麼要破壞我的好事？」

彭文雄聳聳肩道：「我本不想破壞你的好事，但想到你一定不喜歡六十八歲的老婆，所以還是動手把那老紅娘殺了。」

龍一雄一怔道：「又不是老紅娘要我的，管她六十八歲！」

彭文雄道：「我說的不是老紅娘。」

龍一雄大吃一驚，回望賈太君失聲道：「我的媽，妳今年六十八歲了？」

賈太君寒臉不語。

彭文雄道：「她是『一君二尼三姥姥』的『一君』——賈太君！」

龍一雄感到一陣噁心，叫道：「嘿，六十八歲的老太婆居然還這麼妖嬌迷人，妳可眞是駐顏有術啊！」

彭文雄道：「攝陽捕陰而已。」

龍一雄自然知道男人在她「攝陽捕陰」之下會有什麼結果，不由的怒從心上起，戟指賈太君道：「好個淫婆，我差點被你害了，今天非除掉妳不可！」

話聲中，倏地一掌劈出！

賈太君嬌軀一翻，由另一邊滾下，光着屁股奔到房屋一角，轉身貼壁而立，厲聲道：「你們滾不滾？」

龍一雄道：「才不呢！」

飛步越過軟榻，向她直撲過去！

賈太君厲叱道：「找死！」這一聲厲叱剛出口，整個房室燈光突熄，變爲一片漆黑，同時聽到一片暗器迸射之聲！

彭文雄大吃一驚，急聲喝道：「快臥倒！」

龍一雄反應亦快，腳尖着地時，立卽倒地滾開，但是身手雖快，由於身在黑暗中，不知暗器從何方射到，就在貼地翻滾之際，突覺腿上一陣劇痛，情知中了暗器，不禁「啊呀！」叫了起來。

彭一雄也叫了一聲，顯然也被暗器打中了。

賈太君在黑暗中發着悍笑，道：「你們兩個鬼兔子，現在知道我的厲害吧？」

龍一雄一摸腿上的暗器，摸出是一支無羽箭，知是從機關裏射出來的，當下悄悄的移身躲入軟榻下，靜臥不動，準備伺機反擊。那知他才躲入軟榻下面，天花板上的數盞宮燈突又大亮起來！

只見賈太君仍站在那壁角下，寒臉冷笑道：「哼，你們的命倒也眞大，居然沒被射死！」

龍一雄定睛一瞧，但見地上釘滿無羽箭，是剛才從天花板上射下來的，再看彭文雄，只見他倒在一邊壁下，左肩上也中了一支無羽箭，乃開聲問道：「喂，你怎麼樣？」

彭文雄呻吟道：「我要死了。」

龍一雄道：「沒出息，挨了一箭就要死了麼？」

彭文雄道：「痛死我了。」

龍一雄爬出軟榻外面，勉強欲起，向賈太君說道：「老淫婆，今天咱們認栽，但是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賈太君冷笑截口道：「你別做夢，現在你們走不成了！」

龍一雄道：「怎麼說呀？」

賈太君冷冷一哼道：「我要把你們留下來！」

龍一雄嘆道：「何必呢？我們對妳已無報効能力，留着我們吃飯麼？」

賈太君道：「我要留着你們來對付都步實那老狐狸！」

龍一雄坐上軟榻，抱着被箭射中的右腿，道：「妳要他什麼東西？」

賈太君道：「我要他的人！」

龍一雄道：「他很老了，不合妳的胃口的……」

他突然一咬牙齒，將腿上的箭拔了出來。

鮮血登時如泉湧出。

他撕破一條薄褥，將傷口緊緊綁紮起來，然後站起笑了笑道：「再見，再過五十年，如果妳還是這麼的年輕漂亮的話，也許，——」

賈太君雙眉一挑，厲叱道：「站住！你若是敢動一動，我馬上叫你死在亂箭之下！」

龍一雄抬頭望望天花板，暗抽一口冷氣道：「妳當眞要留我們下來？」

賈太君道：「不錯！」

龍一雄道：「只怕有一個人不肯答應呢！」

賈太君冷笑道：「誰？」

龍一雄道：「妳頭上那人！」

賈太君吃了一驚，急急抬頭望去。

龍一雄抓住機會，右手一抖，將手上的一支無羽箭打了出去。

賈太君沒料到這一着，等到發覺頭上無人而知上當之時，喉頭已「卜！」的一聲中了無羽箭，她發出「嗬！」的一聲怪叫，身子跳起再墮下，在地上苦苦掙扎了一會，就不動了。

龍一雄撕下一條薄褥，走到彭文雄身邊蹲下，笑問道：「你還沒死吧？」

彭文雄呻吟道：「我從來不曾受傷過，今天才知道受傷不好過……」

龍一雄笑道：「你是公子哥兒，稍爲挨了一下就叫苦連天。」

彭文雄瞪他一眼道：「哼，若不是爲了救你，我才不會受傷，你還好意思揶揄我麼！」

龍一雄一笑道：「我來替你拔箭。」

說着，手握上他肩上的那支箭。

彭文雄大叫一聲，道：「別動，痛死老爺了！」

龍一雄道：「你忍一忍，不拔出來是不行的，你看我都自己拔出來了。」

彭文雄道：「沒有其他辦法麼？我是說沒有不痛的辦法。」

龍一雄道：「只有一種方法。」

彭文雄道：「什麼？」

龍一雄道：「長痛不如短痛！」

說畢，突然用力將箭拔了出來。

彭文雄大叫一聲，破口大罵道：「混蛋，怎麼不先告訴我一聲，你存心害我是不是？」

龍一雄仍掉無羽箭，讓血流出一些，便開始爲他包紮傷口，一面包紮一面笑道：「看這情形，你根本不够資格跟我去闖十八盤嶺，你還是回家當少爺去吧！」

彭文雄怒道：「放屁，你能去的地方，我也一樣能去！」

龍一雄爲他包紮好傷口之後，站起來道：「好了，起來吧！」

彭文雄站起來，望望那玉體橫陳的賈太君，問道：「她死了麼？」

龍一雄道：「是的，她本來可以不死，但是，她非要死不可，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彭文雄道：「她若是個年輕姑娘，你一定捨不得殺死她。」

龍一雄道：「那是當然。」

彭文雄道：「上面還有幾個侍婢，不知逃了沒有？」

龍一雄道：「你眞把老紅娘殺了？」

彭文雄道：「不錯，她會施邪術，不殺死她，以後還有許多人會受她之害。」

龍一雄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彭文雄笑道：「你猜猜看。」

龍一雄道：「我迷迷糊糊的就到了這裏，根本不知坐了多久的車子，如何猜得着？」

彭文雄道：「你坐了將近一個時辰的車子才到達此處。」

龍一雄道：「那麼，此處距離徐州府，少說也有三十里路吧？」

彭文雄微笑道：「不，此處距離徐州府的府衙，只有幾百步遠。」

龍一雄一怔道：「哦，賈太君的這座宅院就座落在城中？」

彭文雄道：「正是，那老紅娘爲了怕人識破地點，才載人在城中街上打轉。」

龍一雄望望房室的陳設佈置，說道：「這間房室好漂亮，簡直像是皇后住的宮房。」

彭文雄道：「這是在地下的房間。」

龍一雄道：「這樣華麗的房間，若是放火把它燒掉，未免太可惜了。」

彭文雄笑道：「得了，要燒就燒，何必客氣呢！」

龍一雄摸摸下巴道：「這裏面的金銀珠寶一定不少，咱們要放火，至少得先把所有的財寶拿出去才可放火，否則就是暴殄天物了。」

彭文雄哈哈笑道：「有道理！」

龍一雄道：「咱們來搜搜看吧。」

說着，跛着一腿，向軟榻左邊的一座櫥櫃走去。

兩人在房中翻箱倒篋一番，果然找出價值數萬兩銀子的珍寶，龍一雄用一條包布將所有珍寶包起，揹在背上，然後將賈太君的屍體移到軟榻上，放上一把火，卽向彭文雄一揮手道：「走吧！」

彭文雄笑道：「你就這樣要走了？」

龍一雄道：「有何不對？」

彭文雄笑道：「你想光着了屁股走出去？」

龍一雄這才發覺自己身上只披着一襲絲袍，根本見不得人，不禁驚慌失措道：「不錯，不錯，我忘了穿衣服，但是我的衣服在哪裏呀？」

彭文雄笑道：「跟我來吧！」

說着，步出房室。

他肩上中箭，不碍走路，而龍一雄腿上的箭傷却使他有不良於行之苦，他一跛一跛的跟出，口中說道：「喂，你也扶我一把呀！」

彭文雄不理，反唇相譏道：「你眞是個公子哥兒，稍爲挨了一下就叫苦連天，我看你實在不够資格跟我去闖十八盤嶺，還是回家去當少爺吧！」

龍一雄一哼道：「好小子，你給我記住，下次你再受傷，看我理你不！」

彭文雄不答，一路走上地道石級，推開迴旋秘門，領他走上雕欄玉砌迴廊。

龍一雄驚嘆不置道：「嘿，賈太君可眞會享受，竟蓋了這麼一座美輪美奐的宅第！」

彭文雄東張西望道：「那幾個侍女大概逃掉了，眞可惜……」

龍一雄道：「什麼意思？」

彭文雄道：「其中有一個叫鏡花的侍女長得眞不錯，她會侍候你洗澡，你該見見她。」

龍一雄發窘道：「他媽的，我也隱約記得好像有個姑娘在替我洗澡，我以爲那是做夢，敢情是眞的呢！」

彭文雄走到迴廊盡頭，推開一間房子的門，說道：「你的衣服就在那裏面，快去穿起來吧！」

龍一雄進入房中一看，只見老紅娘俯臥於地上，血流一地，而在一座粧台上正放着自己穿的那套衣衫，當卽放下包袱，脫下絲袍，穿上自己的衣衫，拿起包袱，舉步走了出來。

彭文雄道：「這上面要不要再放一把火？」

龍一雄道：「不必了，這座宅院既在城中，大火一起，必會波及左隣右舍，害了別人。」

彭文雄道：「要不要再搜刮一番？」

龍一雄搖頭道：「不，已經够了，其餘的留給別人去拿吧。」

彭文雄道：「那麼，咱們出去吧。」

他領路走到前院，打開大門，走到外面街上，笑道：「你看，這是北大街口的長興巷，再走過去數百步，就是徐州府衙了。」

龍一雄道：「走，找一家客棧去。」

彭文道：「你的腿傷不碍事了？」

龍一雄嘿然道：「說的什麼話，我就是腿上痛得難過，才想找間客棧休息。」

彭文雄道：「那麼，咱們先找一家藥舖買藥敷敷，然後再去客棧。」

夜已深，但北大街上仍甚熱鬧，他們在街上找到一家藥舖，買了一些刀傷藥敷上傷口，重新包紮一番，然後才投入一家客棧。

兩人在客棧中休養了五天，傷勢已痊癒大半，這才繼續起程趕路。

一路上，但凡見到特別窮苦的人家，龍一雄就偸偸的丟一兩樣珠寶進去，因此走了三，四天，他從賈太君那裏搜括來的一包珍寶已分發得差不了。

這天，兩人行至魯境鄒縣地界，忽見路邊圍聚着不少人，正在議論紛紛，看情形似是發生了某種事故，兩人乃上前旁聽，只聽其中一個老農夫正在說道：「人命

關天，我看須得入城報官才行……」

另一人說道：「正是，該報官驗屍才行。」

又一人道：「屍體已有臭味，看樣子，已死了四五天了，怎麼都沒有被人發現呢？」

老農夫道：「那裏面盡是樹林，沒事的人誰會進去，老漢也是聞到臭味才進去查看的。」

彭文雄一聽有人死了，乃開口問道：「是誰死了？」

老農夫答道：「兩個江湖人物，一個身上中了一刀，一個被打破了頭！」

彭文雄道：「在哪裏？」

老農夫一指路邊的樹林中道：「就在那裏面！」

彭文雄轉對龍一雄道：「進去看看如何？」

龍一雄興趣索然道：「死人有什麼好看的？」

彭文雄道：「死者既是江湖上的人物，就該去看看，說不定是咱們認識呢。」

龍一雄道：「好吧，看一眼就走，我對發了臭的屍體最沒興趣！」

彭文雄拉他入林，走入數步，果然就聞了一股臭味，再行入數十步，就看到了兩具倒臥於樹蔭下的屍體！

屍體流着臭水，頭髮已有脫落之象，一個心上揷着一把飛刀，一個頭額下陷，似是被重力擊破的。

而兩具屍體的中間，放着一個鑿着鐵鍊的黑盒！

其實不用看那黑盒，龍，彭兩人已一眼認出了死者兩人，彭文雄取出手巾掩住鼻子，笑道：「你看，果然是咱們認識的人！」

原來，死者是剪雲手路木公和金錢豹宋元寶，前者中刀，後者破頭！

龍一雄看了心驚道：「怪事，他們怎麼會死在這裏？」

彭文雄道：「你還看不出來？」

龍一雄道：「毫無疑問，他們正在這林中休息之際，突然來了一個武林高手，突施奇擊把他們殺了！」

彭文雄道：「不對。」

龍一雄道：「不對？」

彭文雄道：「那位武林高手爲何要殺死他們？」

龍一雄道：「當然是爲了——」

他本要說出「寶盒」兩字，但話到喉嚨，一看「寶盒」在地上，就知自己猜錯了，乃聳聳肩，自我解嘲的笑道：「以前都步實有意推薦我去公門任職，還好我沒有答應……」

彭文雄微笑道：「你再想一想，就不難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了。」

龍一雄看路，宋兩人一個仰躺一個側臥，彼此相距極近，登時明白是怎麼回事，不禁搖頭嘆道：「爲了一個盒子而自相殘殺，終至兩敗俱傷，未免太不值得！」

彭文雄笑道：「爲了寶盒，他們『綠林七絕』已死了六人，現在只剩下一個『紅瘤叟萬三玄』了，那位陰謀者知道了一定很開心。」

龍一雄拾起那個假寶盒，笑道：「人有多少福份，都是註定的，可憐他們連這個贋品也無福保存，到頭來還是回到咱們手裏。」

彭文雄掉頭看了看，低聲道：「若要拿走這個假寶盒，最好現在就走，不要被那些人看見。」

龍一雄點頭道：「好，咱們從這邊溜出去。」

於是，兩人繼續往林中行去，穿越過一大片樹林，再折向北面，轉回官道。

龍一雄道：「路，宋二寇在皖境搶了咱們的假寶盒，却跑到魯境來，你想他們欲赴何處？」

彭文雄道：「誰知道呢。」

龍一雄說道：「會不會也想去十八盤嶺？」

彭文雄說道：「他們去十八盤嶺幹什麼？」

龍一雄道：「我不知道，我只是這樣猜想。」

彭文雄說道：「依我看，他們絕不敢去十八盤嶺，他們也沒有理由要去十八盤嶺。」

龍一雄道：「但此地距十八盤嶺已經不遠了哩。」

彭文雄道：「還有幾天路程？」

龍一雄道：「三天。」

彭文雄道：「那麼，此地已在十八盤嶺的勢力範圍之內，他們敢踏入北方綠林的地界，確實也太大胆了。」

龍一雄道：「而他們來到此地之後，却自相殘殺而亡，也實在奇怪。」

彭文雄說道：「總不外是爲了獨佔寶盒。」

龍一雄笑道：「我實在想不通這個寶盒竟有這麼大的魅力……」

彭文雄道：「世上不愛錢的能有幾人，我希望這個假寶盒帶上十八盤嶺之後，也能使十八盤嶺天翻地覆起來。」

龍一雄哈哈笑道：「但願如此！」

彭文雄道：「南方的『綠林七絕』，已不攻自破，七死其六，要是北方的十八盤嶺，也因這個假寶盒而內亂，天下可太平了。」

龍一雄笑道：「這樣的話，當初製造寶盒之人，可謂用意至善嘛！」

彭文雄道：「但是，我却希望能捉到他。」

龍一雄道：「我也是。」

彭文雄道：「也許製造寶盒之人，正是都步實要抓的人呢。」

龍一雄道：「而這個人，也可能是十八盤嶺那位神秘的總瓢把子！」

彭文雄道：「我眞希望能够一下飛到十八盤嶺。」

龍一雄道：「要想趕快到達，只有一個辦法。」

彭文雄道：「什麼辦法？」

龍一雄道：「走快一些！」

說罷，放步向前趕去。

× ×

復行三日，已抵冀西唐縣，十八盤嶺近在咫尺了！

兩人在城中歇息了一日，養足精神體力。

第二天一早，才動身出城，往十八盤嶺而來。

西出六十里，晌午時分，已到十八盤嶺的山下。

山下，一片荒涼，目力所及，不見一點人烟。

山，高峻挿天，林木叢茂，只有一條小徑可通，盤旋曲折，縈紆上下，十有八盤！

這就是十八盤嶺，統治北方綠林三十六寨的總寨所在地！

兩人佇望片刻，龍一雄笑道：「看起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彭文雄道：「你是說這十八盤嶺？」

龍一雄道：「是啊！」

彭文雄道：「以形勢而言，這座十八盤嶺自然不算怎樣險惡，但是不要忘了『山不必高有仙則名』這句話。」

龍一雄道：「山寨必在最高之處，咱們要明着上山還是偸偸上山？」

彭文雄道：「投帖拜山，豈不大方一些？」

龍一雄點頭道：「山徑在那邊，咱們上去吧！」

兩人走上山徑，大模大樣的向山上登去。

山徑環繞山腰，頭上叢林蔽天，風景倒是幽美而寧靜，可是兩人才走過一盤，驀聞「嗖！」的一聲，一支利箭已射到脚前！

這是警告來人止步的意思。

龍一雄微微一笑，開聲道：「山上朋友，請現身說話！」

「報上名來！」

話聲，從不遠處的林內傳來。

龍一雄朗聲道：「在下龍一雄，身邊這位是虎俠彭文雄，在下兩人受貴寨好漢施興之托，帶來一個寶盒，欲面呈貴寨總瓢把子，煩請通報一聲！」

「好，請稍候片刻！」

龍一雄對彭文雄笑笑低聲道：「你看那位總瓢把子會不會對咱們降階以迎！」

彭文雄笑道：「如果你是一派掌門之尊，他也許會的，可惜你不是。」

龍一雄聳聳肩道：「咱們爲他帶來寶盒，他應對咱們優禮有加才是。」

彭文雄不答，仰望高處，微笑道：「這是最下面的一盤，上面還有十七盤，不知要等多久才獲准上山？」

龍一雄道：「他們必備有信鴿通信，我看不會等太久的。」

兩人低聲交談，約莫等候了一刻時光景，才聽林中傳出了話來：

「二位請上山！」

龍一雄搖頭一笑道：「看來咱們『龍虎雙俠』的份量還不够——走吧！」

兩人於是順着山徑而上，走了數十步，忽然看見一座山寨，寨外門口站着兩排抱刀肅立的嘍囉，中間立着一個相貌威武的彪形大漢！

這彪形大漢看見他們到來，抱拳行了一禮，道：「不知二位大駕光臨，有失遠迎，恕罪！」

龍一雄見他客氣，也跟着客氣道：「不敢，冒昧造訪，盼勿見怪。」

彪形大漢身形往旁側開，舉手一指寨中說道：「二位請由此一直走入，過了山寨後門，再循徑上去。」

龍一雄說道：「多謝指點，請問朋友是……」

彪形大漢道：「在下朱榮，匪號『三斧頭』，負責把守第一關口。」

龍一雄道：「由此上山，還有幾個關口？」

三斧頭朱榮道：「還有十六個關口，最後的第十八寨便是總寨所在地。」

龍一雄道：「再請問一事，貴寨總瓢把子的大名如何稱呼？」

三斧頭朱榮微微一笑，說道：「二位到了總寨，見到我們總瓢把子時，便知他是誰！」

龍一雄點點頭，回對彭文雄一招手道：「走吧，還有十六個關口要過，得走快一些才行。」

兩人走入山寨，只見寨內房舍約有二十幾間，但却不見一個人，心知所有的嘍囉均已埋伏起來，兩人並不打算在此生事，故不以爲意，神色自若的順着寨中一條通路直向寨後走。

轉眼已到寨後，過了後門，果見又有一條山徑繞着山峯伸向山上，當卽循徑行去。

彭文雄笑道：「看這情形，要偸偸闖上總寨似乎不大可能。」

龍一雄道：「正是。」

彭文雄道：「要破這個匪窟，也不簡單，必須先攻破十七個關口，才能攻入總寨。」

龍一雄笑了笑，道：「還好咱們無此打算。」

彭文雄冷笑道：「你是說：咱們未存着攻打十八盤嶺之心，便能要來就來要去就去？」

龍一雄道：「當然不是，此番咱們是上山容易下山難啦！」

彭文雄道：「你知道就好，當那位總瓢把子看出寶盒是贋品時，恐怕就要兵刄相見了。」

龍一雄道：「而咱們以寡敵衆，必敗無疑。」

彭文雄道：「不錯。」

龍一雄道：「你怕不怕？」

彭文雄道：「反正我若死了，你一樣活不成，有你做陪，死亦不寂寞。」

龍一雄哈哈笑道：「我可不想死，玉娘在等我回去，我怎麼能死呢！」

說話間，又繞過一盤，眼前又出現了一座山寨。

山寨外面，也站着一個「關主」，和兩排抱刀肅立的嘍囉，情景與第一關口相同。

龍、彭二人，已知要上總寨必須通過十七個山寨，故未再與那位「關主」交談，只向他點頭笑笑，卽進入山寨，一路走入……

此後，每繞過一盤，卽出現一座山寨，而情形也都大同小異。

走了半天，終於通過十七個關口，來到了十八盤嶺高處，第十八座山寨之前。

這座總寨，氣派可就不同了，但見山寨大門形如城樓，兩邊圍着高達三丈的石牆，形勢巍峨險峻，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

此刻，大寨門口，也站着一位關主，

兩邊排列着數十名抱刀持槍的嘍囉，刀光劍影，刁斗森嚴，較之前面十七個關口可怕得多了。

那位關主，年約六旬，頭上微禿，五官倒甚端正，只是面上掛着的笑容，却毫無親切之感！

龍，彭二人以爲他就是總瓢把子，兩人正要上前禮見，老人却搶着抱拳笑道：「在下陸威揚，奉敝總寨主之命，在此迎接二位！」

龍一雄一哦，抱拳還禮道：「原來是陸關主，幸會幸會。」

陸威揚皮笑肉不笑地道：「敝總寨主已在聚義廳上恭候，二位請隨我來！」

說罷，轉身朝寨中走去。

龍、彭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隨即舉步跟了進去。

寨中建築宏偉，房舍樓閣不下百幢，當中是一片平坦的廣場，在靠近一座殿式建築物的前面，有一座高大的祭壇，其上豎着一支旗桿，桿上飄揚着一面三角大紅旗，旗上綉着「替天行道」四個金字。

龍一雄一看那「替天行道」四個字，不由輕笑道：「凡是落草爲寇的人都喜歡用這四個字，好像他們刼掠燒殺都是上天的意旨似的。」

彭文雄輕碰了他一下，示意他愼言。

龍一雄却無所顧忌的笑道：「怎麼，難道我說的不對麼？」

陸威揚忽然掉頭乾笑一聲，說道：「龍俠說的對極了，敝山寨是在掛羊頭賣狗肉！」

龍一雄一拍彭文雄的肩膀，哈哈大笑道：「聽見沒有，他們自己都承認了！」

彭文雄苦笑不語。

陸威揚領着他們向聚義廳走去，一面又嘿嘿笑道：「龍俠看不順眼是不是？」

龍一雄笑道：「言重，在下自在思量，要是在下落草爲寇，絕不掛出『替天行道』的招牌，因爲這太無聊了。」

陸威揚沉笑道：「等下見到敝寨總寨主，龍俠可以提出來談談，我們總寨主從善如流，必會接受龍俠的意見，將那『替天行道』四個字取下來。」

龍一雄又大笑道：「這倒不必，讓它自己倒下來不是更好麼！」

陸威揚冷笑道：「它不會倒下的！」

龍一雄未再開腔，因爲這時已走到聚義廳之廳外石階之前。

陸威揚住足，回頭冷冷道：「二位請在此稍候片刻，容在下進入通報！」

說畢，拾級而上，進入聚義廳。

龍一雄聳聳肩笑道：「看來咱們是不受歡迎的客人……」

彭文雄道：「你不該諷刺他們。」

龍一雄笑了笑，道：「這也不算是諷刺啊！」

正說着，只見陸威揚已由聚義廳走出，步下石階道：「我們總寨主已在廳上等候，二位請進去吧！」

他說完這話，並不引領龍、彭二人入廳，竟自揚長而去了。

龍、彭二人相覷一眼，笑了笑，於是一同拾級而上，走入聚義廳中。

聚義廳寬敞華麗，一塵不染，幾乎可與皇帝的金鑾殿媲美，這時廳上只坐着三個人，當中那人分明即是十八盤嶺的總寨主，但是他蒙着臉孔，端坐於一張虎皮交椅上，看不見他的面貌，一副莫測高深之狀！

左右二人，是一胖一瘦，長髮披肩的怪人，看樣子是他的隨身侍衞。

龍、彭二人走到他面前尋丈之處站住，龍一雄見對方不起身相迎，也就傲然不禮，只含笑開口問道：「尊駕即是總瓢把子？」

那蒙面人點了點頭。

龍一雄笑道：「你不請我們坐下？」

那蒙面人目中射出兩道懾人心魄的寒芒，默默注視他們好半晌，才開口吐出低沉有力的聲音道：「請坐！」

龍一雄一笑道：「這才是領袖綠林的總瓢把子的風度！」

說着，退到右邊的一排交椅坐下來。

彭文雄也退到左邊的交椅坐下；兩人都表現得很鎭靜瀟洒，一點也不爲對方的氣勢所奪。

那蒙面人緩緩道：「你們來此見我，有何貴幹？」

龍一雄問道：「總瓢把子，貴姓大名啊？」

那蒙面人不耐煩地道：「你們來此的目的，就是想知道我是誰？」

龍一雄笑了笑道：「不，在下有一件東西要獻給總瓢把子，只是咱們雙方初次見面，總得先通名道姓一番，這是應有的禮貌。」

那懞面人道：「本人可是不講究禮貌之人，你有甚麼東西要給我，就請拿出來好了！」

龍一雄伸手解下背上的包袱，一面問道：「你的手下，可有一個叫『施與』之人？」

那蒙面人道：「有的。」

龍一雄解開包袱，取出假寶盒，說道：「他被兩個不明來歷的武林朋友攻擊重傷，臨死之前，請在下將這盒子帶來交給你。」

那蒙面人道：「哦。」

龍一雄道：「爲了完成他的囑託，在下可吃盡了不少的苦頭……」

那蒙面人淡然道：「哦。」

龍一雄撫摸着假寶盒，含笑道：「你可知道這盒中盛着甚麼寶貝麼？」

那蒙面人道：「知道。」

龍一雄道：「可否賜告？」

那蒙面人道：「可以，盒中盛着一張藏寶圖，只要能打開盒子，即可按圖找到『鷹爪王胡劍南』一生的積蓄，價值數百萬兩銀子的財寶。」

龍一雄笑道：「眞的麼？」

那蒙面人道：「眞的，不過我不要它，我決定把它送給你。」

龍一雄哈哈笑道：「爲甚麼呢？」

那蒙面人道：「因爲你手上那個盒子是假的，那裏面甚麼也沒有！」

龍一雄不禁一怔道：「你怎知道這盒子是假的？」

那蒙面人沉笑道：「因爲我已拿到眞寶盒！」

龍一雄問：「在哪裏？」

那蒙面人轉身從案上取下一個木箱，揭開箱子，由裏面拿出一個黑盒，向龍一雄拋去，笑道：「你看吧，我這個才是眞的！」

龍一雄接住他拋到的黑盒，愈看愈心驚，失聲道：「怪事，你從哪裏得到了這個寶盒？」

那蒙面人笑道：「從『追命判官都步實』手上拿來的！」

龍一雄跳了起來，大叫道：「甚麼？你去過馬蹟山了！」

那蒙面人微微頷首道：「不錯，我是昨天才回到此處的，你們必是在途中發生了事故，因此遲至今日才到。」

龍一雄心頭怦怦直跳，驚問道：「都步實怎肯將這寶盒送給你？」

那蒙面人笑道：「你請坐下，聽我慢慢奉告吧！」

龍一雄勉強壓抑震盪的心情，坐回椅子問道：「你是不是殺害了都步實？」

那蒙面人避不作答，以充滿嘲笑的語調道：「這件事須得從頭說起，你可知道都步實要你抓拿胡明媛，目的何在麼？」

龍一雄道：「他要胡姑娘爲餌，誘捕某一人。」

那蒙面人道：「對了，但你可知道他要誘捕何人？」

龍一雄搖頭道：「這却不知道。」

那蒙面人說道：「我告訴你，他要誘捕的人，就是胡姑娘的哥哥『鷹爪王胡劍南』！」

龍一雄神色一愕道：「甚麼，鷹爪王胡劍南不是已經死了？」

那蒙面人道：「沒有，他雖然利用一具死屍冒充他自己，但還是騙不過都步實的眼睛！」

龍一雄駭然問道：「胡劍南爲何要僞死？」

那蒙面人道：「因爲有許多人在覬覦他的財產，特別是他的拜把兄弟『綠林七絕』，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計算他，企圖謀害他的性命，奪取他的財產，因此他便設下一計，利用一具死屍化裝作他模樣，讓『綠林七絕』以爲他遇害死亡，然後再製造一個寶盒，散佈謠言說盒中盛着一張他的藏寶圖，讓『綠林七絕』去搶奪，去自相殘殺，達到他剷除『綠林七絕』的目的，如今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綠林七絕』均已死光！」

彭文雄接口道：「不對，還有一個『紅瘤叟萬三玄』沒死。」

那蒙面人笑道：「萬三玄也死了！」

彭文雄道：「你這樣說，我明白了，你就是『鷹爪王胡劍南』對不對？」

那蒙面人揭下面上的黑巾，露出一張濃眉虎目，威儀逼人的臉孔，咧嘴嘿嘿惡笑道：「不錯，我就是胡劍南！」

龍一雄扔掉寶盒，又跳了起來，手握劍柄大叫道：「那麼，你已殺了都步實是不是？」

鷹爪王胡劍南端坐不動，震聲大笑道：「你小子別緊張，老夫且問你一句話，都步實一直不肯告訴你他要誘捕的人是誰，對不對？」

龍一雄星目怒瞪道：「那又怎樣？」

鷹爪王胡劍南笑道：「這表示他存有私心，他想利用我妹妹迫我就範，要我的全部財產！」

龍一雄厲聲道：「胡說！」

鷹爪王胡劍南搖頭笑道：「絕對不是胡說，那天我去到馬蹟山時，他就明白告訴老夫，說他一生担任公職，老來却無所得，所以要撈一筆以度餘年，這話舍妹都聽見，不信你可以問問她。」

龍一雄頓足叫道：「我不信！他不是那種人物，他要緝捕你，完全是要爲民除害！」

鷹爪王胡劍南笑道：「信不信由你，不過老夫很替你們不值，你們龍虎雙俠是武林出類拔萃的新秀，却被他所利用而茫然無知，誠屬可笑！」

龍一雄豈肯相信都步實是利慾薰心之人，振臂戟指他怒叱道：「你快說，你是否把他殺了？」

鷹爪王胡劍南獰笑道：「他妄想利用舍妹誘捕老夫，其實老夫對他的所作所爲早已瞭若指掌——不錯，他已被老夫殺死了！」

龍一雄登時驚怒交迸，右手一抬，長劍脫鞘而出，厲聲道：「過來！我要鬥鬥你這個老賊頭！」

鷹爪王胡劍南態度沉着的笑道：「何必？聽說你與舍妹感情不錯，而老夫也很希望有你這個妹婿，要是——」

龍一雄大喝道：「住口！我和你妹妹的事到此一刀兩斷，今天我要砍下你的老狗頭，爲都老前輩報仇！」

鷹爪王胡劍南面容一沉，冷冷道：「眞的麼？」

龍一雄沉聲道：「即使不爲都老前輩，我也要宰了你這個陰險奸詐的老賊！」

鷹爪王胡劍南挺身起立道：「好，老夫很樂於成全你小子的心願，現在一起到外面去吧！」

於是，五人一齊步出聚義廳，來到了祭壇前的廣場上。

所有在總寨的匪徒早已獲悉龍虎雙俠上山，一直在注意情況的發展，這時看見總瓢把子同他們一齊走上廣場，就知有一場好戲可看，頓時紛紛圍聚過來。

內中，有一個女人是彭文雄認識的，這個女人便是蛇蝎美人冉嬌嬌！她本是被追命判官都步實囚禁於馬蹟山韜光廬的地下室中，今天却在總寨出現，可知胡劍南所言非虛，都步實確已遇害了。

彭文雄一見蛇蝎美人冉嬌嬌出現，便向她拱手一揖，含笑道：「冉姑娘別來無恙！」

冉嬌嬌瞪了他一眼，沒有答話。

鷹爪王胡劍南望了望他們兩人，面現疑色道：「小子，你怎認識老夫的壓寨夫人？」

彭文雄笑了笑道：「我不僅認識她，而且——」

冉嬌嬌發了慌，尖叱道：「彭文雄，你可要口下留德，咱們雖有過一面之緣，可是乾乾淨淨的！」

鷹爪王胡劍南沉容道：「嬌嬌，老夫是在問他，不是問妳！」

他接着回望彭文雄問道：「小子，你說不僅認識她，而且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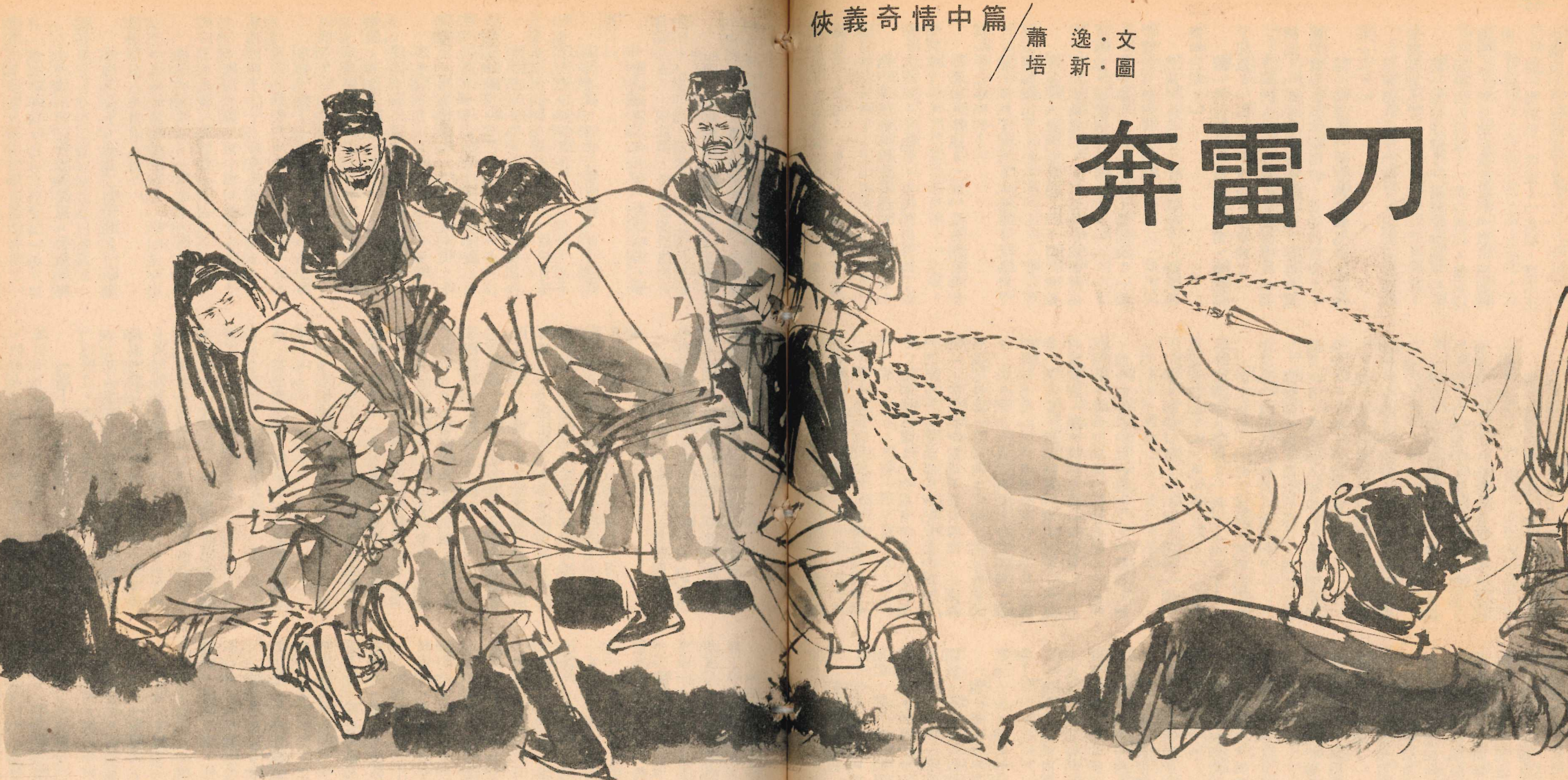
彭文雄笑道：「而且有一點點的感情存在。」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蕭　逸‧文
培　新‧圖

奔雷刀



逃出死亡關　酬恩當殺手

「巳」牌才懸出了不久，大家夥已顯出了不耐，亂嘈嘈的吵成一片——

你瞧瞧這些個子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少的壯的……整個的官道都站滿了——少說也有好幾千人。

西邊「瓦礅子口」一排三間茶館，平常是門可羅雀，今天可算發了個利市，幾個夥計忙的團團轉，簡直是座無虛席，好傢伙，那來這麼些人哪？

正南面，那塊一向生滿荒草的空地——「舊校場」臨時佈置得煥然一新——披紅掛彩的是幹嘛呀！

大家都知道，那可是一塊不祥的地方，每年入秋，這裏總要砍上十來個人頭，大炮三聲，人頭落地，鮮紅的血由碗大的頸頸裏冲天而起時，那股子血腥氣，痲辣辣的蹩扭勁兒，準保你三天吃不下飯！咳，可是怪啦，人呀還就是喜歡這個調調兒，只要一貼告示，傳出去要斬人，這裏準客滿，每樣都是這個樣——從不會例外。

這附近的茶館，小飯舖還就指着這個發財呢。

可是凡是常來的老客，都能清楚的記憶起來，要數人多，熱鬧，近十年來可就數今天這一次人最多，最熱鬧，告示一貼，有遠從兩百里以外趕來看熱鬧的，這才「巳」時不久，離着「午」時還有一段子時候，眞要到了時候，不怕擠破了頭！

什麼人這麼大的名氣？到底這個犯人是誰？

「劉大麻子當差！」一個頭戴瓜皮小帽的老頭，呷了口茶說：「他娘特地還給他製了一套新衣裳！」

「是紅的囉？」對面一個挺體面的客人問。

「當然！」老人家說：「紅差，紅差，這叫紅差！」

體面的客人點點頭，像是很明白的說：「對了，我那個綢緞莊子也遇見過一回，那個當差的押差犯人，到我莊子裏要吃要喝，臨走還要了兩疋緞子，也怪。第二年，我眞發一年的利市！」

由他們坐的地方直望出去，恰好對着「舊校場」的正前面，正好看。前進一尺，可就有提着刀的官兵把守着不許再越雷池一步，所以這個座，可就值錢了，能够坐在這裏一面喝茶一面看斬的人，如果不事先花個十兩八兩銀子，你就不用想了！

這個座上只有三個客人——

一個頭戴瓜皮小帽的老頭——一個體面的商紳——還有一個……這位爺兒們可是透着怪，您瞧瞧他吧，足有六尺四五的個子，四十不到的年歲，一張長臉，活像個弔客似的，兩邊鬍子新刮的，看上去青糊糊的。

這個人頭上戴着一頂馬連波的大草帽，帽穗子垂下老長老長的，差不多把眉毛都遮住，這還不怪，怪的是他那一身打扮——一件月白色的大褂，他老兄可不好好穿，却把前後大襟連在一塊，繫上了一個大疙瘩，一條寬綢褲子也挽起老高來，那雙腿子，就像是爬滿了大黑螞蟻似的，衍生着老些個子黑毛。

這個人是這個座頭上來得最早的一個，所以他坐的地方比其他那兩個客人都要好得多。

他老兄先是要了兩角老酒，喝完了，又問夥計要了一大盤水煎包子，就着一碟子生蒜瓣，風捲殘雲般的吃了個精光。

這份兒吃相，早把身旁的兩個人嚇呆了。

吃完了，他以手加額，鼾聲如雷的可就睡開了。

那個戴瓜皮帽的小老頭，早先在衙門幹過一任子典吏，也算是個小人物，那個體面的客人，是個綢緞莊子的大老闆，兩個人都是地方上自以爲清高的朋友，對於座頭上的這位孟浪朋友，却也都能「見怪不怪」相安自處。

人愈聚愈多——

官道上，山坡上……放眼看去，滿都是人，就算每年逛廟會也沒有這麼多人。

大家的興趣，由於時間的接近，越顯得激動高張。

却有一隊子官兵，由官道上出現，用長槍桿子，把那些看熱鬧的百姓，硬給擠出去，空出了一條路來。

遠處塵飛馬嘶，奔馳來了一隊子人馬是「大名府」臨時調來的三十名幹役——

這羣人每人一口鬼頭刀，一張弓，一壺箭，下馬之後，紛紛設防，勢態顯得極爲愼重，如臨大敵。

看到這裏，那個頭戴瓜皮帽的小老頭，可就呵呵的笑了。

對面的體面客人道：「宋爺，這是怎麼回事？砍個人還用得着這種排塲嗎？」

「怎麼用不着？」

小老頭不愧在衙門裏混過，居然是無所不知——

他彎下身子，壓低了嗓子道：「你知道這個犯人是普通人嗎？」

「他不是普通人還是……？」

姓宋的老頭哼了一聲道：「你這就不明白了，這個人我見過……」

一聽到這裏，當中那個睡覺的瘦漢子霍地睜開了眸子，鼾聲突然而止。

姓宋的禮貌的向着這邊人點頭一笑！

瘦漢子揚了一下眉毛，道：「你見過這個人？」

宋老頭點頭笑道：「毛六人審案子的時候，老漢去聽過一回！」

瘦漢子眼皮眨了一下，嗒然無語。

宋老頭伸了一下姆指道：「不愧是一條漢子，眞是好樣的，問什麼答什麼，叫畫押就畫押，八十板子打得皮開肉裂，人家連眉毛都不皺一下！」

體面的人道：「他有多大了？」

「二十七！」宋老頭說：「眉清目秀的，好英俊的個小夥子！」

說到這裏，他老人家聲音，可又放低了——

「聽說這個人身上有一身好功夫，平常就是百八十個壯漢，也休想能近他的身子！」

體面人點頭嘆息一聲，道：「這種人才什麼幹不了，爲什麼要當強盜，殺人越貨——」

宋老頭笑了一下，道：「那人說的好，他殺人是自衛，刦銀是爲了魯西的數十萬災民！」

「啊——？」體面人睜大了眼睛道：「這麼說，這人還是個俠盜囉？」

宋老頭道：「這人也不是俠盜，平常是個老實人，這是他第一次犯案，想不到上來可就失風了！」

體面人點頭道：「這一點我也聽說了，聽說是在五花樓，叫人用藥酒把他給灌醉了，才被擒的。」

「不錯！」宋老頭說道：「爲了這件事，張班頭還送了條命，金虎還斷了條胳膊！」

「眞有這麼厲害？」

「錯不了！」宋老頭的眼睛瞇成了一道縫，臉向外一仰，道：「要是沒有兩下子，豈能來這麼多人？你等着看吧！」

中座的瘦漢子，聽到這裏冷冷的大笑了起來，宋老頭和那個體面的商人都被他這種突然的舉動嚇了一跳。

那漢子咧開一口白牙，用着濃重的關西口音道：「看什麼？就算他苗七蒙脇生雙翅，今天還能飛了？這叫做『閻王叫人三更死，誰能留你到五更？』姓苗的沒有埋怨的，只怪他的生辰八字排錯了，活該有此一難！」

這番狂話，語驚四座。

全茶座的客人，都禁不住伸長了頸子，看看這位豪客是個什麼模樣？

姓宋的老頭大是不樂，却也不便口頭頂撞，一時懶得答理，却把眼光瞟向，法塲！

只聽得鑼聲嘈嘈，衆聲喧嘩，官道上來了兩行官兵，雪亮的刀片，映着正午的驕陽，一片光華閃爍，少說也有一百八十人。

這隊子快刀手來到了法塲，兩列站好，抱刀環視，威風凜凜。

「午」時牌到——

法塲上捲起了一片風沙，沙粒遍打在人身上，臉上，人羣裏起了一片騷動，緊接着，鑼聲嘈嘈，監斬官蘇大爺的騎駕來了，身後是有關職司文案以及兩般衙役。

蘇大老爺官印澤民，大概取意惠澤人民之意，今天這個監斬的職司落在了他的身上，可由不住他有些心驚肉跳，犯人是有名的武林人物，一身好功夫，現在雖然問了斬，可是那顆人頭未落地之前，蘇大老爺的一顆心，始終是安不下來。

他老担心會出什麼差錯，萬一有個什麼差錯，自己這頂七品烏紗帽，可就別想要了。

犯人苗七蒙早已帶在了附近的驛站，負責看守的人是「大名府」的新班頭——「豹眼」許山，許山有鑒於犯人苗七蒙的那身功夫，自然不能絲毫大意，除了他自己以外，他另外召集了大名府下的各縣，一共出動了六十多名捕快。

這些個吃拿公帑的官差，固然多的是飯桶，可是也不儘然——

譬如說其中的「快手刀」張虎臣，「連手箭」徐忠，「鏈子鎗」許世英……這幾個人，也並非無能之輩，手底下都很有兩下子。

「豹眼」許山召集了這些人，專心一意的看守着差事，可不能絲毫馬虎。

蘇大老爺坐定之後，看看時辰快到了，一拍驚堂木，道：「帶人犯！」

穿着紅號衣的役差，雙手捧過大老爺下扔的令籤，邁腿如飛的跑了下去。

負責當差的快刀手，立時緊張的站定了崗位。這當口，可就聽到了嘈嘈噪耳的一片鑼聲，人羣裏立時傳出了一陣哄動！

「來啦……來啦……」

大家夥的眼睛可就迫不及待的向着驛道上眺望過去——

劉大麻子一人當頭，只見他身着大紅緞子的衣裳，胳膊彎兒裏抱着擦磨得靑光閃閃的一口大刀，血色的刀衣鐺子隨風飄展，和他臉上那張天麻大臉的凶光相映生威。

宋老頭看到這裏，嘻嘻一笑道：「劉大麻子，今兒個可算是露臉了！」

體面商人道：「這傢伙這一輩子也不知砍過多少人……你看看他那兩隻紅眼。」

宋老頭點頭道：「不錯，有一年這劉大麻子出紅差，一下子砍了七名大盜，到了强盜頭子馬武，他貪圖馬武胳膊上那隻漢玉鐲子，苦苦哀求說是他傳家的東西，要劉大麻子行行好，給他留在屍體上一併入土！」

體面人插口道：「哦——我聽過這件事，聽說劉大麻子硬給他扒下來了！」

「可不是！」宋老頭說道：「那個土匪頭子馬武，臨死前發狠說，要噴他一臉血——」

說到這裏咳了一聲，才又接道：「結果眞應驗，人頭一落，就噴了劉大麻子一

臉的血，就從那個時候，他那一雙眼可就紅啦！

他的興緻不淺，本想再聊下去，禁不住四外人聲鼎沸，原來犯人苗七蒙已經帶到了。

那個叫苗七蒙的犯人，當眞是條好漢子——

你看看，是有六尺開外的身材，儘管是蓬頭散髮，滿臉于思，却是遮不住他英俊豪邁的那副模樣兒。

犯人穿着一身黑布長衣——是新製的，背後的長髮，結了一股大辮子，甩在右肩頭上，長眉朗目，看年歲也就是在二十好幾，生得猿臂蜂腰，異常的魁梧！

大家夥的心目中的他不知是一副何等樣凶凌的面目，等到看見了他之後，都不禁打心眼兒裏生出一些同情，況乎此人的傳說種種，到底不失爲俠義英雄的本色。

因此，有很多人已在塲外叫吼起來。

有人叫：「姓苗的，二十年後還是一條漢子！」

有人叫：「劉大麻子你不給個痛快，你他娘是兔子養的！」

人聲喧嘩，叫鬧喝罵聲混成了一團！

這陣子抱不平不打緊，却把那位緊偎在犯人身旁的大班頭「豹眼」許山給嚇壞了。

許大班頭一手帶着苗七蒙頸頸上的鎖鏈子，另一隻手托着他的兵刄「摺鐵刀」，刀刄子就架在犯人的頸子上，只要隨時有一點風驚草動，他的刀往裏面一推，可就免了劉大麻子費事了。

再看看犯人苗七蒙那一身刑具，你就會覺得許大班頭這一手是多餘了。

原來一般犯人充其量是戴一副手鐐脚銬罷了，可是今天的這位犯人却是不然，兩手戴着一副少說也有十斤重的精鋼鐵鎖，再看看他的足下那副銬子，更是沉重得嚇人。

這還不說，在他足後還繫着一枚大鐵球，看來也有五七十斤沉重，可能他們料想到犯人有高來高去的輕功能耐，是以特別在他足後加上了這麼個玩藝兒。

儘管是這麼一大堆的刑具，那個叫苗七蒙的犯人，看來並不沮喪，雖然眉目之間畧現沉鬱，却不失大丈夫本色。

在他身側除了那個叫「豹眼」許山的人以外，另外還有四名俐落的捕快，前道的「快手刀」張虎臣，「鏈子鎗」許世英以及「連手箭」徐忠，俱在其中。

這麼多公門的幹役，押護着一個差事，猶感到戰戰兢兢，但聽得鎖鏈聲唏哩嘩啦一陣亂响，已來到了法塲。

四週看熱鬧的人，到了此刻，却反都沒有聲音了。

空氣一下子靜了下來，大家緊緊的偎着法塲外，裏三層，外三層，看上去黑壓壓的一大片，眞有上萬的人。

宋老頭他們這一桌，眞可說是得天獨厚，就地勢上來說，除了監斬官的那個座頭以外，就該數他們這個座頭看得最清楚了！

全塲內外，鴉雀無聲——

大家的眼睛只盯着個人——苗七蒙！

在距離着監斬官蘇大老爺的座前還有兩丈遠近，犯人站定了身子。

秋風蕭蕭，人心肅殺。

大家都緊張得很，一顆心彷彿已經提到了嗓子眼兒，都想聽聽蘇大老爺和這個身負奇技的大盜之間，他們要說些什麼？只是能够聽見的人却太少了。

宋老頭他們這一桌，就是這少數其中之一。

蘇大老爺的驚堂木「卜！」的一拍，「跪下！」兩個字還沒說出來，「豹眼」許山手上的鍊子用力一帶，犯人苗七蒙可就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

「豹眼」許山可不能對這個特殊的死犯過於無禮，只見他身子向前附進了些，幾乎扒在了苗七蒙的肩上——

他小聲道：「苗兄弟，這是王法，多包涵着點——」

苗七蒙抬頭用一雙無限惆悵的眼睛，又像是幾分嘲弄自憐的表情苦笑了一下。

那意思好像是在說：「這還用你關照嗎？」

許山會意的點點頭退出了三尺以外——他和張虎臣、徐忠、許世英等三個人，採四角包圍着苗七蒙，小心的看守着差事！

除了他們四個以外，法塲四週多的是「快刀手」「長槍手」以及一府三衙的幹練捕役，刀出鞘，弓上弦，犯人苗七蒙，眞要心懷不軌，意圖逃脫，却只怕揷翅難飛。

蘇大老爺開腔說話了——

是一口道地的天津衞官話：「苗七蒙！你的案子已經定啦，本縣奉令今日午時將你問斬，這是朝廷的王法你可知道？」

這幾句話聲音很高，塲內外的人有一多半聽見了。

犯人苗七蒙抬頭平視，朗聲道：「犯民知道了——」

蘇大老爺手捂着嘴咳嗽了幾聲，啐了一口痰，頻頻點頭道：「苗七蒙，本縣私心很喜愛你是條漢子，你放心去吧……你的後事本縣一定從優落葬！」

苗七蒙面色一片黯然！

蘇大老爺嘆了一聲：「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還有一個老娘！」

「兄弟姐妹幾人？」

「並無一人！」頓了一下，道：「詳情請大老爺查案卽知！」

「哦……是！是！是！」大老爺有點健忘，「你老娘今年多大啦？」

「六十二三！」

「還不算太大！」蘇大老爺說：「我預備賞她一百兩銀子，一個老人家作點小生意，也够她養老了！」

「謝謝大老爺！」苗七蒙說：「賊舍有良田百畝，犯民的老娘尚能爲生！」

「啊——？唉……你原是……」

蘇大老爺不太會說話，又怕言多有失，顧視了一下左右，眼睛注視向一旁的師爺。

師爺點點頭，暗示時辰差不多到了。

蘇大老爺淸了一下嗓子，道：「時候差不多了，你可有什麼要求？本縣一定盡力爲你辦到！」

「犯民有一要求！」

「啊——？」

四週圍凡是能聽得見的，都不禁拉長了耳朵，空氣尤其是來得肅殺！

「犯民八歲投師，學成絕技！一十九歲出道江湖！七年來本仁義待人，不曾作惡犯科，更不會濫殺一人！」

「咳……咳……」蘇大爺一連串的嘆着氣，拍了兩下驚堂木。「到介個時候，還提介（道）幹嘛？本縣是問你有什麼身後的要求沒有？」

犯民苗七蒙冷冷一笑，說道：「犯民懇求大老爺法外施仁，能够饒恕犯民一條活命——」

蘇大老爺嘿嘿一笑，「叭！叭！」一連串的拍着驚堂木，大聲道：「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扭過頭來，向着司筆的文案道：「驗明正身，綁下去！」

兩名差人把事先塡寫好的一紙公文由文案座前接過來，跑到了大班頭「豹眼」許山面前，許山接過來，走到犯人苗七蒙跟前，嗞牙一笑，道：「得！兄弟你帮個忙，劃個押，老哥哥感激你一輩子！」

苗七蒙長嘆一聲，抬起帶着鐵鐐子的雙手，握着筆，簽了押，差人捧下去。

這當口，但聽得大砲三响，場內外人人心驚胆戰！

「速手箭」徐忠，「快手刀」張虎臣，由兩側快速上來，一左一右架住了苗七蒙的胳膊。

哥兒兩個都知道這位主兒的厲害，各自陪上一張笑臉，不敢口頭開罪。

徐忠道：「苗爺！帮個忙……」

苗七蒙垂頭不語，鐐鐵鍊子叮鈴噹啷一陣亂响，一行人步向場子正中——

那裏早已佈置好了，大紅的血盆用一張蓆蓋着，劉大麻子一對大紅眼滴滴溜溜的在苗七蒙頸頸上看着，大概是找個好下刀的地方！

四下裏的羣衆，看到此又與起了一片騷動……

茶棚裏人人伸長了頸子……

好緊張的一刻！

宋老頭一隻手在臉上抹了一下，和對面的那個體面商人都緊張的站了起來！倒是那個關西瘦漢子仍然鎮定的直直坐着！

秋風陣陣吹着，地面上灰沙就像浮花也似的捲了起來！

犯人苗七蒙忽發長嘆，仰視上天朗聲道：「皇天有眼，我苗七蒙對天盟誓……誰要是救我不死，必効犬馬以報之！」

話聲方落，茶棚座裏一人暴喝道：「好——」

却見一個瘦高的漢子，倏地躍空直起，活似一隻冲天大鵬，起頓之間，如同飛星下墮似的，落到了法場之內！

這漢子正是宋老頭座中的那個關西客人，他這麼突然的現身，可把現場所有的人，包括官民兩方的人都嚇了一大跳！

關西漢子身一落地，却由後脊樑抖出了一條紫光燦爛的鍊子槍，刷啦！的一聲大响，怒鷹般的撲到了苗七蒙面前！

這漢子嘴裏大聲吆喝道：「姓苗的言出算數，老子救下你啦！」

說話間，一旁的捕頭「快手刀」張虎臣大喝一聲，已閃身近前，掌中一口「魚鱗刀」，劈風疾砍直下，直向那關西大漢面門上力劈而下！

關西漢子既敢單刦法場，自非泛泛之輩！

「快手刀」張虎臣的刀雖說以「快」馳名，可是此刻在這個關西漢子面前施展，可就快不起來——

他的刀快，人家的鍊子槍更快，快得無以復加！

只聽得「嘩啦！」的一聲脆响，鍊子槍如同出穴之蛇！一吐一纏，已緊緊的束住了「快手刀」張虎臣那隻持刀的胳膊！

「去——」那漢子一擰手，張虎臣偌大的身軀就像騰雲般的起在空中，「噗！」的一頭扎了下來，頓時不省人事，死了過去！

可以想知，此一刻時間，現場該是如何的混亂？

像是暴雷般的，觀衆大嘩！

幾個公門中的捕快，簡直像是晴天的一聲霹靂，都給嚇傻了！

眼前情形自然是看守差事第一！

距離犯人苗七蒙最近的是「豹眼」許山，一看這番情景，二話不說，身子向着前面一欺，一伸手就要去帶苗七蒙頸頸之間的鐵鍊子！

他嘴裏說：「苗兄弟，你死了這條心吧！」

苗七蒙顯然不再逆來順受了，這是他唯一的求生之機，自是不肯輕易放過——

他的身子驀地一旋，有如疾風一縷，許山的手帶了個空，這位幹練的捕頭，怪笑了一聲，掌中刀向外一旋，不再留情的向着苗七蒙頸頸間斬去！

「嗆啷！」的一聲，却被苗七蒙手上的那副加料手鐐給架住了。

許山大喝道：「反了！」

他身子向左一擰，借着擰身之勢，用「劈風斷雨」的刀法，斜着去劈苗七蒙的腰部！

這一刀可謂之老道！高！原因是許山看準了犯人一身的大刑，轉動不易，是以出刀專向對方欠靈之處下手！

刀身如電，方自遞出一半。

空中大喝道：「你敢！」

「呼嚕！」的一股疾風，墮下了那關西漢子打轉的身子，鍊子槍嘩啦的一抖。

那漢子怒聲道：「撒手！」

許山鼻中哼了一聲，死拿住刀把不鬆，可是對方關西漢子端的是神力無匹，隨着他手上的鏈子槍向外一崩，許山的魚鱗刀像是晴空飛虹也似的脫手而出，非但如此，許山那隻持刀的手掌，早已皮開肉裂，鮮血連連滴下不已，足下踉蹌着，一連後退了三四步！

關西大漢鼻子裏哼了一聲，出掌飛足，把迎面撲上的兩名捕快打跌一旁。

同時之間，他的鏈子槍，一壓一揚，有如出穴之蛇，「噗！」的一聲，又點刺在許山的心窩上，血光一現，槍頭子透胸穿背而出！

那漢子叱了聲：「去！」

大脚一抬，已把許山的屍體給踹了出去！

同時間一旁的「連手箭」徐忠，已施展出他的絕技，手甩處，一連發出了三支「三菱箭」！

三支箭併排而出，却在嘩啦！的一聲鐵鏈子响處，全數打落在地——

關西漢子武功別成一家，似乎特別精於提縱功夫，只見他身子伏塌間，如同狸貓撲鼠似的，只是一貼，已到了徐忠跟前，不待徐忠出手，他的一隻蒲扇大手向外一推一揷「噗哧」！

大股的鮮血，由徐忠前胸噴了出來，關西漢子整個的一隻手，全都揷進了徐忠胸膛，徐忠啞着嗓子狂嗥了一聲，隨着那關西漢子抽手之勢，全身一蹌臥倒在地！

這時整個法場，叫囂混亂成了一片！

高坐在上的蘇大老爺，早已嚇了個魂飛魄散，由四名幹役保護着匆匆退下——

正面的一列長槍手，更是如臨大敵，紛紛抖開了丈八長槍，嚴陣以待！

快刀手早已得了號令，在一名哨長的口令之下，殺入場內，只是那關西漢子，却並未十分把他等看在眼中，他一心一意只是在於救助人犯苗七蒙！

這時見狀，他狂笑了一聲，用着刺耳的怪腔調，大聲道：「想死的快過來，老子是活閻羅——」

說話之間，鏈子槍刷啦啦的一運施，先進的兩名快刀手，棄刀而亡，只見每人前額間，皆現了一個血窟窿，關西漢子得手後，身軀如飛而進，已到了犯人苗七蒙身前——

他咧嘴一笑道：「相好的，你死不了啦！」

說着話，左手探胸一抖，已拿出了一口尺許長短，形式古雅的短刀，刀光作紫紅色，一望即知是一口削鐵如泥的寶刄！

關西漢子身子向前一欺，手起刀落，「嗆！」的一聲脆响，火光四射中，已把繫於苗七蒙足後的大鐵球斷爲兩截！

苗七蒙足下一躍，跳出丈許之外！

那關西漢子笑道：「慢着！」

身子如影附形的再次跟過去，手起刀落，「嗆啷！」又是一聲，却把苗七蒙雙踝之間的足鏈鏈子也斬了開來！

喊殺聲中，五六名快刀手縱身而上，關西漢子怪笑着，一手舞槍一手掄刀，身過處血肉橫飛，不過是運轉之間，來犯的五六名刀手，全數丟刀橫屍在地！

這番打殺身法，非但把來犯的官兵嚇得瞠目結舌，就是現場內外上萬的觀衆，也看得如呆似痴！

關西大漢狂笑着，正待縱入官兵之內，殺個痛快，猛可裏一人落身面前，正是死犯苗七蒙——

他雙手雖戴着鐐子，可是却也無碍運展，兩手一抖，已抓住了關西漢子的一隻胳膊。

關西大漢用力一掙，居然沒有掙開！

苗七蒙道：「恩兄手下留情，我們走吧！」

那漢子怪眼一翻，冷冷笑道：「好吧，聽你的，我們走！」

一隻手的腕子嘩啦一下，已然操住了苗七蒙的鎖鏈子，大步向外就走！

二人身過處，人羣望風披靡！

四十名長鎗手中半月狀的挺鎗以待，吶喊之聲响澈行雲，二人前進的身子，不得不暫爲中止！

關西大漢翻着怪眼，手中鍊子鎗微一振腕，琤！的一聲抖了個畢直！

他目無餘子的狂聲笑道：「苗老弟，這可怪不得咱，說不得要殺他個痛快！」

苗七蒙眼見大錯鑄成，雖然是身逃一死，可是這等的下手殺人，自己身上這個大盜之名，勢必終身背負，只怕跳到黃河也不洗清了。

他終算無昧於良知，長嘆一聲道：「恩兄何必如此？你我高處去也就是了！」

關西漢子虎目視向四方，獰笑道：「你一身大刑，只怕難以施展吧！」

苗七蒙道：「無妨！」

關西大漢回頭露牙一笑道：「那就試試看！」

雙足一頓，叱聲：「起！」

那關西漢子足足拔起了有六七丈高，在空中雙臂平張，活似翱翔天際的一隻巨大蒼鷹，一挺一浮，已飄出數丈以外，落向人羣之間！

這一手輕功，足可傲視武林了。

他身子方自落下的一刹那間，但聞得頭頂上鎖鏈子嘩啦一响，再看時，苗七蒙已站在眼前，二人相距不過數尺之間！

關西漢子確實的吃了一驚，面色一變，却綻出了一片笑容，道：「有你一手，我們走！」

手裏的鏈子鎗一擺，嘩啦一聲大响，大吼道：「讓路！」

那些人目睹先時情景，早已嚇得六神無主，此刻再吃這關西漢子近面一吼，俱都唯恐爹娘少生了兩條腿，紛紛閃身讓開，頓時空出一條路來！

關西大漢在前，苗七蒙在後，像是閻羅殿出來的一雙厲鬼刹時間已消逝無踪！

關西大漢在前，苗七蒙在後，二人施展的是「陸地飛騰術」，只消邁開大步，運氣疾行，沿途樹木山石如萬馬飛騰般的疾快向後面消逝！

如此那消一刻，已馳出十數里外！

眼前是片荒蕪田園，天高日遠——

旱田裏的莊稼早已經收成了，一束束的麥子，雜粮集中在一塊，晒成了乾柴！

打麥場子裏，停着閑散的農家工具，大石碾子足有一人來高！

正午驕陽下，田裏不見一個人，倒是一片秋蟬聲，响自陌邊柳樹！

二人同時站下了脚步，面不紅，氣不喘！

回頭打量了一下，追撲的官兵早已望不見影子，才算鬆下一口氣來。

關西大漢打量着眼前，見有一處貯存麥子雜粮的庫房，就向身旁的苗七蒙道：「走，裏面去！」

二人於是抄着田間小道，來到了屯集粮食的草房前面，只見兩扇木架子關鎖着，關西漢子一抬腿，吱喳！的一聲，把門踹了開來，却有一條黃狗，由側面猛撲過來，嘴裏汪汪狂吠不了。

關西漢子哈哈一笑，一隻左手凌空向外一推，距離那隻黃狗少說還有兩丈的距離，掌力一現，黃狗悲嗥了一聲，就地打了個滾兒，却是七孔流血的暴斃當場！

苗七蒙目睹如此，心中又是一懍！

他倒不是震驚於對方漢子一身不世武功，而是驚於他手下之凶殘毒辣，無論人畜，只要是冒犯了他，絕少得能有活命之

機，當眞是可怕之極的一個殺星！

然而，這個人却是他的救命恩人！

能够死中求活，由鬼門關前慶幸還陽，全賴此人所賜，苗七蒙能兩世爲人，再有重新作人的機運，內心自然有一番莫名的喜悅！

庫房裏，停放着一堆堆的粮食，那些貯放在蓆條圈內的各類粮食，就像是小山也似的聳立着，足有十幾大堆，可見農家之富亦足驚人！

關西大漢大聲道：「上面去！」

轉眼已縱上了面前的一座粮食堆上，苗七蒙答應了一聲，跟踪躍起。

二人站定之後，相視大笑。

苗七蒙一頭轉倒，大聲道：「恩兄在上，請受小弟一拜！」

關西漢子哈哈一笑，一把操往了苗七蒙腕間的鋼鏈子，用力帶往道：「兄弟，你先慢着！」

苗七蒙道：「救命大恩，豈有不拜之禮！」

說罷着實的拜了三拜，關西大漢仰天大笑，聲震屋頂，連聲道：「好！好！我受下了！」

拜罷之後，苗七蒙站起來道：「還未請教恩兄大名是——？」

關西漢子一對大眼睛珠子咕咕嚕嚕轉着，嘿嘿笑道：「我姓裘乃關西人氏！」

苗七蒙抬手抱拳道：「裘恩兄！」

手腕方抬，鎖鏈子嘩啦的一响！

姓「裘」的漢子一笑道：「只顧了談話，還忘把老弟台你這一手刑具弄開！」

說罷一手入懷，又把懷中的那口鋒利短刀抽了出來，接連着一陣揮斬，已分別把苗七蒙手足間的刑具斬落下來。

苗七蒙第一次感到了輕鬆，方待運活一下血脈，却被姓裘的一把抓往了胳膊。

他嘿嘿笑道：「苗兄弟，你還記得在法場對天所盟之誓麼？」

苗七蒙一怔，點頭說道：「裘兄指的是……？」

「哈哈……」姓裘的大笑道：「老弟你眞是好記性——」頓了一下，大聲道：「『皇天有眼……誰要是救我不死，必效犬馬以報之！』，這可是你親口說？」

苗七蒙道：「正是小弟所說！」

「算數麼？」

「誓無反悔！」

姓裘的漢子一挑大姆指道：「好！有你的！」

苗七蒙朗聲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皂染白，今生今世，但憑裘兄差遣，只要不再作奸犯科，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姓裘的面上微微一怔，含笑說道：「犬馬但知忠心衞主，却不知道什麼作奸犯科！」

苗七蒙不禁一驚，道：「裘恩兄的意思是——？」

姓裘的哈哈一笑，說道：「苗老弟，你放心，我姓裘的豈敢終身差遣於你，但有一事要你相助，事情完畢之後，你東我西，再見面有如陌路蕭郎，你我誰也不認識誰！」

苗七蒙道：「小弟怎敢？」

關西漢子十分高興，哈哈笑道：「我們這是第一次見面，兄弟，你肚子必定餓了，咱們吃飽了再說！」

說完，把背後的一個包袱解下來，裏面裹着一個油紙包兒。

紙包裏是油鷄一隻，熟牛肉一斤，另有七八個大饅頭，看到此苗七蒙肚子禁不住「咕！」的叫了一聲。

兩個人大口嚼着饅頭，大手撕着鷄肉，刹時間風捲殘雲似的吃了個乾凈！

庫房外的農家，似乎已經驚動了，有人伸頭探腦的看着，却是不敢進來！

姓裘的關西大漢把兩手的油漬在身上擦了下，大聲嚷道：「咱們兩個人，借你們的庫房休息一下，等會就走，再來惹厭，火了老子一把火燒個乾凈，看看是誰厲害！」

這番話果然生了效，再也不敢有人偷看了。

苗七蒙肚子吃飽了，心情並不開朗，想起今日所爲，總覺得於心不安，只是却也無可奈何。

姓裘的漢子却顯得興緻很高——

他兩隻精光烱烱的眸子打量着苗七蒙，慢吞吞的道：「老弟，你我雖萍水相逢，但是足下你的大名，我却是久仰之至！」

苗七蒙嘆息一聲，低頭不語！

姓裘的道：「用不着這樣好死不如惡活，打起精神來好好的再幹他一番！」

苗七蒙道：「恩兄說的極是！」

姓裘的道：「我有幾個問題，裘兄你要照實回答才好！」

苗七蒙道：「恩兄請問，小弟知無不言！」

姓裘的點點頭，神秘的一笑道：「久仰苗兄弟你精于刀法，一口『奔雷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曾經刀闖三關，連殺陝西金刀帮七位兄弟，可有此事？」

苗七蒙陡然一驚——

姓裘的笑道：「金刀七友與我非親無故，苗兄弟你直言無諱！」

苗七蒙點點頭，道：「是有這回事，那只是怪他兄弟平素爲惡多端！」

姓裘的點頭道：「金刀七友的刀法，在以往却是天下少敵咧！這麼說來兄弟你的奔雷刀，以一敵七，猶能取勝，却是令人可敬！」

苗七蒙臉上飛起了一絲豪興，「人」沒有不喜歡被人戴高帽子的，誇讚別人的成就，也需要技巧，更說得不過不失，說者不感肉麻，聽者也就心裏舒坦！

姓裘的進一步又問道：「……聽說苗兄弟你有一式刀法，世無其匹，那一刀叫做……」

苗七蒙道：「一刀奔雷！」

「對！一刀奔雷！」姓裘的臉上綻開了一道笑容，道：「這麼說，兄弟你與失踪武林的『飛苗派』可有什麼關係？」

苗七蒙直直的看着，大概是暗詫對方之無所不知。

當着恩人，自無相瞞之理。

他慨然的長嘆一聲，點點頭道：「恩兄是聰明人，小弟不敢隱瞞，正是飛苗派的傳人！」

姓裘的哈哈一笑道：「怪不得兄弟你有如此身手，失敬、失敬！」

苗七蒙道：「飛苗派自宋立派，十八傳而至今日，到了先父這一輩上，由於門戶中衰，先父罹染惡疾之後，更未曾再收門下弟子，是以小弟可算稱得『飛苗派』之最末惟一的一個傳人了！」

姓裘的漢子抱拳朗笑道：「這就更失敬了！」

他頓了一下，接下去道：「苗兄弟，你以爲當今武林，除了你們苗家刀法以外，還有別家刀法値得一誇麼？」

苗七蒙道：「裘恩兄抬舉……據爲弟所知，武林中能人奇士太多，刀爲普通兵刄，以刀上絕技稱雄武林者，更是大有人在！」

關西大漢道：「說幾個聽聽！」

苗七蒙道：「以兩廣的盛氏刀法，浙西的諸大刀，以及三楚的……太平……」

「太平金刀，」姓裘的挿口道：「是不是？」

苗七蒙點頭道：「不錯，是太平金刀，聽說擅此刀法的人是一個姓鄔的人！」

「鄔燄森！」關西漢子凌笑了一下，道：「是一個辣手無情的人！」

「不錯，是鄔焰森！」苗七蒙想起了過去江湖道上對於此人的批評，就道：「此人刀法精湛，世無匹敵，聽說手下雖狠毒無情，可是爲人尚稱正直，所殺多係惡人，作風和小弟倒有幾分酷似！」

姓裘的冷冷一笑道：「怎能和兄弟你相提併論？」

「爲什麼？」

姓裘的臉上閃出一流凶光，道：「鄔焰森刀法驚人，舉世無匹，殺人無數，爲禍多端，只怕他如得知兄弟你不死出世，日後定必會來找你一分強弱！」

苗七蒙微微一笑，道：「武林中人每係如此，只是小弟此番蒙恩兄仗義援手，兩世爲人，應該多行俠義之事，倒不忍再逞強好勝，與人爲敵！」

姓裘的哈哈大笑道：「如此說來豈不任人欺凌了？」

苗七蒙垂首一嘆，暫不出言。

姓裘的冷笑道：「如果說那鄔焰森找到你的跟前，你也不與他動手不成？」

苗七蒙搖搖頭，漠然道：「我與他無怨無仇，何至於此？」

關西漢子嘿嘿一笑道：「如果有人與他有仇，請你打個抱不平呢！」

苗七蒙冷笑搖頭道：「小弟也不忍出手，是非皆因啥出頭！」

姓裘的關西漢子霍地站起身來，滿面怒容，道：「如果那個人是我呢！」

苗七蒙不禁怔了一下，抬頭打量着他，道：「恩兄是說……與那鄔焰森……」

「不錯，我與他有仇！」姓裘的狂笑一聲，道：「非但有仇，還是不共戴天的大仇！」

苗七蒙忽然明白了對方的心意，內心大大的爲之震動了一下！

關西大漢嘿嘿笑道：「今日不才正是要請兄弟你助我一臂之力，不殺鄔焰森，難平我心中之恨！」

「這……？」苗七蒙倒是眞正的感覺到爲難了。

「怎麼，你不願意？」

「我……」

苗七蒙長嘆了一口氣，氣餒的道：「小弟這條性命，倘且得到恩兄所救，既已對天盟誓，焉有出爾反爾！」

「這就對了——」

含着滿臉的笑，姓裘的盤膝坐了下來：「我就知道你必定是個言而有信之人的，否則我亦不會甘冒萬死，救你於法場之內了！」

苗七蒙苦笑了一下，道：「只是小弟本心，極是不願再濫殺一人！」

「這是什麼話？」姓裘的說：「那一個心裏願殺人？就好比今天，如果我不是爲了救你，也不致于毒手殺害那麼許多的官兵了！」

苗七蒙爲之一呆，內心痛疚已極。

「是不是？」姓裘的大笑道：「我爲了救兄弟你，殺了何止十人，而兄弟你爲了我，只殺一人，尚還猶豫不成？」

苗七蒙頹然道：「小弟豈能言而無信？只是不忍爲難，令人不恥！」

姓裘的一笑，伸出一雙蒲扇大手，在苗七蒙肩上拍了一下道：「得啦！只此一次，下不爲例！你爲我除了這個人，也就算還了我這番人情，以後我也不會再去麻煩你了！」

苗七蒙長嘆一聲，道：「小弟遵命就是，只是裘恩兄武功高過小弟十分，何以多此一舉？」

姓裘的冷冷道：「苗兄弟你太客氣了，你雖深藏不露，却也避不過我這雙眼睛……你我眞要動起手來，只怕我絕非兄弟你的對手！」

苗七蒙道：「恩兄太謙虛了！」

姓裘的好像心情很高興，冷冷笑道：「誰客氣誰是孫子！」

話聲一落，驀地欺身而近，厲叱一聲道：「看腿！」陡地一脚直向苗七蒙下盤掃來！

這一腿勁猛力足，尤其是纏裹在腿脚上的一層風力，足有三尺遠近，力道過處，像雲也似的濺飛了滿天都是！

這一腿眞要是掃上了，苗七蒙不死必傷，姓裘的可能是借此來試探一下對方的功力，可是苗七蒙却不得不防，眼前情形已十分急迫！苗七蒙身子霍地躍起，却不意對方關西漢子這一腿有個名堂叫「穿天入地踩子脚」。苗七蒙身子縱起，姓裘的已跟踪而起。

他嘴裏高叱道：「那裏跑！」

那一隻踢出的脚，霍地向上一挑，其快如電的飛向苗七蒙小腹上踢來！

其勢絕快，快到令人防不勝防！

只是這一脚，亦可當得武林罕見，苗七蒙如果說身上沒有傑出的功夫，單單想逃開他這一腿，已是萬分不易。

性命相關之際，苗七蒙不得不施出他輕易難得一現的眞實本領了。

隨着姓裘的勾出的這一脚，苗七蒙雙掌平空一按，空中的身子像是浮雲般的昇起了數尺，那關西漢子如此快掃的一脚，仍然落了空。

苗七蒙的身子，却像是四兩棉花般的飄了下來！直落于庫房正中！

關西漢子大聲笑道：「再看這個！」

麥堆上「喇啦！」的一响，那姓裘的關西漢子再次的騰身掠起，雙手交叉着，直向苗七蒙兩肩上撞去！

苗七蒙足踏如意椿，待到對方身形撲

到的剎時之間兩隻手隨意的向外一推——他嘴裏道：「恩兄何苦？」

伸出的雙手，一正一反，看似無奇，其實卻暗含着正反乾坤手絕招在內。

姓裘的來得快退得更快，帶着一聲長笑，已反縱出丈許以外。

站定之後，他哈哈大笑道：「夠了！夠了，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就憑這兩手，就足可對付姓鄔的了！」

苗七蒙怔了一下道：「什麼時候？」

關西漢子冷冷笑道：「姓鄔的最拿手的一招叫『蘆花翻白燕子飛』，多年以來，武林中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他這一招之下！不怕你見笑，我雖勤練多年，卻只怕仍然不是他這一招的對手，是以才想到借重老弟你！」

苗七蒙低低的吟道：「蘆花翻白燕子飛？」

他腦子裏追憶着這一刀的名稱，好像是在那裏聽說過。

姓裘的道：「不錯，這一招很是厲害，秘訣是兩方開刀，動作快，防不勝防，你要注意了！」

苗七蒙冷冷的道：「不勞費心，只請把這鄔焰森住處告知我自然會去找他！」

姓裘的點點頭道：「本處有個獅子橋，你可知道？」

苗七蒙道：「知道！」

姓裘的獰笑道：「鄔焰森每日晨昏必出現該處，你只在那裏找他就是！」

苗七蒙抱拳道：「告辭！」

姓裘的道：「慢着！」

苗七蒙道：「恩兄還有什麼事？」

姓裘的獰笑道：「我給你三天的時間，可夠？」

苗七蒙冷笑道：「那裏要這麼久，今天傍晚，我即去獅子橋找他便了！」

姓裘的冷笑道：「鄔焰森不是等閑之輩，你自信敵得過他麼？」

「哈——」苗七蒙淒凉的笑了一聲，道：「小弟奔雷刀天下無敵，此番自信不會落敗，即使是不敵那位鄔英雄，作了他的刀下之鬼，亦與恩兄無關，就當死在法場也是一樣！」

姓裘的怔了一下，面色不悅，大概是他稱呼鄔焰森為「鄔英雄」之故。

他那張長臉上，帶出了一絲悍戾之色，似乎還有一股無名之火卻強制的壓住。

苗七蒙忽然想起一事道：「裘恩兄，你的大名是……？」

關西大漢哈哈一笑道：「你我此刻不是論交之時！」

「何時方是時候？」

「斬殺了姓鄔的人頭之後，方是你我論交之時！」

苗七蒙點點頭道：「好吧！」

姓裘的大漢道：「今夜子時，在獅子橋東側，馬家花園，我備酒與你接風，你一定要來！」

苗七蒙道：「一定來！」

姓裘的哈哈一笑道：「不要忘了取下姓鄔的人頭！」

「那個自然！」

說話時，苗七蒙已轉身自去，麥倉內獨獨剩下裘姓大漢佇立的影子——他一雙凸出的眸子，閃爍着灼灼的光采，打量着苗七蒙的背影，唇角牽出了令人戰瑟瑟的一絲冷笑！

× ×

在清冽的溪水裏，苗七蒙洗了一個痛快的澡——

那身染滿了晦氣的衣裳也給洗乾淨了——晒在樹枝上！

他赤着身子，坐在一方大石後，等待着衣服晒乾，一雙瞳子却是瞬也不瞬的注視着正面的溪水。

那溪水清澈見底，底部却沉置着一口刀——

一口古雅修長的刀！

刀身有二尺三四吋長短，寬約有五吋左右，長長的彎出去，在頂尖的部位，捲出月牙形的一圈刃口，通體上下冷森森的泛着一股青光，在水和陽光的折射之下，那蓬光華像是一蓬霧光，透過水波，別有一種陰森冷冷嗖嗖的感覺！

這口刀不是一般的刀——

他仍然記得父親苗人鶴病危棄世之前，在病榻邊由枕下抽出了這口刀的情景。

「這是一口寶刀，飛苗派開派鼻祖『流星客』得自萬年寒潭，引為平生至寶，十八傳而至今日，現在這口奔雷刀就是你的了！」

父親的話，言猶在耳！

往後多少年來，苗七蒙一直是個刀不離人，這口刀使他揚名立萬，很作了一些驚天動地的俠義之舉，直到他為官兵逮捕之前，這口刀總算萬倖還沒有落入人手！

說來也湊巧！

據他父親苗人鶴說，這口奔雷刀性質屬水，是以每年如能令其在水中多泡上幾天，必能洗雜淬菁，更增十分的鋒利！

苗七蒙每於殺人之後，必擇一隱秘處，置刀入泉，以去其雜，以往最多不過三天，想不到這一次却任這口寶刀，在溪泉之內沉放了足足一年之久！

這座山泉，位在孤嶺迴峯，四山環蔽，怪石四伏，是以不愁為外人所窺，事實上，如果你沒有一等一的輕功絕技，想攀上這片孤峯，也叫做痴心妄想！

苗七蒙看着這口刀，足有半個時辰。

其實棄刀入泉，還其自然，該是一件何等美滿之事？苗七蒙衷心又何嘗不願意這麼作，只是他太愛這口刀了，太捨不得了！——

何況眼前行將大用！

微微嘆息了一聲，他縱身入泉，一逕的下沉……

在冰冷砭骨的寒泉之底，他摸着了刀柄，然後浮昇上水面！

無數的水珠兒，順着刀身快速的滴洒着，直到最後的一滴滴下來，刀身上再也沒有一絲水漬了。

苗七蒙映着刀光，眉目間現出了一片豪氣，每一次他打量這口刀時，都會情不自禁的蠢蠢欲動。

他緊緊的握着刀柄，伸出了姆指在刀柄與刀身交接處的一塊紅色寶石上按了一下，「嗆啷！」的一聲輕響，自刀身兩側捲出了兩片瓦狀的銀翼，正好護住了刀的兩刃，好俐巧的刀鞘！

苗七蒙細細的注視着它，彷彿覺得它較之昔日確是光采多了！

太陽已微微偏西，他打量着高掛在樹梢上的衣服，倏地赤身騰起，起落之間，已取衣到手。

把衣服穿好了，頭髮理了理，用寶刀把滿臉的于思剃了個精光，看上去較之先前，確是判若二人，即使是此時與官差走個對面對方也絕對不會認得出他是誰了！

他已經休息得夠久了。

看着西墜的金烏，他內心却興出了一種莫名的恐懼，倒不是對于即將面臨的大敵而恐懼，而是對於自己所從事的行為而恐懼，猶豫，羞恥，徬徨……

總之，事情就是這麼定規了。

他下意識的祈求着，如果自己不是那個鄔焰森的對手，一刀死在對方手上，却未嘗不是一個好的下場，但是那必須是自己真的不是他的對手才行……

另一個意思却又支持着他躍躍欲試。

他在想姓鄔的「太平金刀」之上的威力，據那個關西漢子所說，他這「太平金刀」世罕其匹，而自己的「奔雷刀法」更是出道江湖無敵手！

這兩種刀法，這樣的兩個人，湊在了一塊兒，各展所長一分生死，該是何等令人振奮的一件事！

想到此，苗七蒙劍眉一挑，確實有些沉不住氣了。

他把衣服整理了一下，那口刀直插在後腰上，遂即向山下出發！

× ×

「獅子橋」位處城西！

橋本身並不大，橫跨西岸也不過才三四丈長短，橋石為斑蝕，長滿了一層厚厚的青苔，兩端各有一對巨大的石獅子，至於出自何年何朝，那就無人可知了。

橋下是一波靜水，生滿了碧野田田的一池荷葉，每年夏季荷花盛開時，香光十頃，却有幾艘畫舫穿梭其間，船孃一曲高歌，用桿打上幾枝蓮蓬，就着月色剝吃新蓮，却是別有一番滋味！

只是此刻季節不對，荷葉多枯黃，亦不見一枝蓮蓬，秋寒使遊客裹足，與緻也就顯得蕭條多了。

獅子橋下有一棚茶座，除了供應茶水之外，也還有幾樣簡單的麵食供客用食，只是現在看上去，也很冷清！

在一聲嘹亮的馬嘶聲中，一匹長毛的白馬，來到了橋頭，馬上客翻身下馬——

來人六尺開外的身軀，一襲文士衣着，却掩不住眉目間的糾糾豪氣，三十不到的年歲，長眉星目，鼻正口方，是個難得一見漂亮小夥子。

他是獅子橋的老客人了，也是獅子橋最受歡迎的一個客人！

他姓鄔——鄔焰森！

大家都認識他，知道他是一個身藏絕技的奇俠，他打抱不平，見義勇為，一身干犯衆險而不失忠義，是個有作為的好青年！

他出身豪門，家財萬貫，出手豪闊，去到那裏銀錢像水般的流出去，他也風流倜儻，肯為一笑豪擲千金。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萍踪所至，總是為人群所歡迎樂道！

獅子橋是他舊遊之地，這裏他曾舞刀狂歌，也曾幾番爛醉，打了多少抱不平，睡過三春風流覺。

大家都也知道，他迷戀過這裏的名妓「亞仙」的故事！

為了這個女人，他曾刀劈惡神「鎮三江」，怒殺「混江一霸」周二虎，也曾大鬧獅子橋，力敵過當地十二聯盟……

最後他勝利了——

獅子橋就屬於他的勢力範圍了，可是「亞仙」那個一代名妓却無福消受這個蓋世的英雄，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竟然投水死了。

那彎水，也就是面前的這池子水！

其實她是愛他的，深深的愛他的……至於她投水自盡的原因，衆口紛紜傳說不一，有人說她是不忍心鄔焰森再為她殺人，因為傾慕她的人實在太多了，煩不勝煩，殺不勝殺！

也有人說她身罹惡疾，自認年華不久，為懼床頭玉郎眼見她花容憔悴，是以投水輕生。

當然，也有人惡意中傷她的，說她是水性揚花，不甘為鄔焰森所獨佔，是以輕生。

各說各話，流言滿天，無論你說得天花亂墜，總之死者已矣，所留下的只是人們的追憶，和無止無休的悲愴和創痛！

亞仙之死，給與生者鄔焰森的打擊，簡直是太殘忍了，由於她的死，獅子橋後的妓院「獅子橋」，頓時為之失色，雖虛擁粉黛成羣，只可惜少了那花中之魁，生意也就清淡多了。

鄔焰森忘不了這塊傷心之地，亞仙死後，再也沒有一個女人令他動心過，他變得消瘦多了！

接近過這位鄔大爺的人，都知道這位鄔大爺的脾氣爆躁多了，動輒瞪眼罵人，誰也不敢招惹他，他每天晨昏都要來這個地方買醉，幾乎已經成了定例，就像今天此時他又來了。

牽着他那匹人見人愛的伊黎馬，他穿過了獅子橋，照例的過來一個小夥計，由他手裏接過了馬韁，哈着腰叫一聲：「鄔大爺你好！」

鄔焰森也照例的賞了他一吊錢，小夥計帶着笑臉，拉着馬去了。

鄔焰森一雙眸子平掃過橋頭所設的茶座，座上客十之八九，都是熟人，大家在他的目光裏，俱都站起身來含着笑臉彎一下腰。

鄔焰森也報之和藹的一笑，然後舞動着手上的竹質小馬鞭，一逕的步向湖心茶座。

說是茶座還不如酒座的好！因為要喝茶大可到橋頭的座上去，來此却十之八九是喝酒來的。

在四面水荷的「湖心亭」裏，沒有七八個雅座，鄔焰森獨獨愛最最牆角的那一張，事實那一個位子獨攬水天之美，隔窗近觀遠眺，都鬱有個意思。

那個座兒，雖沒有講定，其實早就等於是他專有的了，可是今天，却有一個人，要比他先來一步，已經坐在那裏了。

鄔焰森遠遠站住了脚步，皺了一下眉頭。

一個堂倌立時跑過來，小聲道：「大爺，您的座叫人佔了——」（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尚三郎因財喪義，把誓同生死的知己馬如龍害死，琊晚，又潛入城中井家老家往找花娘，他原擬斬草除根，免留下花娘一絲線索，妨碍他日後的陰謀，不料見到花娘後，整個人均被花娘那絕世容顏所迷住了。楊家莊方面，一衆天殺幫徒聽得黑心書生羊百城宣佈，幫主要在明晚召方副幫主往總宮議事，盡皆雀躍歡呼，置酒歡宴。申無害冷眼旁觀，思忖這一烏合之衆的幫會，已近尾聲，逐設法遣走吳能，使其能免池魚之殃，然後召來竹葉青蔡三，吩咐他帶幾個人跟他往城裏——

存心除暴戾　辣手殺狂徒

竹葉青蔡三道：「帶那幾個去？」

申無害想了想，說道：「帶黑刀徐逞，屍狼胡文豪，和喪門鈎丁六他們三個人好了。」

竹葉青蔡三道：「喪門鈎丁六是殺字組的人，要不要跟嚴統領講一聲。」

申無害說道：「講不講都沒有什麼關係。」

竹葉青蔡三說道：「好，我去喊他們來。」

不一會，黑刀徐逞，屍狼胡文豪，喪門鈎丁六等三人相繼應召而至。

三人昨晚都喝了不少酒，臉上都還帶着宿酒未醒的惺忪之態。

不過，從神情上看，這三個傢伙似乎都很高興，天組統領有事選中他們，這無疑是他們的光榮。

申無害帶人進城，已成了家常便飯，所以當一行五人離開這座四合院時，誰也沒有多予注意。

申無害和竹葉青蔡三併肩走在前面，徐，胡，丁等三人，則隔着一箭之遙，遠遠跟在兩人身後。

在快要進入半路上那座樹林之際，申無害語氣一轉，擺出嚴肅的神色，向竹葉青蔡三道：「老蔡，有一件事，我想告訴你，不知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竹葉青蔡三吃一驚道：「什麼事？」

申無害故意轉身後望了一眼，才壓着嗓門道：「你可知道最近上面已對你起了疑心？」

竹葉青蔡三一呆道：「對……對……我起了疑心？這……這從那裏說起？我……我……我蔡三……做錯了什麼事？」

申無害嘆了口氣道：「這事我也是偶爾聽來的，大前天晚上，當你跟老戚他們在堂屋中推牌九時，姓羊的那小子跟孫老頭忽然談起了你——」

竹葉青蔡三急不及待地道：「談起我什麼？」

申無害道：「姓羊的那小子非常懷疑你入幫時說話，很可能會是一片謊話。」

竹葉青蔡三又氣又急道：「謊話？這小子憑什麼認爲我說的是謊話？等下我回去，一定得找這小子，非得好好弄個清楚

不可。」

申無害緩緩搖頭道：「我看這不是個辦法。」

竹葉青蔡三堅持道：「不，我定要找這小子把事情弄個明白，他不能閉起眼來血口噴人。我得請教他有什麼證據……」

他發現申無害還在搖頭，忙又加了一句道：「不過，統座放心，我一定不提是從統座這裏聽來的就是了！」

申無害搖了搖頭，說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竹葉青蔡三惑然道：「那麼——」

申無害緩緩說道：「我是因爲關心你，才告訴你這個消息，我並不在乎那小子知道是我傳的話，不過爲了你蔡兄本身着想，在你找那小子理論之前，你蔡兄最好還是多多攷慮一下比較妥當。」

竹葉青蔡三瞪大了眼睛道：「難道連統座也不相信我蔡某人？」

申無害皺了皺眉頭道：「你說你要那小子拿出證據來，依我的看法，恰巧相反，拿出證據的其實應該是你蔡兄！」

竹葉青蔡三一楞道：「我？」

申無害道：「據說你蔡兄在入帮時聲稱：你蔡兄之所以投入本帮，是因爲殺了一個人，這個人曾有恩於你，你殺他的動機，是因爲垂涎這人的財富，和他妻子的美色，是不是這樣的？」

竹葉青蔡三道：「是啊！這有什麼不對？」

申無害道：「好，就算你蔡兄說的都是實話。可是，證據呢？那個女人在哪裏？那筆財富又在哪裏？」

竹葉青蔡三忙道：「那女人姿色雖然不惡，但一張嘴巴却嚕囌得怕人，有一天我喝醉了酒，她又在我耳邊絮聒，被我一怒之下，失手斃了，如果有人不信，我可以指出那女人埋屍的地方。」

申無害道：「還有那筆財富呢？那小子說，在推牌九時，你爲一兩吊錢，都會跟人爭得面紅耳赤，根本就不像發了財的樣子，這一點也許正是那小子心生懷疑的主要原因。」

竹葉青蔡三沒有再分辯，忽然探手入懷，取出一個皮夾，伸手遞了過來道：「你統座自己看吧！」

申無害接過來打開一看，裏面赫然是四張巨額銀票，每張面額白銀一千五百兩，共計是六千兩整，全是金陵最有名的天與錢莊出的票子，這種票子無論拿到那裏，隨時都可以兌成白花花的銀子。天與錢莊歷史悠久，各地都有分號，在銀錢業，信用之佳，無出其右！

申無害約畧看了一下，將四張銀票仍然放回皮夾，不過他並沒有把這個皮夾再交還竹葉青蔡三。

他將皮夾揣進了自己的懷中。

竹葉青蔡三驚愕地道：「統座……這……是……什麼意思？」

申無害倚在一株樹幹上，微微一笑道：「黑吃黑！」

竹葉青蔡三似乎仍然難以相信，期期地道：「統座……別取笑了……如果統座有急用，不妨拿一點去，以後小弟仰仗統座的地方還多得很……」

申無害微笑說道：「不是一點，是全部！」

竹葉青蔡三臉色漸漸難看起來，眨着眼皮道：「統座不是開玩笑？」

申無害也歛起笑容，輕輕咳了一聲道：「由於你蔡兄對本座一向還算忠心，本座如今也不妨給你蔡兄一片忠告：你蔡兄最好馬上離開洛陽，離得越遠越好，下次咱們哥兒再遇上，我也許就不認識你蔡兄是誰了！」

竹葉青蔡三呆在那裏，氣得張口結舌，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是什麼話？

他爲了這六千兩銀子，也不知耗去多少心機，如今對方不費吹灰之力，僅憑輕描淡寫的三兩句話，就想加以吞沒，天底下會有這便宜事？

別說對方是帮中一名統領，就是換上他的親娘，親老子，他竹葉青蔡三也不能就這樣窩窩囊囊的聽任對方擺佈！

就在這時候，來路上一陣笑語傳來，跟在後面的黑刀徐逞和屍狼胡文豪以及喪門鈎丁六等三名帮徒，也相繼進入林中。

竹葉青蔡三一眼瞥及三人入林，胆子登時一壯，當下忙向三人招手高喊說道：「你們三位來得正好，請你們三位來評個理——」

徐，胡，丁等三名帮徒聽得這陣呼喊，曉得這邊一定出了什麼事，連忙加快脚步，向這邊跑了過來。

申無害忽然站直了身子道：「你慢慢說給他們聽吧，我可不陪了！」

口中說着，身子一轉，舉步便待離去。

竹葉青蔡三眼看連轉圜的餘地都沒有，心中一急，殺機陡起！

不過，這位天組副統領雙目中雖然露出凶光，但並沒有馬上付諸行動。

因爲憤怒還沒有淹沒他的全部理智。

六千兩銀子，誠然是一筆可觀的數目。但是，他不能忘記一件事，銀子只供活人享受！

如果他跟這位人屠張弓動上了手，他是不是還有活下來享受這筆銀子的機會？

就在這位天組副統領心中雖然充滿了怒火，但却缺乏發作的勇氣，而顯得有點猶豫的一瞬間，一樣東西忽然映入他的眼簾。

那是黑刀徐逞腰間的一口單刀！

黑刀徐逞所以能够被選入天字組，全靠了一套五鬼刀法，這位黑刀徐逞除了在一套五鬼刀法上造詣尚稱不惡外，若論拳腿功夫，可說稀鬆之至。

這也就是說，這位黑刀徐逞名義上雖然是天字組弟子，但要如果沒有了腰間的一口單刀，可能連殺字組的一名最起碼的弟子都不如！

練兵刄或是獨門功夫的人，都有這種弱點。

練兵刄的失去了慣使的兵刄或是獨門功夫被化解了，馬上就會變成沒脚蟹，威風盡失，動彈不得。

這位人屠張弓呢？

這位人屠張弓令人懾服的，也是一套刀法。所不同的是，人屠張弓此刻身上並沒有帶刀！

以刀法見長的人屠張弓如今是空手一雙，有什麼可怕的呢？

竹葉青蔡三想到這裏，不由得信心大增！

不是嗎？這厮如今見有人來，便想抽身離去，說不定是一種心虛的表示！

這位天組副統領愈想愈覺得自己的判斷不差，於是不肯錯過機會，趁着申無害轉過身去的一刹那，猛吸一口眞氣，一個箭步上前，揚掌照定申無害後心一掌劈了過去！

他等掌招發出，方才大喝道：「要走可沒有那麼容易！」

申無害耳聞腦後風响，一個旋身，閃開數步，冷冷說道：「念在你與嚴統領捉拿魚龍掌有功，本座不妨再給你一個機會，如果閣下仍不開竅，到時候可別怨本座手下無情！」

黑刀徐逞見狀大吃一驚，愕然頓住脚步，張目失聲道：「你們……這……這是怎麼回事？」

這時屍狼胡文豪和喪門鈎丁六兩人也跟着趕到。

兩人之中，喪門鈎丁六雖然屬於殺字組，却與竹葉青蔡三是過去黑道上的老搭檔，竹葉青蔡三這次投入天殺帮，便是這位喪門鈎通的消息。

所以這位喪門鈎老遠的一見兩人動上了手，不問是非曲直，已將一對喪門鈎，從背上取下，提在手中，以備隨時加入戰圈。

竹葉青蔡三雖然一擊未中，但見喪門鈎已經趕至，一顆心更是落了實，當下一面向三人高聲道：「這厮剛才沒來由的騙去小弟六千兩銀票，銀錢事小，惡氣難忍，只要三位助小弟一臂之力，把這批銀票討回來，蔡某人說話算話，一定將這六千兩銀子四一二十二，與三位平均分享！」

屍狼胡文豪聽得一怔道：「他……說……多少？」

黑刀徐逞道：「六千兩！」

聽兩人的語氣，顯然已經有點心動。

六千兩銀子，就是分作四份，每人也有一千五百兩之多，爲這個代價賣命，不算菲薄了！

喪門鈎丁六趁機悄聲慫恿道：「幹得，伙計！如今咱們是四對一，這小子又是空有一雙手，沒有什麼可怕的。再說，幹掉這小子，天組統領寶座，便非老蔡莫屬，大夥兒以後的好處還多着哩！」

黑刀徐逞和屍狼胡文豪兩人想想也是道理，同時兩人見申無害在竹葉青蔡三着着進逼之下，不時露出破綻，與當日一刀在手的人屠張弓，完全是兩碼事，照這樣發展下去，就是無人相助，竹葉青蔡三都可能會贏得這一仗。

這種現成的便宜，不檢更待何時？

於是，兩人眼色一使，點一點頭，分別拔出兵刄，散開身形，一聲呼嘯，分三面包抄而上！

申無害嘴角不禁泛起一絲笑意。

這份禮物，他決定收下了。

於是他佯作寡不敵衆，身形一掠，向林外空曠之處飛身縱去！

這是他藝成入關以來，爲自己訂下的原則。

他在殺人時經常將要殺的人，分成兩種。第一種是恩師遺命中的武林敗類，第二種是向自己挑釁的江湖强梁。

在處理第一種人時，他多半像農人拔除稻田中的稗草一樣，速殺速決，絕不猶豫。在處理第二種人時，他則放寬尺度，在對方使出得意的絕招之前，他決不先下殺手。

因爲恩師遺命中要殺的人，多爲武林中的巨奸，他不敢以恩師的遺命當兒戲；至於第二種人，就像現在的竹葉青蔡三和黑刀徐逞這等幾個傢伙，他們都自以爲可以吃定了他，他便暫時收歛，等待對方施爲，以便增進自己對這些黑道人物種種詭詐技倆的見識！

林外是一片麥田。

他身形落下時，身後刷刷風响，四人也啣尾追至！

四人之中，如論輕功，似乎以屍狼胡文豪較高一籌，這位屍狼使用的兵刄，是一柄三刄叉。

他大概以爲申無害飛身出林是志在逃命，所以第一個追上之後，也不待竹葉青等人支援，挺叉便向申無害背心刺去！

申無害旋身一格，以右臂撥開叉尖，同時以右手食中二指向這位屍狼的眉心點去。

這一指如果申無害稍爲認眞一點，有十個屍狼也早報銷了，但申無害並無意馬上要取這位屍狼的性命。

不過，他這指雖然未滲以內力，但出招極其快速，他的意思是想看看這位屍狼對他這一指將以什麼方式化解。

屍狼化解的方式非常奇特。

一般人碰上這種招式，多半採取兩種方式，一是偏頭閃避，一是抽身倒縱。

但是，這位屍狼却採取了另外一種，一種申無害完全料想不到的化解方式。

只見他叉劃弧形，順着申無害撥擋之勢，叉尖由上而下，一叉反向申無害腰幹砸去，對申無害點向眉心的指頭，則不躲不閃，足尖一點，張開嘴巴，硬生生的將申無害兩根指頭一口牢牢咬住！

原來這位屍狼之所以會有屍狼這樣一個外號，便是因爲天生一副堅如狼牙的利齒，申無害一時大意，幾乎大上其當。

好在他身具玄功，內力隨時均能憑一念之動而傳達四肢百骸。不過，如此一來，屍狼的苦頭就大了。

只聽格卜一聲脆响，屍狼上下四顆門齒，頓告齊齊折斷！

屍狼一聲慘嚎，張口回身便跑。

申無害微笑道：「傢伙帶走呀！」足尖一挑，抓起那柄三刄叉信手一擲，不偏不倚，正中屍狼後心！隨着屍狼仆地，竹葉青蔡三等亦告追至！

黑刀徐逞大喝道：「這小子心狠手辣，無論如何饒他不得。來，咱們一齊上，宰了這小子，好替胡兄報仇！」

喪門鈎丁六道：「是的，伙計，賣點兒勁，六千兩銀子現在只須匀作三份！」

武林中人交手時就是見不得血。見了血就會眼紅。

多少武林人物開始時客客氣氣，說好了只是點到爲止，但最後却演成捨命相搏，便是這個原因。

竹葉青蔡三沒有開口，但一雙眼睛却已紅得似乎要噴出火燄來。（未完）

神手無相故事之四

龍之蛇

柳殘陽·文
盧令·圖

攘臂除强暴 仗義借箸謀



秋天是個收穫的季節。

北國一望無際的原野上，呈現的是一抹黃。

黃，正是收穫的色彩！

近晚的陽光也呈現着昏黃，昏黃的來處，却是耀目的霞光。

黃中一簇青綠，綠截斷了黃土大道。綠形成一個好大好大的圓圈，這圈是個有名的鎮店——綠楊邨！

綠楊邨昔日本是個男耕女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典型農村。

但自從人工開闢了一條渠道後，使這綠楊邨變了！

變成了渠道上下游的中繼站，逐漸形成了北國原野中鮮有的水陸碼頭。

當然這個碼頭，小得可憐，但却是個甚為緊要的碼頭，所以，綠楊邨的生活，也變了。

不再是綠楊邨的特色！

繁嚣倒成了綠楊邨的常態。

有碼頭，就有客棧，這本是必然的。

已有客棧，就有旅客，這也本是必然的。

旅客住客棧，不是很自然的事嗎？

戰飛羽，到綠楊邨來，是旅客！

戰飛羽住客棧是必然的了！

但並非如此，偏偏戰飛羽却住在一個莊稼人家裏！

一個籬笆門內，三間土牆蓋成的草屋，低矮暗窄，一明兩暗。這就是戰飛羽落脚之處。

一個老婦人，正在喚着自田裏吃飽了回來的鷄群，陸續的趕着牠們進入鷄窩。

戰飛羽同一個粗壯的莊稼漢，正併肩站在院子裏，望着老婦人趕鷄！

老婦人對鷄的態度，就如同對自己的孫子，那麼親切，那麼愛憐，從她歡愉的滿佈皺紋的臉上，深切的可以體會得出來，不是嗎？老婦有三寶！閨女，外甥，老母鷄！

老婦人將鷄關在窩裏，慈祥的抬起頭來，望着戰飛羽同莊稼漢，温和的道：「戰大哥剛來，大龍你就陪着到街上去走走，我給你們留着門，早去早回，可別喝醉了啊！」

笑容裏，流露出既不願兒子多喝，又不願慢客的表情，那是一種慈母特有的關懷！

大龍是個高大魁偉的漢子，一身莊稼打扮，並不能掩住他豪放的個性，與堅毅的神情，倒是紫黑色的臉膛更增加了他幾分粗獷。

但在母親的面前，他却是温和的。

戰飛羽那慣常的森寒冷寞不見了，臉

上呈現的是一抹和煦的容光。

笑着，戰飛羽道：「大娘放心吧！我們不會喝太多的，一點點，意思意思！看看街上的光景，很快就回來！」

老婦人笑道：「我可不是怕戰大哥喝，是怕大龍喝多了，又吐又嘔的……」

大龍如小孩子般的道：「娘！你在戰大哥面前……」

老婦人笑得顫微微的道：「好！好！娘不說，不說……給你留面子！你們走吧！早去早回！」

戰飛羽同大龍，相視一笑，相偕邁出籬笆門來！

老婦人，倚在門上，望着這一對彪形大漢，身影消失在太陽的餘暉中，嘴角噙着慈愛的笑意，搖搖頭，回身關上籬笆門，踱回屋中，一聲輕微的嘆息，却出自她口！

戰飛羽同大龍，併肩闊步，離開了大龍的家——綠楊邨盡東頭的一家，走向那因有了「水陸碼頭」而繁榮的「新街」。

「新街」是綠楊邨自渠後形成的特殊組合。

路上，大龍道：「戰大哥，娘本來是要殺鷄請你在家裏吃的，是我特意請你出來的，所以晚上是家常便飯！」

戰飛羽道：「大娘的拿手菜，以後有的是時間，我想你特意的要出來，一定是有原因！今晚那家常便飯，你可知道，遠比大魚大肉好得多？」

大龍瞪瞪眼，旋即說道：「噢！戰大哥是說，你終日在外，甚少嚐到自己做的是不？」

戰飛羽道：「正是，你認為粗茶淡飯不好吃！吃膩了，無味！你可知道，在我到處流浪，對於魚肉大菜什麼的，也是吃膩了呢！一旦吃到了黏粥小菜，那眞是可口清心極了，尤其是今晚那一碟煮的剝了皮，青白中飽滿滿的『脆花生』好吃極了！我差點想再要一碟子呢！」

大龍道：「咳！你怎不早講，那是娘自己做的，花生也是自己地裏出的，多的是，你怎麼客氣起來了，你忘了，這個家本就是你的，要不是你給我們買地置產，我們娘倆還不知道會怎麼樣呢！」

戰飛羽沉聲道：「大龍，你怎麼忘了，我不願你提這些！」

大龍急聲道：「戰大哥，我佘大龍已不是十年前的小孩子了，我說的是實話！這又有什麼關係，本來嗎，若不是您在客棧中聽到我的哭聲，仗義救了我們娘倆，說不定這時候，我已被那狠心的客棧掌櫃的給賣了呢。我那裏有今天？我又那能够練童子功，在綠楊邨也可以站得住脚！」

戰飛羽不悅的道：「大龍，你再講這些，我就走了！」

佘大龍連聲道：「好！好！不講，不講……」

戰飛羽道：「你剛才說什麼在這綠楊邨能站得住脚，難道他們都知道你練過武功？」

佘大龍惶聲道：「沒！沒有，他們祇不過認為我身體壯，不怕揍，他們不知道我練過武功，我那敢亂露，要是眞的碰到會的，那不是自找苦吃嗎？」

戰飛羽道：「實在我並不怕你顯露武功，祇是因為你母親祇有你一個，江湖中是非又多，一旦惹上是非，對你母親可說是一個大刺激。所以，我才在傳你童子功的時候，嚴囑你不可在人前顯露，道理就在這裏！」

佘大龍感激的道：「戰大哥，我知道，可是有時候，我看不慣那些混混欺壓人，忍不住的就同他們打了起來，可是我從來沒用過武功，因為那些傢伙，都架不住我揍，我是說，就憑我的力氣，他們那些三脚貓就沒有辦法對付我，所以——」

戰飛羽笑笑道：「所以，你在綠楊邨也能站得住脚，稱為一霸！」

尷尬的，佘大龍道：「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戰飛羽望着他道：「那——那是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的，佘大龍道：「因為幾次架打下來，綠楊邨那些混混，對我沒有辦法，有一次聯合起來對付我，誰知讓同我一般大的年輕人知道了，就在那碼頭邊上的一座龍王廟裏，本是他們想整治我的地方，齊都擁了去，先還是看熱鬧的樣子，但一到了混混們想一齊來圍攻我的時候，大伙兒一聲喊，將那些混混們，一個個揍得鼻青臉腫，拐着腿，抱着頭，連爬帶滾的衝了出去！」

戰飛羽道：「那豈不是給你惹了麻煩了？」

佘大龍豪壯的道：「麻煩？才不呢，事後大伙兒一商議，知道這些傢伙對我們這些年輕的，一定不會放過，所以，大家就約定，今後聯合在一起，種田的絕不放單，在碼頭上做工的，也絕不獨自攬活，並且，並且公推我為這一伙的頭兒，因為我們是在龍王廟裏開始的，所以嗎，我們就叫做『龍帮』，嘿，從那以後，那些混混，找過幾次麻煩，就沒討了好去，最低也是平手！」

戰飛羽一聽，心下嘀咕：「這眞是初生的犢兒不怕虎，竟然有了帮派了！」

回頭看看那豪情飛揚的佘大龍，不由得心想：這絕非池中之物，看來，必需要下番工夫了，說不得，祇好在此多住幾日，看看當地的情況了！

二人走過了那段靜謐的「老街」，已進入「新街」的段頭！

戰飛羽道：「大龍，我們在街上，慢慢的蹓躂蹓躂，消化消化食物，然後再找家館子，喝點酒就回家！」

佘大龍道：「好！我們到『四方』館去吧！那是我們『龍帮』的地盤，那裏的『熱合菜』最好下酒了！」

戰飛羽道：「你可以不露形跡的，給我介紹你們的弟兄，也可以說說混混他們的情形！」

佘大龍奇詫的道：「怎麼，戰大哥你要……」

搖搖手，戰飛羽道：「你別多心，我祇是想了解一下綠楊邨這十年來的情況，當然要先從容易接近的地方了，光聽你說怎麼行，加上我自己體驗，看看，不是更眞切點嗎？何況，以後我也可能到這裏落脚呢！」

佘大龍大喜道：「眞的啊！戰大哥，什麼時候？」

戰飛羽道：「那就不一定了，我不是說可能的嗎？」

佘大龍失望的望着戰飛羽。

戰飛羽笑笑，拍一拍他的肩膀道：「我答應你，當我不在江湖上走動的時候，一定和你住在一起！」

佘大龍突又歡喜的道：「眞的啊！戰大哥，你可不能忘了，更不能說了話不算數啊！」

戰飛羽道：「都已是廿多歲的人了，大龍你怎麼還像小孩子似的呢？」

佘大龍道：「人家是……」

戰飛羽笑道：「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高興的忘情了，我們先看看街景，然後再談。」

佘大龍點點頭，無言的陪着戰飛羽蹓躂，不時的，街道兩旁有人向佘大龍打招呼。非常的親切，看在戰飛羽眼裏，心中着實的高興，因為那種招呼，顯見的是佘大龍在這個雖然複雜的市街上，却有着甚佳的人緣。

這是一條東西行的大街，在中央尚連接着一條南北大街，南街盡頭是水陸碼頭處，北街通到莊外，一座不太高的山上，那是這平原上唯一的土丘，是「綠楊邨」的祖墓集中之處，土丘雖不高不陡，可是不算小，迤邐有十餘里長，漸漸向北延伸，白楊處處，使這綠楊邨更見叢鬱。

這是綠楊邨的「北山」。

北山頂上，一座官建的「寶覺寺」，巍峨輝煌，與水陸碼頭的「龍王廟」遙遙相對，南北輝映。

東西大道，通向原野，是農家的車路，昔日綠楊邨通向外地的要街。

十字路口，是綠楊邨最繁華熱鬧的中樞處。

戰飛羽與佘大龍走過東街，穿向西街，顯見這條街上還保留着昔日的古風。建的都是茅屋。

南北大街雖也是茅屋，但牆却都是「磚」的，間或也有幾家大的店面是瓦房。

戰飛羽同佘大龍轉向北街後，一處特別宅院，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座大車門，黑漆烏光的大車門，兩輛大車同時可以進出，門上有幾個大漢，斜眉瞪眼的，看着大龍冷哼！

大龍對那些大漢，亦甚是不屑。

轉到南街後，戰飛羽看到了大龍所講的「四方館」，那是座不大不小的館子，這時候正是熱鬧的時辰。

吆五喝六之聲，好遠好遠就聽得到。

戰飛羽對這個綠楊邨，有着一種奇異的感覺。

它，是畸形的組合。

工商農業，各行各業，都是在畸形的發展着。

入夜，更能見出這種情形的組合的特色。

每一家飯館，都座無虛席，亂哄哄鬧成一團，騰喧戶外，連街上自窗口透出的燈光，也似被喧鬧幌蕩的搖曳不停。

客棧，入夜了，還有車馬進出，貨物搬運的事在進行着，南街較北街熱鬧，益發顯得東西兩條街的冷清。

戰飛羽對綠楊邨，有了一個外表的瞭解。

當大龍領着他走向「龍帮」的大本營，龍王廟時，戰飛羽不期然的，更進一步了解了這個鎮間的另一面。

龍王廟是一座廣大的廣場後，一所龐大的建築，但顯然的，這座龐大的龍王廟是近來建造的，因為就在這所新的大廟旁邊還有一座小得僅容一人低身才可以進入的小廟，偏處在大廟的東南角落裏，然而，香火鼎盛，却不是大廟所可比擬的。

龍王廟宏偉的建築，是與廟前廣場連在一起的，廣場顯然是這座水陸碼頭的貨物集散地。

龍王廟內，也有一個不大不小的院落，除正殿外，兩廂的廂房各有三間。

大殿後，都有一個較院落尤大的天井，這時，正有十幾個年輕小伙子在要槍弄棒，伸拳踢腿的練把式呢！

當戰飛羽同佘大龍步入後院之時，所有的年輕人，都笑臉相迎，齊呼道：「大龍哥！」

那種親切，無拘無束的喊聲，戰飛羽體會得出，這是一份感情的收穫。

尤其是聲音中的那一抹餘韻中的尊敬味道，使戰飛羽對佘大龍有了深一層的瞭解。

佘大龍是個領袖人物，天生的領袖人物！

佘大龍很自然的向他的弟兄介紹了戰飛羽！

每個人對戰飛羽，都有着一種誠敬的神色。

當然佘大龍也一一為戰飛羽介紹了他的弟兄。

戰飛羽在這十幾個人中，對一個粗黑得比佘大龍尤為壯實的年輕人，特別的注意，並記下了他的名字——車篤。

衆人停了下來，一個個都與戰飛羽見禮。

最後的一個矮小瘦乾得幾乎像個十來歲的小孩子似的年輕人，叫做楊孤的與戰飛羽見禮時，使戰飛羽的瞳眸射出了奇異的森寒光芒！

戰飛羽注定楊孤道：「楊兄弟的力氣，恐怕是你們兄弟中最大的吧！」

「啊！」

十幾條漢子，驚呼出聲。

這驚呼，證明了戰飛羽的猜測不錯，更顯示出，衆人對戰飛羽眼光的銳利的欽服。

戰飛羽收起了威懾的眼神，心中暗忖：「這眞是兩塊練武的好材料，未經琢磨的渾金璞玉，看來此處是沒甚江湖人物，否則怎會讓這種人材埋藏在此地？」

心中思索，臉上却顯現出一種親切的微笑，雖然，僅僅是唇角那麼一絲兒牽動的紋路，但看在衆人眼中，却不啻是寒日裏的一股温煦的陽光，使他們感到親切，祥和。

戰飛羽道：「大龍，你不是說四方館的菜餚很有滋味嗎？我請大夥兒，到那裏去喝一杯，算是見面禮吧！」

車篤豪邁的道：「那怎麼行，戰大哥初來我們綠楊邨，怎好意思要您破費，我們豈不成了客棧裏的臭虫——吃客了，還是讓我們小弟們請戰大哥，就算是接風洗塵吧！」

衆人都七嘴八舌的轟應着，甚至起哄道：「是啊！那有這種道理！」

「對！我們來請戰大哥！」

「一人湊一份，表表心意！」

「對！就是這麼着！走！」

「大龍哥！你可不能讓我們丟人啊！怎可以當旅棧裏的臭虫！」

亂糟糟的，氣勢汹汹中，見出了年輕人特有熱情。

戰飛羽瀟洒的擺擺手，待衆人安靜了，笑道：「各位弟兄的盛意，我甚爲感激，只是我同大龍關係委實不同，我在綠楊邨，恐怕還有一段時間，今晚是我們初次見面，主人是大龍，就由他作東如何？」

佘大龍趁機道：「我們對戰大哥應該是恭敬不如從命，從今天起，戰大哥住在我家，每晚咱們之中，派定幾位，輪流作東，最後我們再擾戰大哥一次，這不是很好嗎？戰大哥走的時候，我們大家再湊份子餞行，如此誰也不愧，就是這麼辦了，你們去把東西收拾好，我先同戰大哥去四方館，你們隨後來吧！」

佘大龍確有統御之能，看在戰飛羽眼中，甚是高興，尤其是十幾個人，一個個都表現得甚是服貼，看來佘大龍在這一羣人中，實在有些分量。

車篤突地道：「沒來的弟兄，由離他們近的人，負責去告訴他們，楊孤兄弟就同我暫時留在這兒，若有人來，我們就同他們一起去。戰大哥，大龍哥，您倆先請，等會兒見！」

戰飛羽點點頭，特意的又看了車篤與楊孤一眼，同衆人打個招呼，即偕佘大龍走出龍王廟來。

走在南街上，戰飛羽問道：「大龍，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大龍道：「起初我們是三十六個，現在恐怕不止了！」

戰飛羽道：「這是爲什麼？」

大龍道：「三十六人是主力，以後每一個人，都有朋友，陸續的加入，所以就多了，各人有各人的事，沒什麼緊要的事，是很少在一起的，只有每晚，大夥兒到龍王廟來胡攪一通，練練身體，打發打發時間，可向來就沒齊過！」

戰飛羽道：「你不是說常同那些混混們起衝突嗎？若是遭遇到了，你們人少怎麼辦？假若是他們有意尋釁的話！」

大龍道：「以前沒碰到過，最近聽說他們有組織了，可是我們不怕，因爲在每一條街上，最少也有我們弟兄七八個人，遇到事大叫一聲，就會都來的！」

戰飛羽點點頭。

驀地，戰飛羽看到佘大龍怒形於色的，望着街西，冷冷的怒哼了一聲。

戰飛羽循着大龍的眼光望去——只見一家客棧前面，聚了五六條大漢，一個個歪戴着帽子，斜瞪着眼，亦正望向這面，惡意的眼神中，不但怒瞪着佘大龍，並且並注視着戰飛羽。

戰飛羽那本是森寒冷寞的眼神，此時却突然隱起，顯現在表面的，是一種無神的，毫不起眼的，甚至於有點兒怯懦的樣子。步履之間，也似乎是毫無一點點力氣，看來就似個久病初癒的人。

五六條大漢的凶惡面貌上，對戰飛羽投來的是一種輕蔑，又帶有點兒憐憫。

戰飛羽何以如此，只有他自己知道。

佘大龍並未曾注意到這些，只是不經意的道：「這是棧房混混，是北街熊家大車門的伙計。」

戰飛羽扭回頭來道：「熊家大車門，是幹什麼的？」

大龍冷哼一聲，卑夷的道：「暴發戶，想控制綠楊邨所有生意的暴發戶！」

兩人脚步不停，依舊前行。

戰飛羽道：「有那麼容易嗎？」

大龍生氣的道：「就是不容易，所以他才開始收買所有的混混，弄到一起，剛才那幾個是屬於客棧一行，還有飯館，糧棧，棉棧什麼的，也有二三十人呢？聽說暗裏都被熊二虎攏絡住了！」

突然，佘大龍脚步滯得一滯，望着自北街方面來的一簇人，皺了皺眉頭，輕聲道：「奇怪！這些傢伙難道勾引外人來鬧事？」

戰飛羽此時，却已注意到在那一簇人中，一個彪形大漢，絡腮鬍，環眼濶嘴，高人一頭的塊頭，堅實的軀體，被衆星拱月般的擁在人羣中，正向南來，昂視濶步，神態倨傲，一副凌人的氣勢。只是那方方的大臉上，却生了個又小又醜的塌鼻子，實在與那整個的臉面，不相配襯，就如同是一個巍峨高大，氣勢宏偉的古寺山門上，却配着個丁點兒大的門環，那眞是要多難看，有多難看，要多窩囊就多窩囊。

可是就看他那份氣勢，他似乎對他這副尊容，認爲是天下第一等的，毫無自慚形穢之意不說，反有天下爲我獨尊之概。

人都是如此的，脖子後裏的眞看不到，就是連「額頭上的疤」，也會自認爲是「缺陷美」「主富貴的」。

一行人都只注意那個傲人的大漢去了，並未曾發現佘大龍與戰飛羽的存在。

戰飛羽同佘大龍進入了四方館。

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飯館，大概是因爲「名氣」好吧！竟然是座無虛席！

佘大龍一進來，小二就笑臉迎上，道：「大龍哥！前面沒空，到後面吧！」

大龍道：「後面能擺個四桌的地方有吧？」

小二道：「呟！大龍哥！今兒是怎麼了！要請那多人啊？就是沒有我也得設法挪挪，誰教是您來了呢？還好！靠後進的那個敞間正空着，您看怎麼樣？」

大龍道：「您這麼一說，我還有選擇的餘地嗎？」

小二笑道：「大龍哥！平日您就多照應了，請啊！」

戰飛羽隨着大龍，在小二的引導下，進入後面。

大龍在敞間坐定後，向小二道：「弄四桌來，酒菜最好的，別忘了，要『熱和菜』！」

小二道：「我就知道大龍哥是專門來吃『熱和菜』的，只是從去年窖藏到現在的山東白，可不及冬天的好！您可要包涵着點啊！」

大龍道：「我知道，我那些弟兄來的時候，您就給引一下，別要他們跑錯了地方！」

小二道：「放心吧！大龍哥，這是我

們份內的事，您先同這位大爺喝點茶，酒菜馬上來！是不是同時開四桌？」

大龍道：「同時吧！免得囉嗦！」

小二走後不久，人也都一個個來了，烏鴉鴉的坐滿了四桌！

酒菜不斷的上，一間不算大的房子裏，頓時成了鬧哄哄的蜂窩！

戰飛羽非常平易温文的，與每一個小弟兄談着，他特意將車篤與楊孤叫在一桌上，與他二人談了不少！

他知道車篤是在綠楊邨是個大家庭的獨子，家中甚爲殷實，以耕織爲生。

楊孤，却是個孤兒，平日依靠着他的叔父生活。

酒過三巡，一個個都面紅耳熱，聲浪更嘈雜了，大夥兒與戰飛羽也漸漸混熟了，鬧酒，在逐漸的向沸點騰越。

戰飛羽雖已乾了不下百杯，猶似沒事人般的，依舊談笑風生。

這是戰飛羽特殊的地方，他知道，一個人要想拒人於千里之外，那是最好辦了，只要表現出一種傲岸不羣的冷寞寡情來！那就會失去所有附近的人。

當然，他也知道，一個人若能夠撤除冷寞的藩籬，眞誠的與人相處，毫不表露一絲兒「架子」，那麼，只要你微微的露一點兒和煦的笑容，即將會贏得附近所有人的友情，最初的友情！

戰飛羽本不是個虛假的人，只因爲行走江湖方便，無形中養成了一種森寒冷寞的神態。

但今天他知道是一個不同的環境，爲了佘大龍他將他的霸氣隱藏起來，放散出絲絲温煦，頓使這個不大不小的酒室裏，充滿了祥和，歡樂，與無比的愉悅。

就在這時——當聲浪陣陣向屋外震散，歡樂也漸漸沸騰擴展之時。

酒室門口，突然闖進了個不速之客——一個歪戴帽子，斜瞪眼的混混！

首先發現的是車篤！

他走至門口，宏聲說道：「喂！你找誰？」

來人斜眼上瞭，一派有恃無恐的架式，與平日神態大不相同，且倨傲輕蔑至極的道：「佘大龍那小子！」

虎吼一聲，車篤揚掌就要打去，口中怒吼：「他娘的你算那棵葱？到這裏來充人王了？」

一句輕柔而清晰的聲音，阻止了車篤：「車篤兄弟！讓他到這兒來！」

這是戰飛羽的聲音。

聲音不太大，但却清晰入耳，聲音中那股威嚴的魅力，使車篤肅嚴生敬懍之心，恭應一聲：「是！」然後道：「走啊！狗尾巴！」

那個歪戴帽子斜瞪眼的傢伙，那種有恃無恐的架式，突然在戰飛羽那輕柔的話後，消失無踪，呈現在他面上的是一種驚懍。

斜瞪着的眼球，正了，轉了，機靈的轉。

如同一隻出洞老鼠，向四週搜索，最後終於停留在佘大龍那一桌上。

與他相對的，是一對冷寞，孤寂，森寒的眸瞳，眸瞳中射出的那股冷凛的神煞晶光，使他自心底裏生出一股寒意，那煞光使他脚底心如同踩在冰山上，一股浸澈骨髓的森森冰寒，從脚心循肢脛，經五臟天腑，而直衝頂門。

腦中如巨鐘空鳴，「轟」然巨震，震得他頭暈腦脹，連鎖的反應，現於行動，眼不轉了，怔怔的傻站門口，雙腿不期然的索索抖顫，簌簌不停，就如篩子裏的秕糠。

這種形狀，直看得酒室中的小伙子們，一個個也瞪大眼睛望着他，驚奇不一。

車篤他火了，怒吼道：「狗尾巴！你他媽的是怎麼啦，剛剛還像個人熊，現在叫你過去，你他奶奶的倒長蟲（蛇）吃扁担——直了眼啦，你還不長蟲過道——快行。」

車篤的怒吼，震醒迷茫的狗尾巴。

頭一搖，似被冷水噴醒般的，瞪着一雙餘悸猶存的狗眼，上下牙齒猶自交戰的惶聲道：「佘大龍，我們頭兒大熊，約你明天正午龍王廟後解决以往過節，不去的是不好種，是窰姐兒養的——」

「揍！揍這個不說人話的狗尾。」

酒室中憤怒的吼聲，與躍起前撲的十餘條身影，尚未到達門口，那狗尾巴混混早在話落後，似喪家之犬般挾着尾巴，一閃即沒入門外。

車篤擰身跟出，一刹兒，即拎着後頸衣領，半推半拖的將那狗尾巴混混，給拎了進來。

似縮頭烏龜般，傴僂着身子，邊掙扎邊咧咧的叫叫！

「車篤！你將我姓胡的請進來想幹什麼？」

用力一推，將混混推在酒室中央，踉蹌兩三步，差點跌地，車篤却宏聲道：「胡敬，你他奶奶的平日裏跟着大熊那個痞子混混屁股後裏似狗顛屁股般的搖尾乞憐！今日晚上，你敢在我們這兒要熊，那是你倒霉，我想幹什麼！揍你！」

一旁擄起袖子的一個似半截黑塔般的小伙子叫道：「狗尾巴胡敬，你敢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忘記了小爺上次的老拳滋味，你既敢說那種髒話，就有硬骨頭受得住擺弄！來，來再嚐嚐小爺的拳頭，是不是生鐵味？」

四週圍本都是怒目相向的小伙子，此時却齊聲起哄：「對對，大虎哥，給他個狠的！」

「看他以後還敢不敢亂放臭屁！」

「鼻子！鼻子上給他一傢伙！叫他嚐嚐吃酸棗的眞正滋味！」

「把那說髒話的舌頭給他扯出來，下巴頦上來一拳，要他自己來個狗兒磨牙！」

「對……」

「動手啊……」

額頭突突冒汗，狗尾巴胡敬臉色蠟黃，驚震的望着滿室的怒容，突地轉身向佘大龍道：「大龍哥…我…狗尾巴可是來給你送信的……你……你怎麼……不管你……」

那一副熊樣子，直看得所有的人洩氣！擄起袖子揭起拳來的大虎，不由的「呸！」的一聲，揮頭回座而去。

「不好種！」

「窩囊廢……」

酒室中的小伙子，一個個坐了下去，發狠的對着面前的酒杯，桌上的菜肴猛喝窮吃！

佘大龍道：「狗尾巴！嘴是兩片皮，上下一合，好壞隨你說，你自己掂對着，去回覆你們頭兒，明天我準時赴約！」

畏畏縮縮的，那份倨傲，有恃無恐的架式，變成了見了貓的耗子，扭頭轉來，飛也似的跑了，狗尾巴胡敬的行動，引起了無數的卑夷！嗤鼻之聲，絡繹不絕！

戰飛羽驀地與佘大龍咬咬耳朵。

佘大龍詫異之色漸漸變爲歡愉，向戰飛羽笑笑。

戰飛羽倏然長身，道：「各位弟兄，請在這兒多飲幾杯，我告個便！」

未待衆人有何反應，燈影閃幌之下，戰飛羽已沒了影兒！

室中，不期然的一聲驚呼「啊——」

佘大龍笑着站起，向大伙兒道：「我們吃喝我們的，戰大俠是武林人，沒什麼大驚小怪的，各位只將此事存在心裏，以後我們再慢慢的談！」

年輕人誰不好奇，佘大龍這幾句話並不能阻止了他們的議論。

當然，最急切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戰大哥武林人，武林人是不是都如戰大哥這樣的神出鬼沒？

佘大龍的答覆是：武林中人雖也有如戰大哥如此好身手的，但並不多，或許沒有。

有人更提出了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戰大哥那兒去了，去做什麼？

佘大龍笑笑道：「戰大哥是去……」

×　×　×

戰飛羽幌身出了酒室，有點後悔自己不該忘記他們都不是武林人，這樣施展輕功躍出屋來，有點孟浪且跡近炫耀，這不是他的本意。

繼而一想，早晚可能要暴露身份的，既然露了，也就算了。

人想着，身體却已射落街上。

藉着路旁屋中燈光陰影的遮掩，向左右望了一眼，只見那狗尾巴胡敬，正自「四方」出來，扭頭就向南走去！嘴中吸囔着，似是有着滿肚子的怒氣，狠狠的聲音，雖聽不清說些什麼，但那股發狠的勁兒，影影綽綽的還能夠看得出來。

戰飛羽待他走遠，則藉街角隱蔽，稍作遮掩，尾隨其後，向前淌進。

不多時，狗尾巴胡敬，來到了路西的那處客棧，客棧燈籠幌悠悠的，看得出乃是「悅來居」。

悅來居門口，此時已無人影，當狗尾巴胡敬，到得近前，却突然冒出一個青皮，一見狗尾巴即大叫道：「嗨！狗尾巴，你他媽的是怎麼了，在頭兒面前充殼子，討差使，吹得天花亂墜，說是馬上回來，這倒好，上面已催了三次啦……」

狗尾巴胡敬一瞪眼，罵咧咧的道：「你他媽的沙窩地的豆苗，窮秧（孃）什麼！我這不是回來了嗎！」

挺胸凸肚的，大步邁進客棧，狗尾巴胡敬突然又變了個樣子，似乎已將在四方館的那種窩囊樣子忘了。

青皮一怔，望着狗尾巴的背影罵道：「你他媽的鄉巴佬不認得貞節牌坊——好大的架子。」

戰飛羽微微一笑。自暗影中，走出來，慢騰騰的走近悅來店，向裏一望，只見裏面偌大的廳堂中，空空的，竟然只有一個店小二在那兒俯首打盹，一點一點的那顆腦袋，差點碰上桌面。

戰飛羽眼珠一轉，邁步進入棧門，微吭一聲，店小二驀然驚醒，抬頭一看，身邊突然多了個人，臉上訕訕的露了諂笑，期期的道：「客官……您老……」

戰飛羽俯身對他輕輕的說了二句，店小二突的嘻嘻笑道：「就在後面，向左一拐，您老自去，那個茅草房子就是！我這就準備……」

戰飛羽順手遞去一塊碎銀，笑笑，一幌無踪。

店小二傻楞楞的望着手上的銀子，突地眉開眼笑，打躬作揖的道：「謝謝大爺…謝謝……」

抬起頭來，已經不見戰飛羽的影兒，自言自語的道：「敢莫是遇了鬼？」

搖搖頭，將手中的銀子向口中一湊，舔一舔，咬一咬指頭，涼，疼使他知道是眞不假，這才道：「管他呢！他娘的自這些青皮混混霸佔不走，一個客人也不敢上門，難得我今晚交了好運，還是準備房間去吧！莫待這位大爺上完厠後回來，等急了不住，那豈不是擋財路！」

提起牆上的孔明燈來桌上，向後院去了，喜孜孜的。

戰飛羽幌身進入客棧，畧一打量，拔身騰躍，一流灰烟般，落於客棧第二進的屋頂，只見在棧右靠後院底角的一處假山閣子裏，人影搖幌，燈光外洩，人聲鬨鬨，遠遠傳來。

戰飛羽畧一作勢，人如大鵬般飛掠而下，循着暗影，輕靈如狸貓般，三幌兩閃業已接近假山。

原來此處乃是「悅來居」的假山後院，小橋流水，假山亭台，在這綠楊邨中，竟有如此的客棧，倒是出乎戰飛羽的意料之外。

戰飛羽畧一打量附近形勢，長身而起，人如夜鷹掠空，閃軀落於亭閣之上。

輕悄悄的毫無聲響，微一俯身，輕揭瓦片，一抹光影透射空際，旋爲戰飛羽身軀隱遮。

戰飛羽向下望去。

只見這是一處八角亭子間成的閣樓，閣中擺了兩桌酒席，不多不少，一桌上面八人，一桌上面十人，上首坐的正是下午他同大龍大街上看到的那個絡腮鬍，環眼濶嘴，塌而小的紅鼻子高壯彪形大漢。

下首，一個三角頭的漢子，腦袋尖尖的，濶腮上一塊明疤，斜掛右手，明晃晃的約有三寸長，半寸寬，上尖下寬的臉，顯得那一對眼睛距離太近太擠，右半的疤痕，接連唇角，濶嘴就像是歪邪了耳朵。

但人却看出很壯實得很，唯獨那個胖突突的水桶身子，矮得使人看了難受。

下首桌上，就有剛剛在店外接狗尾巴胡敬的青皮，和下午站在棧門口的幾個混混。

狗尾巴胡敬却坐在上桌，與下午簇擁着那彪形大漢的幾個人雜在一起。

這時，狗尾巴胡敬，正眉飛色舞，口

沫橫飛的在吹着大氣，看他那飛揚的樣子，就好像是得勝回朝的將軍。

狗尾巴胡敬正道：「他奶奶的，咱這麼向佘大龍面前一站，臉一仰，大剌剌的一抱肘，向佘大龍那小子就說了話了！」

身旁的一個混混，調侃的道：「不用說，佘大龍一定是洗耳恭聽，連聲稱是，你可是怎麼說！尾巴！」

瞪了混混一眼，狗尾巴胡敬道：

你不說話，沒人認爲你是啞叭！

那混混瞪一瞪眼，旁邊那水桶刀疤漢子一擺手道：「說下去！」

狗尾巴胡敬看了一眼混混，得意的說道：「我說，佘大龍，我們頭兒，要我通知你一聲，明天中午，龍王廟的後面，了結過節，不去的，不好種，你就是個窰姐兒養的……」

「哈哈……」

「哈哈……」

那個塌鼻絡腮鬍子彪形大漢，首先笑出聲來，水桶形的三角腦袋，亦跟着打哈哈了！

剛剛的混混，突地輕聲道：「佘大龍那小子怎麼說？」

衆人本待隨着諂笑的剛剛出來的「哈哈」之聲，戛然而止，就好像是刀切豆腐一樣的整齊。

狗尾巴一看，更是得意，伸手抓起桌上的酒杯，一仰臉，喝個精光，咂咂嘴，長吸一口氣，慢慢吐出來，然後一挺胸，揚聲道：「他敢說什麼？他能說什麼？是不是混充行子的叫了那麼不軟不硬的『好！』就恭送我胡大爺出來了！」

衆人一聽，突地面露詫容，一個個你看我，我看你，大是不信。

突然，那個混混一拉狗尾巴胡敬的衣服道：「怎麼個恭送法啊！」

狗尾巴胡敬，眼一橫望了望全閣之人道：「怎麼？不相信？他佘大龍站起來，向我一抱拳，就這麼說聲！請！咱就大搖大擺的回來了！」

連說帶做，那股子英雄氣概，眞正是英武之極。

身旁的混混，突然又一扯狗尾巴胡敬道：「我看你不像大搖大擺回來的吧！」

狗尾巴胡敬，驀地眼一瞪吼道：「尖辣子！你是什麼意思……」

尖辣子道：「什麼意思！我看你是大爬大滾的回來的！」

暴烈的怒吼，退後一步，狗尾巴胡敬道：「尖辣子，你平日常找我姓胡的碴，我都讓着你，在這節骨眼上，當着我們的貴客，鐵掌熊大哥，出我的洋相，來來，早晚都是解決，咱就守着我們頭兒弄個明白——把事情擺平！」

尖辣子輕柔的道：「事情早已擺平了，事實勝於雄辯，你說的再好聽，我也是說你是連爬帶滾的回來的。」

虎吼一聲，狗尾巴胡敬道：「你憑什麼胡說八道，含血噴人，你這狗操的！」

尖辣子尖聲道：「你他奶奶的說大話也不看時，恭送！恭送你一身灰土，一件破褂子，眞他娘的不害臊。」

狗尾巴胡敬低頭一看，抬頭強辯道：「這是我剛剛歡喜的走急了，不小心被刮破的，你他媽的就拿來墊嘴子了！」

尖辣子冷哼一聲道：「衣服是走急了刮破的，脊樑上的灰也是走急了跌了個仰面朝天沾土的了？」

狗尾巴胡敬，氣得怒瞪兩眼道：「尖辣子，來來，平日裏你因爲頭兒對我好，你就妒忌，想找機會擺弄我，現在沒什麼說的，我們算算總帳，省得……」

尖辣子猛的長身而起，道：「你狗尾巴只會搖晃着討人喜歡，我畢慶早就看不慣了，既然你吹牛吹大了，砸了鍋！想用這個遮掩遮掩，難道我畢慶還是個怕你的，你說吧！要怎麼幹法！」

驀地，那個水桶般的三角臉漢子，大臉上的刀疤一明一暗的藉着燈影閃幌，長身而起，指着兩人，咧着闊嘴，咧得同刀疤連成一起，就像是半臉都成了一道口子，怒聲罵道：「我操你兩個的先人！老子參我給你們倆才吃了幾天飽飯，就他媽的忘了姓什麼了！在這個節骨眼上，媽拉丁巴子的閒磕牙，平日裏在我面前，就已經惹得老子心煩極了，不知好歹的東西，竟敢在我大哥面前，也拉出那副熊架式來，你們是他媽的泥人？木頭？還是吃飽了撐的！」

本來是火爆的場面，一個個平日裏就對「狗尾巴胡敬」那種狗顛屁股，討老大好的樣子就看不慣的衆混混，滿以爲會看到尖辣子給他們來個大快人心的「擺平」陣仗的，現在一見頭兒發了火，一個個都知道沒好戲看了，不約而同的都提筷抓杯，吃喝了起來。

尖辣子畢慶，似是忍不下這口氣，道：「實在的是他在吹牛嗎。」

暴怒已極，三角臉漢子道：「畢慶，你他媽的對我熊老二不服是不？」

尖辣子道：「頭兒，你這是那裏話，我只不過是看不慣狗尾巴那種吹……」

熊老二大吼：「看不慣什麼？你爲什麼不去！你去又怎樣？不是大搖大擺的出來，難道是紅刀子進白刀子出的抬回來的，在你臉上有什麼光彩？唔！你說……說啊……」

尖辣子畢慶沒得說了，站在一個組合的整體來說，確實是不能「爬滾」着回來。他能夠說什麼？他能夠說他喜歡狗尾巴爬滾着回來嗎？就是他心裏有這種想法，可不能說。

熊老二見二人再無動靜，怒叱一聲道：「坐下，喝酒！」

二人聽話的坐下去，鬧劇收了場的。

熊老二一揚臉，手擎酒杯，向彪形大漢道：「大哥！讓你見笑了，我這帮弟兄，剛剛處在一起，平日裏你不能動我，我不能管你的攪慣了，剛剛有個管頭，還不大習慣，嘿！說起來，我就生氣，他娘的一個個就像是他是這綠楊邨的霸天，誰也管不着他們，可又連一個毛頭小伙子的佘大龍也沒有辦法，讓他們那些毛頭小伙子整得同龜兔子一樣的瑟瑟縮縮的不敢出面，眞他奶奶的洩氣……」

彪形大漢仰臉乾了一杯，笑道：「慢慢就習慣了，你還記得小時候我的脾氣嗎？在我剛加入『保風險』這一行的時候，還不是誰也不服，在窩兒裏橫衝直衝，後來碰到了如今的龍頭大哥潛水蛇沈豹，這才服了，他們哥倆日後會好的！」

熊老二道：「對了，現在弟兄們都到齊了，大哥就將沈頭的計劃給他們宣佈一下吧！」

彪形大漢點點頭，起身向兩桌的人掃視一遍，那個又塌又小的豆大紅鼻子，一掀掀的蹶了兩蹶，鼻音特重地，沉聲道：「兄弟熊大春，今天到綠揚邨來，各位弟兄對我這麼熱誠，很感激，我同我們老二大年已是十多年不見了，沒想到在這遇到，眞是巧極了！」稍停又道：「兄弟在江湖上混了十多年，在武林中也畧微混出了個小局面，現在是『保風險』這一行的鏢頭老五，負責水陸兩路的『風險』活兒執行的事。」

熊大年身旁的狗尾巴胡敬討好的道：「熊大哥，這一行是什麼樣的組合？」

熊大春咳了咳嗓子眼兒，鼻音沉重的道：「保風險這一行，專門在水陸碼頭上攬活兒，凡是有外運的貨物，我們就派各鏢頭帶着弟兄，負責運送到目的地，從這兒取一部份酬金，咱們的組合，是由潛水蛇沈豹大哥做大把頭，一共有五位把頭，以後慢慢給各位弟兄引見，鏢頭也有十位，也就是專門負責運送貨物的，水旱各主鏢，如今這綠楊邨，是準備建立鏢頭十一。今後，就由各位弟兄組成，鏢頭嗎？暫時由我兼領，我們老二就算副的，明天我們將那個什麼毛頭小子佘大龍修理過後，這綠楊邨，就是我們的地盤了！」

一陣歡呼，打斷了熊大春的話，混混們那種趾高氣揚的神色，看在閣樓上的戰飛羽眼中，眞眞的是替他們難受。

戰飛羽對於潛水蛇沈豹，有過耳聞，對於「保風險」這一行，也知道一些，在北國的原野上，這種與「保鏢」行業爭生存的新起行業，確是名頭不小。

好在「鏢行」是保主找上門來的買賣，對象不一，有商家，也有官家，有私人，也有公事，而且保的以銀兩珠寶多，貨物也只限小宗珍玩，很少大宗貨物托保。

而「保風險」這一行，却是以商家貨物，尤其是大宗貨物爲對象，更不同的他們找上門去「保」，貨主不保，可能就被他們給「做」了，在水陸碼頭之處，來上個一兩次。那些商人，誰還不圖個破財消災？所以他們這種「霸王硬上弓」的方式，對付商家，那是百分之百的成功。

是以十餘年來，他們的勢力，漸漸擴充了。雖然與「鏢行」畧有衝突，然而在「鏢行」中生意不受大影响，不願樹敵，「保風險」的也不願過份招惹「達官」老爺們，所以一直相安無事。

可是「霸王硬上弓」的方法，却並不被武林人歡喜，這與「欺壓商民」無甚兩樣，但在他們這種以「奸商」爲對象的情形下，武林人可也不願替「銅臭味重」的人出頭，甚至有些人還認爲他們是「取之有道」。

「保風險」這一行，就在這種夾縫中擴大了。

戰飛羽聽到此處，輕輕將瓦片蓋好，飄身落於假山之上，緊接着一幌身，即躍上二進屋頂，瞬即飄身下落，自暗處轉出來，邁進前廳而去。

店小二正眼巴巴的望着後院，一見戰飛羽詫異的望着他，瞪着兩眼，說不出話來。

戰飛羽笑笑道：「小二哥，你可有什麼話要說？」

店小二期期的道：「客官，你上茅厠怎麼上這麼老半天，我收拾好了房間，等不到人，去茅厠又不見人，你老是……」

戰飛羽道：「我走出來後，突然迷了方向，轉了老半天，才回到這兒來！」

小二臉上露出了一臉驚容道：「客官，你沒有轉到後院去吧，你碰到什麼人沒有？」

戰飛羽笑道：「沒有，只是看到假山亭閣上有人在喝酒，我就又轉回出了！」

小二道：「謝天謝地，那些……」

突然警覺自己要說的話，簡直就是向外推財神，故而戛然停止。

戰飛羽却一本正經的道：「小二哥，沒關係，我看得出那些人都是在外面混的，我也常在外跑，我不怕，這麼晚了，我也不想再去找別家了，你就領我去看看房間，明天我就搬來，我住在朋友家總是不方便，你給我收拾的房間，可是靠着他們嗎？」

小二爲難地道：「你老定要麼？我有什麼辦法？你想換，現在我要就另……」

戰飛羽擺擺手道：「不用了，那裏都是一樣，說不定靠得近反而可以多交幾個朋友！這樣吧，時候不早了，我明天就搬來，我可不看房間了，再見！」

人在說話後，已走至門口，幌身出得棧門，向四方舘走去。

小二搖搖頭，自顧自的去尋好夢了。

當戰飛羽進入四方舘不久，大龍即同他一起走了出來，返回家了。

路上，戰飛羽與大龍嘀嘀咕咕的，直到家門後，這才畧停話聲。

然而，奇怪的是他倆竟然通宵未眠，在燈影下……

×　×　×

秋老虎是人們給秋日加的另一個封號，因爲在無風的秋季，日頭的暑熱，較夏日尤烈，那種剝炙，是一年四季中，最最不受歡迎的日子。

就在這秋老虎肆虐的季節中午，綠楊邨龍王廟的後院裏分東西站了兩帮人馬。

西面，是那彪形大漢絡腮滿臉，長了個又塌又小又紅的鼻子的熊大春，與那水桶形的矮胖三角腦袋，三角臉的熊大年弟兄倆爲首的一羣，綠楊邨地面上的混混。

他們只有十八個人。

東面有三十七個人，爲首的是佘大龍，他身旁站着威煞盡斂恍如久病初愈的戰飛羽，若非他的瀟洒挺拔的身形儀態無法改變，僅看他那蒼白瘦削的面色，誰也不會相信他就是叱咤風雲，跺跺脚可以震塌武林半邊天的梟霸，人王，神手無相戰飛羽。當然，此時除了佘大龍以外，沒人知道他是這樣的一個人物。

車篤魁偉的身形，壯實的軀體，緊傍在佘大龍身旁。戰飛羽下首緊依身旁的是矮小瘦得像個十來歲小孩子的楊孤，其餘的人，都也一字兒排開，恰恰比對方多了一倍有餘。

就憑這陣勢，強弱似已明顯的擺平。

然而，熊大春却胸有成竹的，挺胸站立，毫不在意的，掃視了佘大龍這一方一眼道：「兄弟熊大春，我們老二大年，在綠楊邨討生活，承蒙佘大龍小子經常照顧，如今有點混不下去了，所以特地由我來出面，向佘大龍你討個公道，咱們都是在外面混的，如今也不用拐彎抹角，我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們人多，混戰下來，初期有點甜頭，最後也不見得就能討了好去，況且這也不像個規矩，姓佘的，你說對嗎？」

點點頭，樸質的，佘大龍味帶調侃的道：「這樣看來，你姓熊的要給綠楊邨立個規矩了！」

不以爲忤，趾高氣揚，紅鼻子一聳，僅是那麼動了動，就像個紅豆滾顫，熊大春道：「就算是第一個規矩吧！」

不以爲意的佘大龍道：「有屁快放，有話快講，我們沒那多時間同你磕牙！」

勃然大怒，熊大春道：「佘大龍，你說話小心點，我熊大春行道江湖十多年來，可沒有誰敢對我如此講話的！」

車篤怒吼道：「你認爲你是塊什麼料子？江湖人物？江湖人物就能隨隨便便欺壓善良，在這裏混充大爺？呸！」

强抑怒氣，熊大春道：「我要不是因爲我是江湖人，所以才立個規矩，給你們個公平的機會，就憑你倆這種態度，我就該給點顏色，給你個每人撕掉隻耳朵，留個記號！」

矮子的楊孤，揚聲道：「行了，姓熊的，別貓哭老鼠假慈悲了，你那份心意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要划個什麼道你就划吧！我們不在乎讓你們佔點便宜的，羣毆既然對你們不利，那你就說說獨鬥，怎麼個鬥法吧！閒磨牙的工夫，我們沒有，窮嚷窮吼窮吹我們又不能，你就言歸正傳吧！」

人小嘴利，熊大春特意的看了他一眼後道：「你大概就是那個拿着人當扁担掄的楊孤？不想你還有能言會道的嘴！」

楊孤一揚眉道：「姓熊的，你划道不划？不划我們就幹了，來啊——」

熊大春怒吼道：「小子聽着，打羣仗你們討不了好的，如今我們就一對一的來，任何一方出來一人，可以指名叫陣，敗者退下，不可再入場，勝者可以繼續叫陣，亦可以自己選擇退場！」

車篤道：「是不是勝場多者爲勝？」

熊大春冷哼道：「不行！你們人多，那不公平，我們以最後一人勝在場上，對方再沒人應戰爲勝！」

調侃的，佘大龍道：「姓熊的，你這個賬算得不錯嗎？你是武林人，我們是莊稼漢，你一個人可以動動手就弄倒我們這面幾個，這是你的公平方法嗎？」

熊大春臉紅得同他那小紅鼻子一樣，强辯道：「俗語說雙拳難敵四手，我一個人也架不住螞蟻搬家，難道車輪戰我不怕嗎？」

佘大龍冷厲的道：「螞蟻搬家？那不成，羣仗？你讚成嗎？車輪戰正中你的下懷，你一個人先『指名』叫陣，將我們這面的幾個稍爲硬軋的先來一個個打退，然後你們少變多的最後站在場上，勝者當然是你們了！」

熊大春道：「你不讚成？」

佘大龍道：「我不讚成行嗎？」

熊大春道：「那你是讚成了？」

佘大龍道：「我是這樣說嗎？」

熊大春勃然大怒道：「佘大龍，我操你先人斑斑，你究竟是想怎樣？你少在大爺面前要刁賣乖，要怎樣幹，你他奶奶的划下道來，我姓熊的絕對接着，讓你們一個個舒舒服服的俯首貼耳聽大爺擺佈！」

佘大龍雙眉一聳道：「你娘的皮，熊大春你那個條件講完沒有？就讓你們這些混混青皮再佔點便宜，大爺答應你了！」

一怔，熊大春眞不敢相信佘大龍會答應他的條件，因爲他已經瞭解「龍帮」的底細。除了佘大龍有一股永遠打不疼也打不怕，更打不死的拚勁外，再就是車篤的蠻力，孔武有力向無敵手的狠勁，也是「龍帮」一號人物。

除此二人以外，就要數那個看來毫不起眼，枯瘦乾癟得如同孩子似的楊孤，那種近身後抓起人當扁担掄的絕招最難對付了。其餘的，除了年輕力壯，無甚特異。

在未來此以前，他就想好計策，一上來將對方三人，一個個先行收拾，然後再給放倒幾個，對方雖然人多，到時也就變成人少了，那時勝方定是他的。

如今，這對他有利的狀況，使他大起疑心，不由得閃眼向戰飛羽多看了一眼。

這一眼使他大起恐慌，戰飛羽那種大病初愈的樣子，却隱隱的似散射着一股威煞。在這秋老虎肆虐的毒日頭底下，竟然使他隱隱感到寒懍。

心眼兒一轉，突地向佘大龍道：「我認爲我們這樣爭鬥下去，沒有一個公證人是不可以的，乾脆就請這位仁兄，做我們的公證人如何？」

熊大春用手指着戰飛羽！

佘大龍笑笑道：「姓熊的，你好眼力，竟然扯我的台，我說戰大哥，人家已經指明了，你就別推辭，勉爲其難吧！」

戰飛羽點點頭，話都不講，慢騰騰的走向北面一站。

熊大春又是一怔，大出意外的突然咧嘴一笑道：「請問證人可否賜告尊諱？」

好文的問法，這是佘大龍那句「扯我的台」的反應。

戰飛羽冷冷的道：「無此必要！」

聲音之冷，直如從冰窖裏的縫罅中鑽出來的那一絲兒如利刄般的冰寒之氣，戳透進熊大春的心窩子之中，使他不由得急楞楞的在這毒日下汗淌滿身情形下，打個冷顫。

這種硬梆梆的釘子，熊大春有點受不了，紅鼻子一聳，臉色一變，佘大龍却於此時開口道：「姓熊的，時候不早了，我們開始吧！你不是不怕車輪戰嗎？來！來！來！這個『先』我們也讓了。」

一切如願，讓先這一着，可是他熊大春做夢也想不到的，「利」冲昏了熊大春的頭，忘記了剛剛那股戳心的冰寒，轉臉揚眉道：「佘大龍，這可是你自願的，可並不是我自立的規矩，你可不能後悔！」

佘大龍道：「後悔的是個龜孫子！」

驀地，戰飛羽開了腔：「且慢！」

熊大春道：「怎麼，公證人可有何話說？」

戰飛羽低沉的道：「正是！」

不滿意，但却勉强的，熊大春道：「

在下洗耳恭聽！」

冰冰的，戰飛羽道：「你們這種決鬥方式，不乾脆！」

熊大春道：「依你如何？」

戰飛羽道：「三戰兩勝決勝負！」

熊大年喜上眉梢道：「怎麼講？」

沉穩的，戰飛羽道：「任何一方只要三戰兩勝，就爲勝家，敗者即需聽命勝者，不得有任何異議！」

熊大春心中一轉，即決絕的道：「你是說一對一？那不成！這推翻了剛剛的約定。」

戰飛羽望他一眼，冷哼道：「我幾時說一對一？」

熊大春急接道：「那是說你讚成剛剛的約定？只要我們任何一方能勝兩場，就算勝家了？」

冷凜的，戰飛羽道：「算你聰明！」

這種極端不屑的語氣，並未將熊大年因有利可佔的心理壓下去，他根本不想這些，他想到的只是如此決鬥，他們這一方是穩操勝算，就憑熊大春隨便伸伸手，即可贏得兩場勝仗，是以他急不及待的大聲道：「好！我們聽公證人的安排！」

戰飛羽冷漠的道：「剛剛你們的一切約定均屬有效，我必須要求公平，所以加一條限制，任何一方出場之人，指名挑戰時，對方可衡量自身力量，來決定是否應戰，這是阻止以強欺弱的限制，你們可有意見？」

熊大春沉思道：「若果對方依你的限制而無人應戰，這豈不是沒有結果嗎？」

戰飛羽不屑的道：「誰說沒結果？」

熊大春宏聲道：「沒有爭鬥，怎有結果？」

冷笑，戰飛羽道：「假若你方無人應戰，請問這表示什麼？」

恍然大悟，熊大春道：「你是說無人應戰就是輸家？」

戰飛羽道：「廢話！」

熊大春驀地大怒吼道：「我說小子！你不要認爲我找你當公證人，你就可以在我頭上撒尿，惹火了我照樣將你拉下來，同他們一樣的修理！」

威懾的，戰飛羽道：「熊大春，你是不是現在就想試試？」

熊大年一拉熊大春道：「大哥，我們還是先辦正事，這個事後再說！」

熊大春怒哼一聲，驀地下場，向余大龍道：「余大龍，時已不早，你就找兩個人下來，同我比劃比劃，了結我們之間之事，大爺還有事要分派你們做呢！誰？」

余大龍驀地一聲長笑，聲如洪鐘，響徹雲霄，其內力之足，眞可以透金裂石，聽在熊大春耳中，直如敲響了死亡喪鐘。

余大龍的這種笑聲，豈是一個莊稼人所據有？即以他熊大春在「保風險」這一行中，已經算是人物了，但憑他的記憶，却也找不出一個能够較余大龍內力如此，充沛悠長的人物。

這使得他神色連變，不由得回頭向熊大年望去，此時的熊大年正是一臉的驚震之色，看在熊大春眼中，眞是又氣又恨！

余大龍笑聲一停，踏前一步，抱拳向熊大春道：「就由我余大龍來領教領教『保風險』的『鏢頭老五』熊大當家的高招絕技吧！請！」

傻了！熊大春的雙眼，直如一對烏鴉珠般的鬥在一起，直楞楞的站在那兒呆望面前這自己認爲根本就不是敵手的敵手。

兵法有云：攻心爲上。余大龍的這兩句話，與這一聲的現內功火候的長笑，直使熊大春在這短短的時間中，經歷了無限長的心理歷程。

他記起了余大龍的慷慨應承各種不利條件的從容態度，他更記起了熊大年告訴他余大龍是個不怕揍，打不死的狠貨，這在在顯示着余大龍是個深藏不露的身懷武功之人，當然他也知道，自己的多心，雖然去掉了一個强敵，那個看來似大病初癒的人物請去做了公證人，可是這個公證人的條件提出時，他就應該想到，爲什麼對方會此如的遷就？這豈不是明顯的告訴他，人家是有恃無恐？同時他也想到，以目前情況來看，眞正功力强扎的並不是面前站着的余大龍，而是那位陰沉的公證人。

他急了！他急的不是眼前的勝敗，而是決鬥以後的結果，因爲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必得在此時贏得勝仗，否則是眞正的不堪設想。

然而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又有什麼法子改變既成事實，且已騎在虎背的現狀？

驀地一狠心，猛一搖頭，清淨一下心思，沉穩的向余大龍道：「眞想不到你小子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身懷絕技的武林人物，如此很好，我們就較量較量，你小心了！」

話也不那麼狠了，氣也不那麼盛了，人就是一種如此的動物！欺軟怕硬。

余大龍道：「閣下可見過未入武林半步的武林人物？你又走眼了！姓熊的！」

熊大春怒道：「余大龍，是男子漢大丈夫，就不要藏頭露尾，就憑你剛剛那一聲長笑，和知道我的底細，你不是武林人物是什麼？」

余大龍道：「我是不是武林人物，似乎與你我爭鬥不管緊要，緊要的是我們爭鬥的勝負，你說是不？」

熊大春道：「正是！你放馬來吧！」

余大龍道：「我已經說過，讓你佔『先』了！你客氣什麼？」

「爭先機」在江湖人物眼中是重要的，尤其是功力不相上下之人，任何人，都想儘可能的搶制先機以尅敵致勝，但「讓先手」在江湖上，却是功力高下不一的一種「譏刺」行動。

余大龍根本不知此種道理，但聽在熊大春耳中，却刺耳已極，心中的怒火，頓時上沖，怒聲吼道：「余大龍，你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虫！你敢滿嘴裏噴糞，讓你大爺『佔先』？你算是個什麼東西，我要你嚐嚐這目中無人的滋味，我要將你一寸寸的零割活剝了，來補償你對我的不敬！你這個狗蛋，兔崽子！」

余大龍驀地大怒道：「熊大春，你這個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老混蛋，你當小爺眞的好欺負，我操你個奶奶，我讓你佔先是瞧得起你，你他媽的不知好歹，你是個不可理喻的畜生，老狗！廢物！你有種就來！」

暴烈的熊大春道：「我要你這個吃飯不說人話的小雜種知道，你是在對誰說話

，你必需要付出千萬倍的血的代價來償還你的口孽，我要挫你的骨，揚你的灰，叫你死上千百次！」

怒吼着熊大春如一頭瘋虎，雙臂猛然揮霍出尖銳的勁勢，推湧浩瀚强猛的力道，挾着震耳的巨雷之聲，山撼浪湧的罩向余大龍。

余大龍就如一座山般挺立當地，對於熊大春擊來的如山似浪的排湧掌拳勁道，熟似無睹，就在那掌拳的暴烈勁道即將及身之時，余大龍驀地虎吼一聲，雙掌齊揚，健臂翻飛，以快速至極的動作，準確無比而又細微巧妙的尋瑕蹈隙，疾迎熊大春的雙臂。

「蓬」「噗」聲中，掌與掌對，拳與拳迎，名符其實的狠對了一招。

蹬蹬蹬兩人齊齊後退。

熊大春狠力收煞，挺住後坐的身形，臉色頓時大變，神情凝重之極的望向余大龍。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結果，以他熊大春武林人物的身份，余大龍是不該採取硬拚硬幹的方式的，然而余大龍畢竟是採取了不該採取的方式，而且採取的結果，却是他熊大春想不到的，因爲余大龍在硬拚之下，竟然僅僅退後兩步，即拿樁站穩，氣不湧出，面不改色，與他自身的氣血翻騰的狀況相較，顯然敵手高過於他。

「不信邪」是武林人物的特具性格，「找理由」也是每個不服輸的人掩飾或自我陶醉的通病，熊大春豈能逃出這個窩？「投機取巧」是他認爲余大龍剛剛稍佔上風的原因，是以他再也不想，怒瞪雙目，小紅鼻子一聳，用手一指余大龍，吼道：

「好小子，你還會投機取巧？來！來！讓大爺再給你個機會，看能不能和方才一樣逃得出大爺的手去！」

余大龍其實心中亦並不似表面那麼的輕鬆，然而他昨晚受了秘訣，是以强忍激動的心血，雙目精光熠熠的向熊大春道：「姓熊的，你不用張牙舞爪，有什麼本事儘管施出來，小爺絕對接着，絕不含糊，也要你知道鄉下人並不是那麼隨便可以欺負的。」

熊大春驀地怒叱道：「小雜種，小狗操的，你越來越上臉了，你還眞以爲你是個人物？你他媽的在做夢，你等着，我這就要你嚐嚐什麼是不含糊！」

話聲猶在他那齒縫裏滾轉，人却已像一道湧轉滾旋的的旋風，飄向余大龍。

他那種瞋目切齒，怒恨交併的表情，使那豆大的小紅鼻子，似噴出了一道火光，那滿腮的絡鬍，根根豎立，活似個發威的刺蝟。在漫天的掌臂掄旋間，一道道似鋼條般鐵臂，籠罩向余大龍。

戰飛羽不由得倏睜雙目，威懾的注視着熊大春的一招一式。

余大龍頓覺眼花撩亂，這次熊大春的攻勢，竟然綿綿密密，毫無剛剛那種有罅隙可乘，從未經過實戰磨練的他，有點茫然的舉止無措。人有一種本能的反應，那就是在最最緊急的時間，會突然福至心靈般的尋出解決之道。

余大龍身具十餘年的無上功力，僅是一個未經磨練的渾金璞玉，功力有餘，經驗不足，然而就在這不知所措之中，突然腦中靈光一閃，順手一揮，一招奧妙無窮，恰到好處的絕妙神來之筆，順意而出。

那是一招妙到毫巔，使人不可思議的招數，空靈的，自一個常人根本就不可能的角度，一隻手似靈蛇電閃般的伸向熊大春。那是余大龍的一雙健壯如鋼的碩大手掌，而這隻手掌却是三拳二伸的以食中二指突伸而前，倏忽間挿向熊大春的雙目。

余大龍的身形，突然間亦似隻陀螺般，閃轉到熊大春的左側。熊大春突失敵蹤，本能的旋身，恰正迎上了飄渺倏忽而至的余大龍雙指，不由得大爲震驚，怒嘿一聲，雙腿齊挫，用力猛蹬！身形後仰，藉勢欲退。

就在此時——余大龍右脚倏抬，將剛旋的熊大春挫膝之處，踢個正着！

「卡察」一聲，隱隱的骨折，在這混亂的動作中，傳到了余大龍耳中，余大龍知道，這一下熊大春的痛楚，必定是徹入心肺，然而他更知道，肉體的疼痛，將不及心靈的，與武林人愛面子的痛楚來得深切。熊大春正是如此，一屁股蹲在地上，自雙膝處傳來的骨折痛楚，雖已徹骨透髓，使得他滿臉上更增加了無數的晶瑩汗珠，大得與他的小紅鼻子相等，然而這種痛楚，實不及他被擊倒地的羞辱難受！

那是一種從頭到尾的失敗感觸，一種椎心刺骨亦不能形容的撕攄，心同一片片隨着余大龍的這一脚而被撕碎，一個武林中的威名人物，敗在一個莊稼人手裏，這比用刀子抹頸子還要難受！

這種結果，似也出乎余大龍意外，敗了的，痛苦的在地上連腰都提不起來，但危勝了，他却感到勝得突然，勝得意外，

他勝了，他雖不是被勝利沖昏了頭，但却被勝利得怔在當地。

一陣巨烈的歡呼，那是卅五個年輕人由衷的呼喊！一擁而上的人群，驚醒了余大龍。一聲沉喝：「退下！」

一條快捷無倫的身影，一掠而至，帶來的是一堵無形的韌之牆，將那些激動的年輕人擋在一條無形的線外，這是公証人戰飛羽。喀然若喪熊大年無助的拖曳着無力的脚步，走到熊大春身前。這行動告訴衆人，他承認失敗！

他不承認也不行，他的靠山倒了！

余大龍望望熊大年，突然道：「熊老二，只要你願意留在綠楊邨，沒有人會阻止你，只希望你們以後莫再向我們找麻煩，我們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是，『保風險』要在此地立個碼頭，只要是合理幹下去，我想也沒人找你們的碴，你們回去自個兒商議，我們龍帮弟兄，就是這個意思！」這眞是一種大出熊氏兄弟意外的事，他們本已準備接受「折磨」了，如今却是連「保風險」的事也一併解決了，雖然「保風險」需在合理狀況下生存，然而對方的這一個面子，賣的可眞不小！

熊大春畢竟是在江湖上混的，强忍痛吼，宏聲道：「余大……余老弟，就憑你這句話，我們『保風險』這一行認了，綠楊邨絕不會受其害就是了！」

毒日下，一蹶一蹶的走出龍王廟的熊大春，身體是痛苦的，心理却正相反。

笑笑，余大龍望着戰飛羽。

戰飛羽稱讚的點點頭，手撫着余大龍堅實的肩膀，相併走出龍王廟。（未完）



天壤王郎傳奇故事

羽林箭

高阜・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宜城侯萬邦誤殺宮中太監常公公，招來殺身之禍，其女萬飄萍擬請天壤王郎王岩爲助，王岩因憤萬飄萍屬下太已囂張，毅然拒絕，但一般神秘人物却不知王岩已拒萬飄萍之請，而對王岩採取暗襲手段，數度伏擊，均被王岩擊退，那日，王岩來至皂市，早有一般江湖豪客在等候着他，那般江湖豪客由一黑衣蒙面的艷麗女郎率領，黑衣女郎要王岩放棄相助萬飄萍，王岩不允，雙方動手，王岩在擊殺了黑衣女郎五名部下後，點了黑衣女郎穴道，挾着她奔往一密林，要與她談談——

✳✳✳✳✳✳✳✳✳✳✳✳✳✳✳✳✳✳✳✳✳✳✳✳✳✳✳✳

隻身訪侯府　機智鬥惡客

黑衣女郎翹首雲天，鼻翅輕輕搧動兩下，好像當今之世，只有她才能高人一等。良久，她哼了一聲道：「一個人如若四海難容，變做人人追捕的對象，他的下場一定悲慘得很！」

王岩向黑衣女郎的背影重新打量一陣，道：「姑娘只怕沒有想到，還有一種更爲悲慘之人。」

黑衣女郎道：「什麼人？」

王岩道：「一個女人，無論她怎樣高貴，當她被別人帶入深山，而又失去抵抗之力時，妳說她會落得怎樣一個的下場？」

黑衣女郎猛一旋身，大聲喝問道：「你在威脅我？」

王岩淡淡一笑道：「彼此彼此，姑娘何必生氣。」

黑衣女郎道：「你知道我是誰？」

王岩道：「知道，常公公的外甥女兒，姑娘不是已經告訴在下了麼？」

黑衣女郎撇撇嘴，螓首微微一揚道：「常公公的妹妹，是當朝五原王妃。哼，人貴自知，你姓王的不過是一個江湖草莽罷了。」

五原王權傾朝野，是當朝最具權勢的重臣之一，王岩如若與五原王作對，實在太過不知死活了。

但他面色一沉，冷冷道：「原來姑娘是一位郡主，當眞失敬得很。」

黑衣女郎道：「侮辱郡主，罪同叛逆，還不快送我回去！」

王岩道：「這個自然，在下不僅要送姑娘回去，還要晉謁五原王爺。」

黑衣女郎一怔道：「什麼？你要去見我爹？」

王岩道：「不錯，在下要將姑娘以非法的手段，阻止萬飄萍爲宜城侯洗脫誤殺常公公之罪，並以違背人道的殘酷行爲，迫使屬下服毒自殺，至於姑娘一再遣人暗算在下之事……」

黑衣女郎面色一變道：「你敢！」

王岩道：「我爲什麼不敢？既然四海難容，還不如一死來得痛快，再說，王子犯法與俗民同罪，在下不僅要見五原王，還想向當今皇上告妳一狀，好歹也弄個墊背的。」

黑衣女郎嬌叱一聲，纖掌一揮，再向王岩的面頰抽來。

王岩冷冷一哼，右掌急吐，一把扣着黑衣女郎的玉腕，順勢向懷中一帶，就將她按到膝蓋之上，老實不客氣的揮掌拍打起來。

起先她還在拚命的掙扎，最後就寂然不動了。

是打暈了？還是氣暈了？

王岩沒有運勁，打的又是肉多皮厚的臀部，無論她怎樣嬌嫩，也絕無打暈之理。

如果因羞辱而氣暈，倒是大有可能。

於是，王岩抱起她的嬌軀，摘下她蒙着粉頰的面罩，目光所及，他竟然陡的一呆。

原來她沒有氣暈，只是梨花帶雨，嬌靨上掛着兩串淚珠而已。

令他錯愕的，是她的表情竟找不出半點憤怒之意，而且那雙含着盈盈淚水的秀目，射出的是一片柔和的光輝。

還有，這位身份崇高的郡主，被一個野漢子擁抱着，竟沒有絲毫掙扎，這不是大反常情麼？王岩怎能不爲之一呆？

「對不起，郡主，在下……咳，太不應該了。」

他放下郡主，尷尬的道歉意。

「就這麼簡單麼？」

「這個……這個……」

「不要這個那個了，跟我走。」

「跟妳走？走到那兒去？」

「回京，見我娘去。」

「為什麼？」

「我實在不太明白，如果要治在下侮辱郡主之罪，應該去見妳爹……」

「唉……」

她一聲幽幽長嘆，接道：「十多年來，沒有人抱過我，沒有人打過我，沒有任何一個男人碰一下我的肌膚，你想想，我還能……還能不要你跟我回京去麼？」

王岩明白了，他的心弦也大大的震動起來。

「成家」，王岩壓根兒就沒有此一想法，誰家的閨女願意嫁一個身無長物的江湖浪子？

現在居然陰差陽錯，獲得王府郡主的垂青，天鵝肉也有掉到癩蝦蟆嘴裏的一天，豈不是天大的一件異數！

但……

「郡主！妳聽我說。」

「嗯，我在聽着。」

「我是一個江湖浪子……」

「我知道。」

「我不是一個好丈夫……」

「也許。」

「郡主千金之體，我不配。」

「不錯。」

「京師多的是王孫公子，……」

「是的。」

「那麼在下只好辜負郡主的一片心意了。」

「不行！」

這一聲「不行」，說得穩定有力，像一具千鈞巨錘，擊在王岩的心頭一般，他啊了一聲，忍不住連退兩步。

郡主玉手一伸，挽着王岩的臂膀道：

「坐下來，王郎，咱們好好的聊聊。」

王岩順勢拍開郡主的穴道，兩人併肩坐了下來。這一對原是生死相搏的仇家，此時又是一番心境了。

郡主向他瞧了一眼，道：「將相本無種，你說的都不成理由，何況，我是衷心的喜愛於你，今生今世，我也不能再嫁別人了。」

王岩道：「能得郡主為妻，王岩還有何求，但尊父母能答允麼？」

郡主道：「會的，我娘最疼愛我。」

王岩道：「好吧，不過在下還有未了之事，一時還不能隨郡主前往京師。」

郡主道：「什麼事如此要緊？」

王岩道：「在下認為尊舅之死頗蹊蹺，咱們不能讓眞兇逍遙法外。」

郡主道：「你眞有此一想法？」

王岩道：「是的，否則萬飄萍就不會僕僕千里來尋在下這個江湖浪子了。」

郡主道：「我不同意你的想法，那萬氏父女分明別有用心。」

王岩啊了一聲道：「那麼郡主必有所見了。」

郡主道：「那是自然。」

王岩道：「能夠告訴在下麼？」

郡主道：「可以，不過……」

王岩道：「怎麼，有顧慮？」

郡主道：「不，只是咱們的稱呼聽來有點鼈扭。」

王岩道：「這個，咳，在下覺得沒有什麼不妥。」

郡主瞥他一眼道：「除非你不承認咱們關係，否則你就不能對我自稱在下。」

王岩微微一笑道：「咱們不是世俗兒女，何必計較那些細微末節，何況令尊身居王位，尊榮無比，他能否答允妳的請求，還在未定之天，好啦，先說說妳對萬氏父女的意見吧。」

郡主似乎不滿意王岩的答覆，但也未再堅持，撇撇嘴道：「大理卿審訊萬邦之時，他竟說我舅父身上附有一條奇毒無比的『奪命飛騰』……」

王岩道：「奪命飛騰？飛騰就是飛蛇，在苗區及南疆山地，可見到此種會飛的小蛇，這算不得什麼稀罕之事。」

郡主道：「不錯，但萬邦却說奪命飛騰是飛蛇中的異種，只要附着人身，其人必將變為毒人，影响所及，本朝將招致覆滅的橫禍。」

王岩道：「他為了殺死那條奪命飛騰，也就連帶着傷了尊舅的性命？」

郡主道：「是的。」

王岩道：「如若那奪命飛騰當眞能使尊舅變為毒人，萬邦殺一人而救千萬人，他應該沒有做錯！」

郡主道：「可是他只殺死我的舅父，並未見到那飛騰的踪跡，後經檢驗舅父的屍體，也沒有半點中毒現象。」

王岩啊了一聲道：「這實在是一件令人費解之事，勿怪萬飄萍要求救於江湖朋友了。」

郡主哼了一聲道：「什麼令人費解？萬邦分明在巧言詭辯！」

王岩搖搖頭道：「萬邦如果想藉故加害尊舅，他絕不會編造一個人人不肯相信之事，否則他就不會身經百戰，而官拜侯爵了。」

郡主微現怒意道：「你還想幫助萬飄萍？」

王岩道：「我只是想找出眞兇，要不尊舅在九泉之下怎能瞑目！」

郡主斷然道：「不，我不許你管！」

王岩道：「妳聽我說，郡主……」

郡主大聲道：「我不聽，無論你有什麼理由，都不准你插手萬氏父女之事。」

王岩面色一沉道：「如果我一定要管呢？」

郡主呆立半晌，冷冷道：「我不希望將終身託付一個與我作對的人，也不能讓一個對我侮辱之人活在人世之上，如果你一意孤行，你會後悔的！」

語音甫落，身形驟起，眨眼之間，已消失於蒼茫夜色之中。

× ×

武昌忠孝門外，沙河岸邊，聳立着一幢氣象萬千的高大巨宅，它就是宜城侯萬邦的府邸。

這幢昔日門庭若市的侯府，此時是一片清冷的景象，兩扇黑漆大門緊緊的關閉着，靜悄悄的聽不見半點人聲。

此時是夕陽西下的傍晚時分，侯府門前來了一位神情洒脫的青衫少年，他向那黑漆大門瞥了一眼，略作遲疑，便伸手向銅環之上扣去。

半晌，大門呀然而開，一名年約六旬的老者探首問道：「你找誰？」

青衫少年道：「在下王岩，想拜望你

們家的小姐。」

應門的老者向他上下打量一陣，冷冷道：「很好，朋友稍待。」

王岩見那應門的老者，居然是一副晚娘的臉色，說起話來，又是如此的難聽，心中大為不滿，不過，侯門的一條狗，也要比七品官大上三級，他擺慣了威風，這也難怪。

於是，他忍了下來，只是向應門老者的背影瞥了一眼，便轉頭眺望湖色山光。

半晌，一陣急驟的脚步之聲傳入耳鼓，他扭頭一瞥，不由神色一呆。

由侯府奔出的約有二十餘名大漢，領頭的是一名鬚髮如銀的灰衣老者。

這般人全是面帶煞光，手執兵刃，好像如臨大敵一般。

灰衣老者在王岩身前八尺之處一站，冷冷道：「閣下就是天壤王郎？」

王岩淡淡道：「這是江湖朋友送的匪號，不值方家一笑。」

灰衣老者道：「老夫正要見識見識，划下道來吧。」

王岩道：「怎麼，侯府是這麼對待客人？」

灰衣老者怒哼一聲，說道：「客人？姓王的，你也太過目中無人了，今天如若不能將你擱到此地，老夫就枉稱鐵筆追魂了。」

王岩心頭一凜，暗忖：「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鐵筆追魂蒙眞，原來已投効宜城侯府，如果當眞動起手來，倒是一個前所未見的勁敵。」

不過，他仍神態輕鬆的微微一笑道：「原來是蒙前輩，這倒是幸會得很，只是晚輩此來並無惡意，前輩要賜教可以，待見了萬小姐晚輩一定奉陪。」

立在鐵筆追魂身後的一名抱刀大漢，正是曾在建陽驛與王岩拚鬥過的八駿之一，他似乎受過傷，左肩上尚殘留着變了色的血漬。

對王岩，他存見極深，此時他喝一聲，說道：「姓王的！你在路上蒙面攔截，想行刺咱們小姐，現在居然還敢獨闖侯府，當眞是不知死活，來，來，大爺先鬥你一鬥。」

王岩愕然道：「誰行刺你們小姐了？閣下無憑無據，怎能信口雌黃？」

那大漢一刀揮出，虎虎生風，同時怒叱道：「你剝了皮大爺也認識你，還裝那門子的蒜！」

王岩足尖一點，退下台階，連忙搖手道：「慢點，老兄，王某既敢隻身前來，絕不是怕事之人，只是此事決非王某所做，咱們不能中了別人的計算。」

鐵筆追魂蒙眞攔住持刀大漢道：「好，你說，你找咱們小姐有什麼緊要事？」

王岩道：「對不起蒙前輩，因情形十分複雜，晚輩必須見到萬小姐才能說。」

鐵筆追魂哼了一聲，正待回絕王岩的要求，府門之內忽然傳出一股嬌嫩的嗓音道：「稟總管，小姐命請王大俠至花廳相見。」

鐵筆追魂皺了一下眉頭，道：「知道了。」

蒙眞雖是滿面疑惑之色，仍向王岩擺擺手道：「請。」

王岩微微一笑道：「晚輩怎敢僭越，前輩請。」

鐵筆追魂道：「尤昌帶路，朋友不必客套。」

尤昌就是適才出手的大漢，他應了一聲，擰身向府內走去。

鐵筆追魂揮退其餘的大漢，伴着王岩逕趨花廳，神色之間，仍未放鬆戒備。

花廳是侯府接待賓客的所在，陳設豪華，氣派非凡，王岩踏進廳門，便瞧到萬飄萍仍然一襲黃衣，輕紗蒙面，靜靜的坐在花廳的右側。

她身後侍立着四名青衣少女，身旁是那名叫七婆的黑衣老婦。

王岩趨前兩步，雙拳一抱道：「見過萬姑娘。」

萬飄萍盈盈起立，福了一福道：「王大俠請坐。」

王岩在萬飄萍對面錦橈之上落坐，目光一瞥這位侯門千金，道：「姑娘當眞受到攔截？而那攔截之人又是在下？」

萬飄萍道：「是的，咱們在距離武漢六十里外，遇到十幾名蒙面人攔路行兇，那為首之人頗與王大俠相似。」

王岩道：「在下平生獨來獨往，也決不做那蒙着面孔夥衆行兇之事。」

萬飄萍道：「我相信不是王大俠，但想不出他們嫁禍王大俠是什麼用意。」

王岩說道：「在下約畧猜知一二，只是……」

萬飄萍道：「蒙伯伯與家父是生死之交，其餘都是與萬家生死與共之人，王大俠有話但說無妨。」

王岩道：「令尊一代人傑，盛名果然不虛，倒是在下多疑了。」

一頓接道：「在下一路之上，曾遭受三次伏擊，姑娘與在下相比，實在幸運的多了。」

萬飄萍啊了一聲道：「也是那般蒙面之人？」

王岩道：「不，除了一位身份高貴的女郎，全是以眞面目相見。」

萬飄萍道：「王大俠認出他們是何等之人麼？」

王岩道：「不認識，但在下曾擒獲二男一女，誰知他們暗含劇烈毒藥，不待在下追問，咱自行服毒而死。」

萬飄萍嬌軀一顫，在場之人全都面目失色。

良久，萬飄萍長長一嘆道：「看來家父的寃情，將難有洗脫之日了。」

黑衣老婦七婆雙脚一跺道：「小姐！咱們跟她拚了。」

萬飄萍道：「家父如有不測，咱們自然要放手一拚，但目前尚未絕望，咱們不能放棄營救家父的努力。」

鐵筆追魂蒙眞道：「小姐說的是，咱們何不聽聽王少俠的高見。」

萬飄萍螓首微領道：「王大俠寵臨敝府，尚望不吝賜教。」

王岩道：「在下原來不願插手官府之事的，現在既已捲入這一漩渦，說不得只好與他們週旋一下，不過在下能力有限，只怕會使姑娘失望。」

萬飄萍道：「王大俠既肯仗義相助，就不必再作客套之言了。」

王岩道：「能獲姑娘如此看重，在下怎敢不竭盡棉力，不過此事似乎頗爲複雜，牽涉之廣，在武林中亦屬罕見。」

萬飄萍道：「是的，權傾當朝的五原王府及西廠，可能就是咱們最大阻力。」

王岩哈哈一笑道：「在下終年浪跡江湖，很難碰到一件刺激之事。說說看，姑娘，在下希望瞭解令尊出事全部經過。」

萬飄萍道：「常公公因萬貴妃之故，是咱們這兒的常客，如若不是事非尋常，家父斷無殺他之理……」

王岩道：「萬貴妃與尊府有關麼？」

萬飄萍道：「是小妹的姑母。」

王岩道：「萬貴妃還不能爲令尊脫罪麼？」

萬飄萍說道：「家父是發現常公公鳳眼穴上附着一條奪命飛騰才出手的，但事後却找不到那條飛騰，常公公也沒有中毒現象，如非姑母週全，後果早已不堪設想了。」

王岩道：「常公公是在何處被殺？」

萬飄萍道：「家父的書房。」

王岩道：「如果方便，在下想到書房瞧看一下。」

萬飄萍道：「可以，王大俠請。」

她立起身來，扭頭對鐵筆追魂蒙眞道：「蘭陵郡主及西廠都不會輕易放過咱們的，他們如是暗中進府，伯伯不妨將他們留下。」

鐵筆追魂應了一聲，立率尤昌等自去佈置。

王岩隨着萬飄萍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到達侯府的後院，書房在後院的東廂，是一個花木扶疏，景物幽雅的所在。

萬飄萍將七婆及四名女婢留於房外，親自帶領王岩進入書房。

迎門是一列書架，典籍雜陳，標簽完整，足證宜城侯是一個學養有素之人。

壁間掛着歷代名人的墨寶，眞箇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臨窗一張寬大的書桌，上置文房四寶，瞧那窗明几淨，幽雅脫俗的情景，這間書房可能是宜城侯日常起居之處。

王岩遊目劉覽一週，道：「常太監在何處被殺？」

萬飄萍道：「房門，他身中環鏢之後，屍體便仆倒房門之外。」

王岩細心查看半晌，指着天花板上一個小洞道：「書房整潔如新，爲什麼天花板上會留下一點殘缺？」

萬飄萍一怔道：「小妹不常來書房，不知道那小洞是何時留下的。」

王岩道：「天花板是以堅固的木板所做，上面一定可以放置物件的了。」

萬飄萍道：「是的，上面是不常用的書籍及字畫，每當年關將屆之時，就派人打掃一次，並理出部份字畫在年關之時懸掛，本年因家父遭遇不幸，故迄今仍未打掃。」

王岩道：「在下可以上去瞧瞧麼？」

萬飄萍道：「可以，王大俠請隨小妹來。」

在書房之側一個小巷之內，設有一張樓梯，萬飄萍要來一盞紗燈，領頭拾級而上。

樓板之上頗爲寬敞，但一年未經打掃，難免蛛網塵封。

王岩由萬飄萍手中接過紗燈道：「姑娘暫勿移動，待在下仔細瞧瞧。」

樓上三面都擺着大型的籐箱，箱上貼着紅條，書明內中存放的物件。

他一寸一寸的查看着，任何一個微小之物也不放過。

最後他的注意力集中於樑上的瓦片，及那小小的圓洞之上，良久，他皺了一下眉頭道：「咱們下去吧，姑娘。」

回到書房，萬飄萍命人搬來一桌酒菜，道：「餓了吧，咱們吃點東西再聊。」

王岩道：「好的。」

他酒到杯乾，一言不發的默默飲食，直待十餘杯下肚，他才目光一抬道：「萬姑娘！令堂她老人家……」

萬飄萍道：「先母過世已近五年。」

王岩道：「對不起，萬姑娘……」

萬飄萍道：「不要緊的，王大俠，是否那樓板之上，發現什麼與先母有關？」

王岩道：「不，在下只是未見令堂，偶然問及而已，不過那樓板之上，確會留下女人的足跡……」

萬飄萍一怔道：「當眞麼？王大俠，小妹怎的絲毫未曾查覺？」

王岩道：「那女人的輕功，頗爲高明，如非樓板之上積有塵土，在下也不易發覺。」

萬飄萍道：「寒舍之中，除了小妹，還有奶娘七婆，及蕭玲玲，蕭巧巧，畢露，冷凊凊等四名婢女均會武功，但咱們很少涉足書房，更不會去那樓板之上。」

王岩點首道：「在下相信姑娘之言，但……」

萬飄萍道：「好，小妹就先查問一下吧。」

此時在書房侍候的是蕭玲玲蕭巧巧姊妹，不待萬飄萍詢問，她們即堅稱決未上過樓板。

萬飄萍命蕭玲玲將七婆及畢冷二婢找來，她們三人也是同樣的答案。

待七婆等退出書房，王岩眉峯一皺道：「姑娘的武功是獲自家傳麼？」

萬飄萍道：「不，家父雖長於用兵，但除了對祖傳環鏢稍有造詣，一般武功，只能列於二流。小妹是武當門下，家師上輕下塵。」

王岩哦了一聲道：「姑娘原來是梅花庵主輕塵師太的高足，在下倒是失敬。」

萬飄萍道：「不敢當，王大俠此問必有深意？」

王岩道：「是的，那潛上樓板之人，是由梯口進入，令尊武功既屬二流，自然難以發現了。」

萬飄萍道：「王大俠如何斷定那潛上樓板人屬於女性？而且是由梯口進入？」

王岩道：「在下是由足印大小，及足印位置猜測的。」

萬飄萍道：「王大俠認爲那女人與家父殺常公公之事有關？」

王岩道：「不錯，奪命飛騰八成就那女人暗中做的手腳。」

萬飄萍道：「是由樓板上的小洞？」

王岩道：「那是無庸置疑的，只是還有幾項疑點，十分費人猜疑。」

萬飄萍道：「什麼疑點？」

王岩道：「第一，令尊的環鏢，正中常太監的風眼穴道，可見出手極爲準確，爲什麼當常太監中鏢之後，既未發現奪命飛騰，又沒有中毒現象？其次，樓上瓦片有兩塊曾經被人移動，其動機也有令人難解。」

萬飄萍道：「這個……也許她需要天光，便於查看什麼吧！」

王岩搖搖頭道：「樓上物件，沒有絲毫翻動的跡象，足跡也只由梯口延伸到瓦片移動之處，再轉到小洞兩個地方，如果她當眞需要天光，也決不是用以尋找什麼物件。」

萬飄萍由衷的讚嘆道：「小妹聽說王大俠善解疑難之事，果然觀察入微，能人所不能。但這件無頭公案，咱們應該如何進行？」

王岩道：「不敢當姑娘謬讚，在下只是多注意一些常人易於忽畧之處罷了。」

一頓接道：「在下對全案已有一個較爲合理的假設，但尚須逐步求證。」

萬飄萍說道：「小妹能否知道那假設麼？」

王岩道：「在未得確實証據之前，說出來實徒亂人意，還是待以後再告訴姑娘吧。」

萬飄萍一嘆道：「蒙姑姑請准皇上，限小妹半年之內緝獲眞兇，否則明年秋季，愚父女就得併首市曹了。」

王岩道：「緝拿眞兇並不是太過困難之事，咱們的難關，是如何應付那强大的阻力。」

萬飄萍道：「王大俠是說那蘭陵郡主？唉，我爹殺了她娘惟一的親人，咱們只得忍讓一點。」

王岩道：「姑娘說的是，不過……」

他語音未落，奶娘七婆忽然闖進書房，道：「小姐！蘭陵郡主來了！」

萬飄萍面色一變道：「在那兒？」

七婆道：「已進頭廳。」

萬飄萍道：「好，咱們到花廳迎候再談。」

一頓接道：「王大俠……」

王岩道：「姑娘不必承認在下已來侯府，在下自有應付之策。」

萬飄萍道：「家父雖已下獄，並未奉旨削爵奪官，王大俠儘管在書房歇息，量她不敢把咱們怎樣。」

王岩道：「在下知道，姑娘請。」

萬飄萍領着奶娘及蕭玲玲姊妹逕趨花廳，遠遠瞧見蘭陵郡主白衣飄飄，正向花廳而來，她身後跟着的是一名青衣女侍，及四名王府帶刀侍衞。

當萬飄萍步出花廳，檢衽一禮道：「萬飄萍參見郡主。」

蘭陵郡主哼了一聲道：「免了。」

萬飄萍道：「謝郡主。」身形一側，恭請郡主進入花廳。

蘭陵郡主落座之後，目光一抬，向萬飄萍冷冷打量一眼，道：「萬飄萍。」

萬飄萍道：「郡主有何吩咐？」

蘭陵郡主道：「查到眞兇沒有？」

萬飄萍道：「已有綫索，正在追查之中。」

蘭陵郡主一哼道：「綫索？是王岩告訴妳的麼？他人呢？」

萬飄萍冷冷道：「飄萍曾聞王岩之名，可惜緣慳一面。」

蘭陵郡主叱喝道：「王岩分明已到侯府，妳敢欺矇於我！」

萬飄萍面色微微一變道：「我如若找不到眞兇，飄萍父女自有王法裁制，半年限期未到，萬飄萍還有自主之權！」

蘭陵郡主雙眉一挑，呼的一聲站了起來，四名王府侍衞也一起拔出長刀，花廳之上立時呈現一股緊張的氣氛。

對蘭陵郡主的暴怒，萬飄萍毫無怯懼之色，一雙神光湛然的秀目，冷冷的向對方瞧看着。

蘭陵郡主也未作進一步的行動，她們像兩隻俟機撲噬的雌虎，一言不發的冷冷瞧着對方。

這一雙名門閨秀，長的都美麗動人，就外型瞧看，蘭陵郡主體型較爲豐滿，有一股熱浪襲人的感覺，萬飄萍則嬌小纖秀，有如小鳥依人，這雙嬌娃所謂春花秋月，環肥燕瘦，體型雖有差異，却具有扣人心弦的同等魔力。

她們都沒有佩戴面紗，似乎彼此在炫耀她們的美麗，而爭妍鬥艷似的。

這一尷尬的場面，終於被府外一陣嘈雜之聲所結束，她們方自一怔，一名勁裝大漢已匆匆奔了進來。

他是具有校尉身份的鄧飛龍，在侯府是名列八駿之首。

他先向蘭陵郡主請了一個安，再雙手送上一紙便箋道：「稟郡主，外面有一個少年，要卑職將這個呈給郡主。」

蘭陵郡主接過便箋一瞥，說道：「人呢？」

鄧飛龍道：「走了。」

蘭陵郡主哼了一聲，扭頭對萬飄萍道：「希望妳能早日緝獲眞兇，否則像妳這麼一個人見人愛的美人兒，死了該多麼可惜！」

語音一落，纖手一揮，領着四名抱刀侍衞，昂首逕出侯府。

侯府之外，還有十餘名神秘人物，他們如果不是王府中侍衞，也必是西廠的高手。

蘭陵郡主一言未發，放步逕向湖邊疾奔，午夜寒風刺面，她似乎毫無所覺。

在沙湖的北面有一座土山，山勢雖然不高，但叢莽四佈，夜風凄厲，是一個陰森荒凉的所在。

蘭陵郡主到達土山之下，柳眉微揚，回頭向身後之人道：「包圍土山，但未經我的命令，不得擅自出手，小桃兒跟我上去。」

小桃兒就是那名秀麗的青衣侍女，瞧她那靈活俐落的身手，必有一身不俗的功力。她倆奔上山巔，在一株大樹之下見到王岩。

蘭陵郡主首先怒叱一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王岩故作不解的道：「什麼意思？郡主是說……」

蘭陵郡主大聲道：「我是說你爲什麼約我來這陰森森的鬼地方？」

王岩哈哈一笑道：「原來是這個，不是我瞧不起妳們這些名門閨秀，實在……咳，枉生天地之間了！」

（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培新・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毒郎中馬鵬用盡方法，均不能解化胆叟朱奇，頑童唐嘯及譚雲身中之毒，成遠毛遂自荐，終把三人之毒解去，時適四鳳押一青年來到，稱是殺死蘭妃兇手，至是自認兇手已有二人之多，楊晉及岳秀乃力勸成遠三思，成遠堅持投案求死，楊晉只得把成遠及四鳳押來青年，一併命人押下死囚牢中。王府血案，已有兇手，楊晉自然可以銷案，岳秀宣稱從此抽身，退出江湖，遨遊山水，朱奇、唐嘯堅持隨行，楊晉不便堅留，目送他們大步離去，譚雲對此，仍有很多感慨——

功成身難退　禍從天上來

譚雲道：「四鳳舫一夕驚魂，四鳳苦心安排的餌，被岳秀一手毀去，但在場的人，不但都受了岳秀的救命之恩，而且，也被他的氣度，風標吸引，以胆叟，頑童，在江湖上的聲望而言，竟要甘爲僕從，附隨驥尾，這是何等重大的事，但岳秀看上去，似很爲難。」

楊晉哈哈一笑，道：「譚二公子，如是岳秀沒有飄然出塵的胸襟，又那來的那等爲人作嫁的氣質，想想看，他那一件事，爲着自己。」

譚雲道：「說的也是，就拿那千年何首烏說吧！如若東西落到我手中，我就不甘心輕易再拿出來。」

楊晉留客，譚雲也希望再見見岳秀，而楊家又是最可能見到岳秀的地方。

就這樣，譚雲在楊家住了三天。

岳秀沒有再來過，楊晉也忙着結案，一天難得在家。

這一來，譚雲倒覺着很自由，看看書，打打坐，花園裏練練拳掌。

麻煩的是成遠，一口咬定了是殺死蘭妃的兇手，應天府尹胡大人，連問了兩堂，成遠都一口搶認是兇手。

另一個兇手，名叫潘龍，雖然沒有搶着自認兇手，但却表現的很合作，問什麼答什麼。

這就是胡大人的爲難，楊晉破案有功，保住他的前程，但一下子交了兩個兇手，却又鬧的他六神不安。

應天府中第一幕賓劉文長，聽到了兩個兇手，都甘認罪的事，心中很奇怪，正想召來錄案的師爺，問問詳情，一個青衣童子，帶着一身便裝的胡大人行了進來。

劉文長急急迎上去，兜頭一個長揖，道：「大人，有事請派人招呼一聲就是，怎敢勞動大駕。」

胡大人微微一笑，道：「文長，你坐下，咱們談談，我做了十幾年的官，還沒有遇上過這等事情，殺死蘭妃兇手，明明是只有一個，但兩個人，却都甘認罪，文長，你知道，這是大逆重罪，很可能立刻凌遲處死。」

劉文長道：「事情確然是透着古怪，大人的意思是準備結案呢？還是要找出眞

兇。」

作一個首席幕賓，實在也不容易，既要讀過很多的書，又要有一肚子主意。

胡大人笑笑道：「最好是找出眞兇，讓王爺發落。」

劉文長道：「這就要費點週折，法子是倒有兩個，一個是找楊晉來，問明內情，另一個是，呈請王爺發落。」

胡大人道：「我看這兩人，都會認罪，如是楊晉能分辨出誰是眞兇，也不會把兩個兇犯，一齊送入牢中了。」

劉文長笑一笑，道：「大人，其實，也非難事，咱們再問一堂，然後，選一個成分大一些的眞兇，呈報王爺發落，另一個麼？下入死牢，毀了他的武功，等王爺處死過兇犯，再設法把另一個兇犯，秘密殺死……」

胡大人站起身子，接道：「成！文長，有你的，我想了一夜，就想不出好辦法，你却一下子解決了這個大難事，明天咱們就再開一堂，三堂定讞，我也算很愼重其事了。」

劉文長低聲道：「大人，本就是一位愛民如子的好官。」

胡大人嗯了一聲，道：「文長，就照你的辦法做，明天，你跟我一起到堂上聽聽。」

送走了胡大人，劉文長有些暗暗得意，胡大人雖然每月花了不少銀子，但自己確帮他解決了很多困難的問題。

再說楊晉忙了兩天，大人沒有傳喚過他，也就落得少問。

回到家裏，只見譚雲迎上來，一拱手道：「楊大人案子還順利吧！」

楊晉道：「看樣子，有麻煩也不會太大。」

譚雲道：「那很好，我也準備要告辭了。」

楊晉道：「公子準備回湘西去？」

譚雲道：「是的，區區的看法，近幾年內，江湖上很可能要發生事情，在下也該回去，禀報家父一聲。」

楊晉道：「唉！這案子結了之後，在下也準備辭去這總捕頭的職位了。」

譚雲微微一笑，道：「只怕你很難趁心如願。」

楊晉道：「我如堅辭不幹，他們又能把我如何？」

譚雲道：「他們不會把你如何，但他們只是不准，在下冷眼看宦海風險，似乎和江湖道上，沒有太大的分別，上了道，就很難平安離開，再說，你楊兄，在六扇門中，確然算得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應天府要借重你陞官發財，開拓前程，豈肯輕易的放了你。」

楊晉默然了，沉吟了良久，才道：「辭意很堅，他們如是不准，我就一走了之了。」

譚雲話題一轉，道：「楊大人，岳兄，實在是太可惜了！」

楊晉道：「公子的意思是……」

譚雲道：「我譚二在江湖上走動，老實說，很少能叫我心生佩服的人，但對岳秀，我却是由內心中對他敬佩，並不是因爲，他對我有兩度相救之恩，武林道上，恩怨分明，有仇報仇，有恩報恩，我不一定要佩服他。」

楊晉道：「二公子佩服他些什麼？」

譚雲道：「那份氣度才智，和叫人莫測的武功，還有那一種輕淡富貴，不重珍物的涵養，就拿那千年何首烏說吧！雖然在他的手中，但他却輕易捨去，他把人物之間，分的很淸楚，這等氣度，只怕你我都很難具有，如是千年何首烏，在我手中，我早就回到湘西譚家寨了，怎會還管別人的死活。」

楊晉道：「二公子說的不錯，這人確有人所難及之處。」

譚雲哈哈一笑，道：「實在說，我對他很敬慕，敬慕的有一種常相追隨之心，胆叟朱奇，頑童唐嘯，寧願甘爲僕從，得以追隨左右，心中所求，只是能常見斯人，他們並非是爲岳秀武功所懾，也並非感恩圖報，而是一種由敬重生出的孺慕之情，有如童子之望父母。」

楊晉道：「我也覺着岳秀有一股很特異的氣質但却沒有你二公子想的透澈。」

譚雲道：「大人，你可知道，我爲什麼在貴府中留居數日麼？」

楊晉道：「希望見岳秀一次。」

譚雲道：「不錯，再見他一次，好好的和他說說，像他這樣的人才，埋沒了，實在是可惜的很，如若他肯在江湖上走動，不難成爲一派開山宗主，我譚雲第一個聽他的。」

楊晉搖搖頭，道：「難啊！難啊！像他那樣的人物，只怕是很難常處於奸險江湖之中。」

譚雲沉吟了片刻，道：「楊兄，像他那樣的人，決不會眼看着，邪魔橫行，殘厲殺戮，所以，他要逃避，逃避在深山大澤之中，眼不見爲淨，而不聞不煩。」

楊晉忽然若有所驚一般，猛的楞怔了一下。

譚雲道：「楊大人，你有事……」

楊晉搖搖頭，接道：「沒有，我想到了一樁驚心的事。」

譚雲奇道：「什麼事？可否告訴在下一聽？」

楊晉沉吟了一陣，道：「二公子，在下就直說了！」

譚雲道：「在下洗耳恭聽！」

楊晉道：「關於小女的事。」

譚雲是何等聰明的人，一點就透，哦了一聲，未再接口。

楊晉苦笑一下，道：「我覺着小女有些變了，不像過去那樣任性。」

譚雲喝了一口茶，笑一笑，仍然想不出什麼合適的措詞。

楊晉又道：「未聽你二公子的分析，在下還未想到這麼多，聽過你二公子的分析了岳秀的才智，爲人，楊晉突然生了一個感覺。」

譚雲道：「什麼感覺？」

楊晉道：「小女不配。」

譚雲嘆口氣，道：「楊大人，男女間事，不是配不配，而是他們是否有情，有緣。」

楊晉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譚雲也不再多問，他不了解楊玉燕，也不知岳秀怎麼想，叫他如何開口。

楊晉自動的轉過話題，道：「我看毒

手郎中馬鵬，似是有非得到何首烏不可的用心，不死不休只怕他不會放過岳秀。」

譚雲道：「對岳秀，你知道好多，可講出如何參與你辦案事務？」

楊晉也不隱瞞，說明了經過。

譚雲突然大笑三聲，道：「那行，只怕他走不了啦。」

楊晉奇道：「爲什麼？」

譚雲道：「四鳳不簡單，毒手郎中謀取何首烏，用心更急，但四鳳似是別有所圖，不願把事情鬧大，所以忍了下來，這股怨氣，早晚要落在方一舟的身上，岳秀怎會不明白。」

楊晉道：「這麼說來，他一時還走不了啦。」

譚雲道：「在下是如此一個看法，但岳秀是否別有手段，能够一下子把事情擺平，那就非我們能够預料，其人之能，出乎人料。」

楊晉皺皺眉頭，道：「二公子，照你的看法，金陵城，是不是還會出事？」

譚雲道：「會，不過，除非是他們沒有法子控制，決不會鬧出事情，這是一個表面平靜，暗流洶湧的局面。」

楊晉道：「這麼說來，我這總捕頭得早些辭了。」

譚雲道：「如是要出事，你辭也來不及，想法子拖住岳秀你才能渡過難關。」

楊晉道：「岳秀如行空天馬，如何能拖得住他？」

譚雲道：「所以，咱們得要想想辦法了。」

楊晉道：「想什麼辦法？」

譚雲說道：「這個，咱們要研商研商了。」

楊晉長長嘆一口氣，道：「只有一個辦法逼他就範。」

譚雲道：「什麼辦法？」

楊晉道：「我去逼方一舟，從他的身上，逼那岳秀就範。」

譚雲道：「這法子，只怕很難得到那岳秀的諒解了。」

楊晉道：「除此之外，咱們再沒有別的辦法了，在下實在想不到還有別的辦法能够逼岳秀就範了。」

譚雲道：「這是最後一步的行動，最好能想出別的辦法！」

楊晉道：「二公子，我實在想不出別的辦法了，二公子動動腦筋吧！」

譚雲沉吟了一陣，道：「在下覺着動之以情，責之以義，也許能使他生出豪情，挿手於江湖是非之中。」

楊晉道：「這只怕很不容易，咱們的口才機智，很難說服岳秀……」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二公子，目下江湖形勢，當眞十分險惡麼？」

譚雲道：「不會錯，楊大人，目下江湖形勢，確是暗濤洶湧，而且，事端起於金陵，看情形，這一次江湖的變動，只怕是牽連很廣。」

楊晉道：「你的意思，可是說和江湖上這番變動，和王府中血案有關麼？」

譚雲道：「在下確然有這麼一個想法，尤其是看到了四鳳姑娘送來的兇手，和那成遠自承爲兇手之後，在下感覺到這件事就愈來愈複雜了。」

楊晉道：「在下想不出，武林中事務怎會和王府中的兇殺，牽扯上關係呢？」

譚雲微微一笑，道：「楊大人，這件事，沒有法子說的很淸楚，總之，這件事够麻煩，楊大人想想看，蘭妃只不過是一個賣唱的歌女，在下對她很了解，她不會武功，也和江湖人搭不上關係，爲什麼會被殺呢？如若只是爲了一個姦字，再高明的江湖人，也不會去找這個麻煩。」

楊晉道：「說的也是，仔細想一想蘭妃這件案子，姦殺可能是一個幌子。」

譚雲道：「是的，在下也有這個想法，蘭妃被殺一事，可能是江湖上變亂的一個起源，而且，也是一個很好綫索，經過了白雲觀一個變化之後，在下對此事的看法，又多了一層信心，岳秀那莫測高深的身手，對江湖大事，有着很大的影響，他既然已經顯出手段來，只怕很難置身事外，對方不會放過他。」

楊晉道：「對方是些什麼人？」

譚雲道：「對方是些什麼人，我也不太明白，不過，有那麼一個對方，決不會錯。」

楊晉道：「唉！譚老弟，武林逐鹿，江湖爭霸，最好能在深山大澤中，至少不應該牽扯上官府中人，但這一次，他們却惹上了王府的嬪妃。」

譚雲低聲說道：「楊大人，如若令媛說的沒錯，只怕激變就發生在王府之中，至少，那地方該是一處很重要的所在。」

楊晉呆了一呆，站起身子，道：「不錯，我們一直在外面找賊，但却把賊關在了家裏！」

譚雲點點頭，道：「是的，楊大人，這不是一場單純的武林爭逐，好像是武林人，只在受一些人的利用——」

楊晉接道：「難道不會是武林人利用官府？」

譚雲道：「那就單純得多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道：「不論是武林人利用官府，或是官府中人，和武林人物勾結，反正，事情却不太單純，所以，譚某人覺着，你這個總捕頭，最好還是別辭。」

楊晉道：「唉！老弟，你不知作官的難處，我這總捕頭的身份，半身江湖半身官，既要顧到武林中的道義，又要顧到自已的身份，立場，遇上事，瞻前顧後，放不開手脚，再說，這場糾紛，如是牽扯到王府中去，我這個總捕頭，又算得什麼？別看江湖道上，很抬舉我，但在王府中，我還不如個總管的苗頭，十八名府衞，現在收押應天府中，表面上是坐牢，其實呢？每天大酒大肉，吃的順着嘴角流油，胡大人不敢問，還要特別撥出一筆銀子照顧他們吃喝。」

譚雲笑一笑，道：「在下有一個很不好的想法，那就是令媛混入王府的事，可能早已經洩漏，目下，雖沒有什麼行動，變化，很可能是人家再等待機會，在下之意是，先把令媛調回來，而且，也不再堅辭總捕頭的位置，不妨上呈稱病，在家休息，以觀後變。」

楊晉點點頭，道：「二公子，很高明的辦法，雖然還有幾句話沒有說出來，但我已經明白了，看來，楊某是老邁了，這

一代該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先見岳秀之能，後見你譚二公子之才……」

譚雲道：「大人，這是捧我了，我譚雲這點能耐，難及人家岳秀百分之一二，憑什麼給人家比，但這一陣，他的鋒芒太露，怕人家打他的主意。」

正說話間，岳秀突然闖了進來，臉色很冷肅。

楊晉吃了一驚，道：「岳兄……」

岳秀一揮手，道：「大人，令媛這做法，未免太過份了……」

楊晉心頭大震，急急說道：「岳兄，你先坐下，有話好說。」

一向鎮靜，化險如夷的岳秀，突然間，變的這麼氣急敗壞，定然是遇上了使人無法忍耐的激憤。

岳秀逐漸的恢復了鎮靜，緩緩坐下。

譚雲一抱拳道：「兄弟告退一下。」

岳秀道：「不用了，譚兄。」

譚雲哦了一聲，又在原位坐下。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岳兄，小丫頭做出了對不住岳兄的事，使岳兄這樣怒火中燒。」

岳秀未答話，緩緩由懷中取出一張函箋，遞了過去。

楊晉接過一看，亦不禁臉色大變，怒聲喝道：「這丫頭片子，是活的不耐煩了，再見面我就廢了她。」

他面紅耳赤，聲色俱厲，顯是，怒火冲心。

譚雲一皺眉頭，道：「楊大人，兄弟可否瞧瞧，那白箋上寫的什麼？」

楊晉把白箋遞了過去。

接入手中，首先映入眼中的是四個紅色大字，王府用緘。

再看內容，寫的是：

查長江鏢局鏢師岳秀，勾結大盜，作奸犯科，夜入王府，得民女楊玉燕指訴歷歷，罪証明確，着即遣派府衞拿人，解押王府，由本王親審。

下面是七王爺府的官印。

看完內情，譚雲內心中，也大為震動，只看楊姑娘太過毒辣，把岳秀牽入這等大案之中，一個不好，就是滿門抄斬，禍及九族的大罪。

楊晉久吃公事飯，知道事情嚴重，利害，只氣的全身發抖。

岳秀此刻，却反而冷靜了下來，凝目沉思。

譚雲緩緩把府令還給岳秀，道：「岳兄，現在情勢如何？」

岳秀道：「他們留下了府令，把我舅父和家母，都已帶走要在下携令候傳。」

譚雲道：「那是說到王府中投案？」

岳秀道：「照他們留話，約在下到此等候，日落前，他們府衞來此等人。」

楊晉一拍桌子，道：「豈有此理，你沒有犯王法，他們憑什麼拿人，再說，小女指訴罪狀，連我也脫不了關係的，我倒要瞧瞧王府派什麼樣的人物來此拿人。」

岳秀把王府令諭，攤在木案上，又瞧了一陣，緩緩說道：「楊大人，如若府令是眞，你一個總捕頭，也頂不住是麼。」

楊晉道：「我拚了這個腦袋不要，也要親見王爺，辯個明白。」

岳秀嘆口氣，道：「細想此事，其中破綻甚多。」

楊晉呆了一呆，道：「你是說這令諭是假的？」

岳秀抬抬頭，道：「假倒是不假，只不過，這中間，有甚多可以推敲之處。」

譚雲也聽得有些迷糊了，怔了一怔，道：「岳兄，這令諭如是眞的，還有什麼可以推敲之處？」

岳秀道：「王府用緘，王府大印，都是貨眞價實，毛病出在這不是七王爺的手諭。」

楊晉道：「對呀！王爺夫人，這麼說來，小女已然失手被擒了。」

岳秀突然冷笑了兩聲，道：「我本已準備離開金陵，想不到他們竟然非逼我捲入這場是非中不可了。」

譚雲微微一笑，道：「對他們而言，確是不智之舉，但對武林大局而言，却是萬千蒼生有福了。」

嘆口氣，岳秀緩緩說道：「譚兄太誇獎岳秀了。」

譚雲道：「對岳兄，區區是由衷的敬佩，用不着激將之法，但得一聲吩咐，在下是無不全力以赴。」

岳秀笑道：「譚兄高明啊……」

突然放低了聲音。

譚雲點點頭，起身而去，未走前門，却繞向後園而去。

岳秀發出一低嘯，胆叟朱奇，頑童唐嘯，匆匆奔入廳中，岳秀又低聲吩咐了兩人幾句，兩人頷首而去。

他說的聲音很低，低的連坐在旁邊的楊晉，也未聽到。

楊晉也不多問，對岳秀，他有無比的信心。遣走了胆叟，頑童，岳秀突然笑對楊晉說道：「大人，要厨下準備些好酒好菜，咱們好好喝一杯。」

楊晉道：「這個現成的。」立時吩咐厨下準備。

岳秀道：「你總捕頭的身份，也該擺些威風出來才是！」

楊晉道：「怎麼一個擺法？」

岳秀道：「你這府中，還有沒有捕快護守。」

楊晉道：「拿住了兇手之後，都已回衙休息了。」

岳秀道：「現在還來得及，立刻遣人去招請四個精明的捕快，最好請你那位王副總捕也來。」

楊晉道：「好！我這就派人去叫。」

不過半個時辰，酒菜擺好，五花刀王勝也帶着八個捕快趕到。

楊晉道：「我不是要你帶四個人？」

王勝接道：「屬下怕人手不够，多帶了四個人來。」

岳秀笑道：「人越多越好，八個比四個更有氣派。」

一面低聲對楊晉說明。

楊晉聽得一直點頭，立時吩咐王勝等帶着八個捕快，安了方位。

楊晉笑一笑，道：「王府侍衞，一向眼中無人，今天，也叫他們嚐嚐重重盤查的味道。」

大廳中只餘下楊晉和岳秀。

兩人低斟淺酌，排遣時光。

直等太陽快要下山時，楊府中已先點

上了備好的風燈火燭，四個身着錦衣佩刀的大漢，到了楊府外面。

兩個守門的捕快，攔住了去路，道：「四位是幹什麼的，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麼！」

當先而行的錦衣大漢冷笑一聲，道：「什麼地方？只不過一個——小總捕頭的住處罷了。」

兩個捕頭齊聲說道：「你們既然知道，還不給我走開。」

當先錦衣大漢，冷冷說道：「瞎眼奴才，你知道咱們是那裏來的麼？」

兩個捕快搖搖頭道：「四位是……」

當先錦衣大漢道：「王府侍衞，你不會瞧瞧這身衣服麼？」

兩個捕快閃向一側，道：「原來是王府的侍衞大人，我們實是不知，在下立刻替四位通報。」

當先錦衣人道：「用不着通報了，我們會自己進去。」

伸手撥開了兩個捕快，直撲向大廳。

王勝帶着四個捕快，守在大廳門口。

四個錦衣府衞，大搖大擺，走近了大廳。

王勝一橫身，攔住了四人道：「幹什麼？」

四個錦衣大漢，臉上同時泛現出怒容，道：「一而再，再而三的盤問，是何用心？」

王勝早得了指示，微微一笑，道：「盤問又怎麼樣，諸位如是來的不當，在下還要拏人。」

當先的錦衣大漢冷冷的打量了王勝一眼，道：「你是什麼人？」

王勝道：「應天府的副總捕頭五花刀王勝。」

錦衣大漢道：「咱們是七王爺府中的府衞。」

王勝哈哈一笑，道：「大衙門，但不知諸位有什麼証明？」

當先錦衣大漢右手一揮，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腰牌，道：「王副總捕頭請瞧瞧咱們這腰牌是眞是假。」

王勝接過腰牌很仔細的瞧了一陣，道：「這腰牌不像是假的。」

錦衣大漢怒道：「楊總捕頭在麼？」

王勝道：「在喝酒。」

錦衣大漢冷笑一聲，道：「看來，他倒是很享受了。」

王勝把腰牌還給那錦衣大漢，道：「好吧！就算這腰牌是眞的吧！」

錦衣大漢皺皺眉頭，道：「算是眞的，你這話什麼意思。」

王勝微微一笑，讓開去路，道：「諸位請進吧！」

楊晉和岳秀早已有準備，把酒席擺在廳門口無法瞧到的地方，但一進門，就瞧見了兩人，舉杯對飲，似是不知有人行入了廳中。

四個錦衣大漢相互望了一眼，左首第一人，突然步行過去，一拱手，道：「那一位是應天府的楊總捕頭？」

楊晉緩緩回過頭來，道：「區區便是，四位是……」

錦衣大漢雖然是王府侍衞，但對這位名滿江南的名捕，也不敢太過無禮，一抱拳，道：「兄弟王府侍衞包大方，奉七王爺之命而來。」

楊晉哦了一聲，道：「失敬，失敬，包兄有何見教？」

包大方道：「有一位岳秀先生，可在貴府？」

岳秀笑一笑，道：「包侍衞好靈的耳目，找我岳某人有什麼事？」

他神態從容，似乎根本未把四名王府中的侍衞，放在眼中。

包大方淡然一笑，道：「咱們兄弟奉命來請你岳兄到王府中一行。」

岳秀點點頭，道：「既然諸位用了一個請字，岳某人是可去可不去了！」

包大方臉色一變，道：「用個請字，那是對你客氣，如若，你不去，咱們只好換一個字，抓你到王府中去。」

岳秀道：「岳某人犯了什麼法，竟然勞動王府中侍衞抓人？」

包大方道：「到了王府中去，自然有人告訴你內情，岳兄請吧！」

岳秀正容說道：「包兄，在下的母親和舅父方一舟總鏢頭，是否也被閣下請進了王府。」

包大方哈哈一笑，道：「不錯，他們現在都王府之中，你姓岳的只要進得王府自然就可以和他們見面了。」

岳秀道：「想那王府，乃是清明所在，兄弟去去，量也無關，不過，在下有一事不明，請教包大人！」

包大方冷笑一聲，道：「你要和我說條件？」

岳秀道：「家母和舅父，為什麼也被請入王府。」

包大方道：「因為，咱們找不到你岳先生，只好請他們作為人質了。」

岳秀道：「現在，你們找到我了，可以把兩位老人家放出來了。」

包大方厲聲道：「岳秀，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這般對我說話麼？」

岳秀早有盤算，如不施手段，只怕很難能救出兩位老人家，暗裏一咬牙，冷笑道：「王府侍衞，果然氣勢凌人，但大明律條，說的明白，草民斗胆冒犯，諸位想要區區同去王府不難，不過，先得放回兩位老人家。」

包大方道：「如是我們不放呢？」

岳秀道：「那就很難說了……」

包大方怒道：「難道你還敢拒捕。」

岳秀道：「諸位本就沒有捕人之權，現在應天府中總捕頭在此，王爺要擒我岳秀，何不下令應天府捕頭緝拏。」

包大方道：「咱們王府侍衞，一樣有拏人的權。」

岳秀淡然說道：「這個在下倒是有些不信。」

包大方道：「不信，你就試試。」

岳秀目光一掠楊晉，道：「大人，王府侍衞，眞的就可以隨便拏人麼？」

楊晉手捋長髯，沉吟了一陣，道：「這個麼，要看他們是否奉有王爺之命了，七王爺總攬江南七省軍政大權，自然是有權拏人。」

包大方冷笑一聲，厲聲道：「楊晉，七王爺已下了一道口諭，我們是不是能够拏人？」

（未完）



洗心環

新派奇情鬥智技擊故事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周震川得武當掌門雲陽眞人之助，獲得靈飛三式絕藝並詳參萬匆圖，當他返回遵義，驚聞皇甫秀華因中奸人離間計，不告而去，周震川亟欲先往探聽武瑛的下落，但九指神偸莫木森勸以少安毋躁，應當先向皇甫秀華解釋清楚，始可前往探聽武瑛是被害或同謀，並說已知皇甫秀華下落，俟晚上當偕彼前往，隨帶周震川見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請借三山令，彭大先生要按規行事，提出六項較技條件，由周震川選擇三項，周震川選奇門八卦、兵刄對陣、輕功暗器，臥雲居士遂帶他往一座奇門陣式——

再鬥無雙門　慨借三山令

九指神偸莫木森之能與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論交，也是性趣相投，緣結於奇門陣式之學，彼此有了深切的認識，才打破職業界限，傾蓋論交。

九指神偸莫木森掠目一過，口中發出一陣嘖嘖驚嘆之聲，道：「幾天不見，想大先生又有了進一步的發現了。」

原來，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擺在草坪那座奇門陣式，就是九指神偸莫木森原先擺在他自己門前的那座陣式，九指神偸莫木森受挫於周震川之後，曾把周震川點破他陣眼之事，前來與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研究。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再加變化，就擺出了草坪上那陣式。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面現得色，微微一笑道：「周少俠，這座陣式你不陌生！」

周震川望了九指神偸莫木森一眼，笑了一笑，道：「晚生在莫老哥處見過。」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道：「你看老夫研究心得如何？」

周震川道：「高明！高明！晚輩不勝欽佩之至。」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道：「我們就以這座陣圖爲基礎，然後彼此再加變化，交互通過，到最後誰難不住對方，誰就輸了，這種方式，不知少俠以爲如何？」

周震川道：「晚生遵命。」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道：「少俠就請先通過此陣。」

周震川一抱拳道：「晚生恭敬不如從命！」舉步向陣圖之內走去。

一路之上，有如輕車熟路，隨意之間，移動了四五根竹枝，轉了一圈出來，他是風不驚草不動，但那陣式却是面目一新，有了極大的變化。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雙目猛然一睜，在神光閃動中，臉上泛起了興奮之色，大叫一聲，道：「好，老夫研究了一輩子奇門八卦，今得遇見少俠這等高才奇士，舉手之間，便有畫龍點睛之妙，眞是不虛此生……。」

話聲微微一頓，轉向九指神偸莫木森一笑道：「老偸兒，你今日能把周少俠帶來此地，與老夫相識，算你大功一記。」

說着，笑哈哈的穿陣而入，通行之間也順便改變了一些竹枝位置。

兩人你來我往，彼此一連交互通行了四五次，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的神情，便開始凝重起來了，入陣之前，總得思考半天，才敢舉步。

九指神偸莫木森默默的站在一旁，看得口呆目瞪，嘆爲觀止。

陣法的變化，越來越繁複，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與周震川都各出奇思，眞正的各憑所

學較量起來。

不知不覺間，雙方你來我往，已經較量了三個多時辰，兀自勝負未分。

就這一陣，便已費去了三個時辰，還不知要多少時間才能分得出勝負來，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與周震川自己還不覺得，但一旁觀戰的九指神偷莫木森却是皺起了雙眉……。

驀地，在一旁山壁之中，飄來一陣話聲，道：「晚輩蔡福田，奉了家師風木散人之命，前來致候，請老前輩賜見。」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雙眉一皺，道：「不要理他，我們繼續我們的印証……。」

周震川道：「晚輩給他這樣一打擾，已難專心一志，老前輩就先賜見了他再說罷。」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未能在奇門八卦之學壓倒周震川，對周震川已由賞識而進一步有了敬意，聞言之下，不好意思不給周震川面子，點了點頭，道：「好，就依你少俠之見吧！」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走到一塊山石之後，啓動了控制洞門機關，便和周震川他們回身穿過花樹，等在入口之處。

山洞之內，隱隱傳來一陣步履之聲，聽那聲音，竟有四五人之多，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心中是怒氣暗生，冷笑一聲，道：「好大胆的蔡福田，竟敢擅自將外人帶來，……兩位請隱身一旁，老夫要看看他是何來意。」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身雖隱退，對山外情形並非完全無知，此時心中已是生出了警念。

按照他所訂的規矩，他本應就此將來人閉塞於山洞之內，但他這時，又有一種想瞭解究竟的心理，所以還是把來人放了進來。

九指神偷莫木森曉得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脾氣，向周震川一使眼色，兩人一同轉身隱入花樹之後。

這一陣花樹，等於是入口處的一扇大屏風，來人雖然穿過了山洞，視綫仍被花樹所阻，看不見花樹另外一邊的景像。

而那陣花樹，又暗含奇門遁甲，生死休克之機，非普通人所得而通過。

等了一陣，只見山洞之內一共走出六個人，當先兩人，竟然穿了長袍馬褂，盛裝而來，那二人身後，是四個錦衣大漢，手中各捧着一個二尺多長的錦盒。

看那樣子，分明是送禮而來。

當先那二個身穿長袍馬褂的人，年紀已五十左右，其中一人，白白胖胖，態度從容，面帶微笑，另一人，高高瘦瘦，雖然也是一臉笑容，却掩飾不住他內心之中拉緊了的心弦。

六人走出洞來，那白胖個子，一揮手，那四個手捧禮盒之人，便停住身形，站立不動。

那瘦高個子却搶先一步，朝臥雲居士彭大先生一揖到地，說道：「晚輩叩見大先生。」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面帶笑容，一揮手，道：「福田少禮，令師一向可好？」

蔡福田躬身道：「家師托福粗安，有勞大先生垂注。」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目光一轉，便向那白白胖子臉上注去……。

那白白胖子迎着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的目光，臉上堆起一臉諂諛的笑紋，嘻嘻一笑，拱手一禮，說道：「晚輩童子希，見過老前輩……。」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見了他那種態度，便知他不是什麼正當人物，更生厭惡之感，目光一收，不再理他，冷然問蔡福田道：「你不知道，老夫此地，從來不接待外人？」

蔡福田躬身道：「晚輩知道，但家師有書信一封，請老前輩賜覽。」

說着，取出一封書信，雙手呈給臥雲居士彭大先生。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展信一覽，面色稍霽，輕「啊」一聲道：「原來如此！…」

童子希觀色而喜，身子一躬，又雙手奉上一封泥金拜帖和一份禮單，道：「敝東主有候老前輩俠安，並有禮單一份，請老前輩笑納。」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接過拜帖一瞧，只見上面寫着：「慕名弟谷超人敬候俠安。」不禁一皺眉頭，忖道：「這谷超人何許人，似乎從來沒有聽說過……」

微一沉思中，這時那童子希已是輕輕的拍了一下掌聲，只見那四個手捧禮盒的漢子，一齊將禮盒送上，排在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身前。

童子希不待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表示可否，身形一矮，右手連揮，把四隻禮盒一一打開。

但見一片寶光，冲天而起耀目生輝。

第一隻禮盒之內，滿裝着一盒珠寶，爲數竟有九十九顆之多，而且顆顆大若姆指，就這一盒珠寶約莫價值在百萬以上。

第二隻禮盒，裝了把古樸的短劍。

第三隻禮盒，盛了一雙鮮紅耀眼的玉石鯉魚。

第四隻禮盒，裏面是一枚成了形的何首烏。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心止不住一陣怦然跳動，暗中倒吸了一口氣，被逼得閉起了雙目，不敢多看一眼。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可以無睹於那一盒珠寶，但是那「魚腸古劍」，「紅玉火鯉」，「何首烏」三件當世奇寶，對他的引誘力，實在是太大了。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慢慢把外物激起的那股狂濤，壓了下去，然後緩緩睜開雙目，望着童子希微微一笑。

童子希暗笑一聲，暗罵道：「奇寶動人心，我不相信你這老鬼見了這些奇寶之後，還板得起面孔來！」罵聲中一抱拳，道：「區區薄禮，不成敬意，尚望老前輩哂收是幸。」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哈哈一笑道：「令東主太客氣了，如此大禮，彭某人怎敢受領。」

笑得那樣開心，分明是已經受領了。

童子希態度立時變得隨便起來，呵呵笑道：「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彭兄……。」稱呼上也由老前輩變成了彭兄。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忽然輕咳了一聲，嚇得童子希一收口，以爲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對他的稱呼生了氣，放眼望去，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臉上並無不愉之色，這才定下

心來，眼看大功即將告成，如因小不忍，功敗垂成，那就大大不智了。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面色一肅，道：「老夫爲人行事，向來是無功不受祿，童兄送來如此大禮，不會無因吧！不知童兄能否賜告一二，也好叫老夫量力而爲。」完全是答應了的口吻。

童子希寬心地吁了一口大氣，道：「敝東主心儀大俠風範已久，只恨無由識荆，幸得風木散人推介，擬與大俠共結金蘭之好，尚望大俠勿却是幸。」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呵呵一笑，道：「看令東主這份重禮，不但大方無比，更是豪邁絕倫，普天之下，除了令東主之外，只怕再無第二個人可以和令東主相提並論了，老夫何德何能，既蒙令東主如此禮遇，敢不從命附驥……」

話聲忽然微微一頓，接着話鋒一轉，道：「只是老夫……。」

童子希生怕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說出「不」字來，趕忙一笑截口道：「敝東主之望大俠，有如大旱之望甘霖，大俠如若不棄，請即賜駕起程前往與敝東主歡聚。」

話聲方了，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忽然臉色一變，道：「什麼，要老夫出山去見他，他爲什麼不能到老夫這裏來？」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的變臉似乎大出童子希意料之外，微微一楞，陪上一臉笑容道：「大俠有所不知，敝東主本欲前來面晤大俠，只因臨時來了武當少林二位掌門人，是以不克分身，有請大俠諒宥。」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冷笑一聲，道：「來了少林武當二派掌門人，就可對老夫呼來招去麼，哼！有煩童兄回復令東主，老夫閒散已久，已無意出山，辱承雅愛，愧不敢當……。」

話聲未了，人已一甩袖，倏然回轉身，舉步向花樹之內退去。

童子希急口叫了一聲：「且慢，大先生請聽童某一言。」身形微幌，快若電光，後發先到，擋住了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去路。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怒目一凝，冷笑一聲，道：「有話叫你們東主來說吧！」揮袖一拂，一股勁力，隨袖而出，向童子希身上撞去。

童子希忽然面色一變，道：「大先生，你眞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推掌而上，吐出一股勁力。

兩股勁力一接，只見平地捲起一陣狂風，冲天而上，童子希接下他一袖之後，竟是屹立如山，紋風未動。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哈哈一笑，道：「敢情，你還是一個深藏不露的人，老夫倒是看走眼了。」

童子希淡淡一笑，道：「像兄弟這點點身手，在敝東主手下，可說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臉色一變，道：「但老夫不是令東主手下。」

童子希道：「所以，敝東主才給你大先生送了這份重禮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你如要敝東主親自前來敦請你大先生也不難，只要你能在二十招之內打敗我童某人，自會親來相就，否則，你大先生就可能求榮反辱。」

剛才那一掌，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未盡全力，看童子希的神態，也不見得盡了全力。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眞看不出這童子希看來白白胖胖，像個稀稀鬆鬆的人，竟有這樣一身可以和自己抗衡的功力。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暗中一皺眉頭，冷笑一聲，道：「好，老夫就給點顏色給你看看。你出手吧！」

童子希神色鎭定微笑說道：「那麼童某人就不客氣了。」雙肩一晃，欺身而上，駢指如戟，當胸點去。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暗中一提丹田眞氣，上身突然向後一仰，讓開來勢，右臂一揮，「橫掃千軍」攔腰擊去。

童子希冷笑一聲，氣運右臂，一招「力屏天南」竟不避不讓的硬打硬接而上。

上次二人都沒有用上全力，但兩人雙臂這一相觸之下，竟然各自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

童子希哈哈一笑，道：「大先生好深厚的內力，童某人放肆了。」餘音未絕，人已疾撲而上，展開一套拳掌奇學，左擋右打，猛攻不已。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竟被攻得一時之間，先機盡失，處於被動，心中暗罵一聲，道：「好陰險的傢伙，竟想不給我一點機會。」當下只好嚴守門戶慢慢伺機破敵。

童子希這樣着着進逼，招招煞手，猛烈進攻之下，一眨就是十四五招，打得彭大先生毫無扳回機會。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想不到童子希這樣厲害，心中不由甚是震駭，在挨打情形之下，又支持了十多招，才找出童子希一個破綻，大喝一聲，全力攻出二招，掌勁颼颼，把童子希迫退了兩步，再一聲大喝，反守爲攻，一片掌影，把童子希圈在掌勁之中。

如果，童子希說話算數的話，這時已是二三十招了，何況，還不一定馬上就可以眞的打敗童子希。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縱橫雲貴境內，從未逢到敵手，今日碰見這童子希就如此棘手，不由大覺臉上無光，動了無名怒火，大喝一聲，掌法又是一變，出掌飛腿，詭異絕倫，身法飄忽，不可捉摸，童子希登時被迫的手忙脚亂，應接不暇。

童子希在險象環生中力撐了二十多招，才被臥雲居士彭大先生一掌震得退出丈遠開外。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一掌震開了童子希，正要跟身而上時，忽然覺得眼睛一花，頭腦昏眩了一下，心中一慌，一口眞氣，便欲飛竄四散。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大驚失色，猛然凝功納氣，可是已經遲了，但覺雙膝一軟，人便向地上倒了下去。

童子希哈哈一笑，道：「大先生，你這是何苦來，敬酒不吃偏要去吃罰酒！」回頭向蔡福田一拂手道：「去！帶了他走！」

同時，那四個漢子，也各奔禮盒之前，拿起了各自帶來的禮盒。

話說，蔡福田走到臥雲居士彭大先生

面前，他是在他積威之下，仍不免心怯，到了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面前，竟仍不敢出手去提他，望着他只是不動手。

童子希這時態度完全變了，一副不可一世之色，冷喝一聲，說道：「你還不動手！」

「且慢！」話聲中，只見花樹之中，射出二條人影，奇快無比，其中一條人影，俯身之下，已伸手抓起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隱回花樹之後。

另一條人影定身下來，竟是一個面貌英俊的少年人，橫身擋住了洞口出路。

童子希一聳雙眉，怒聲道：「你們是什麼人，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

周震川腰中取出「日月五行輪」高高一幌道：「你認不認得這是什麼東西？」

童子希一震道：「日月五行輪！你是周震川！」

周震川哈哈一笑，道：「朋友，你眼力不錯，在下正是周震川。你們大約就是所謂『無雙門』中的人吧！」

周震川並不能確定他是什麼來路，不過心中有此疑念，故意拿話一試，沒想到童子希竟然一點頭，道：「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多問。」

周震川道：「你是『無雙門』中人，這就好說話了。」

童子希道：「你的意思是？」

周震川道：「在下與你們無雙門中人不是初次見面，想必你也該多少知道在下一點？」

童子希點頭道：「畧知一二。」

周震川道：「好，在下問你，你是要談呢？還是要打？」

童子希道：「要談又如何？要打又如何？」

周震川道：「要談的話，你可以有機會活着走出此地，要打的話，你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童子希仰天發出一陣哈哈大笑道：「你在威脅老夫。」

周震川道：「在下說的是實話，信不信由你。」

童子希頭一歪，伸出脖子，擧手指着自己鼻子道：「你知道老夫是什麼人？」

周震川道：「在下聽到了，你叫童子希。」

童子希道：「老夫還有一個人稱『無影毒神』的外號，你知不知道？」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那你是用毒的高手了。」

無影毒神童子希笑笑道：「你看臥雲居士和老夫動手的結果，你該知道了。」

周震川傲然一笑，道：「那你是準備和在下講打了，好，在下給你一點顏色看看……」

話聲中，只見他左手「日月五行輪」已脫手而出，飛起在半空之中。

無影毒神童子希曾聽說斗米秀才井間天吃過他這飛環絕技的苦頭，見周震川發出飛環，不敢大意，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提足功勁，雙手一探腰際，取出一條烏梢軟鞭，凝神注目以待。

詎料，那「日月五行輪」飛越空中之後，並未向他頭上落下，在半空中打了一個圓圈之後，忽然一斜，向一顆合抱圍大的大樹飛去。

「日月五行輪」旋轉如輪，迎着峰頂上洒下來的一片陽光，發出耀眼眩目的銀光，繞着那棵大樹打了一個圈，輪光一閃，緩緩飛回周震川手中。

再看那大樹，完好如初，似乎沒有受到多大的損傷，只是樹腰上多了一條紋路而已。

無影毒神童子希看得毫不希奇，忍不住發出一聲哈哈大笑，輕蔑的道：「你的飛輪絕技也不過……」

一語未了，只見周震川遙遙一推掌，激起一道不大不小的氣流，向那棵大樹捲去，接着，但見那棵大樹，樹身一斜，向一邊倒了下去，轟然一聲，震得山鳴谷應，枝葉橫飛。

無影毒神童子希面色一變，不由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敢情，那棵大樹，已被周震川出手飛環，截爲兩段，因飛環速度奇快，大樹雖被截爲二段，却未立時倒下，經周震川發力推倒上半段樹身後，才看出下半段樹身橫切面，光平得像鋸子鋸過一樣。

一株合抱圍的大樹，就是用鋸子鋸，也要費大半天工夫，周震川這脫手一環，其所表示的技巧與功力，看得無影毒神童子希大驚失色，自忖在周震川手下絕難討得了好。

無影毒神童子希定了一定神，色厲內荏的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道：「周少俠，你的飛環絕技誠然厲害，但還唬不住老夫，眞要動起手來，誰勝誰敗，只怕很難預料，不過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而敝門主對少俠你，依然初衷不變，有心與你結交，要是傷了少俠你，老夫眞還無以向敝門主交待……也罷，我們就先談談也好！」

說得倒很好聽，其實他眞不敢再和周震川硬碰硬了。

周震川一點頭道：「好，那麼我們未談正題之前，請你先把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的解藥交出來吧。」

無影毒神童子希搖頭道：「這個老夫無法辦到。」

周震川朗目神光猛然暴射道：「你不願如此和平解決？」

無影毒神童子希道：「不是老夫不肯，實在是老夫身上未曾帶得有對症解藥，無能爲力。」

周震川冷笑一聲，道：「你自己號稱毒神，怎樣好意思說出這種話來。」

無影毒神童子希被說得訕訕一笑，道：「少俠有所不知，因爲彭大先生所中之毒，乃是敝門主所特製，老夫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敝門主未將解藥發下，老夫雖善用毒但却解不了敝門主所特製的藥力。」

這不能說他說的沒有理由，因爲用毒的人，各有各的配方，無影毒神雖有毒神之稱，但也不一定就解得了他們門主所特製的藥力。

周震川身上本帶得有皇甫秀華給他的「玉露丸」，他給不給解藥，對彭大先生毒傷毫無關碍，這時，周震川心中一動，已然另有計較……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此話當眞？」

無影毒神童子希道：「老夫說的一點不假。」

周震川搖了一搖頭道：「你號稱毒神，自是用毒專家中的專家了，就算此毒乃你們門主所特製，也該難不倒你，你這話使人很難相信。」

無影毒神童子希道：「老夫不否認，世間上很少毒物難得住老夫，但敝門主胸羅萬有，藝絕天人，他所特製的毒藥，老夫實在無能爲力。」

周震川雙眉一皺道：「你們無端前來，毒害彭大先生，在下雖有和平解決之意，但你又拏不出解藥來，這却有點爲難了。」接着，深深的沉思起來。

無影毒神童子希趁他分心神移，疏於防範之際，暗中屈指輕彈，一股無形毒藥，已隨着微風，湧向周震川。

周震川只顧想他的，中了無影毒神童子希的暗算，竟然一點也不知道，看得無影毒神童子希暗暗竊笑不止。

周震川想了一陣，似是想好了一個辦法，無可奈何的一搖頭，說道：「在下想好了一個解決這僵局的辦法了，但望你能答應。」

無影毒神童子希估量周震川已經中了自己劇毒，態度立時變得强硬起來，冷聲道：「什麼辦法？」

周震川道：「請你回去向貴門主把解藥要來。」

無影毒神童子希目光一掃他帶着的五人道：「你可是要把他們留作人質？」

周震川搖頭笑道：「他們還不配。」

無影毒神童子希冷冷道：「那你意思是？……」

周震川面色一正，道：「在下也要在你身上施點手脚，護你自己回去把解藥弄來，你要失言背信你就只有自吃惡果。」

無影毒神童子希哈哈一笑，道：「周少俠，請你別忘了，老夫現在還不是你的俘虜。」

周震川冷冷的道：「你有本事就闖過來看看。」

無影毒神童子希將手中烏梢軟鞭，收回腰際，道：「你又敢不敢在拳掌上與老夫一見高下。」完全是一片激將的語氣。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有何不敢！」雙輪一收，空出了雙手。

無影毒神童子希暗罵一聲，道：「不知死活的東西，待你運行氣功，推動所中的毒藥後，你就知道老夫的厲害了。」

他心中其毒無比，口中却是笑笑道：「在動手之前，我們還得說明一件事。」

周震川迫不及待的道：「什麼事？」

無影毒神童子希道：「你在拳掌之上如果勝不過老夫，又當如何一個說法？」

周震川一笑道：「無條件的任你們安全離開此地。」

無影毒神童子希一點頭道：「好，老夫也給你一個爽快，老夫要敗在你手下，悉聽尊便。」

周震川一拉架式道：「請！」

無影毒神童子希毫不客氣，口中說道：「少俠留神了！」話聲中，人已欺身而上，當頭一掌，「力劈華山」而出。

周震川氣定神閒，對無影神毒童子希迅猛攻來一掌，視若無睹，直待掌勢已臨腦門之際，才微一側身，在間不容髮的情形之下閃過來掌，右手忽的「潛龍出水」反臂甩打而出。

這一招用的奇險無比，時間，速度，要拿得恰到好處，分釐之差，立將頭破血流，死於童子希掌下。

童子希掌力一空，大喝一聲，猛然收住前衝之勢，雙脚一點，倐忽之間，身子拔空而起，翻了一個筋斗，退了回去，堪堪避過周震川反擊一掌。

兩人交手一招，無影毒神已自驚心，暗道：看他起手還擊之勢，比他飛輪上功夫，毫不遜色，當下不敢冒然輕進，站立原地，靜止觀變。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你爲什麼不再出手了。」話聲出口，身形一幌，已然欺身而到，攻出一拳。

無影毒神童子希志在與周震川纏鬥，使他自行毒發，大喝一聲，又奮身相迎而上。

兩人立時展開了一場近身相搏，拳風掌勁，織成了一團狂颷。

無影毒神童子希又像對付臥雲居士彭大先生一樣，一味狂攻猛打，絲毫不給周震川喘息之機。

周震川一上來，就看出他陰謀詭計，他是有備無患，那把無影毒神童子希的鬼蜮技倆放在心上，他是含笑對敵，却把無影毒神童子希當作了獲得奇遇之後的試驗品。

要知，周震川腦中記熟「萬勿圖」之後，雖尚不能就此發明奇招新手，但據此已能追根索源看出一種武學的來龍去脈。

無影毒神童子希一身藝業不弱，出手招術更是千奇百怪，詭異萬分，正是他用以印證「萬勿圖」的最好對手，所以並不急于求勝，盡量引誘無影毒神童子希一身所學傾囊倒了出來。

霎眼之間，已是二百多招下來，周震川神閒氣定，毫無毒發跡象，倒是無影毒神童子希已經打得精疲力竭，暗暗叫苦不已。

兩人又打了一陣，周震川收手跳出戰圈，微微一笑，道：「現在，你可以死心了吧！」

一語雙關，暗暗點出，早已知道他下毒的事。

無影毒神童子希心神大震，喪然一嘆，道：「好，老夫認輸了，殺剮任便。」

周震川呵呵一笑，道：「不會這樣嚴重，殺了你，我們到那裏去替臥雲居士找解藥去。」

話聲一頓，已從懷中摸出一粒藥丸，身形一幌而前，道：「請你張開口來！」

無影毒神童子希沒奈何，只好張開嘴來，周震川彈指把那粒藥丸射入無影毒神童子希口中，接着，以快疾無倫的手法，在他背上拍了一掌，無影毒神童子希喉頭一舒，那粒藥丸，已順咽而下滑入腹中。

接着，只聽周震川道：「在下這藥丸，可給你十天限期，你自已估量着辦吧，現在，你們都可以去了！」身形一幌，人已投入花樹叢中而去。

無影毒神童子希怒視了蔡福田一眼，恨恨的道：「你爲什麼不打聽淸楚，如今出了這種事情，看你如何回去交待？」

蔡福田苦着臉，哀聲道：「童爺，這……這……」

無影毒神童子希一頓腳，當先向洞外射了出去，其他之人，悄悄無聲的，夾着尾巴跟着走了。

周震川穿過花樹叢，來到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房中，這時彭大先生已被九指神偷莫木森平放在床上，他只是昏迷不醒，氣息還是相當平和，並無惡化的現象。

周震川道：「莫老哥，你看他情形怎樣？」

九指神偷莫木森搖了一搖頭道：「老夫用毒防毒之道，也畧知一二，只知他中的不是普通迷魂藥物，其他的就看不出來了。」

周震川淡然一笑，道：「那麼我們就給他服用一粒『玉露丸』好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驚笑一聲，道：「你有多少『玉露丸』！動不動就用『玉露丸』，這不是慷慨，而是暴殄天物了，皇甫姑娘不是另外給了你一種解藥丹麼？爲什麼不先用那解毒丹試一試？」

周震川笑道：「小弟知道，但彭大先生是雲貴道上武林朋友的中心，他的安危，影響至大，那『無雙門』主，對他絕不會放鬆一步，我們又不能長年跟着他，爲防再蹈覆轍，小弟認爲這粒『玉露丸』應該用。」

九指神偷莫木森搖頭而笑，道：「你既然這樣說，你就用吧，只是老夫看得有點心痛。」

皇甫秀華原把十二粒「玉露丸」都給了周震川，周震川當時收下後，後來又分還了皇甫秀華六粒，帶在她身上備用，周震川這六粒，已然在九指神偷莫木森身上用了一粒，現在如果再用一粒，那就只有四粒了。

周震川毫無吝色，還是給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服用了一粒「玉露丸」。

「玉露丸」的是天下奇珍妙藥，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服後，不過片刻時光，便回醒過來，恢復了原有的神采。

他一挺身從床上坐起來，向周震川一笑道：「想必一定是少俠救了老夫了。」

周震川微微一笑，道：「老前輩，我們可否再繼續未完的考驗？」對臥雲居士彭大先生的話，不便邀功討好，所以只好把話題扯開。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哈哈一笑，道：「你已考驗及格了，無需再繼續了。」

目光一轉，四周望了一眼道：「那批賊崽子呢？」

周震川欠身說道：「晚輩把他們放走了。」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一怔，道：「你就這樣把他們放走了？……老夫剛才試了一試他們，已看出他們心懷叵測，將來必然掀起一場滔天大禍……。」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笑，截口道：「咱們來借你的『三山令』，其目的就是在對付他們，你現在可沒話說了吧。」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點頭道：「一切遵命，我馬上就將『三山令』交給你們。」

說着，轉身出去，片刻之後帶回來一塊似銅非銅，似鐵非鐵，通體漆黑的金牌，交給周震川，又道：「少俠此去，可先到馬場，找一位褚大頭，有什麼事，只管吩咐他去做，絕不會誤事……。」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過幾天，老夫再親自替你出山跑一趟。」

周震川欠身謝道：「盛情心領，不敢勞動老前輩了，……倒是老前輩這裏，無影毒神童子希鎩羽而去之後，少不得再會前來，老前輩宜預爲之計。」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忽然輕輕「啊！」了一聲，道：「老夫忘了問少俠了，你放走童子希時，與他有什麼言語？」

周震川於是把與無影毒神童子希折衝的經過，一一告訴了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後，道：「晚輩故意與童子希留下十日之約，目的就是要看一看那無雙門主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如果眞把解藥送來，那人就更其可怕了。」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身爲一方之雄，不待周震川多說，已是心領神會，瞭然於心，同時，對周震川的雄才大畧，更是出自至誠大爲敬佩，慨嘆一聲，道：「老夫行道江湖，成名甚早，虛名誤我，以致自視甚高，今日要不是少俠適逢其會，出手相助，後果眞是不堪設想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嘆了一口長氣，道：「爲今之計，少俠心中想必已有成算了？」

周震川道：「晚輩倒是想了一個『目迷五色』的笨主意……不知老前輩以爲如何？」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哈哈一笑，道：「好主意，老夫完全同意。」

兩人談得高興，似是把時間忘記了，九指神偷莫木森看了一下天色，皺了一皺眉頭，道：「兄弟，咱們也該告辭吧！」

周震川一笑抱拳道：「今天晚輩就此告辭了，晚輩今後行動，當請褚兄隨時向老前輩稟報。」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謙遜的一笑，道：「『稟報』二字不敢當，少俠有什麼事，隨便捎個信息來就是了。」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親自相送周震川他們通過進來的山洞，途中臥雲居士彭大先生扯了九指神偷莫木森衣襟一下，用傳音神功問道：「老偷兒，據說老夫剛才所中的毒，非無雙門主特製解藥，無藥可解，周少俠又是用什麼藥物替老夫治好的？老夫這時還覺口中餘香猶存，他所用的藥物，只怕不尋常吧？」

九指神偷莫木森傳音回道：「你剛才爲什麼不問他自己。」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道：「老夫如親自問他，豈不顯得太小氣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一笑道：「那你就不要問，放在心裏好了，對不起，這個我不能說。」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可知道九指神偷莫木森的脾氣，他既然不能說，就再問下去也是枉然，於是一笑，道：「老偷兒，你這個朋友，老夫算是白交了，你不說，我總有一天要弄明白的。」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道：「那你就慢慢等那一天吧！」

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問不出所以然，滿腹疑懷的送走周震川之後，回到住屋後面，從鳥籠之內，取出一隻鐵咀烏鴉，在牠身上放了一道命諭，挺手一拋，那鐵咀烏鴉，便沖天而起，飛入青冥之中而去。

一般人傳遞信息，在飛禽方面，多用信鴿，臥雲居士彭大先生以信鴿傳信目標太著，棄而不用，特別費盡心機，訓練了三隻鐵咀烏鴉，以作信使，這倒是非常別緻與出人意料之外。

以後，臥雲居士彭大先生自有一番安排不說，却說周震川與九指神偷莫木森辭別臥雲居士彭大先生出來，周震川問道：「莫老哥，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去找皇甫姑娘？」

九指神偷莫木森笑道：「你看呢？」

周震川一笑，道：「我看你也根本不知皇甫姑娘在那裏，所以才帶小弟去向臥雲居士借三山令。」

九指神偷莫木森哈哈一笑，道：「常言道『強龍不門地頭虫』，無雙門那些人，雖然行事詭密，要瞞過土生土長的地頭蛇，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說不定他們就利用了不少地頭蛇，所以老花子以丐幫之力，也找不到他們，老哥哥這一着棋子，還不算壞吧！」

周震川抱拳道：「高明極了，十分多謝了。」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那你到馬場去找褚大頭吧！……。」

周震川一聽語氣，似有不再同去之意，不由截口道：「你呢？」

九指神偷莫木森道：「你忘了，我還得照顧施知府一家哩！」

接着，告訴了周震川前往馬場的路綫，他便分手回轉遵義而去。

周震川照着九指神偷莫木森的指示，展開脚程，黃昏時分，便趕到了馬場。

今天正是趕場的日子，這時分，市集雖然散了，有些專門做趕場生意的流動販賣客，却留了下來，就住在馬場，因此平時冷冷清清的馬場，這時還延續着一部份熱鬧。

這裏，不是什麼大地方，沒有設備高雅的酒館飯店，也沒有清潔客棧，有的只是睡通鋪的大統間，充滿了汗臭脚香的怪味。

周震川走進一家客棧，客棧裏的小伙計，見了周震川穿得整整齊齊，想起自己店裏這份糟糕，沒有開口之前，便有一份自慚的感覺，最後，鼓起勇氣，才問道：「公子爺可是要住店？」

周震川帶着笑，搖頭道：「對不起，我是想打聽一個人。」

那小伙計因爲他不是來住店，反而暗中吁了一口氣，人也輕鬆了起來，說話的聲音也大了道：「公子爺，要找什麼人，只要是小地方的老住戶，小的都沒有不知道的。」

周震川道：「我要找一位褚大頭，你知不知道？」

驀地，背後發出一聲冷笑道：「好大的口氣，你這小子是那裏來的？」

周震川猛然回頭望去，只見身後不遠處站着一個怒目橫眉的漢子，左手還牽着一匹淡黃色的駿騎，右手橫鞭作勢，大有立時出手之意。

那小伙計搶步趕到那漢子面前，打拱作揖道：「褚少爺，來得好，這位公子正要求見褚大爺。」

周震川心中立時明白了過來，怪不得那漢子生氣，實在是自己一時大意，順着臥雲居士的話，就忘了褚大頭，也該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自己怎可隨便出口叫他褚大頭，這完全是自己的失禮，當下，堆上一臉笑容，跨步向前，一抱拳，說道：「在下周震川，有事求見褚大爺，請問您是……。」

那小伙計一旁搶着接口道：「公子你不知道，這位就是三少爺，您要求見的，正是他們老太爺。」

周震川「啊！」了一聲，又一抱拳，道：「失敬！失敬！原來是褚三少爺。」

褚三少爺年紀在二十六七歲之間，長得精壯結實，雙目之中，神光閃閃，武功方面，顯然有幾分火候，只是脾氣壞了一點，周震川陪着笑臉相問，他却毫不動容，依然綳着一張臉，哼哼！哈哈！道：「不見，你給我滾回去。」身形一轉，牽轉馬頭，不再答理周震川，便自走了開去。

周震川劍眉雙軒，站在當地楞了一楞，接着緩緩的吐出一口長氣，搖了一搖頭，把心火捺壓下去，遠遠跟着褚三少爺一路出了馬場。

褚三少爺明知周震川一路跟隨而來，只是故作不知，待得走到空曠無人之處，忽然猛的回轉身來，與周震川站了個面對面。

周震川本有足够的時間避開褚三少爺，但他却沒作那種打算，鎮定的微微一笑，道：「褚兄，這裏空曠無人，你可是準備要教訓教訓在下。」

一句話正說到褚三少爺心坎裏，他可不正是有此打算，這裏就看出這褚三少爺只是在父兄餘蔭之下長大，其實並沒有什麼江湖經驗，只見他一楞，老實的一點頭道：「是又怎樣，老子就要教訓教訓你這無禮之徒。」

右手馬鞭一掄，便向周震川面頰之上「呼」的一聲，掃了過來，倒是很有幾分力道。

周震川微微一笑，左手一抬就攫住了他鞭梢，褚三少爺幾曾見過這種身手，嚇得奮力一奪，那眞成了蜻蜓撼石柱，漲紅了脖子，也別想把那鞭子奪回來。

周震川鬆開鞭子，一抱拳道：「褚兄，你還是請帶路吧！在下如有失禮不恭之處，自當向令尊道歉賠罪。」

褚三少爺眼看自己根本不是人家對手，瞪了周震川一眼，一語不發，跳上馬背，催動坐騎，轉頭就跑。

周震川只覺這褚三少爺雖然一身霸氣，但純樸得甚是可愛，準此以觀，那褚大頭當也是一個熱血漢子了。

周震川認定褚三少爺去向，一路跟了下去，轉過一道山角，只見前面不遠處，正有一座高牆圍繞的莊子，莊子前面人影蠕動，已有七八十個人在等着他了。

周震川脚下一使勁，身形陡然加快，快逾鵬鵰，人影一幌，已飛身落在莊院之前。

周震川飛身落地，只見人羣之中，站着一位頭大如斗，紅光滿面的六旬老者，憑他那顆腦袋便已知道他是什麼人了。

周震川穩住身形，方待向褚大頭招呼相見，褚大頭已搶前一步抱拳道：「老朽褚勁藩，有迎大駕光臨！」（未完）

民初遊俠傳／朱羽·文 培新·圖

三日驚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馮朋奉令到碧色寨收買地痞刀疤辛老四，擬行刺要潛返雲南的蔡都督，這日又接獲蒙自道尹周杭派來親信丁九，面傳密令，要馮朋提防袁總統另一親信張一鯤搶去功勞，馮朋爲此，立命辛老四往荒郊埋伏，彼則親往見張一鯤之弟張紹基，諉稱有槍械及密函埋在荒郊，是奉張一鯤之命到來要張紹基隨他往取，張紹基隨之同往，詎至途中張紹基突拔槍相向，馮朋只好乖乖受縛，張紹基制服馮朋後正欲有所行動，趙飛突然闖來，喝問張紹基何故行兇，張紹基飾詞以對——

互逞陰謀計　各抽釜底薪

趙飛道：「倒也有理，既然不認識他，爲甚麼深更半夜跟他往荒郊跑？」

張紹基只得編謊搪塞：「這個姓馮的自稱是踩黑綫的，說他在蒙自藥舖裏偷了一批名貴藥材，要賤價脫手。貪便宜才跟他來了。」

趙飛問得倒很仔細：「你怎麼走到半路上又掏出傢伙將他敲昏了呢？」

「我愈想愈不對，貴重藥材有個十斤八斤就已經值大價錢了，大可以帶到藥舖子裏來，又何必要我到荒郊野外去議價？我猜他一定沒有安好心，只得先下手爲强了。」

趙飛的右脚一勾，地上短槍立刻上了他的手，就月光底下一看，不禁噫了一聲，說道：「全新的勃朗寧，怕要好幾百塊大洋一支哩！」

「嘿嘿！是我年初向一個安南人買的，便宜貨。」

「借用一下怎麼樣？過幾天一定歸還。」

張紹基知不答應也不行，只得連連點頭，道：「可以，可以，請問好漢貴姓大名？」

「用不着問，你們作買賣的大老闆，認識我們這種人沒有什麼好處。」

「笑話，笑話，有閒請到小號來坐坐，我倒有心交好漢這個朋友。」

「有空一定來拜訪，請吧！」

綑在草溝裏的那個人沒有死，對張紹基無異是一個大威脅，他自然不願意就此離去。但他又摸不清趙飛的來路，想想不便莽撞，只得悻悻而去。

趙飛藏好了槍，將馮朋從草溝裏搬起來，先爲他鬆綁，又掏出口中的野草，然後在他身上掐捏一陣，馮朋終於醒過來。但他並沒有立刻翻身坐起，因爲他並不了解目前身處何種情況。

趙飛却明白他已經甦醒了，緩緩道：「江湖道上走了多少年，却不小心栽在一個開藥舖的買賣人手裏，恐怕作了鬼也不甘心吧！」

馮朋緩緩坐了起來，他和趙飛還不曾打過照面，但是從那口濃厚的川音腔調，他顯然已猜出了對方是誰，於是冒昧問了一聲：「朋友莫非姓趙名飛？」

趙飛輕笑道：「馮兄眞是神猜。不錯，正是區區趙某。碰巧遇上那藥舖老闆想送你去枉死城，見死不救該下十八層阿鼻地獄，趙某人只得動動手了。」

「那傢伙現在何處？」馮朋一面問，一面向四處查看。若是張紹基未死，這個漏子可就銑大了。

「放他走啦！」趙飛笑語連連，顯得十分輕鬆，「他跟我磕了六六三十六個響頭，不得不饒他一命。馮兄！你跟那賣藥的可說是風馬牛，怎會結上樑子的呢？」

馮朋含含糊糊地道：「其中過節一言難盡……對了！好像聽說趙兄和辛老四有一段樑子？」

「嗯！有那麼回事。」

「小弟蒙搭救，無以爲報。倒想居間作個調人，化戾氣爲祥和，不知趙兄肯賞臉？」

趙飛欣然道：「行啊！說起來，也算不了什麼大事，只不過一條人命，能化解當然最好，不過，辛老四總得給我一個交代才行。」

馮朋拍着胸脯道：「這一切包在我身上，教辛老四擺酒賠禮

，再來七七四十九壇醮，超度死者亡魂。趙兄意下如何？」

「太麻煩啦！何必費那麼大的事。」

「那麼以趙兄的意思……？」

「一命賠一命，用不着囉嗦。堂兄趙桐是辛老四打的黑槍，這條命自然得由他來賠。頂好由他自己了斷，上吊，抹頸子，吞砒霜，槍管抵上太陽穴，法子多的是。要是他想不出一個尋死的法子，教他來找我，用刀，用槍隨他選，一定給他一個痛快。」趙飛說話就像戲詞兒似地流利順當。說到這兒他的語氣突然一沉：「馮兄！你是老江湖，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兩句話就是江湖千古不變的律法，躲不脫，賴不掉的。」

「趙兄！」馮朋嘆了口氣，緩緩道：「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你放出話來，然後在大方客棧坐候，辛老四得到消息之後立刻要糾衆而去，最後被我勸住了。我總認爲冤家宜解不宜結。再說，雙拳難敵四手，我也不願眼看你這個外鄉人寡不敵衆。」

「承情！承情！」趙飛連連拱手答謝，態度顯得十分誠懇，語氣却是刻薄如刀：「原來我還欠馮兄一筆人情債，這樣也好，咱們兩不欠。馮兄該去將辛老四那夥人召回來了，夜露甚重，伏在草窩中的味道眞不好受。」

馮朋面上紅一陣，白一陣，幸好深夜天黑見不到，他屈起了雙腿，以手抱着，暗中却摸了一下綁在腿肚子上的七首，冷冷道：「想不到趙兄年紀輕輕，竟然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高手？」趙飛吊兒郎當地一聳肩。

「愧不敢當。」

馮朋雙手撐着草地，像是很吃力地站了起來。就在一轉身假裝咳嗽之際，一把鋒利的七首已經到了袖筒裏。他作好隨時可以出擊的準備之後，突然面色一沉，冷聲道：「趙兄！馮某是個直性人，有一句話要問個明白——趙兄與我是敵是友？」

「我不願與任何人爲敵，也不畏與任何人爲敵。」

「此話怎講？」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絕不輕饒。」

「哈哈！」馮朋乾笑了一聲。「這兩句話倒是乾淨俐落，毫不拖泥帶水。還要請問一句話——馮某人是否有冒犯趙兄之處？」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那麼方才的話，是趙兄在向馮某提出警告？」

「我倒想說得更明白點。」

「請教。」

趙飛一個字一個字慢吞吞地道：「在趙某人與辛老四之間的樑子未結前，希望馮兄能夠站遠點。」

「對不起！」馮朋很傲慢地道：「各有各的交情，辛老四是我的朋友，他有急難，我絕不能腳底抹油——一溜了之。」

「好豪氣！」趙飛挑起了大姆指。「趙某人絕不後悔今晚在無意間救了一個敵人。不過，有件事倒想請馮兄帮個忙。馮兄看在今晚相救份上，務要應允才好。」

「馮某人量力而爲。」

趙飛語氣冷峻地道：「請轉告辛老四，不要迫着薛隊長以武力趕我離境，這不是上策，也不是一個漢子的作爲。還要告訴他一句最重要的話——別妄想打我的黑槍，我背上長得有眼睛。」

說罷，掉頭大步走去。

馮某將七首暗藏袖筒之內，就是想找機會放倒趙飛，倒不是爲了替辛老四除去一勁敵，而是因爲有趙飛在中間攪和，恐怕會誤了他的大事。此刻趙飛掉頭離去，可說是一個絕佳的機會。但他却幾番抬手，幾番停住，始終沒有勇氣投出飛刀。

就在他猶豫不決的那一瞬間，趙飛的身影已在黑暗中消失了。

距離這塊草坡地約莫一里之遙，有一座碉堡，因爲平常不用，裏裏外外都長滿了比人還要高的野草。今天晚上却想不到來了貴客：常德勝，薛子秋，趙飛，還有不少保安隊的低級幹部，都在這兒聚上。

碉堡後面那塊草地，此刻已搬來了好幾塊大石頭，既可以將蔓草壓住，又可以當櫈子坐，只可惜夜露很重，這種聚會並不是十分好的享受。

儘管如此，與會的人興緻都很高。當趙飛加入後，大夥兒立刻喁喁密談起來。

「這件事太值得研判，」常德勝說出了軍中術語，就好像坐在部隊的作戰室裏研判前綫送來的戰情一般。「馮朋爲什麼要殺一個藥舖的老闆？」

薛子秋接上了腔：「據我所知，張紹基是個規規矩矩的買賣人。」

「如果說他規矩，我可不贊成。」趙飛表示了他的意見：「他身上帶得有槍，倒還是尋常事兒。他能識破馮朋的狡計，先一步將姓馮的放倒，這就不簡單了。」

「嗯！」常德勝皺着眉頭，搖頭幌腦地道：「我看，張紹基眞可能是個問題人物。」

薛子秋猛地叫了一聲，道：「我有辦法。」

「輕點！」常德勝噓了一聲，然後問道：「子秋！你想到了什麼好主意？」

薛子秋語氣沉重地道：「我認爲這不是看西洋景的時候了。立刻逮捕姓馮的，嚴刑拷問之下，不怕他不招出他與張紹基之間的過節，那時……」

「子秋！」常德勝打斷了他的話。「這絕對不是好辦法。」

「德勝！說吧，你是我的參謀官。」

常德勝轉向趙飛，輕聲問道：「老弟！你認爲這件事應該怎麼辦？」

趙飛緩緩道：「常參謀！以我看，若認爲某一個人有問題而加以追查，不但容易誤入歧途，也會浪費許多精力。蔡將軍是乘火車而來，車站才是重點。我認爲目前應該作的頭一件事，是要作好車站的防務，讓那些圖謀不軌人根本無法靠近。」

薛子秋嚷叫道：「老弟！你的辦法只是治標，並非治本啊！」

「而且，」常德勝又加以補充道：「絕不能夠讓外人看出有人在保護蔡將軍。正因爲如此，事情才顯得麻煩，老弟，依你看……」

趙飛很快地接口道：「那麼，只剩下最後一個辦法——先假設馮朋是爲了謀刺蔡將軍而來，辛老四那夥人只是受了他的

利用。好了，現在由我滲透進去，不管他們有什麼行動，都會先落在我的眼裏。」

「這倒是個好主意，只不過……」常德勝有些猶豫地道：「你老弟原本和辛老四有血海深仇，如今滲透進去臥底，要與他併肩爲友，似乎有些不近情理。」

趙飛胸有成竹地道：「江湖上的門檻我懂得不少，關於這一點，常參謀倒不必爲我担心。我有法子教他們不會生疑。」

薛子秋人粗心眼兒並不粗，頗有顧忌地道：「趙老弟！承你肝胆相照，帮咱們哥兒倆的大忙，眞是感激不盡。只是我還担着兩層心事：一，如果馮朋這夥人根本就不是爲了謀刺蔡將軍而來，不但白費勁，而且還牽住了咱們的注意力。二，萬一馮朋跟辛老四狼狽爲奸，以假制假，暗地裏找機會向你下毒手。老弟！我跟常參謀這一輩子都難安心了。」

趙飛緩緩道：「薛隊長！我趙飛雖然自幼少讀書，不懂得什麼春秋大義，却也懂得作人的道理。我不是雲南人，但是却聽說過蔡將軍的官聲，以一個湖南人來掌理雲南省的軍政事務，而能使雲南省同胞心悅誠服，自然是一個英雄好漢。江湖中人，最是敬重這一類人，不管有什麼波浪風險，我都挺了。放心，如果眞教辛老四打了我的黑槍，黃泉路上，絕不怨你們就是。」

「老弟！」常德勝在他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英雄惜英雄，好漢惜好漢！看來你也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話已被你說盡，我跟蔡隊長已是無話可說。就這麼辦，馮朋跟辛老四那一夥人交給你了。若有緊急情況，你可以到碧色茶樓找福旺嫂給咱們傳遞消息。」

「好！」趙飛抱拳向二人一拱手。「我先走一步。」

× ×

馮朋，辛老四，沈三貴三個人面面相覷，誰也沒有說話。馮朋兩道濃眉皺在一起，托腮沉吟。辛老四面頰上那道刀疤在燈光照耀下顯得血紅。沈三貴手裏握着酒杯一個勁兒地猛旋，酒汁隨着旋幌之勢酒潑出來。

也不知沉默了多久，馮朋才抬起頭來，輕聲問道：「老四！這事該怎麼辦？」

辛老四開始拗他的指節骨兒，拗得劈拍作响，用那種說書的古怪語氣緩緩說道：「這叫打草驚蛇走，撥浪催魚遁。再想下手，只怕難上加難了。」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沈三貴開了腔：「馮大哥既然和那姓張的有血海深仇，那是非得放倒他不可。馮大哥懸點賞格，不怕沒有小兄弟給你去賣命。」

從他的口氣中可以聽出，那樁天大的機密事還隱瞞着他。

「放肆！」辛老四扳着臉低叱了一聲。「馮大哥跟我是什麼交情，怎麼能提到金錢二字？」

「不怪！不怪！」馮朋勉強在臉上擠出了一絲笑容。「爲了我的私仇，勞動衆兄弟，我自然應該表示一點意思。只是他姓張的可不是一盞省油燈，方才驚動了，這會兒再想下手，眞是很難了。」

「我就不信這個邪！」沈三貴站了起來，左腳跳在長板櫈上，右手搭上腰間的鎗把。「就算他福成堂裏面佈下了天羅地網，憑我手中一支快慢機，也照樣能闖進去。馮大哥！這事交給我，若是我死了，你給我買副好棺材，若是我活着回來，你可要給我準備盤川開碼頭。」

辛老四瞇着眼道：「三貴！你眞有這個種？」

「當然。」沈三貴回答得斬釘截鐵。

「強將手下無弱兵，刀疤辛老四手下的弟兄那裏會有不好種！」

「好！」辛老四揚掌在桌上一拍，震得酒壺，酒盞砰碰跳。「三貴！姓張的狗命就交給你了。憑你的鎗法必然可以安然歸來，二十两黃金給你作盤川够不够？」

「二十兩黃金？」沈三貴貪婪地伸出舌尖潤潤乾燥的嘴唇。「我這輩子連一两黃金也沒放過。一句話，我立刻就去。」

馮朋滿面猶豫之色，他顯然不贊成沈三貴的蠻幹，但是又沒有更好的法子，因此一時楞在那裏，一句話也沒有說。

沈三貴乾了一大杯，神情間有點像死囚喝永別酒的味道，然後冲着馮朋和辛老四一拱手。這時，馮朋突然一揚手。「三貴！去不得。」

「馮大哥怕他不成事？」辛老四瞪着眼睛問。

「我是担心趙飛會出面壞事，」馮朋沉吟着，緩緩道出他的憂慮：「老四！說句話你千萬別動氣，以趙飛的身手和機智，若眞是爲了復仇而來，你這會兒只怕早已上了黃泉路。所以說，爲趙桐復仇的話只是一個幌子，他可能是張紹基手底下的人。」

「哦！」辛老四的眼珠子瞪得更大。

「今晚讓他那條狗命暫時留着，咱們目前要集中全副精力先對付姓趙的。」馮朋說到這兒，冲着沈三貴一拱手，「三貴！承你情，大哥心領。這件事咱們改天再商量，你先回去歇着吧！」

其實，沈三貴也是逞一時血氣之勇，此刻正好落篷收帆。不過，他仍是裝模作樣地拍着胸脯，道：「沒話說，小弟隨時聽候差遣。」

沈三貴走了，辛老四跟出去關上了大門，一回座間，屁股還沒挨着板櫈，就迫不及待地說道：「馮大哥！周大人特派專人前來傳令，要咱們在天亮前幹掉姓張的，這……這如何向周大人交代？」

「沒關係！這層干係由我担着。老四……」說到這兒，馮朋將聲音一壓：「方才咱們說到一半，給沈三貴一來打斷了，你說保安隊那個姚副隊長怎麼樣？」

「老姚以前拉過匪帮，被招安後才幹上了保安隊副隊長。這傢伙一向沒有將薛麻子放在眼裏，而且貪財如命。若是咱們打算在保安隊裏面安排一支伏兵，這傢伙正好用得上。」

「行！」馮朋頗爲興奮地雙掌一擊。「今晚是否能够搭上綫？」

「大概沒問題，老姚在這兒有家小，不住在隊上。」

「你連夜去一趟，就說……」馮朋略微想了一下，才接着道：「就說你和外地的哥兒們最近作一筆買賣，恐怕薛麻子找麻煩，所以要他作內應暗通消息。他若問起作啥買賣，不妨含糊點。許他五十两金

子，先帶兩個小元寶去，算作定洋。」

「好！我立刻就去一趟。」

「只要他收了那兩錠小元寶後，你就不妨套問一點保安隊方面的動靜。各處路口突然佈下了崗哨，不是沒有原因的。問話的時候最好要用點技巧，這大概不用我教了。」

「放心，我辦得好！」

馮朋在他肩頭上輕輕一拍：「快去快回，我在這兒慢慢喝，等你的消息。」

「馮大哥！你倒不妨先到碧玉房裏去躺一會兒，那隻小母鷄薛麻子無福享受，你正好……」

「去吧！你馮大哥不彈此調久矣！」

× ×

大太陽，好天氣。

碧色茶樓門前貼着的那張大紅紙在陽光反射下紅得耀眼，紅紙上寫着：

「情商戲法大師劉慶雲演出，午，晚兩場，不加茶資，賞錢隨意，演出五鬼大搬運，美人脫衣等等，保證精采，請早訂座。」

這天晌午不到，茶樓就滿了。從碧色寨路過的江湖藝人不算少，還沒有這樣轟動過，並非劉慶雲的名號有多麼響亮，而是「美人脫衣」那四個字太具誘惑力了。

銀娃子按時爲她爹送來了午飯，見到茶樓裏鬧鬨鬨的場面不禁嚇了一跳。心頭暗想：莫非今天有誰在這兒吃講茶？

（註：某人與某人有了糾紛，相約到茶樓處當衆評理，謂之吃講茶，雲，貴，川均很流行。）

一跨進茶樓，駝背老孟就在老遠的角落裏嚷了起來：「銀娃子！快來帮忙。先坐一壺水在火爐上，再……」

「爹！」銀娃子提着食盒連蹦帶跳地奔過去。「你先吃飯，讓我來。」

「別忙，讓我去冲一輪開水。」老孟提着一壺滾開的熱水走了。

待老孟回來，銀娃子忙不迭地問道：

「爹！今天怎麼攪的？人那麼多？」

老孟白了她一眼：「妳沒有看見門口的紅紙告示？」

「爹！」銀娃子鼓起了腮邦子。「你又沒有送我上學堂，告示上的字認得我，我那裏認得它？」

「哦！哦！哦！」老孟不禁莞爾失笑。「等一下，有父女兩個要來耍把戲。」

「啥個把戲那麼吸引人？」

「哼！」老孟突然沉下了臉，「女娃子家不要問這些。」

「怪了！我也沒有說錯話呀？」

「好啦！好啦！」老孟連連地揮着手：「快回去吧！」

「不！我要留在這裏看把戲。」

「不行！快走。」老孟的語氣非常嚴厲。

「爹！看看要把戲又有啥個要緊？」

老孟脹紅了臉，有些結結巴巴地道：「妳……妳知道啥？那個變戲法的眞是缺德鬼，要變啥個美人脫衣。唉！眞是年頭不對了，就算混生活，也不能將自己女兒……唉！妳快回去吧！」

雖然是頭一次聽說這麼回事，但銀娃子倒並沒有顯得過份吃驚，語氣淡然地道：「爹！我敢說，那一定不是他的親生女兒。」

「妳怎麼知道？」

「天下沒有這麼混賬的老頭子。」

「好啦！好啦！」老孟又催她了。「這不是妳們女娃子家管的事，回去吧！」

銀娃子氣嘟嘟地走了，嘴翹得老高，掛上三斤重的油瓶也不會掉下來。

街上的人顯得特別少，好像都擠到碧色茶樓看把戲去了。由於心裏頭憋着一股子氣，走路就格外急，險些撞在人家的懷裏。

不是別人，正是銀娃子最瞧不上眼的王金順——鎭長王大奎的寶貝兒子。

論貌相，王金順生得還不算難看，一張四方臉，兩道濃濃的眉，兩粒眼珠子又大又圓，只是目光中流露出一股邪光。再加上說話時露出來的那兩枚大金牙，難怪銀娃子連正眼都不瞧他一下了。

銀娃子一見是他，氣得咬緊了牙，岔地道：「好狗不攔路，讓開！」

王金順是這兒有頭有臉的人物，連那些混混之輩見到他都要矮去半截，哈着腰喊一聲「少爺」，那份神氣勁兒簡直沒人可比。但他只要一見到銀娃子，就再也神氣不起來了。先露出大金牙咧嘴一笑，然後取出一隻錦盒，就像上貢似地高高舉在手上，殷殷勤勤地道：「銀娃子！這是我托人從昆明帶回來的一對翡翠耳墜子，送給妳，戴上了一定很漂亮。」

「哼！」銀娃子竟然將那錦盒接了過來。「難爲你有這片孝心。」

「嘿嘿！」王金順挨了罵，竟然還肉麻當有趣。「銀娃子！只要妳答應嫁給我，我願意天天喊妳親娘祖奶奶。」

「呸！」銀娃子吐了他一臉口水。「作你的大頭夢去吧！」

玉臂一揮，那隻錦盒正好落到路邊一座糞坑裏去了。

「銀娃子！妳……妳……」

「讓開！」銀娃子發起狠來眞像一頭小母牛，全力一推，將王金順連推了好幾個踉蹌，然後奪路就走。一邊走，一邊低吼着：「你如果胆敢跟上來，我就用木棒打斷你的狗腿。」

王金順乖得很，站在那兒一動也不敢動。

銀娃子此刻的步伐更加快了，似乎一心要擺脫身後的晦氣。一脚衝進門，砰地一聲用脚後跟將門板踢上，她那副毛焦火辣的脾氣一旦發起來，非得一天半日才能消下去。但是在她跨進門來的這一瞬間却突然消失了。

爲啥？因爲堂屋裏坐了一個人，一個她很看得順眼的人——趙飛。

「對不起！」趙飛說話的聲調不疾不徐，「本想站在屋外等候姑娘歸來，但又怕引人注目，剛好大門沒有關，所以就進來了。」

「有什麼事？」銀娃子生來辣椒脾氣，儘管她對趙飛有好感，語氣依然很重。

「想請姑娘帮一個忙。」

「哦！我帮得上忙嗎？」

「這個忙，姑娘也許帮不上，可是令尊却一定帮得上。」

「承你瞧得上眼，照說應該……」她對趙飛凝視了一陣，才又接着道：「不過

，我爹是個老好人，說得難聽點，他好比井底蛙，就只見那麼大一片天，恐怕會誤了你的大事。」

「姑娘太客氣了。」趙飛說話的速度很慢，目光也投注在銀娃子的臉上，似在注意她的反應，以便隨時改變自己的措辭。「我的年紀雖淺，却自信看人絕不會走眼。令尊是個忠義之士，只要他答應，這件事他就一定誤不了。」

「你不妨先說說看，要我爹帮你什麼忙。」

「下藥。」趙飛輕輕地說出這兩個字，然後拿出一隻精緻的綠色小瓶放在桌子上。

銀娃子幾乎對任何事情都沒有吃驚過，此刻却驚得透不過氣來，過了很久，才吶吶問道：「那……那是什麼藥？」

「迷藥。」

「你要迷誰？」

「辛老四那一夥人。」

「這……藥要下在那裏？」

「茶裏。」

「你到底是幹什麼的？」銀娃子逐漸恢復鎭定，緩步向趙飛走過去，拿起那隻綠色藥瓶在手裏把玩着。「爲什麼要用迷藥迷辛老四那夥人？」

趙飛面上浮現着和善的笑容，搖着頭說道：「我不曾告訴妳。」

「你教我爹在茶裏下藥，他有權利向你問明理由。」

「有很正大的理由，但是，此時不便說。」

銀娃子默然凝注他，許久，才緩緩地點着頭，道：「好！我相信你，讓我說服我爹帮你一次忙……」

「姑娘！若是令尊應允相助，還要請他守口如瓶。」

「放心！他不會給自己找麻煩的。」

「姑娘！請轉告令尊，藥放在他身邊，該什麼時候下藥，我會預先通知他。」趙飛說罷，拱了拱手，掉頭向外走去。

「我……」銀娃子鼓足了勇氣叫道：

「我還要問你一件事。」

「姑娘有何事指教？」趙飛又轉了回來。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住在福旺嫂家裏？」

「嗯！」趙飛的兩道濃眉不禁皺了起來。

「你是不是很喜歡她？」

「喜歡誰？」趙飛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

「福旺嫂。」

「姑娘！妳爲什麼要這樣問？」

銀娃子噘起了嘴，冷冷地道：「鎭上有好多旅館客棧你不住，却偏偏住到福旺嫂家裏去，爲什麼？」

趙飛不禁笑了起來：「姑娘的年紀還輕，有許多事妳根本弄不懂，還是不要問的好！」

銀娃子手指尖指着自己的鼻尖，氣吁吁嚷了起來：「我還小？告訴你，福旺嫂已經要跟我作媒了。」

「作媒！」趙飛瞪眼豎眉，顯然不明白她因何要提起這件事。

「嗯！由此可見，我已經是大人，你可不能拿我當娃兒看。」銀娃子的口氣咄咄逼人：「我一定要問，你爲什麼要住到福旺嫂家裏去？」

趙飛輕輕吁了一口氣，緩緩道：「因爲保安隊薛隊長經常上她那兒走動，所以她住的地方就格外安全，我當然願意去住了。」

「你知不知道，福旺嫂爲什麼要帮你忙？」

「她的心地很善良。」

「哼！」銀娃子冷笑一聲，惡狠狠地道：「她善良個屁！老實告訴你，她喜歡你，想要……」

她似乎突然發覺自己說了許多不該說的話，立刻以手捂嘴，背轉身子。顯然她不好意思面對趙飛。

也不知過過了多久，銀娃子才鬆弛下來。當她用溫暖的目光去搜索那張遍寫風霜的面孔時，趙飛却早已不在這間屋子裏了。

× ×

以人山人海，萬頭鑽動來比喻，雖然稍嫌過份，却也差不到那兒去。碧色茶樓裏面擠滿了人，街邊上也擠滿了人，那份熱鬧勁，眞是難以形容。

劉慶雲是見過場面的人物，從容已極地變完了他的拿手傑作——五鬼大搬運。現在該輪到那套轟動已久的「美人脫衣」登場了。

他在場子中間搭好了帳幔，一招手，劉惠蘭從一把椅子上站了起來，走到他的身邊。

劉惠蘭今天打扮得特別美，穿着一件玄色披風，從頸項蓋到脚，她一登場，也許已經有好些茶客在幻想那件玄色披風下所掩蓋的細皮白肉了。

劉慶雲拱手作了一個羅圈揖，扯開嗓門叫道：「常言道得好，靠山吃山！」

「嗨！」劉惠蘭嬌聲嬌氣地應着。

「靠水吃水！」

「嗨！」

「在家靠父母。」

「嗨！」

「出門靠朋友。」

「嗨！」

「我老劉這齣美人脫衣的戲法，就要登場，身上方便的，請帮帮忙，不便的帮帮場……」

他一語未落，放在旁邊那張桌子上的小銅盆立刻玎玎璫璫地響了起來。只不過眨眼工夫，鋼板有了半銅盆，裏面還滲雜着亮晃晃的大洋錢。

「好！」劉慶雲豎起大姆指，比手劃脚地道：「碧色寨的大爺們够豪氣。」

「够豪氣！」劉惠蘭仍然在旁帮腔。

「我老劉也够豪氣。」劉慶雲在胸脯上重重一拍。「大爺們口袋掏光，我變戲法準定要大美人脫光。」

劉惠蘭狀似嬌羞地掩面而笑，引起一陣鬨鬧。

劉慶雲神色異常正經，手舉亮晃晃的魔術棒在劉惠蘭面前虛空一幌，她身上那玄色披風立刻落下了地。翠綠小襖褲裹着緊緊的胴體，眉梢風情，杏目生媚，劉惠蘭那一股子情態，眞是教人着迷。連駝背老孟都看得儍了眼。

（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斷劍殘琴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梅仙、歐陽映雪三人聯袂同闖江湖，找尋尹育純下落，那日三人來至武昌，值鐵筆秀士黎靖欽爲其義女「紅蝎女」阮小珠、愛女女飛衞黎玉眉擺擂擇婿，梅仙瞥見阮小珠施展辣手，擬置一憨直漢子死命，急飛躍上台爲憨直漢子解圍，詎爲此惹來青城七子上擂尋仇，麥亮宇不屑青城七子所爲，飛身上擂，攔住七子，當着天下羣豪之前，傲然聲稱要以空手在十招之內，擊飛七子之首玄智子的手中長劍，玄智子怒極與鬥，麥亮宇施展神奇步法避開劍招，二指向玄智子右腕扣去，玄智子忙借步退讓——

一招降七道　片語折高人

玄智子閃避、應變雖然極快，身手確實不凡，但是麥亮宇今天已存心當着一衆江湖豪雄之前，叫他長劍脫手，挫辱青城七子的聲譽，并藉此機會使他們「寰宇三英」成名，揚威武林。

是以，玄智子脚下剛剛橫出三尺，身形尚未站穩，麥亮宇身形却已如附骨之蛆般地，快逾電閃地跟蹤欺近他身側。

玄智子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接着便聽麥亮宇一聲震耳的朗喝道：「撤手！」

隨着這一聲朗喝，玄智子陡覺右腕脈門穴猛地一緊，已被麥亮宇五指扣拏住，長劍頓時脫手，「噹！」的一聲落在台板上。

右腕脈門被拏，長劍脫手，這不但他個人半生威名掃地，而且事關青城派在武林中的聲譽榮辱，他當然不肯就此甘心罷休，立時左掌電出，情急拚命地猛朝麥亮宇當胸擊去。

麥亮宇是何等功力身手，他這一掌雖是拚命猛地擊出，但是焉能得逞？

只聽麥亮宇口中一聲冷笑，身形微側，扣拏着玄智子右腕脈門的手指，暗運眞力，猛地往外一抖，口中同時一聲朗喝道：「去吧！」

玄智子立時發出一聲慘叫，身子有若一隻斷綫風箏般地飛出數丈以外，直往人叢中跌落。

玄靈子等「六子」見狀，臉色不禁齊地駭然一變！

這情形很明顯，玄智子已經受了傷，否則絕不會發出這種慘叫。

玄靈子身形一動，突然跳前一大步，目射灼灼精光地逼視着麥亮宇沉聲問道：「你傷了貧道大師兄了？」

他跳前一步，其餘五子也就立即跟着跳前一大步，和他併肩站立，怒目瞪視着麥亮宇。

麥亮宇淡淡地道：「我捏碎了他的右腕骨。」

玄靈子雙睛倏瞪，厲聲喝道：「小子，你年紀輕輕，手下怎地就這樣狠辣，出手傷人？」

麥亮宇冷冷地一哼，道：「這可不能怪在下。」

玄靈子道：「不能怪你難道怪貧道大師兄？」

麥亮宇道：「當然應該怪他。」

玄靈子道：「你辣手傷人，還說曲不在你，强詞……」

麥亮宇朗聲截口道：「在下說的乃是事實，令師兄他劍既脫手，就該認敗服輸，等到今晚二更一刻赴約，再與在下一決勝負，不該妄起惡念，企圖傷及在下，他要是不起惡念，在下怎會傷他？你們青城七子在武林中素以名門正派之士自譽，總不至於不明事理吧，以事就理，你請說說看，是在下無理？還是令師兄他理曲？」

這番話，說的完全是事實，是一個「理」字。

俗話說得好：「一個理字能壓死人」，依事理而言，實是玄智子「理曲」，玄靈子不禁爲之語塞，陡地瞪目厲喝道：「小鬼，休要徒逞口舌之利，你傷了貧道大師兄，道爺等今天豈能輕饒你。」

麥亮宇星目寒電飛閃地掃視了玄靈子六人一瞥，神色冷漠地道：「你們打算怎樣？」

玄靈子道：「道爺們今天要你還個公道。」

麥亮宇道：「如何還法？」

玄靈子道：「道爺們素以寬大爲懷，只要你自斷一手即可！」

麥亮宇道：「在下不願意呢？」

玄靈子目射煞威地道：「那你今天就別想走下這座擂台！」

麥亮宇冷冷道：「就憑你們六個？」

玄靈子一聲冷哼道：「不錯，六人六劍，自斷一手，乃是你今天唯一活命走下這座擂台的機會。」

麥亮宇陡地揚聲哈哈大笑道：「據說青城派乃當代武林名門正派之一，敢情就是如此正派法的？……」

話聲一落又起，朗聲說道：「你們既然這樣橫蠻不講事理，當着眼下各位江湖豪雄之前，在下今天要不接着你們的，從今而後，『寰宇三英』也就不用再在江湖上行走了，在下答應你以一雙肉掌獨鬥你們六劍，不過，擂台是黎姑娘的『喜擂』，不宜染上血腥，要動手，到擂台下去好了。」

這話又是理，玄靈子說不上一個「不」字來，遂點頭道：「好。」

聲落，立即與玄慧子，玄明子，玄心子，玄雲子，玄空子五位師弟，一齊飄身躍下擂台，各自探臂撤出肩後的長劍，橫劍當胸，凝神岳立。

一衆武林豪雄，對於青城七子這種不守江湖「信義」的行爲，雖然大都心中很是不滿，但因青城派名列當代武林五大門派之一，聲威頗著，是以誰也不願爲着一個素不相識，毫無關連的少年，挺身出面干涉，指責青城七子這種行爲的不對，因而得罪青城派，自惹麻煩禍端。

玄靈子等六子飄身躍下擂台，台下的一衆江湖豪雄立即各各挪身，紛紛後退，刹那間，便空出一塊五六丈大小的地方。

這時，玄智子雖然已經由黎靖欽手下之人將他扶上東客台，右腕傷處亦經敷藥止痛包紮好，不過，他心裏却是難過到了透頂。

他本以劍術馳譽武林，如今右腕骨碎斷，此生便再也不能使劍，心裏怎得不難過透頂？

不但是難過透頂，簡直是生不如死！

玄靈子等六人飄身下了擂台，麥亮宇他並沒有立即跟着躍身下台，却神色從容地步至台口，朝台下一衆武林豪雄抱拳一拱，朗聲說道：「各位武林前輩，江湖朋友，青城道長如此不顧江湖『信義』，自貶聲譽，硬逼着在下動手，乃在場各位衆目所睹之事實，並非在下恃技逞强狂傲欺人，實係迫不得已，在下特向各位武林前輩，朋友聲明，并請主持正義公道，爲日後青城派向『寰宇三英』尋仇的誰是誰非？作一證明。」

話罷，飄身下台，嶽峙淵停地傲然挺立，星目一掃玄靈子等六人，神色冷凝地朗聲說道：「六位要動手就請進招吧！」

玄靈子沉聲喝道：「小鬼爲何還不亮兵器？」

麥亮宇冷冷地道：「道長何必還假惺惺作態作甚，在下既然已經說過要以一雙肉掌獨鬥你們六枝長劍，焉能說話不算，不守諾言，再說在下身上也未帶着兵刃，道長別再裝腔作勢了，請發招出手吧！」

玄靈子口中一聲冷哼，手中長劍輕揮，玄慧子等五人立時身形電閃風飄般地一陣挪移，將麥亮宇圍困在中央核心。

眼看一場以一對六驚心動魄的激搏將展開，這場激搏的結果不言可知，不是麥亮宇濺血當場，就是玄靈子等六子倒地，否則此搏難輕易結束。

就在此際，圍觀的武林豪雄中，突然有人揚聲喝道：「且慢動手！」

喝聲未落，一道人影已疾如電射地掠落場中。

落地現身，乃是一位身着灰布長袍，軀體偉岸，臉色紅潤泛光，顎下銀髯飄胸，年逾八旬的老者。

銀髯老者身形落地，雙目如電般威稜地掃視了玄靈子等六人一眼，緩緩說道：「青城一派，在武林中聲譽素向不低，你們怎地竟然如此不顧江湖道義，不守信諾，恃仗人多聯手欺負一個年輕後進，當着這麼多的武林同道之前，你們這種行爲，難道就不怕落人笑柄，不怕有損青城聲譽，不感覺羞恥麼？」

這番話，只聽得玄靈子等六人的臉色倏紅倏青，漸漸都變成了紫醬顏色。

玄靈子猛地厲聲怒叱道：「老匹夫何人？竟敢數說道爺，管道爺們的閑事！」

銀髯老者一聽玄靈子口出不遜，兩道白眉立時一軒，臉色一沉，冷聲說道：「老夫何人，你還不配問，天下人管天下事，你們這種不顧羞恥，恃强凌人的行爲，老夫看來，十分不順眼得很，所以你們今天的這檔事，老夫不止是要管，而且管定了。」

玄靈子聽得胸中不由氣怒如雷，雙目猛地一瞪，寒光暴射如電地厲聲喝道：「老匹夫……」

他「老匹夫」三字剛剛出口，那已經回到東客台上坐着的「鐵筆秀士」黎靖欽，突然想起江湖傳說四十年前名震武林的一位前輩奇人，容貌長相頗與這位銀髯老者相似，當下不由急忙揚聲大喊地說道：

「青城道友，不可無禮。」

喊聲中，身形已經電射騰起，飛掠落場中，朝銀髯老者抱拳拱手一禮，神色恭敬地說道：「請問老前輩，可是大孤山孤獨峯……」

黎靖欽話未說完，銀髯老者已聲若洪鐘地哈哈一聲大笑，點頭說道：「不錯，老夫正是『孤獨客』，足跡未履江湖已經四十多年，想不到你竟然還能記得，眞是難得，難得！」

話落，倏又哈哈一聲大笑，笑聲蒼勁，震人耳鼓。

原來這位「孤獨客」乃四十年前名震武林，威揚八表的一代奇傑，因武林同道都只知道他居住大孤山孤獨峯頂，無人知其姓名，師承門派來歷，故都以「孤獨客」稱之，而他自己也卽以此爲名。

在場一衆武林豪雄，雖然都未見過這位已經四十多年未履江湖的「孤獨客」，但大都均曾由師長輩口中聞聽談說過「孤獨客」的名號。

當一衆武林豪雄得知眼前的這位銀髯老者，就是四十年前威震武林，名揚八表的「孤獨客」之時，百數十雙眼睛，頓時全都不禁臉現驚異之色地集中投射在這位一代奇傑的身上。

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青城七子這時，不但滿臉儘是驚異之色，而且心中駭然非常。

孤獨客笑聲落後，黎靖欽立卽又拱手一禮，恭敬地躬身問道：「老前輩和他認識？」

這個「他」是誰？不用說，當然指的麥亮宇。

孤獨客搖頭道：「不認識。」

黎靖欽心念電轉了轉，道：「老前輩乃傲嘯山林的奇人，不問江湖事非已四十多年，既然不認識他，何必管他這種閑事，況且……」

黎靖欽話未說完，孤獨客已倏然截口說道：「你的意思是老夫不該管閑事，是不是？」

黎靖欽躬身陪笑地說道：「老前輩言重了，晚輩怎敢？」

孤獨客道：「你既然不敢，那又爲何要老夫不要管？」

黎靖欽肅容說道：「老前輩，他年紀輕輕，就這樣目中無人，口氣狂傲，言詞鋒利氣人，實在應該教訓，教訓。」

孤獨客微微一笑道：「你這是由衷之言。」

黎靖欽點頭道：「晚輩句句由衷。」

他嘴裏答着「句句由衷」，其實心裏根本不是那回事，臉孔也感覺有點兒在發熱。

孤獨客目光轉朝神定氣凝，默然岳立在一旁的麥亮宇深望了一眼，面色倏地一沉，望着黎靖欽說道：「這娃兒年歲輕輕就這等狂傲，雖有不是，言詞雖然鋒利氣人，但所言處處不失於一個『理』字，青城道士伕恃人多勢衆，竟欲聯手羣毆，不但失之於『理』，而且背『信』，有違武林正義之『道』，這種行徑，豈是名門正派門下之士所應該爲的？」

語鋒微微一頓，目光如電地瞥視了玄靈子等六人一眼，接着又道：「你黎靖欽身爲名震江湖武林有頭有臉的人物，又係當地主人，眼看着青城這些道士如此『失理』，『背信』，『違道』的行爲，不但袖手旁觀，不予理會阻止，反而還要老夫也不要管，不知道你是一時胡塗，不明事理，還是想假藉青城道士之手，替你出出胸中那無處發洩的那口氣忿，還是另有居心？」

這番話，義正理直，只說得黎靖欽臉上一陣陣發燒，臊紅滿面，心中眞是又氣，又恨。

武林人物，最講究身份，輩份，尤其是一般所謂「名門正派」，「正道俠義」之士，講究的更嚴。

儘管是一肚子「男盜女娼」，掛的是羊頭，賣的是狗肉，但在表面上却不得不裝作一副正派樣子，以維持自己的聲譽。

因此，黎靖欽心中雖是又氣又恨，但當着一衆武林豪雄，面對着這位武林前輩奇傑，以他的身份，輩份，他既不好形諸於色，也不好翻顏變臉。

何況於事於理，皆是他和青城七子的不對，他只好强自忍下心裏的氣恨。

是以孤獨客話落，他心念電轉地畧一沉吟，說道：「青城道友雖然失之於『理』，但是追根究底，還是緣於他辣手傷人而起。」

孤獨客道：「這該怪他麼？」

黎靖欽說道：「老前輩的意思，是認爲……」

孤獨客冷冷地道：「青城道士是咎由自取！」

這時，紫衫客梅仙和歐陽映雪二人，已躍下擂台走進場內，一左一右地併肩卓立在麥亮宇的兩旁。

孤獨客話鋒一頓，目光一瞥三人，接着又說道：「老夫既已聲言管定這檔閑事，此刻就決不容許任何人向他們三個尋仇，如要尋仇，可按約言於今夜二更以後前往所約地點了斷。」

黎靖欽心念飛轉地暗忖道：「這樣也好，免得現在動起手來，落個恃强凌人，以多欺寡之名。」

他心念飛轉暗忖中，立卽點頭說道：「老前輩既是這等說法，晚輩等敢不從命，不過……」

孤獨客接口問道：「怎樣？」

黎靖欽目光瞥視了麥亮宇三人一眼，說道：「老前輩能保証他們三個，屆時準定前往赴約麼？」

不待孤獨客開口，麥亮宇已氣勢豪雄地挑眉朗聲一笑，道：「黎靖欽，你休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寰宇三英』雖是初出江湖，倘知『信義』二字，你只管放心好了，二更一刻時分，『寰宇三英』保証一個不少的準時赴約。」

孤獨客接口說道：「老夫願作他們三小個娃兒的保証人。」

麥亮宇星目異采飛閃，朝孤獨客肅容拱手一揖說道：「謝謝老人家的信任。」

孤獨客擺手一笑，道：「小娃兒無需客氣。」

聲調一落又起，望着黎靖欽問道：「怎麼樣？你還有什麼可說的沒有？」

至此，黎靖欽他還有什麼可說的，只得搖頭答說道：「既有老前輩作保証人，

晚輩自是無話可說了。」

話落，心中忽然一動，目視麥亮宇問道：「你尊姓大名可否見告？」

麥亮宇道：「在下名麥亮宇，位居『寰宇三英』之末。」

黎靖欽雙目倏然一睜，驚訝地道：「你就是那四個多月前在『白骨谷』中狂言要殺死『白骨谷主』，以胆識豪情贏得『白骨谷主』的心折，而下令屬下放過你，給你十年期限去學習絕世武功麥亮宇？」

麥亮宇點頭說道：「不錯，那正是在下。」

黎靖欽目光凝注地道：「你已經學成絕世武功了？」

麥亮宇道：「適才你已經親眼看見過了，何必多此一問。」

黎靖欽道：「就在這短短的四個月時間內？」

麥亮宇冷冷地道：「三個月。」

在三個月的時間內，就學成一身罕世驚人的絕學功力，這話誰敢相信？誰會相信？

這，不僅黎靖欽不相信，在場百數十位武林豪雄，包括「孤獨客」在內，也都不相信。

可是，不相信歸不相信，麥亮宇適才和青城七子之首玄智子動手時所施展的那種奇絕罕世的身法和所學功力，却是衆眼目覩的事實。

黎靖欽心念飛轉地暗吸了口氣，話鋒一變，又問道：「聽說『血娘子』和你認識，是麼？」

麥亮宇神色冷漠地道：「血姑娘認識在下，但是在下却不認識她。」

黎靖欽默然了，兩道眉鋒深蹙地蹙在一起。

麥亮宇見他默然未再開口，立刻問道：「黎大俠還有什麼見教沒有？」

黎靖欽微一搖頭，擺手道：「你請便吧。」

語聲一落，倏然向孤獨客肅容躬身說道：「老前輩請移駕東客台上坐息，容晚輩略盡地主之誼。」

孤獨客搖頭道：「不必了，等你選好了乘龍快婿之時，老夫再來叨擾你一杯喜酒吧。」

話落，立即目視麥亮宇，問道：「少年人，你願意和老夫換處清靜的地方談談麼？」

麥亮宇微一猶豫，星目眨動地望了望大哥梅仙，得到暗示之後，這才肅容說道：「承蒙老人家看重，晚輩等遵命。」

孤獨客微微一笑道：「如此，我們就走吧。」

麥亮宇禮貌地躬身舉手作了個「請先行」之勢，道：「老人家先請。」

孤獨客含笑頷首，脚下剛一舉步，那芳心對梅仙已生情愫，一直俏立在擂台上的「紅蝎女」阮小珠突然揚聲嬌喊道：「喂！紫衫相公。」

嬌喊聲中，嬌軀已似一隻飛燕般地掠起，體態輕盈曼妙地直落黎靖欽身旁，一雙妙目含情脈脈地凝望着梅仙的玉面。

梅仙劍眉不由微皺了皺，道：「阮姑娘有何見教？」

阮小珠妙目流波，嫣然含笑地嗲聲說道：「相公，您太客氣了，這『見教』二字，小妹怎敢當。」

她話語嗲聲嗲氣，又自稱「小妹」，這臉皮也眞够厚的了。

她語聲微微一頓，嬌媚地笑了笑，接着又道：「您不是來打擂的嗎？擂還沒有打，怎地就走了？」

梅仙神色淡淡地道：「小生不想打擂了。」

阮小珠妙目含情地問道：「這是爲什麼？」

梅仙道：「不爲什麼，祇是沒有興趣了。」

阮小珠眨眨妙目道：「是不是因爲小妹武功太差，不配相公指點？」

梅仙淡淡地道：「姑娘說得太客氣了，姑娘師承七星婆婆，武功自成一格，『蝎鈎奪命帶』招式精奇，威震南海武林，小生何人，怎敢有那種狂妄念頭。」

阮小珠一聽梅仙讚譽她師門武，學「蝎鈎奪命帶」招式精奇，芳心裏不由感情無比的舒服與高興。

人，本來都是愛聽人奉承，愛聽人讚美的，尤其是男女之間，尤其是對一個芳心裏已經鍾情喜歡的情郎的奉承讚美，那可是聽在耳裏，甜在心底，比獲得什麼價值連城的寶藏還要高興。

因此，梅仙話音一落，阮小珠已是妙目一亮，揚着眉兒，嬌聲甜笑地說道：「相公，您這麼一誇獎，小妹可眞難爲情死了。」

語聲微頓，嬌媚地嫣然一笑，接着又道：「相公今天既無興趣打擂，小妹自然不能勉強相公，不過日後若有機會時，尚望相公不吝賜教，指點小妹幾招絕學，相公答應麼？」

說罷，妙目凝光，柔情似水，蜜意萬千地凝望着梅仙的一張玉面。

梅仙淡然一笑，道：「承蒙姑娘看得起小生，這『指點』二字，小生可不敢當，他日若有機緣，小生當必領教姑娘的絕學。」

話落，神情瀟洒地拱手一揖，轉身和孤獨客，麥亮宇，歐陽映雪邁步往莊外走去。

孤獨客領先前行，麥亮宇和梅仙歐陽映雪併肩隨後。

四人脚程均皆快速絕倫，只不過個把時辰的光景，便已遠離萬盛莊十多里以外，到了荒野無人的地方。

荒野無人的地方，正是談話的最好所在，但是孤獨客他身形並未稍停，仍然一個勁的向前疾去。

麥亮宇不知這位武林前輩奇傑要帶他們去什麼地方？有什麼話要和他談？忍不住脚下疾行兩步，和孤獨客走了個併肩，問道：「老人家我們這是去什麼地方？」

孤獨客道：「距離不遠了。」

說時，脚下仍不稍停在向前疾行。

麥亮宇眉頭暗自皺了一皺，脚步霍地一停，佇足朗聲說道：「老人家，請且稍停片刻。」

孤獨客停步問道：「什麼事？」

麥亮宇道：「請恕晚輩斗胆放肆，此去確實所在，尚祈老人家說明，否則，晚輩便要就此告辭失陪了。」

孤獨客眨眨眼睛，微微一笑道：「你是不是懷疑老夫將你們引到這種不見人跡，荒僻的地方來，懷有什麼詭計陰謀，心裏有點胆怯？」

麥亮宇兩道劍眉微軒了軒，神色忽地一正，道：「晚輩請問，老人家可知道晚輩的來歷師承？」

孤獨客搖頭道：「老夫不知。」

麥亮宇又問道：「老人家與晚輩有仇怨沒有？」

孤獨客又搖搖頭道：「沒有。」

麥亮宇倏然朗聲一笑道：「老人家在武林中輩高望重，與晚輩等素昧平生，毫不相識，又無仇怨，晚輩焉敢妄生懷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那種不敬之想，何況……」

孤獨客接口道：「何況怎樣？直說下去。」

麥亮宇雙眉軒揚，豪氣凌雲地朗聲說道：「依情依理，別說老人家絕不會得懷有什麼詭計陰謀，縱然是有，『寰宇三英』又豈是胆小之人，那怕是一座刀山劍林擺在眼前，晚輩等也敢闖上一闖！」

孤獨客倏然哈哈一聲大笑，由衷地讚佩道：「好，少年人，你這份胆識豪氣，確實不凡，令人心折，爲老夫生平僅見之第二人！」

梅仙和歐陽映雪二人靜立在麥亮宇身旁，一聽這位武林前輩奇傑如此讚揚他們的三弟，心中均都大爲高興非常，雙目異采飛閃。

麥亮宇却謙虛地說道：「謝謝老人家的讚譽，晚輩實在不敢當。」

歐陽映雪美目忽然一眨，接口嬌聲問道：「老人家，那令您老心折的第一人是誰呀？」

孤獨客望着歐陽映雪微微一笑，道：「是二十年前名震武林的『斷劍鬼見愁』歐陽雲飛。」

「哦。」歐陽映雪美目異采飛閃地問道：「老人家和歐陽大俠認識麼？」

孤獨客點頭道：「他和老夫乃是忘年好友。」

歐陽映雪十分高興地道：「那眞好極了，老人家，歐陽大俠他住在什麼地方，您帶我們去拜望他，好不好？」

孤獨客神色不由微微一怔！問道：「你要拜望他做什麼？」

歐陽映雪天眞嬌憨地笑說道：「我和他同姓。」

孤獨客雙目微睜，倏然凝注着歐陽映雪的嬌靨兒問道：「姑娘也姓歐陽？」

歐陽映雪點點螓首道：「我名字叫歐陽映雪。」

孤獨客目光深望了歐陽映雪一眼，忽然抬手一指三里以外一片黑壓壓的樹林，說道：「那片樹林後面有一座破廟，乃是老夫的臨時住息之處，你們三個可隨老夫去那裏，慢慢再談吧。」

麥亮宇點頭說道：「老人家請先行，晚輩等遵命。」

孤獨客微一點頭，邁步領先向那片樹林走去。

三里多的路程，在四人脚下只不過片刻工夫，便已到達。

樹林後面，濃蔭密蓋下，隱蔽着一座殘垣斷壁，破陋不堪，蔓草叢生，荒無人跡的小廟。

孤獨客領着麥亮宇等三人入內，席地坐下後，雙目精光灼灼地掃視了三人一眼，注視着歐陽映雪問道：「姑娘可是藝出小寒山？」

歐陽映雪美目不由一睜，神情駭然詫異地問道：「您老人家是怎麼知道的？」

孤獨客微微一笑，說道：「小寒山『降魔神劍』，放眼當世武林雖然已無幾人能够識得，但是老朽却是一眼就能認得出來。」

歐陽映雪眨眨美目道：「這麼說，老人家也一定認識我二姨了？」

孤獨客微點了點頭，話題忽地一變，說道：「姑娘要拜訪歐陽大俠，過了今夜，明天一早老夫就帶你們動身前往。」

語聲一頓，目光倏然轉望着麥亮宇問道：「你師承那位武林奇人，可以告知老夫麼？」

麥亮宇微一猶豫，肅容說道：「晚輩是『武林五先生』門下。」

孤獨客雙目猛地一睜，道：「你是上官先生他們五位的弟子？」

麥亮宇點頭道：「老人家認識五位老人？」

孤獨客神情高興無比地哈哈大笑道：「放眼天下武林，大概沒有第二人比老夫和他們五位相熟的了，三十多年未見，也沒有聽到過他們五位的消息，還以爲他們五位已經一齊返回島上去了呢！」

語聲一頓，目注麥亮宇問道：「你五位師父他們都好麼？」

麥亮宇神色忽地一黯，道：「五位恩師爲了成全造就晚輩，都已經仙逝了。」

孤獨客心神陡地一震！倏然睜目急問道：「麥賢侄，你這話怎麼說？」

麥亮宇微吸了口氣，便把事情的經過，摘經扼要的向孤獨客述說了一遍。

孤獨客聽後，不禁鬚髮怒張地怒聲說道：「好個歹毒的惡賊，日後落到老夫的手裏，老夫非得挖出他的心來看看是個什麼東西不可！」

他話聲方落，麥亮宇星目寒芒驀地一閃，道：「外面林中有人。」

身形一長，便要騰身而起，往廟外撲出。

孤獨客連忙抬手一攔，笑說道：「不要緊，是自己人。」

話落，立即揚聲朝廟外喊道：「兩位，請進來吧。」

（未完）

新派奇情武俠小說

高庸・文
培新・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魔術手郭長風跟隨櫻兒，前往一處貧民窟，會見寂寞山莊莊主林元暉之女林百合，約會的原因，據林百合說是奉了她外公紅石堡主秦老爺子之命，要她委身下嫁郭長風，並索香羅帶爲信物。郭長風正容勸喻林百合，往接林元暉返回寂寞山莊，免蹈危險，並說出有人早在十年前已處心積慮地謀求香羅帶，同時詳問林百合她爹得病經過，唯林百合亦不甚清楚，只知林元暉時瘋時好，有次誤把百合認作小玉，抱住她痛哭不已，自此林百合要見他，都在樓外確定他沒發病才敢進去……

錯排苦肉計　險作代桃李

郭長風想了想，又道：「平時侍候令尊的那名丫環，她叫什麼名字？」

林百合道：「名叫鳳珠，她是爹爹的老丫環，今年已經三十多歲了，我們都管她叫鳳姐姐。」

郭長風道：「此次令尊遠赴紅石堡，想必她也隨同去了？」

林百合道：「是的，莊裏只有她一個人跟隨爹爹同去。」

郭長風道：「她可靠嗎？」

林百合道：「你是指什麼可靠？」

郭長風道：「指她對令尊的忠誠。」

林百合道：「當然可靠，鳳珠十幾歲時就來到寂寞山莊，前後將近二十年，爹爹的飲食起居，一直都是由她照顧的。」

郭長風道：「是誰介紹她到寂寞山莊來的？」

林百合沉吟道：「這就不太清楚了，聽說她和莊裏前任總管『鐵扇子』宋剛有點親戚關係，大約是宋剛介紹的吧！」

郭長風又問：「她會不會武功？」

林百合道：「不會。她來的時候，才十四五歲……你問這些幹什麼？」

郭長風微微一笑，道：「沒有什麼，我祇是想多瞭解她的來歷，也許有一天，咱們必須借重於她。」

林百合愕然道：「借重她？她只不過是我爹爹的一名丫環……」

郭長風道：「別小看一名丫環，她對令尊的生活習慣和細節，只怕比你還要瞭解深刻，也只有她，才能分辨誰是令尊的替身。」

林百合道：「難道你以爲我連自己的父親也辨不出來嗎？」

郭長風笑道：「很可能有那一天。」

林百合哼道：「你簡直說得太多了，現在莊裏就有兩名替身，可是，我一眼就能認出來。」

郭長風道：「那是因爲他們還沒有機會改變令尊，如果你和令尊隔離一段時間，再將令尊的外貌畧加改變，你就認不出來了。」

林百合道：「我才不信哩，一個人天生的像貌，怎能加以改變？」

郭長風道：「既能把別人改成令尊，

爲什麼不能把令尊改變成別人……」

微頓，又接着道：「好啦！暫時不談這些。我想要求你一件事，不知你肯不肯答應？」

林百合道：「你先說說看？」

郭長風道：「咱們一同趕去紅石堡，設法把令尊接回來。」

林百合驚喜地道：「眞的？你要跟我一塊兒去？」

郭長風低聲道：「祇是你和我兩個人悄悄同去，不能讓第三者知道，甚至秦老爺子也別告訴，你願意嗎？」

林百合連連點頭，道：「當然願意，可是，咱們不能不讓外公知道，因爲紅石堡——」

郭長風道：「絕對不能讓他知道，否則，咱們就去不成了。」

林百合道：「如不告訴外公，咱們沒有辦法進入紅石堡，去了又有什麼用？」

郭長風道：「你是秦天祥的外甥女兒，怎會進不了紅石堡？」

林百合道：「原來你不知道，紅石堡是建築在山頂上，四面峭壁，飛鳥難渡，只有正門一座吊橋可以出入，假如沒有通行信物，任何人都別想進入紅石堡。」

郭長風道：「通行信物是什麼？」

林百合道：「是紅石堡特產的『鷄血石』。」

郭長風道：「寂寞山莊和紅石堡是至親，理當也有通行信物才對。」

林百合道：「從前我娘有一塊，娘去世以後，信物就被外公收回去了。」

郭長風詫道：「萬一你和令尊有事須去紅石堡，難道也不行麼？」

林百合道：「我們可以由守橋武士通報，外公會親自出來接我們進去。」

郭長風笑笑道：「不知紅石堡究竟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居然連至親骨肉也如此防範？」

林百合道：「紅石堡以『子母金丹』名聞天下，外公這麼做，是爲了防範外人覬覦金丹秘方。」

郭長風搖頭道：「這理由太牽强，『子母金丹』縱然珍貴，畢竟祇是一種藥物，秦天祥膝下僅有令堂一位獨生女兒，豈能爲了藥物疏間親情？他這樣做，必有緣故了。」

林百合道：「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了。」

郭長風道：「所以咱們必須去查證一下。」

林百合道：「可是，咱們這樣偷偷地去，被外公知道了，一定會生氣的。」

郭長風道：「所以不能讓他知道。」

林百合道：「但……紙包不住火，這件事遲早總會被他知道的呀。」

郭長風道：「只要事前能瞞過他，事後就不要緊了，到那時候，你可以把一切責任全推在我頭上，甚至說是被我强迫去的也行。」

林百合輕嘆道：「我眞不明白，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難道你在懷疑外公會對我爹不利？」

郭長風道：「事無確證之前，誰也不能先下斷語。咱們最好到紅石堡去親眼看看，自然就會明白了。」

林百合默然低頭，沉吟不語。

郭長風又道：「你是不相信我？怕我對令尊不懷好意？」

林百合仍然垂首不答。

郭長風笑着拍拍她的肩頭，道：「要信任別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信任一個以殺人爲業的殺手，的確需要很大勇氣，你不妨仔細攷慮，是否值得冒險試一試。」

林百合想了很久，終於點頭道：「好吧！我跟你一塊兒去，如果你要殺我爹，就連我一齊殺了吧！」

郭長風微笑道：「我若存心不善，儘可自己一個人去豈不更省事？更方便？」

說着，站起身來，叮囑道：「明天黃昏時，我在對岸樊城渡口備馬等候，千萬記住別洩漏消息。」

林百合吶吶道：「你最好多準備一匹馬……」

郭長風道：「爲什麼？」

林百合道：「這事恐怕瞞不過櫻兒，萬一她非要跟去不可，我也沒有辦法。」

郭長風沉吟了一下，道：「好！我會安排的。」

兩人商議定妥，開門出來，這才發現天色早已入夜了。

陋巷裏靜悄悄地，幾名貧婦仍在井邊假作洗衣裳。

望見郭長風和林百合主僕相繼離去，幾名貧婦才暗暗鬆了一口氣，各自拾起衣籃。但是，幾人還捨不得回家，都聚集在櫻兒嬸娘家裏窃窃議論。

有人羨慕地道：「那後生不知是什麼來路，竟然能『吊』上寂寞山莊的千金小姐，眞是人財兩得了。」

另一個道：「我眞替他們着了一個下午急，這件事萬一被林莊主知道，那還了得！」

又有人道：「要你担什麼心？咱們是得人錢財，與人方便，管這些幹什麼？」

先前一個嘆口氣道：「唉！這位小姐也眞够大胆，大白天居然敢做這種事。」

旁邊一人笑道：「你這叫做少見多怪，現在年頭不是從前啊，那能跟咱們做閨女的時候比啊！」

這一個立刻接口說道：「好啦，別提你做閨女的那一段了，你當咱們不知道？那年，你還不是挺着個肚子上的花轎！嘻！嘻……」

那一個啐道：「呸！你自己還不是一樣，夜裏偷偷溜出去，跟放牛的黑娃子在山坡下『擺地攤』，被你爹當場逮住，打了個半死！」

幾個女人都大笑起來。

櫻兒的嬸娘忙道：「別嚷！別嚷！大家快回去吧！千萬口風緊些，別嚷出禍來。」大夥兒這才嘻笑而散。

其中一個臨去時，又對櫻兒的嬸娘低聲說道：「大嬸，下次讓他們去我家好了，我那兒寬敞些，被褥都是新近才漿洗過的……」

櫻兒的嬸娘揮一揮手，笑罵道：「去你的，你還眞當生意做，尾然拉起主顧來了！」

×　×

郭長風滿懷興奮地趕回七賢樓客棧，

一進門，便直奔前院小强的臥室。

他急欲把午後的豐富收穫告訴小强，尤其關于那一個非常重要的名字小玉。

「小玉」，顯然是屬於對一個女人的暱稱。

而且，她的像貌，必然跟林百合很相似，換句話說，也就是跟黑衣少女的面貌很酷肖，二者之間，分明有某種密切的關係。這証明郭長風最初的猜測沒有錯，黑衣少女對林元暉的仇，多半是因「情」而起了。

郭長風相信，只要能見到林元暉，一定能從他口中採問出「小玉」的來歷，一切謎底都會因此而揭開，必要時，更可由「香羅帶」引發林元暉的記憶。

據郭長風推測，「香羅帶」很可能就是林元暉當年送給「小玉」的定情之物，而這段經過，秦天祥必定知道，所以才急急將林元暉送往紅石堡，並且處心積慮要得到「香羅帶」，甚至不惜以林百合爲餌，以求達到目的。

不過，秦天祥這樣做，究竟是爲了顧全女婿的聲譽？還是別有用心？就令人費解了。

如果僅僅是爲了林元暉的聲譽作想，又何須訓練替身？更何須犧牲林百合的清白？這豈不是小題大做了嗎？

這些疑問，只有寄望于林元暉親自解答，唯一辦法是先由紅石堡將林元暉接出來。紅石堡雖然形勢險峻，戒備森嚴，却難不倒郭長風，他相信，憑自己的機智，加上小强的特技「蜘蛛功」，區區峭壁吊橋，絕對能够飛越渡過……

郭長風大步行到小强的臥室，誰知房門却是虛掩的，推門一看，房裏沒有人，床上被褥也整整齊齊疊着，根本沒有睡過的痕迹。

難道他已經醒了？見自己不在店裏，也出去啦？

郭長風不禁大感失望，詢問夥計，都回答「不知道」，只得快快返回後院。

接連兩天一夜未睡，自覺有些睏倦，郭長風決定先洗個澡，然後小睡片刻，如果小强還沒回來，再出外尋找。

不料當他踏進臥室房門，却發現床上睡着一個人。再仔細看看，那人竟然跟自己一模一樣。

郭長風不覺伸手摸摸自己的臉，暗道：這可不是見鬼了？我明明站在這裏，怎麼床上又有一個郭長風？

郭長風躡足走近床邊，輕輕推了推那人的身子，道：「喂！朋友！醒一醒！」

那人好像聽見，又好像沒有聽見，眼睛睜開半條綫，又閉上了。

郭長風再搖搖他，道：「朋友，你也叫郭長風嗎？咱們兩個誰是眞的？」

那人鼻孔裏「唔」了一聲，彷彿睡意正濃，連眼皮也懶得睜開。

郭長風火了，用力一掌拍在床上，厲聲道：「小子，你給我滾起來。」

這次倒眞靈驗，那人一驚而醒，瞪着兩眼直楞楞地望着郭長風滿臉迷惘之色。

郭長風道：「瞪着我幹麼？這是我的床你倒享受起來，現在還敢跟我瞪眼？」

那人嘴唇蠕動，好一會，才有氣無力地道：「六哥……你回來了……」

他一開口，郭長風不禁驚訝失聲，道：「你是小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小强顯得很疲憊虛弱的樣子，喘息着問道：「現在什麼時辰了？」

郭長風道：「大約酉時剛過。」

小强點點頭，道：「那還好，你總算回來得正是時候。」

郭長風詫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幹嘛要扮成我的模樣？」

小强悽然一笑，反問道：「扮得還像麼？」

郭長風道：「像是很像，可是——」

小强道：「只要像就好。現在時間不多了，六哥，你趕快也改扮一下，扮成我的模樣，穿上我的衣服，再過一會，她們就要來了。」

郭長風道：「你是說，吳姥姥她們要來？」

小强道：「不錯，她們在起更以前一定會到，我的衣物和易容袋都在橱子裏，咱們必須快些佈置才行。」

郭長風道：「咱們爲什麼要這樣做？你總得把原因告訴我呀。」

小强道：「時間來不及了，你一面改扮，咱們一面說話吧！」

郭長風見他語氣凝重，神情焦急，知道事情必然很促迫，只得依言從衣橱裏取出改裝用物。

其實，兩人身裁相差不多，面部改扮也不太困難，祇不過小强的膚色比較黝黑，鼻樑畧低，兩頰畧瘦。

郭長風不擅易容，只將膚色塗黑了些，對於鼻子和面頰的改扮，却感到束手無策。

因此，小强不得不掙扎起身，代爲扮飾。小强好像剛經過一塲劇烈運動似的，體力顯得極度疲憊，畧一舉動，便氣喘吁吁，似乎不勝勞累。

郭長風關切地道：「怎麼啦？身子不舒服嗎？」

小强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祇覺得非常疲倦，大約是那支銀簪的緣故。」

郭長風道：「銀簪？什麼銀簪？」

小强道：「就是吳姥姥要我趁你洗澡時，偷偷放進熱水桶的那支銀簪。」

郭長風吃驚道：「難道，你自己使用了？」

小强道：「是的，我回房以後，一直無法入睡，曾經仔細檢視那支銀簪，始終看不出有什麼異樣，到傍晚時，我想你可能已經睡醒了，誰知進來一瞧，却不見你在房中，剛巧那時有夥計敲門，詢問要不要洗澡的熱水，我一轉念，便想到這條『李代桃僵』之計。」

郭長風頓足道：「你應該等我回來商議一下，再決定也不遲呀！」

小强苦笑着道：「如果先跟你商議，我知道你決不會答應，可是，我自覺虧負你太多，若能替你冒一次危險，對大局有利，縱然死了，我也是心甘情願的。」

郭長風搖頭長嘆道：「這是何苦呢？咱們根本不必冒險，同樣能把事情辦好，唉！太傻了！」

小强道：「就算傻，我也不後悔，何況我現在除了感覺睏倦之外，並沒有絲毫

損傷，實在說來，根本算不得冒險。」

郭長風道：「這種睏倦的感覺，可能就是受到了傷害，你有沒有試過運氣？也許內腑已經受傷了？」

小强道：「我試過，眞氣一樣可以提聚，內腑也毫未受傷。」

郭長風道：「當你洗澡的時候，肌膚是否有異樣感覺？」

小强道：「完全沒有，銀簪入水卽溶，無色無味，一點也不覺得有何異樣。」

郭長風沉吟道：「我想它一定有可怕的功用，否則，銀簪入水決不會溶化。」

小强道：「銀簪的功用，恐怕只有吳姥姥才知道，咱們若能擒住那老婆子，一切疑問都迎刃而解了。」

郭長風道：「你確知她一定會來？」

小强道：「一定會的，我已經去北門城樓連絡過，他們要我小心守候，初更時必來接應。」

郭長風點點頭：「好吧！咱們就守株待兔，依計行事，不過你要聽我咳嗽才能動手，咱們目的是要找出黑衣少女藏身的地方，能不動手，最好別動手。」

小强道：「這個我明白，沒有你的咳嗽爲號，我就在床上裝睡……」

正說着，遠處已傳來更初鼓聲。

郭長風急忙穿上小强的衣衫，將房中雜物收拾乾淨，又把燈光減弱，然後虛掩房門，靜坐而待。

這時，大街上夜市正盛，前院燈火通明，人聲不絕，只有這後院上房靜悄悄地，夜風窺窗，暗影搖曳，透着幾分陰森。

約莫過了頓炊光景，院門外，突然响起輕輕的叩門聲。

郭長風起身迎了出去，低問道：「什麽人？」

門外應道：「客人洗過澡了嗎？我是來收換洗衣服的。」

郭長風心知是吳姥姥到了，暗暗吸一口眞氣，打開了院門。

門外站着一名青衣婦人，頭紮黑巾，手挽竹籃。

院中光線陰暗，那婦人又低垂着頭，無法看清她的面貌。

郭長風啞聲道：「是吳姥姥嗎？」

青衣婦人低聲喝道：「別多問，快帶路！」

郭長風只得掩閉院門，領着那青衣婦人向客房行去。

剛走到房門口，青衣婦人忽然停步道：「姓郭的洗過澡有多久了？」

郭長風道：「大約兩個時辰。」

他沒敢說得太久，默計由傍晚到現在，應該不超過兩個時辰。

青衣婦人又問：「這段時間，他醒過沒有？」

郭長風搖頭說道：「他好像很睏倦，一直昏睡不醒，剛才我還試過，叫也叫不應。」

青衣婦人道：「好，你站在這兒不用進來，讓我再試試。」

說罷，挽着竹籃，輕輕進了臥室。

郭長風怕她會突然對小强下手，雖未跟進臥室，却側身立在房門口，同時暗暗將一隻茶杯握在掌中。

別看那祇是個小小的瓷茶杯，必要時一捏而碎，每一粒碎片都能飛擊殺人。

不過，這次却是郭長風多慮了，青衣婦人只在床邊探頭打量了一下，便轉身退了出來。

郭長風低問道：「怎麽樣？」

青衣婦人仰面微微一笑，道：「你幹得很好，現在姓郭的已經變成『剪毛鴿子』，飛也飛不掉了。」

她這一仰頭，郭長風才看清她的面貌，不由暗暗叫聲慚愧。

幸虧方才沒有魯莽出手，原來她並非吳姥姥，祇是黑衣少女的貼身侍女春梅。

郭長風道：「吳姥姥怎麽沒來？」

春梅笑道：「姥姥有些不放心你，怕你和郭長風串通了誆她，所以叫我先來查看一下。」

郭長風啞聲道：「我既然答應了，怎麽會誆騙她呢？現在姑娘不是親眼看見了嗎？」

春梅道：「現在咱們當然相信你啦，你能立下這一件大功，姥姥決不會虧待你的。」

郭長風道：「但不知你們準備怎樣處置郭長風！」

春梅道：「這個，我也不知道，等姥姥來了，自有主意。」

她一面說，一面走出屋外，解下束頭的黑巾，向空中接連揮動了三次。

片刻之後，一條人影疾如箭矢般越牆而入，飄落院中。

郭長風連忙低頭拱手，說道：「見過姥姥。」

吳姥姥望着他露齒一笑，道：「强哥兒，你可別怪我老婆子多疑，只因郭長風是個鬼精靈，老婆子對他不得不提防。失禮之處，還望哥兒多担待。」

郭長風道：「不敢。我已經照姥姥的吩咐做了，只求姥姥也能言而有信。」

吳姥姥說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別殺？」

郭長風欠身道：「姥姥手下留情。」

吳姥姥道：「其實，我若殺了他，哥兒就從此在江湖中出頭成名，這有什麽不好呢？」

郭長風道：「但他究竟是我的盟兄，他一向又待我不薄，爲人總得要飲水思源呀。」

吳姥姥笑道：「强哥兒，你要明白，咱們即使不殺他，將來他也會記恨你一輩子，你們兄弟之情，反正是不會再存在的了。」

郭長風道：「我知道，寧可讓他恨我一輩子，總比我自己負他一輩子的好。」

吳姥姥點了點頭，道：「想不到哥兒竟是個如此重情義的人，好吧！我老婆子答應你，咱們祇廢他武功，不傷他性命就是。」

說着，轉身向春梅一伸手，說道：「給我！」

春梅上前一步，將那盛衣服的竹籃子遞了過去。

吳姥姥掀開上層衣服，從籃內取出一個朱紅色的瓦罐子。

郭長風偷眼望去，只見竹籃內共有三個瓦罐，每個大如握拳，都用赤色油布密封着，不知內藏何物？

吳姥姥只取出其中一個瓦罐，仍將竹籃覆好，交給了春梅，低聲道：「你們退到五丈外去。」

郭長風忙道：「姥姥，這瓦罐裏是什麽東西？」

吳姥姥得意地笑道：「不必多問，你遠遠站着觀看，自然就知道了。」

郭長風又道：「姥姥答應過不傷他性命的……」

吳姥姥道：「放心吧！你沒看見我已經留下兩罐麽？只用一罐，決不會弄死他的。」

郭長風猜不透那瓦罐中是何物件？又不便再問，只得依言緩步後退，暗暗提氣蓄勢，準備應變。

吳姥姥將瓦罐放在距臥房窗外丈餘處的草地上，自己也緩緩退開了四五步，突然揚起拐杖，向瓦罐敲去。

「波」地一聲，瓦罐破裂，裏面竟是一團紅色蠕動的東西。

郭長風定睛細看，不禁混身都起了鷄皮疙瘩……

原來那一團蠕動的東西，竟是許許多多數不清的紅色小虫。

那些小虫比螞蟻畧大，狀似蜜蜂，却比蜜蜂細小，背上有翅，緊緊貼附在一具蜂巢形狀的窩上，瓦罐一破，立刻四散飛起。

吳姥姥揮杖擊罐之後，業已迅速退到五丈外，望着臥室吃吃低笑道：「郭長風啊郭長風！現在你揷翅也逃不出老婆子的手掌心啦！」

笑聲中，只見那些紅色小飛虫正紛紛撲向窗口，飛進臥室……

郭長風駭然省悟，不用說，那些紅色小飛虫一定有毒，而銀簪化水洗澡，顯然會散發一種特殊的氣味，正是吸引毒虫的餌。

可惜省悟已經太遲了——毒虫一進臥室，裏面立卽傳來小强的慘呼聲。

郭長風驚怒交集，一個旋身，撲近吳姥姥左側，雙掌齊出，閃電般直向老婆子的肩背扣去。

吳姥姥似乎早提防他會突起發難，急忙吸氣飄身後退，橫拐喝道：「你想幹什麽——」

郭長風不等她把話說完，大喝一聲，欺身直上，左掌原式不變，遙扣肩井穴道，右手却竪掌如刀飛快地漸向她的腰際。

吳姥姥沉聲道：「小伙子，你要找死麽？」

她顯然不知道眼前這位「小伙子」就是郭長風，拐杖一翻，竟向郭長風疾揮而至。

郭長風暗暗將功力運注在掌沿上，不避不讓，直迎了過去。

「蓬」然一聲肉掌和拐杖碰個正着。

郭長風的手掌分毫無損，一根實心烏木拐杖，却被截斷成兩段。

吳姥姥大驚，正想縱身躍退，突覺右肩一痲，「肩井穴」已被郭長風牢牢的扣住。

這變化，只是轉瞬間事，以吳姥姥一身的功力，竟然沒有躲開郭長風的出手兩招。

旁邊的春梅簡直嚇呆了，直到吳姥姥拐斷受制，才想起應該從傍相助，急忙伸手由籃中掏出一柄匕首……

可惜她剛把匕首取出來，郭長風的巨靈之掌業已電閃而到，輕輕一把，扣住了她握刀的手腕。

春梅五指一鬆，匕首墮地，混身軟痲，再也動彈不得了。

吳姥姥驚愕地道：「你……你不是强哥兒？」

郭長風冷笑道：「在下郭長風！」

「啊——」吳姥姥和春梅都不禁驚呼失聲。

郭長風接道：「吳姥姥，你我無仇無恨，用這種歹毒的手段暗算，不覺得太過份了嗎？」

吳姥姥道：「誰叫你食言背信，收了咱們主人的厚聘，却反助對方。」

郭長風道：「受僱殺人的事，現在仍在『比價』之中，尚未作最後決定，我並未拒絕履約，怎能說是食言背信？」

吳姥姥大聲道：「咱們對你已經百般忍讓，你却得寸進尺，一直在拖延刁難，告訴你，咱們不願再受你的敲詐，也不願再由你擺佈了。」

郭長風道：「這是你的意思？還是貴主人的決定？」

吳姥姥道：「老身說的話，就是咱們主人的決定。」

郭長風道：「也好！既然你們不願再聘我，這也不能勉强。只要你收回毒虫，交出解藥，郭某人也不難爲你，咱們一拍兩散，舊約承諾，一筆勾消。」

吳姥姥冷哼道：「可惜你這話說得太遲了。」

郭長風道：「我願意退銀解約，怎說太遲？」

吳姥姥道：「老實告訴你吧，那瓦罐內的毒虫，名叫『三日血蠅』，根本不是老婆子飼養的，老婆子祇會放，不會收，而且，也沒有解藥。」

郭長風道：「那麽，你這些『血蠅』由何而來？」

吳姥姥道：「是一個朋友送的。」

郭長風道：「你那朋友是誰？」

吳姥姥道：「對你明說也不要緊，他就是當年以馴毒名聞天下的『毒魔君』藍形。」

郭長風冷冷一笑，道：「姥姥，你若想用『毒魔君』的名字來嚇唬我，那就打錯主意了。」

吳姥姥道：「我說的是眞話，何必嚇唬你？」

郭長風道：「據我所知，藍形早在十多年以前就死了，而蚊蠅之類毒虫，生命極短，最多祇能活十天半月，這三罐『血蠅』，總不會是藍形生前送給你的吧？」

吳姥姥道：「誰說藍形已經死了？是你親眼看見的麽？」

郭長風道：「就算他還活着，難道他祇送你『血蠅』，就沒有給你解藥？」

吳姥姥道：「老婆子要這三罐『血蠅』，本來就是爲了置你於死地，何須準備解藥。」

郭長風臉色一沉道：「吳姥姥，我心平氣和跟你商量，你若一定不肯交出解藥，可別怪我手段狠毒？」

（未完）

珍珠令續篇

東方玉・文
培　新・圖

龍潭劍影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凌君毅出得黑龍潭，與母親鐵氏夫人及百花帮太上會合，遇黑龍會主韓占魁率衆攔路，百花帮太上原擬撒手不管，但韓占魁可不放過她，命萬花劍客出擊，百花帮太上一怒與鬥，黑龍潭總管榮敬宗當衆表明立場，與黑龍會四劍手激鬥，鐵氏夫人要親自手刄背叛黑龍會，甘爲清虜作鷹犬的韓占魁，乃親自出戰，與韓占魁激鬥在一起，兩人這一交上手，奇招迭出，變化玄奇，凌君毅持劍凝神觀戰，他驚訝母親怎會具有這高功力，剛才觀看她馭劍飛渡黑龍潭，功力絕不在百花帮太上之下——

＊＊＊＊＊＊＊＊＊＊＊＊＊＊＊＊＊＊＊＊＊＊＊＊＊

劍氣冲霄漢　仇血洒山頭

韓占魁的劍法，和鐵氏夫人屬於同一路數，劍勢玄奇，層出不窮，而且每一劍都帶起凌厲劍風，足見他劍上造詣，極爲精湛。

如論功力，鐵氏夫人似乎還遜他一籌，但鐵氏夫人二十年積壓在心頭的血海深仇，此刻仇人當面，化悲憤爲力量，使她每一劍，都發揮了最大威力，一柄劍，着着進攻，使的辛辣無匹。

雙方打的雖然激烈，但劍路相同，縱然在變化上稍有出入，兩人都是使劍名手，自然一眼即知，在對方劍招才露，這一方就搶先變招，予以化解。

因此雙方雖然打的劍光飛舞，精芒亂閃，十分凶險，但却聽不到絲毫劍劍交擊的聲音，純以精妙招術交鋒。

這等打法，看情形，沒有三五百招，決難分出勝負來。

和太上動手的青袍人——萬花劍湯子琛，身爲黑龍會總護法，在北五省被譽爲劍中之王，一手劍法，同樣非同小可！

但見他每一劍出手，幾乎都有大小不等的劍花，從他劍尖上湧出！

大的如碗口，小的就像朵朵寒梅！

這些劍花，就因爲大小不等，夾雜着飛洒，有時大的漸漸收小，有時小的又忽然間放大，變化多端使人看的眼花繚亂！

尤其這些劍花，倏生倏沒，每一朵都含蘊着勁急劍風，數尺以外的人，都可感覺到寒砭肌膚，鋒鏑如箭。

太上手中是一柄倚天劍，劍長四尺，每一劍出手，劍光如練，足有五六尺寬，劍氣洶湧，隨着劍勢迸發，同樣的凌厲絕倫！

萬花劍湯子琛從劍上湧出來的朵朵劍花，一遇上太上匹練般的劍光，就立時幻沒。

那是因爲萬花劍手上，也是一柄名劍，他看出太上使的倚天劍，光芒有異，不肯和她硬打硬砸。

儘管太上劍光如練，橫過之處，劍花倏然而沒，但等妳劍光才過，大大小小的銀花，又隨着湧起，此沒彼生，隨沒隨生，生生不息，有如火樹銀花，變幻莫測，果然不愧萬花劍之名。

這兩人同樣劍不交刃，但鋒鏑所指，無一不是殺機隱伏，只要誰的劍勢，封解稍緩，頓時便有殺身之厄。

最使凌君毅關心的，還是榮敬宗，他以一柄長劍，力敵黑龍會四大護法。

這四大護法，使的都是外門兵器，一個使一對烏金環，一個使青鋼錘，一個使蛇頭鈎，一個使流星鎚。

他們能當上會主身邊四大護法，身手功力，當然極高。此時各佔一方，把榮敬宗圍在中間，聯手合擊，四件外門兵器，此起彼落，全力搶攻。

但他們那裏知道榮敬宗二十年來，一直韜光養晦，深藏不露，此刻被四人圍在中間，合力搶攻，不由的發出龍吟般長笑，陡施反擊，長劍揮動，劍勢如長江大河，滾滾而來。

但聽場中接連响起，「噹」，「噹」金鐵狂鳴之聲，把四人攻勢，悉數封出。

刹那間，劍如靈蛇，身似遊龍，劃起一道道尋丈精練，迴環橫掃，只不過三五十招，就把四人一齊圈入在盤空匝地的劍影之中。

直到此時，才顯露出他的一身武學，竟是武林中久已不聞有傳人的崑崙派「天羅劍法」！

凌君毅是被他們一陣震懾心神的金鐵狂鳴，引起了注意，但看到此時，不覺發出會心的微笑。

這位榮老伯，功力之高，大出自己意料之外，自己當眞是白替他担心了。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際，戰場上，已經起了極大的變化！

原來太上本是自視極高之人，如今和萬花劍打了一百招，依然不分勝負，心頭大感不耐。

口中一聲叱喝，人隨聲起，飛縱起三丈來高，長劍左右揮動，幻起一片青芒，像山峽間直瀉而來的瀑布一般，連人帶劍，化作一道强烈刺目的劍光，盤空一匝，突然朝萬花劍湯子琛當頭罩落！

萬花劍不識這是「飛龍三劍」中的「怒龍盤空」口中低喝一聲：「馭劍術！」

但他練劍數十年，號稱北五省劍中之王，久經大敵，「馭劍術」雖是武林罕見的絕學，但他依然毫不慌亂，仰天大喝一聲，長劍護身，往上迎擊過去。

他這一招，以地對空，平地湧起無數朵銀花，全身上下，花團錦簇，有如一座銀色花朵堆成的小山。

當然他這一招，並非完全守勢，朵朵銀花，隨時可以予敵反擊。

晨光之下，這兩人一個劍光强烈，如匹練倒掛，一個全身繚繞，幻出數以百計的銀花，當眞光芒萬丈，奇亮耀目，使人睜不開眼睛！

雙方勢道，快同掣電，但聽一陣連珠般的金鐵交鳴，如擂急鼓，數以百計的銀花，在每一聲交擊中，倏然消滅！

這一陣急驟如雨的劍劍交擊聲中，一幢小山似的銀花，全數盡沒！

這和方才搏鬥，完全不同，方才是太上劍光過處，銀花雖然消失不見，但劍光一過，銀花又現，生生不息。

這回眞的消失了！

銀花沒盡之後，不再此滅彼生！

原來萬花劍湯子琛手中一柄百練精鋼長劍，在這一招交擊之中，已被倚天劍削得寸寸斷折，此時手上，只剩一個劍柄。

萬花劍眼看自己縱橫江湖，用了幾十年的寶劍，被對方寸寸截斷，心頭又驚又怒！

但他究是久經大敵之人，心知自己縱未落敗，敗在對方手中是一柄利器，此時若不速退，赤手空拳，更難是對方之敵。

心念閃電一動，那還猶豫，急忙雙足一點，縱身往後疾退出去。

太上出手之際，早已動了殺機，此時一招交接，削斷了對方手中長劍，那肯輕易放過？

右腕一揮之間，身形繼續平飛，凌空而起，劍芒倏長，朝萬花劍湯子琛銜尾疾追過去。

萬花劍退的雖快，但太上這一招劍身合一，凌空追擊，乃是她三十年朝夕勤練，已臻登峯造極之境的「飛龍三劍」之一，——「神龍出雲」！

劍光之速，何殊風捲電馳？

萬花劍湯子琛縱身後躍，已經退出一丈之外，雙足尚未着地，但覺一道青濛濛的劍光，同時貫胸飛來，心頭不由猛然一驚！

但他究竟是劍中高手，臨危不亂，在這電光石火之際，右手迅疾無倫的，從身上撕下一條衣襟，隨手揚起，迎着劍光揮去。

要知他一生練劍，功力何等精湛，這一條衣襟，從他手上使出，原已不啻一柄百練精鋼的長劍！

這捨命一擊，同樣的力貫布條，佈滿了劍氣！

怎奈太上手中，却是一柄斬金截鐵的倚天劍，別說只是一條佈滿眞氣的衣襟，就是百煉精鋼的眞劍，也無法抵擋。

這一點，萬花劍自然也清楚，但此時情勢危急，只有擋一擋再說。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那站着觀戰的紅衣番僧，眼看萬花劍急急往後躍退之際，太上揮劍追擊，口中不覺沉哼一聲，揚手一掌，凌空朝太上拍去。

三方動作，全都快速逾電，太上殺機已動，馭劍追擊，自然不防有人暗算。

劍光一落，血光迸射，萬花劍一條右臂，已被齊肩削斷。

他還算見機的快，在揮出衣襟之際，自知無法擋得住，因此在劍光一落，他立即忍痛斷去一臂，身形一偏，就地滾了出去。

太上馭劍飛擊之際，突覺肩背上被人輕輕拍了一掌。

這是一種無形的掌力，來的悄無聲息，但此時身子凌空，有如離弦之矢，無法收勢，自然也無法運氣檢查。

直待劍光劈落，雙脚落地，才發覺自己中了賊人暗算，方才這一記擊中自己肩背的掌力，雖然輕的毫無所覺，但自己傷的不輕！

這明明是瑜珈門的「大手印」一類功夫。

此時如果換了旁人，發現自己傷勢不輕，及時運功阻遏傷勢，以她的修爲，還可無碍。

但她是個極端好勝的人，一向自視極高，中人暗算，豈肯甘休？

雙脚落地，劍光斂處，人已倏地轉過身來，從她的蒙面黑紗之中，射出兩道懾人冷芒，冷冷的喝怒一聲道：「是你暗算老身？」

紅衣番僧原以爲自己這一記「大手印」神功，明明擊中對方，她縱不當場重傷而死，至少也會內腑被震，已無再戰之能，聞言不覺呵呵大笑道：「沒錯，那一掌正是佛爺所發。」

太上沉喝一聲道：「很好。」

「好」字出口，身子突然離地平飛而起，直欺過去。

手中長劍，在她飛起之時，接連向空劈出，她這一下去勢如電，人到紅衣番僧身前，劈出的長劍，劍影繽紛，正好洒開一片青光，宛如漫天花雨，飄洒而來！

紅衣番僧看她中掌之後，還能平飛發劍，直欺過來，心頭也大感驚凜，右腕急揚，猛力拍出一掌，劈擊過去。

他練的「瑜珈術」，內功深厚，這一掌出手，和先前偸襲的一掌，逈然不同！

但聽風聲颯然，一團罡力，發去雷奔，朝劍光撞擊過去。

他那知太上起了殺心，這一招使的是「龍戰於野」，「飛龍三劍」中，威力最强的一招。

一片劍影之外，佈滿了森寒的劍氣，紅衣番僧劈出的一團掌力，和劍光乍接之下，只能把來勢擋得一擋，就被劍氣剖開，分從左右兩邊滑卸出去。

紅衣番僧這一驚，非同小可，口中吐氣開聲，雙手接連拍出兩掌，逼住劍勢，身子往後疾退出去。

這兩掌雖把太上劍影，阻擋得一下，但也不過是電光石火稍微一停的事，而太上這招「龍戰於野」的威力，是到了紅衣番僧面前，才爆發開來。

一時但見漫天劍影，點點寒芒，突然四散流動，足足擴及一丈方圓。

紅衣番僧劈出兩掌之後，早已抽身疾退，但侍立他身後的兩個弟子，却遲了一步，劍光洒落，响起兩聲慘嗥，血雨四濺，兩個人被劍光絞成粉碎。

太上長劍一收，發現紅衣番僧已退出去一丈開外，冷冷喝道：「老身看你還往那裏逃？」

雙足一點，劍先人後，追撲過去。

紅衣番僧沒料到百花帮的太上，果然有這般的厲害，眼看兩個徒弟，死於非命，心頭更是急怒交加，狂吼一聲：「佛爺饒妳不得。」

喝聲出口，雙手連環劈出三掌。

這三掌他含怒出手，掌風如濤，威勢奇强，掌力洶湧，像潮水般撞來。

太上飛身撲擊，身子離地，但遇上這等强勁的掌力，不得不身子畧停，揮劍迎擊。

她劈出的劍勢，同樣挾着强勁的劍氣，掌力和劍氣交接，很快的互相抵消。

太上再次撲起，紅衣番僧的第二掌又已劈到，只得再行停下，揮劍擊出，消解對方掌力。

這段話，說來較慢，實則一起一停，揮手發劍，眞是眨眼工夫的事。

太上三起三落，也不過半晌時光，當她第三次縱起之時，和紅衣番僧不過數尺距離，身形驟起，筆直拔起三丈來高，飛快的在空中盤旋一匝，突然一聲清叱，頭下脚上，急撲而下！

在這電光石火之間，手中倚天劍已經劃出一圈銀光，當頭罩落。

紅衣番僧又驚又怒，接連後退三步，雙掌凌空直劈！

他雖然空着雙手，但兩隻手掌，有如兩柄開山巨斧，一記又一記，劈得呼呼作响，在他身前，好像佈成一道無形氣牆！

太上凌空下擊的一圈劍光，居然被他掌風擋住。

一個全力發掌，勁氣如潮，一個盤空發劍，霞光流轉，兩人相持不下，足足耗了一盞熱茶工夫！

紅衣番僧滿頭綻出黃豆大的汗珠，像雨水般直淌，太上凌空發劍，自然更是吃力，劈出的劍光，也沒有先前那麼凌厲。

紅衣番僧眼看機不可失，口中大喝一聲，奮起全力，雙掌一合，朝上推出。

他這一合一推，一團凌厲强猛的潛力，立即應掌而出，罡風激蕩，帶起了呼嘯之聲，像風起雲湧，排空直上，威勢驚人至極！

太上也在此時，突然一聲清叱，一圈劍光，倏地暴長，化作一道青虹，有如飛瀑流泉，垂直劈落。

兩人同時發難，全都使出了十成力道，劍光掌風，在空中陡然一陣「嗤」「嗤」異响！

劍光掌風，同時消斂！

紅衣番僧已在這全力一擊之後，疾快的後退出去六七尺遠，一身大紅袈裟，也被劍光刺破了幾處，形狀極爲狼狽。

太上也落到了地上，鬢髮披散，蒙面的黑紗早已不見，一臉鐵青，殺氣直盈眉宇！

但兩人有一相同之處，就是臉有困倦之容，而且都在胸口起伏，喘息不止。

太上目注紅衣番僧，冷厲喝道：「番狗，你還能接我幾劍？」

手腕一振，青芒暴漲，連人帶劍，離地平飛過去。

她對「飛龍三劍」，可說已練到出神入化之境，因此每一手，都是身劍同時飛射而起，劍勢矯若神龍！

紅衣番僧在兩次硬拚之中，看出太上功力，並不强過自己，若非手中有一柄鋒利長劍，自己還可能穩佔上風。

經過這兩番拚鬥，眞力耗損極大，他自覺已無再戰之能，是以也想到對方決不可能再行搶攻。

那知太上居然又身劍合一，（實則是一招「神龍出雲」）激射飛刺過來！

這眞使他大感意外之事，口中怒喝一聲：「佛爺和你拚了！」

左手揚處，呼呼劈出兩掌，身形突然向左閃出。

太上這一招「神龍出雲」，幾乎已使出了畢生修爲之功，立意要把紅衣番僧活劈劍下，劍勢之强，豈是區區兩記掌風，所能阻遏得住？

等她劍光射到，紅衣番僧已經橫閃而出，右手早已揑了一個訣印，反手朝飛撲而來的太上橫擊過去，口中獰笑道：「賊婆娘看掌……」

他自以爲橫閃出七八尺遠，已可避開太上劍勢。

但他那知太上這一招「神龍出雲」，本來的劍式，原是騰身飛起，在空中發劍，但太上已能融會變化，隨式施爲，把本來騰身躍起，改爲離地平飛。

因此她平飛而來，只是「神龍出雲」前半式，（等於騰縱身起）還有後半式就是在空中發劍。（「飛龍三式」，取名「飛龍」，就因爲全是騰空發劍之故）。

太上飛射而來，一見紅衣番僧從橫裏閃出，不覺冷笑一聲，身形倏地一個急旋，揮手發劍。（這是後半招，等於在空中發劍）。

這眞是電光石火，快到無與倫比，但見青芒暴漲，像匹練般橫掃過去！

劍光飛捲，足有尋丈來寬。

紅衣番僧那還來得閃避？但聽一聲淒厲慘嗥，劍光斂處，一個高大身軀，已倒臥在血泊之中！

太上就站在紅衣番僧的屍體邊上，臉上殺氣已泯，代之而起的是一臉蒼白，以劍支地，胸口起伏，不住的喘息，口中喃喃道：「番狗，你終於死在老身劍下！」

話聲漸漸低啞，上身搖了兩搖，終於也摔倒在地上。

這時，榮敬宗也以一柄長劍，神威奮發，連展絕跡江湖已久的崑崙「天羅劍法」，誅殺了黑龍會四大護法，只見他一身青袍，和拂胸蒼鬚之上，盡是斑斑血漬！

八名黑龍潭的劍手，已被他們總管神威震懾住了，沒有一個人敢動。

黑龍潭畔，三處凶險絕倫的惡戰，至此已有兩處停止下來。

只有鐵氏夫人和黑龍會會主韓占魁，仍在激戰之中，而且戰況愈演愈烈！

因爲兩人都是藝出老會主黑海龍王傳授，你會的，我也會，而且經過這二十年時光，雙方劍上造詣，都已達到爐火純青之境。

兩人一直打到百招之後，依然難分軒輊。

鐵氏夫人報仇心切，眼看久戰不下，心頭焦急，首先發難，口中清叱一聲，身化一道耀目精虹，刺空直上。

她使的自然是「飛龍三式」中「神龍出雲」！

韓占魁一見她使展「飛龍三劍」，那裏還敢怠慢，口中長嘯一聲，同樣的身化長虹，凌空直上。

他使的也是一招「神龍出雲」。

兩道劍光，直衝而上，當眞像白虹貫日，到了三丈高處，突然响起一陣密如連珠，震撼心弦的「鏘」「鏘」劍鳴！

半空中爆出了一片火樹銀花，銀芒流轉，四下飛散，一瞬而沒！

兩條人影，宛如流星般飛瀉而下，地面上登時漾起兩道矯若游龍的匹練，匝地盤空，纏鬥在一起！

一陣又一陣的金鐵交擊之聲，不絕於耳！

突然間，又有一道耀目長虹，衝霄而起，緊接着第二道長虹，跟蹤飛起，半空中又是一陣雙劍交擊，所發的金鐵狂鳴。

兩人爲了搶制先機，往往想先發制人，「飛龍三劍」全是騰空發劍的招式，但兩人所學，同出一門，因此你縱身躍起，我就跟踪而上，誰也不肯讓誰佔先。

兩人從地面打到半空，再從半空打到地面，打來打去，依然是半斤八兩，不分勝負。

這在兩人來說，劍招既不出奇，打到上天落地，猶如餵招一般，毫無半點驚險可言！

他們這場捨生忘死的纏鬥，也根本沒有誰可以出奇制勝。

如今已成了消耗戰，誰的功力較遜，打到最後，誰先支持不住，先倒下去，誰就輸掉性命。

但在旁人看來，這樣上天入地的惡鬥，實在驚心動魄，尤其是這一陣緊似一陣的金鐵交鳴，震耳驚心，每一劍使人提心吊胆，一顆心跟着狂跳！

凌君毅兩隻眼睛始終注視着母親和韓占魁兩人，他心切父仇，更關切母親的安危。

兩人打到急處，他一顆心，就好像塞在喉嚨口，連大氣都透不出來！

同時，他也在琢磨，娘這招「怒龍盤空」，（飛龍三劍第三式）如果改爲長春眞人留在壁上的第七式，在凌空發劍之時，身向左旋，劍勢下沉，就可刺中韓占魁的右腰「笑腰穴」。

但如果改用第九招，劍尖再上挑半寸，同樣可以刺穿韓占魁的咽喉。

他默默的看着，也默默的想着。

長春眞人九式飛躍刺擊的壁畫，一幅接一幅地從他心頭流過，覺得如果自己出手，大概只要五招之內，就可置韓占魁於死地！

但母親偏偏不許自己出手，這是她老人家二十年前，立下的重誓，要手刃姓韓的老賊，替爹報仇……

就在他瞪着雙目，陷入沉思之際，驀地一聲凄厲慘嗥，傳入耳際！

凌君毅驀地一驚，急急回頭看去，只見太上一劍劈死紅衣番僧，以劍支地，一張臉慘白的怕人！

不！太上身子搖幌，一下子就摔倒地上。

凌君毅急忙一躍而起，朝太上身邊掠去。

榮敬宗也跟着掠了過來，目光一注，皺皺眉，低聲道：「二姑娘好像是傷的不輕！」

凌君毅道：「老伯可曾看出太上傷在何處？」

榮敬宗道：「巴圖這番狗，學的是瑜珈門武功，二姑娘很可能中了他的『大手印』。」

凌君毅急忙扶起太上，左手按在她背後「靈台穴」上，緩緩把眞氣度去。

太上一身修爲，何等深厚，只要有外來的眞氣，催動了她本身氣機，昏迷過去的人，立時清醒過來。

漸漸睜開雙目，看到替自己度入眞氣的凌君毅，似是極爲感動，點點頭，有氣無力的道：「孩子，是你。」

凌君毅道：「太上不可說話……」

太上道：「孩子，不用輸氣了，快放開手，我還支持得住。」

凌君毅道：「太上傷勢雖然不輕，但以妳老人家的修爲，只要引氣歸竅，引血歸宮，經過一段時間的運功調息，即可很快復原。」

太上道：「你說的，老身自然知道，但老身被賊禿兩記『大手印』，都擊中要害，已經不中用了，你不用再替老身多耗氣力，快快住手，趁老身傷勢還未完全惡化之前，我有話和你說。」

凌君毅並未立即放手，說道：「太上難道不想治療了麼？」

太上慘然笑道：「孩子，不用說了，我兩處內腑已被震碎，縱有仙丹，也醫治不好了，目前只是仗着我多年修練，元氣未盡，還能苟延些時，你縱然度入眞氣，也無濟於事，老身在未死之前，還有很多話要和你說，爲時無多，你快坐下來。」

榮敬宗看出太上臉色不對，忙道：「凌公子，二姑娘既然這麼說了，你就不用再輸氣了。」

凌君毅道：「太上——」緩緩收回。

太上功力深厚，凌君毅雖然收回手去；但對她似無多大影響，面容淒然，截着凌君毅的話頭，說道：「孩子，不要再叫我太上了，我是你姨媽，你就叫我一聲姨媽吧。」

凌君毅只覺這位逞強了一世的女人，此時竟然變的十分脆弱，她雖然心狠手辣，爲了除去自己一人，不惜犧牲許多人來陪葬；但她總究是自己的長輩，何況此刻已經到了燈盡油乾之時。

他緩緩跪了下去，口中敬聲叫道：「姨媽。」

太上淒然一笑道：「好孩子，姨媽對不起你外公，也對不起你爹，你娘，更對不起你……」

凌君毅道：「姨媽，過去的事，已經過去，妳老人家不用再提了。」

太上長歎一聲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從前做的事，只要不安於心的，都會一一想起來……」

她從凌君毅放開左手，停住輸入眞氣之後，起初仗着多年苦練，倒也並不覺得如何，但說過幾句話之後，漸漸就感到不對了！

眞氣逐漸的虛弱下去，話聲也顯得低弱了許多，但她還是接着說道：「孩子，你進入黑龍潭，也許已經學會了長春眞人留在壁上的九招劍法，這柄倚天劍，就是你外公從洞府中所得到的，只有它才能發揮這九招劍術的威力，你快收起來……」

說到這裏，突然一陣氣喘，話聲斷了下來！

適時，但聽一陣震懾心神的金鐵狂鳴，傳了過來！

凌君毅忍不住回頭看去，這一陣工夫，母親似乎已經被逼落了下風！

韓占魁一柄長劍，使得夭矯經天，劍光大盛，母親雖在全力拚搏；但劍勢顯然沒有方才那麼凌厲，一時心頭不禁大急。

太上睜着一雙毫無神彩的目光，低弱的道：「孩子，不用管我，快去吧，大姐不是韓占魁的對手，只有倚天劍才能尅制他……」

凌君毅望了望太上，說道：「但是，姨媽……」

太上喘息的說道：「不用管我，我已經快要去的人了……哦，孩子，還有一件事，我原想把牡丹許配給你，牡丹是個好孩子，但你如喜歡芍藥，我也不反對，你自己去決定，在這兩人中，你一定要娶一個，將來有了孩子，也好替我鐵家，傳宗接代……」

又是一陣震懾心神的金鐵狂鳴，傳了過來！

只聽韓占魁的聲音，狂笑道：「鐵如玉，妳還能接我幾劍？」

凌君毅聽得心神大震，太上顫巍巍的伸手揮了揮道：「孩子……快去……」

凌君毅輕輕放下太上，說道：「姨媽，妳歇一歇，侄兒……」

太上躺到地上，低弱的道：「記着我的話，……你們有了孩子……我……要……一個……」

凌君毅含淚點點頭，他顧不得多說，順手抄起倚天劍，長身化作一道青光，直向韓占魁劃空射去，大聲叫道：「娘，這惡賊讓孩兒來收拾他吧！」

韓占魁劍光飛灑，已把鐵氏夫人逼落下風，口中大笑道：「很好，你們母子一起上，也省得本座再費一番手脚了。」

他原是久經大敵之人，話聲出口，就已發覺凌君毅凌空射來的劍光有異，劍勢未到，一股森寒劍氣，已經逼人而來！

他自然認得凌君毅手上，正是那柄削鐵如泥的倚天劍！

心頭不禁暗暗一凜，忖道：「這小子一身武功，居然不在乃母之下！」

心念轉動，人已很快的身形一側，斜閃出去；但在人未閃出之際，揮手一劍，橫削而出。

他劍上造詣極深，在時間上，自然拏捏的恰到好處，那就是劍削到之時，也正是凌君毅落到地上之時，而他也在此時，已經避開凌君毅的劍鋒，側身閃了出去。

他這一劍，雖然人已經閃出；但劍風嘶然，一股凌厲森寒的劍氣，依然十分強烈！

凌君毅在飄落之時，身形已經橫閃了一步，仍然感到强烈劍氣，襲上身來，護身眞氣，受到劍氣的衝激，衣衫下擺，拂拂飄動。

心頭也不禁凜生戒心，忖道：「這惡賊果然厲害。」

凌君毅落到地上，鐵氏夫人急急問道：「孩子，妹子她怎麼了？」

凌君毅道：「娘快去看看，姨媽傷勢極重，恐怕不行了。」

鐵氏夫人聽得心頭一震，啊呀一聲道：「好，你小心應付，最好要擒活的，娘去看看。」

說罷，急匆匆雙脚一頓，縱身朝太上臥躺之處，飛撲過去。

韓占魁厲笑一聲，喝道：「小子，看劍！」

人影一晃而至，一道凌厲劍光，直劈過來。

凌君毅橫劍推出，口中喝道：「姓韓的，我娘交代，要擒活的，否則我在幾招之內，就可取爾狗命。」

韓占魁大笑道：「好小子，看來你比你老子還狂……」

凌君毅聽他提到父親，心頭仇恨更熾，大喝一聲，劍交左手，揮劍搶攻過去。

他這一劍交左手，登時使展「達摩」反手劍，劍光撒出一片冷芒，攻勢綿密，着着進逼！

少林「達摩劍法」，本以綿密見長，經凌君毅反手使出，更是奇招突出，令人防不勝防。

再加凌君毅因娘有最好把他生擒之言，右手配合劍勢，使展十二「擒龍手」，掌指勾屈，突穴斬脈，專門扣拏韓占魁的大穴關節。

變化奇奧，極盡詭異。

韓占魁也算得是劍術名家，但幾曾見過左手使劍？使的又是和一般劍法路子完全相反的劍法？

一時禁不住被逼的連連後退，心中暗道：「這小子使的，大概就是反手如來的劍招了，果然怪異的很。」

心中想着，長劍環飛，從他身邊劃出一圈圈的劍光，守中有攻，和凌君毅交相搏擊，打的十分激烈。

雙方激戰了十幾個回合，韓占魁已是不耐，口中怪笑一聲，身子離地飛起，手中長劍連連揮動，連人帶劍，化作了一道烏光，刺空直上。

凌君毅暗暗冷笑，却也毫不遲慢，長劍一劃，跟踪飛起。

韓占魁到了三丈高處，眼看凌君毅跟着上來，心頭不禁暗喜。

因爲這一下他飛起的較快，凌君毅跟踪而來，比他遲上一步。

此刻他已在三丈高處，凌君毅才縱起二丈來高，自然是他已經搶得了先機。

就在此時，他突然掉頭俯衝而下，烏黑的長劍盤空劃了個圈，一片劍影，四散流動，朝凌君毅當頭罩落！

這下，直瞧得鐵氏夫人胆顫心驚，急急叫道：「毅兒小心！」

須知身在空中，比不得地上，還有躲閃的機會，一旦被人搶得了先機，就成挨打的局面。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凌君毅縱身躍起，到了二丈高處，本來凌空直上的人，忽然從斜刺裏向上衝起。

這一斜飛，就避開了韓占魁當頭罩落的劍勢！

要知韓占魁到了三丈高處，就回頭急撲而下，凌君毅這一從斜刺裏飛起，不但避過對方劍勢，而且超過了韓占魁之上。

韓占魁掉頭發劍，朝下撲落之際，瞥見凌君毅忽然從斜刺裏飛出，身法怪異，矯若神龍，一下就超越自己之上，心頭已感不妙！

但他練劍數十年，對這「飛龍三劍」已臻化境，自然收發由心。

這一發現凌君毅身法古怪，立時像彩鳳歛翼，漫天劍影，倏然盡歛，化作一條烏黑細練，快若流星，疾沉而下。

他這是怕凌君毅在他上面發劍下擊，

無法應付，才加速下落。

但凌君毅並未發劍，也跟着他垂直而下。

這下，又是韓占魁先落到地上。

他心頭暗暗冷笑：「好小子，你要是在空中發劍，老子就非落敗不可；但你已經錯過了機會，這回老子比你先落到地上，又佔了先機！」

心念閃電一動，沒待凌君毅落地，突然斷喝一聲，挾長長劍，撒出一片烏光，宛如驚雷掣電般，朝凌君毅飛捲過去。

凌君毅要落未落的人，忽然朗笑一聲，如風吹柳絮，飄飛而起，倚天劍青芒暴長，劍影錯落，挾着嘶嘶劍風，凌空反擊而下！

這一劍，光芒強烈，凌厲無匹！

凌君毅隨劍而發，緊附劍光之後，一個人幾乎只剩了一條淡淡的影子！

雙方勢道，何等神速？劍光乍接，登時響起一陣噹噹金鐵交鳴。

但見一道人影，一下從劍影中破圍而出！

那是韓占魁！

此刻一身紫袍，已有幾處被劍鋒劃碎，手中一柄三尺長劍，也被倚天劍削斷，只剩了尺許長一截。

他連退數步之後，突然怒哼了一聲，抖手把半截斷劍，當作暗器，朝凌君毅貫胸打來。

斷劍出手，身形一個急旋，雙腳突然用力一頓，疾如鷹隼一般，凌空撲起，朝谷外飛掠而去。

凌君毅這一招，使的正是長春眞人壁畫上的第七招。

一來是第一次施展，劍法尚未純熟。二來因母親曾有要擒活的，才讓他衝出劍影之外。

此時眼看韓占魁把半截斷劍當暗器打來，舉劍一撥，「噹」的一聲，擊落斷劍，口中大喝道：「你還往那裏走？」

正待縱身追撲過去。

只聽一個威重的聲音沉喝道：「他走不了。」

一道人影，攔住了去路，劈面就是一掌。

這人正是榮敬宗。

韓占魁怒吼一聲：「榮敬宗，你敢擋我去路！」

右手一揮，橫臂出掌，迎着擊去。

蓬然一聲大震，雙掌接實，各自被震的後退一步。

韓占魁究是久戰之身，這一掌硬接，胸頭竟是起伏不停。

榮敬宗嗔目喝道：「韓占魁，你已成強弩之末，還是束手就縛的好。」

韓占魁眼看榮敬宗身後一排站立着八個黑衣劍手，抱劍肅立，看情形這些人已被榮敬宗說服，此刻孤掌難鳴，形勢對自已大大不利！

他心念轉動，口中大喝一聲：「大胆叛逆，你們都想反了。」

喝聲未落，雙掌一合，猛厲隨勢而上，疾擊過去，右腳跟着飛起，一記「懷心腿」，踢向榮敬宗胸口。

一進步之間，三招同發，洵是盛猛絕倫。

榮敬宗大笑一聲，雙掌平胸推出，向左向一分，使了一招「二龍分水」，分格韓占魁擊來的雙手，身形倏然騰躍而起，右脚同時蹬出，飛蹬韓占魁踢來右脚。

這兩招快逾掣電，但聞「砰」「砰」二聲大震！

先是四臂接實，後是兩腿撞上。

這一擊優劣立判！

榮敬宗二十年來，一直深藏不露，功力精深，落到地上，只是後退了一步。

韓占魁却被震的心氣翻騰，不由自主的連退了三步。

一時強壓着傷勢，正待轉身，陡覺雙肩一麻，左右兩處肩窩，全已被人拏住，全身力道頓失，那裏還有反擊之能？

同時身後響起凌君毅的聲音喝道：「韓占魁，你應該想得到，凌某早已在你的身後了。」

只聽鐵氏夫人喝道：「毅兒，防他嚼舌自絕。」

凌君毅回頭道：「娘只管放心，孩兒不會讓他自絕的。」

左手已在韓占魁後頸「瘂穴門」上輕輕擊落。

鐵氏夫人走到他面前，一下從他臉上撕下一張人皮面具，切齒道：「姓韓的惡賊，你在出賣黑龍會之日，沒想到會有今天吧？」

韓占魁皮膚白淨，本來是瘦削臉，如今面頰豐腴，只是生成一個鷹鈎鼻，一望而知是個心術不正的人。

此時他身落人手，身上經脈被制，已無半點反抗之力，索性閉上眼睛，低垂着頭，一言不發。（他「瘂穴門」受制，本來已無法開口）。

鐵氏夫人道：「毅兒，你押着他，咱們到你爹的墳上去，我要活生生的剜出他的心來，祭奠你爹在天之靈……」

說到這裏，不由的流下兩行淚來。

凌君毅哽聲問道：「爹的墳就在這裏麼？」

鐵氏夫人含淚道：「不錯，就在東首一處山峽之間。」

榮敬宗道：「公子請把韓占魁交給他們好了。」

接着，轉身朝八個劍手揮揮手道：「你們押着他，到獅子口去。」

八名黑衣劍手中，立即走上兩人，押着韓占魁，走在前面。

榮敬宗拱拱手道：「夫人，老朽先走一步。」說完，匆匆跟着八名劍手身後而去。

凌君毅回目四顧，不見太上的人影，但黑龍潭畔，却多了一坯新土，忍不住問道：「娘，姨媽可是已經死了麼？」

鐵氏夫人眼眶濕潤，點點頭道：「妹子已經去了，她和娘誤會了二十年，直到臨終，才算盡釋前嫌，她有一個心願，要你繼承鐵家的香火，娘也答應了，其實這不能算是她的心願，娘也是鐵家的人，你外公的香烟，自該由你來繼承……」

目光一抬，說道：「我們快些走吧！」舉步朝小徑上走去。

凌君毅緊隨着母親身後而行。

這條小徑，蜿蜒曲折，盤行在石壁山岩之上，除了險峻，根本寸草不生。

這樣走了半里光景，轉過山腰，果見山腰間有一座石塋。

榮敬宗率領八名劍手，押着韓占魁，已在墳前站定，並要八人分散開來，担任警戒。

凌君毅隨着鐵氏夫人身後，走近墳前，果見一方一人來高的墓碑上，刻着：「故會主凌公長風之墓。」

榮敬宗朝鐵氏夫人拱拱手道：「此處地勢，處在三面包圍之中，黑龍會賊人，如果聞風趕來，對咱們極爲不利，夫人，公子，在此祭奠，老朽去守住谷口，以防意外。」

鐵氏夫人頷首道：「榮總管說的極是，如此，就麻煩你了。」

榮敬宗道：「夫人言重，這是老朽份內之事。」說着，留下兩名劍手，押着韓占魁，自率六名劍手，匆匆朝嶺上而去。

鐵氏夫人道：「毅兒，你去廢了姓韓的武功，再解開他穴道。」

凌君毅道：「孩兒遵命。」

說着，走到韓占魁身前，右手一掌推開受制的穴道，左手駢指如戟，閃電般朝他「氣海穴」戳下。

韓占魁全身機伶一顫，口中大叫一聲，朝前仆倒。

凌君毅更不怠慢，落指如風，迅快的在他「背樑」、「尾龍」兩處穴道，點了兩點，然後又朝他「百會穴」上輕輕擊下一掌。（「氣海」爲練武之人眞氣凝聚之所，「背樑穴」適爲中樞神經，直接影响後腦，「尾龍穴」爲中樞精神之末梢，「百會穴」爲人體上部總穴，此四處遭指力點殘，武功亦即廢去矣）。

韓占魁像洩了氣的皮球一般，攤瘓在地，緩緩抬起頭來，雙目滿佈紅絲，望着鐵氏夫人，嘶聲道：「鐵如玉，妳……殺了我吧！給我一個痛快。」

鐵氏夫人臉色鐵青，怒哼道：「給你一個痛快？你這數典忘祖，認賊作父，喪心病狂的敗類，你害死我丈夫，害死了多少忠貞節義之士，我恨不得剝你的皮，抽你的筋，今天終於落到我手裏，我要活生生的剜出你的心來……」

說到氣怒之處，不由走上前去，狠狠在他身上踢了一脚，叱道：「你給我跪下，把當年出賣黑龍會的同黨一一招來。」

韓占魁一身武功已廢，這一腳踢的他痛澈心肺，口中悶哼一聲，額上汗水，像黃豆般綻了出來，仆倒在石墓之前，忽然仰首發出凄厲的大笑，說道：「鐵如玉，妳要我跪誰？妳以爲這墓裏埋了妳丈夫的屍骨？」

鐵氏夫人聽的不覺一怔，問道：「什麼？這墓裏不是我丈夫？」

韓占魁獰笑道：「告訴妳，這裏只是一堆亂石，根本沒有凌長風的屍骨。」

鐵氏夫人道：「你胡說，這墓碑上明明刻着他的名字。」

韓占魁大笑道：「妳知道這是什麼地方？這裏叫做獅子口，三面受敵，有進無出，這是當年爲了誘妳入伏，才做了這座假墓，那知妳命大，一直不曾露面，這座假墓，也一直留到了現在。」

凌君毅暗暗「哦」了一聲，忖道：「這就是了，榮敬宗率領六名劍手，說要去守住入口，原來此處是一個絕地！」

口中忍不住怒聲道：「你們好毒辣的手段。」

鐵氏夫人聽的顫聲道：「那麼我丈夫的屍骨呢？你們把他埋在那裏？」

韓占魁道：「老實告訴妳，凌長風是叛逆帮會的主犯，他雖已身死，但官家自然要驗明正身……」

鐵氏夫人心頭宛如被刺了一刀，身軀搖晃，切齒道：「你們竟然連他死後的屍體也不肯放過？」

凌君毅自然也聽的心頭熱血沸騰，急忙伸手扶住母親，含淚道：「娘，妳鎮靜一些。」

鐵氏夫人垂淚道：「惡賊，你說，這是誰出的主意？」

韓占魁道：「這不能怪我，是陰世判官錢君仁，和戚承昌兩人出的主意，抓到叛逆，就得往上報……」

鐵氏夫人道：「錢君仁是誰？」

韓占魁道：「他就是二十年前山東總督國泰的師爺，當年策劃進剿黑龍會，就是他出的主意。」

鐵氏夫人問道：「他人呢？」

韓占魁道：「自從國泰伏法之後，他就沒在官場混，據說住在熱河。」

凌君毅問道：「你說的戚承昌，就是絕塵山莊莊主？」

韓占魁道：「他原是黃山石圃老人的義子，一身武功極高，早就投効清廷，那時他已是大內神機營的三等侍衞……」

鐵氏夫人不耐道：「現在呢？」

韓占魁道：「現在避暑山莊統帶。」

鐵氏夫人道：「避暑山莊？」

韓占魁道：「山莊是熱河離宮。」

鐵氏夫人哼道：「就是大內，我也要取他狗命。」

說到這裏，突然目注韓占魁，厲聲道：「你還有什麼遺言？」

韓占魁望着鐵氏夫人，忽然凄然道：「沒有了，我欠妳的，我應該還妳，死在妳手裏，我毫無怨言。」

鐵氏夫人咬着牙道：「好！」

舉手一劍，朝他心窩刺去。

韓占魁跪在地上，早已閉上眼睛，咬牙忍受，劍尖「撲」的一聲，刺進心窩，人就跟着往後便倒，鮮血像箭一般標了出來。鐵氏夫人抽出長劍，一縷鮮血，順着劍尖，往下滴落，她以劍支地，含着滿眶淚水，仰首向天，喃喃說道：「長風，我終算替你報了血仇，手刄出賣黑龍會的奸賊，但報了仇，你又在那裏呢？我依然找不回你，永遠找不回你了……」說到這裏，不禁痛哭失聲。

凌君毅跪倒地上，含淚道：「娘，妳替爹報了仇，爹在天之靈，會知道的，娘應該安慰，我替爹手刄了仇人。」

鐵氏夫人拭着淚道：「孩子，這是你安慰我的話，其實人死了，那裏還會知道？報仇，只是活着的人，盡一份心而已，殺了韓占魁，他能還我丈夫還你爹麼？」

突然目注遠處，流露出一抹殺機，堅決的道：「但我還要去找錢君仁，戚承昌，這兩個惡賊，爲我黑龍會壯烈成仁的志士復仇，要天下人知道漢奸走狗，決不會有好下場的。」

（未完）

孤劍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在何申福，展萬雄口中獲知殺母及圍攻父親的仇人後，逕往辛莊，把天外三尊者擊斃，莊主辛蒙也被他用獨門手法點了穴道，驚退四魔，更暗助丐幫三老，把叛幫的混元指蒯浚除去，這時正值倪婉蘭，矮方朔荆方，東方玉琨，姜宗耀及耿長修到來，耿長修因追求不到倪婉蘭，遷怒謝雲岳，冷嘲熱諷地激使謝雲岳出手，謝雲岳也正因耿之師父金頂上人是殺母仇人之一，遂毫不留情的把耿擊傷，倪婉蘭恨謝施辣手，含淚剪下一綹青絲忿然而去，雷嘯天等也藉詞而去——

三魁自取辱　四妖枉喪生

謝雲岳心中打鼓，已瞧出了八分是什麼事情。

當下一元居士胡剛率着胡谷蘭姑娘慢步走去。

胡谷蘭神情甚是不捨，脈脈含情凝視了謝雲岳兩眼，似是無可奈何的走去。

九指神丐蒼璽挾着一息奄奄的混元指蒯浚，微笑道：「雷老二，你還生我蒼老化子的氣是不是？」

乾坤手雷嘯天詼諧的哈哈一笑，道：「只怪我雷嘯天屈居老二，焉敢生大哥的氣，大哥你們要趕回燕京開香堂正門規，只管先行，一俟事了，小弟自會找你。」

蒼璽說道：「好，三弟你行止如何決定。」

謝雲岳道：「小弟需趕往塞北牧場，再去長白，大哥，你我再圖相見吧！」

九指神丐蒼璽點點頭，與星河釣叟竹杖叟如飛馳去。

此刻矮伽藍崔戩走過來向謝雲岳致謝脫囚之德。

謝雲岳大笑道：「崔大俠，你我交情本非泛泛，道義之交，這點小事何謝之有。」說着微微一頓，指着天外尊者三具屍體，又道：「看來崔大俠尚須留此善後，有勞將他們代爲收斂，至於那些被點住穴道的人，六個時辰後自會行動自如，功力在三個月後才能恢復，在下尚有事不克久留，待南返時，順道再至泰山大俠寶莊晉謁吧！」

矮伽藍崔戩笑道：「崔某準在蝸居恭候。」

謝雲岳雷嘯天兩人向崔戩作別，走出莊外，謝雲岳忽對雷嘯天道：「二哥，你先趕去塞北牧場，小弟尚有一事未了，一俟辦完卽刻趕去。」

雷嘯天眨眨眼，笑道：「好！我雷老二也不怕你騙，你如到得遲了，招呼兩位弟婦不能饒你就是。」說着，騰身一躍，施展上乘輕功，狂奔而去。

狂風嘯掠，彤雲湧飛，陰霾蒼茫，寒鴉噪林，分外蕭瑟凄凉。

謝雲岳駐足眺望移時，心中百感交集，頓起孤獨之感，新仇舊恨紛湧胸頭。

正是！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又是雲



山千叠。

只見他長嘆了一口氣，才放步走去。

× × ×

濟南城北有鵲華二山，岡嶺相連，隱隱若長堤，城南則千佛山高峙，環其三方，所以濟南地形凹下，成一盆地，緣城諸水，皆由南山下注，而爲北面山岡所束，流路縮狹，因之隨地湧出，故濟南有七十二泉之勝，其中以趵突爲冠。

趵突泉，在南關，距城里許，俗稱峨英水，又名爆流，泉眼四射，中間三泡迸發，高可盈尺，起伏不休，冬夏如一，泉極清洌，因其地均爲沙質故不爲垽所汩。

在趵突泉之上，有峨英祠，建築窳敗，已呈半頹，這日，天交未正，在峨英祠跑出一個梳丫角小冲天辮的小童，一手挽着木製水桶，直衝而下，停在趵突泉邊，蹲下在桶內取出木瓢掐水，一瓢一瓢傾入桶內。

這小童年約七八歲，長得唇紅齒白，一雙大眼睛又黑又圓，惹人憐愛，衣服顯得單薄，不時在寒風中瑟瑟輕抖。

原野上一片肅殺，趵突泉附近的榆樹白楊，枝葉凋零殆盡，狂風掠過，掀起漫天塵砂，沙沙作響，天氣一夜轉變，顯得十分枯燥，蕭條，昨日那一絲盎然春意，竟蕩然無存。

行人幾乎絕跡，僅有小童一瓢瓢的盛水，看看水桶盛了一半，便停手不杓，自言自語道：「看樣子，我還要再跑一趟，無論如何我沒有這大力氣，提一滿桶上山，那瞎眼老道婆可惡得很，廟後有水不用，幹嗎偏要用這泉水？」

「小朋友，要不要我與你帮忙。」小童身後忽起一聲音。

小童倏然一驚，飛快立起身來，四面一望，見是一面像極英俊的少年，露出一列編貝微笑望着自己，神態十分迷人。

他不知怎樣，總覺得這少年與自己投緣，一見面就生親切之感，不禁問道：「大叔，你是誰，我怎麼沒看見你來哩？」

那少年露齒笑道：「我姓謝，你姓什麼？你就住在山上峨英祠內麼？」

那小童點點頭道：「我就住在山上祠內！我姓樂，單名揚，謝大叔，你叫我揚兒好啦！」

原來那少年就是名震武林的怪手書生謝雲岳，離開辛莊赴峨英祠，見小童下山提水，他看見樂揚根骨奇好，不覺動了愛念，走在樂揚身後，細察樂揚舉動。

他聽見樂揚自言自語，暗驚黑衣玄女門下怎會覓得此一上乘人材，看樣子還沒學會半點武功，明珠暗投，未免可惜，收在自己名下，假以十年，必可在武林中大放異彩，若聽任他習苗嶺武學，他年必又是一個武林魔頭。

謝雲岳凝望着樂揚一會，問道：「揚兒！你可是久居此地麼，你的父母呢？」

樂揚眼圈一紅，搖頭道：「揚兒父母死了，當時強盜也要殺我，結果爲這峨英祠的瞎眼老道婆救下，隨來這裏已有一年多了。」

謝雲岳聽後沉吟良久，才道：「那麼殺你父母的仇人，一定爲瞎眼老道婆殺掉是不是？」

樂揚猛搖頭，道：「我看瞎眼老道婆與殺我父母仇人是同路，當時我被嚇昏，後來才逐漸甦醒，聽見老道婆與仇人發生爭執很久，結果仇人說：『既然你看中他資質，那你就收他好了，可千萬別洩露秘密，到那時別怪我心辣手黑。』

「瞎眼老道婆冷笑說：『誰會洩露秘密，你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再說我苗嶺門下也不怕你！』

「只聽仇人呵呵大笑，聲音去遠，我假裝昏迷，那瞎眼道婆挾着我到此處。」

謝雲岳恍然悟出這樂揚父母與江湖人物結下仇隙，才遭殺戮，當下又笑問道：「這瞎眼道婆對你還痛愛不？」

樂揚張着大眼痴痴看了謝雲岳一會，忽笑道：「謝大叔，不瞞你說，到這一年揚兒就沒與生人說一句話，瞎眼道似不喜歡我，總是那麼死冰冰地疾言厲色，再說揚兒疑心他就是殺父母仇人之一，打心裏起就透着厭惡，何況……」

樂揚正說得津津有味時，忽見謝雲岳打一眼色制止，心中一驚，抬眼覷掠，只見瞎眼道婆已飛步下山，走在中腰了。

樂揚臉上變色，急低聲道：「謝大叔，你快走，我只推說你是詢問路徑之人。」他這一說，立時猜出這謝大叔是身負武林奇學驚人，不然，謝大叔背立峨英祠，何以能察覺道婆下山，這一想透，滿面懼容一掃而盡。

轉眼，老道婆已掠在身後定住，而向樂揚厲聲大喝道：「揚兒，命你下山取水，怎敢違我之言向生人說話？」

樂揚在積威之下，悸懼之色頓現眉目，吞吞吐吐說：「這……這位大叔向……我問路，揚……兒推說不知。」

道婆大喝一聲，道：「胡說，什麼大叔，還不回山！」

謝雲岳緩緩轉過身軀，只見距身不足三尺之處，立着一個灰衣老嫗，滿頭灰白鬢髮，左目已眇，鷄皮千層，一臉獰惡之色，顯然是一邪惡之流，遂冷笑一聲，道：「這小孩是你什麼人？怎敢向他如此疾言厲色？」

老道婆見謝雲岳吐出神光不可逼視，情不自禁的機伶伶打了一寒戰，暗說：「我只道他是過路的士子，不想竟是一個身負內家絕學之人，從他雙眼露出如電神光推測，顯然必是武林高手。」但自負武學驚人，祠內尚有一個武林傳聞的黑衣玄女殷玄薇，不由勃然大怒，道：「我老婆子的家事誰要你管？看你可是有點活得不耐煩了！」說着錯步一晃，探臂抓向樂揚，出勢宛如電光石火。

那知謝雲岳比她更快，老道婆五指一觸在樂揚衣襟，已被謝雲岳指風掃過右肘「曲池」穴，痛得悶吭了一聲，晃身暴退出兩丈左右，那鷄皮老臉頓現驚容。

只見謝雲岳發出一聲極其陰峭的冷笑，道：「少爺向來見事就要伸手，你這瞎眼道婆也不例外，我只問你殺死樂揚父母的兇手是誰，快說！」

那瞎眼道婆聞言突轉獰容，猝然身形暴射撲到，一片勁風尚夾着滿天花雨暗器電閃風疾而來。

道婆雖眼眇，但心不瞎，聞言知面前少年並非易與，今日遇上棘手勁敵，如不施煞手，必不能全身而退，心念一動，即施展數十年內外雙修的苗嶺絕學「透山掌」，尚挾着滿天花雨數十件暗器而去，心料這「透山掌」發出的勁風是無堅不摧，力能開山碎碑比玄門罡氣不爲少遜，何況這數十件暗器又蘊有惡蠱劇毒，面前少年縱有蓋世武功，也不能面面兼顧，只一稍沾便是死路。

她那知技遜一籌，滿盤皆輸，只見謝雲岳面寒似水，雙足一點，人如閃電似的往「透山掌」勁風中撞來，數十件暗器登時被撞飛四射，心正大駭之際，謝雲岳雙手如風已分扣在自己雙腕上，驀覺一陣劇痛，不禁神智一昏，只慘號一聲，便自頹然倒地。

忽聞得峨英祠上起了一聲清嘯，嘯聲中一條黑影凌空直瀉。

謝雲岳在嘯聲一起，即知是黑衣玄女殷玄薇所發，早是「彌勒神功」護滿全身，翻轉凝勢，只見殷玄薇身形電瀉而下，半空中打出一片剛柔並濟的罡氣，直望自身逼來。風雷之聲嗡嗡。

這種凌空下擊，威勢不啻雷霆萬鈞，無異排山倒海而來，謝雲岳儘管功力絕世，心頭不無微凛，身形錯開一步，左掌打出一掌彌勒神功「柳絮無力」，卸去逼來罡氣，右掌迅出彌勒神功逼字訣「怒潮山湧」。出手之快，迅捷無倫。

黑衣玄女殷玄薇半空中立感自己發出的罡力被卸於無形，倏覺一片類似禪門降魔無上般若眞力逼上身來，饒是她功力精深，也感氣血微逆，心中大驚，知不可硬接，就勢斜飄出五六丈外落下，身如飄葉，詭異罕睹。

殷玄薇才一沾地，便看清那人是誰，微噫了聲，那嬌媚的面目上，立泛上春花鮮艷的笑容，格格笑道：「我道是誰？原來又是你，你還橫什麼？只差三兩個時辰，你那滿身功夫齊都廢了。」

謝雲岳劍眉一挑，沉聲道：「所以我來向你討取解藥來了！」

殷玄薇又是嫵媚格格笑道：「你到自信得緊，本仙子不給又待如何？」

這句話顯然是眞，假若殷玄薇撒手一走，謝雲岳豈不大望成空，不過謝雲岳經本身三昧眞火，用搜宮過穴將蠱毒已然燒盡，雖然他不自知，但事前已想好一個對策，不怕殷玄薇不給獨門解藥，當下微笑道：「殷玄薇，你別自恃無恐，妳也中了少爺『戮脈神指』，三月內妳四支逐漸瘓癱，功力全失，難道你在苗嶺走火入魔，多年來心火焚身之苦還未嚐够麼？」

果然此言一出，黑衣玄女殷玄薇花容慘淡，美目中射出凶光叱道：「本仙子是什人？豈是你說鬼話誑得倒的！」

謝雲岳見她色厲內荏，心知這一攻心之策已收效一半，面色愈加從容，朗目微微一翻，徐徐說道：「妳如不相信，可試運上眞氣通行十二經，我猜知你運至肺經乳根時，必有阻碍，妳不妨試試，我絕不乘人之危。」

殷玄薇心中大驚，知謝雲岳說話一定信而有徵，遂冷笑道：「我也不怕你覷空出手，你那身上蠱毒才不過兩三個時辰要發作，縱有解藥，若不經我指點用法，也是無效。」說完，便盤膝坐下，行起功來。她那護身罡氣已密佈全身，對方只要近身五尺，立即發覺，故而她有恃無恐。

這時樂揚蹦近謝雲岳身前，低聲問道：「謝大叔，你中了她的蠱毒是眞的嗎？」眼內蘊着眞誠之色，謝雲岳笑笑，拍拍他頭立說：「揚兒，你放心，且退開免有誤傷。」

樂揚依言走出丈外，一瞬不瞬地望着殷玄薇。

謝雲岳闖盪江湖一年，深明江湖鬼蜮，險詐無比，步步都有殺機，因而經驗閱歷隨之大增，故他對起敵來，快、狠、準三字兼而有之，當之不披靡，最近他又學來一個詐字，當然，一半是他性格使然，其餘確是他經驗得來，尤其在千丈淵一役，令他有所警惕。

他現在向殷玄薇所說，就是兵不厭詐的妙策，其實他說是眞，也並不虛假，因爲他身負上古絕學「軒轅十八解」，諳曉人身氣血，十二經流注部位，此刻正當辛日未時，空穴必當肺經乳根，又是氣血逆行，至乳根穴時定然有所阻碍，這在武學高手而言，大都曉若指掌，黑衣玄女殷玄薇豈能懵然無知，但爲謝雲岳虛聲恫赫，不得不有所凛懼。

人在疑心生暗鬼時，不知不覺便爲所中，任是一等高人，也無法不墜入術中。

謝雲岳面帶微笑，右手駢起兩指，暗藏袖內，凝運平生功力含於指端，蓄勢待發，眼見黑衣玄女殷玄薇眞氣已逼運到大腸腎宮「陰部」穴時，指端登時透出一絲無形勁風直射在殷玄薇「幽門」穴上。

殷玄薇只覺氣血運過肺經時，除畧有阻碍外，並無半點不適，心正起疑，驀感胸前一涼，氣血逆撞，似碰到一層鋼壁般，人也身不由主地震得彈起四尺。

這一來，無異是向殷玄薇敲打喪鐘，立起身來，玉容慘淡，目含憤怒道：「罷了，今後是殷玄薇永不出山，絕意江湖了。」說着取出一隻小玉瓶蹣跚走前，遞在謝雲岳手上，又道：「這瓶丹藥，共四十九粒，留着身旁無用，一併送與閣下，此丹不僅百蠱可解，而且療治內傷也是有奇效，閣下留着行道江湖吧！」說罷一雙剪水雙瞳凝在謝雲岳臉上。

謝雲岳知她恥於出口請自己解穴，聞言知是出於眞誠，於是微笑說道：「殷仙子一念向善，便可上格天心，在下實是欽佩。」說着，凌空在殷玄薇胸前點了九指又道：「在下習這『戮脈神指』，只以尚未全部悟澈奧蘊，故易發難解，方才在下飛點九指，僅解得一半，恐怕殷仙子日後不能太過耗費眞力，否則，當時就得走火入魔，在下他年若能參悟解穴精微，定當造山解這穴脈，以贖罪愆。」

殷玄薇黯然一笑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老身百年痴迷至今才大夢方醒，大德難報，何能言罪。」說着微微稽首，徐徐回身走去，身法如同行雲流水，雍容雅穆，剎那間消失在漫天塵砂中。

謝雲岳望着黑衣玄女消逝的身影，默默若有所思，忖道：「我方才向她凌空點了九指，其中一指是謹防她口不應心，點她腎宮『章門穴』，每當午夜子時，就會氣血逆竄，功力暫時喪失，只要收攝心神，便無大碍，自己施用詐術，於暗德有虧，爲防微杜漸計，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尋思之間，突然，樂揚急急跑到謝雲岳身前，手指着瞎眼道婆，張着大眼嚷道：「謝大叔，你看那道婆又活了！」

謝雲岳循聲尋視，果見道婆手足在緩緩伸展，躺在地下單眼露出凶光，於是笑道：「揚兒別怕，大叔存心不讓她死，否則你那殺父母之仇怎樣能報。」說時走向道婆身前。

只見道婆掙着立起，面帶獰笑道：「你別想在老婆子口中問出一句話，此仇只要老婆子一日不死，總能報還，我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說着就要啓步走去。

「且慢。」一聲悶雷似地大喝，出自謝雲岳口中，瞎眼道婆立時怔住，面露驚懼之色，但見謝雲岳喝道：「你別以爲幾句江湖場面話，就可交代，少爺向來不聽這個，你只敢不說出殺死樂揚父母的是誰，即令你受那心火焚身之苦。」

瞎眼道婆冷笑一聲道：「老婆子素來硬朗，寧折不彎，別以爲老婆子輸招就示弱討饒，那不過是技不如人之故，算得甚麼。」

謝雲岳聞言朗聲大笑道：「少爺首次遇上你這硬朗的人，佩服佩服，但口說無憑，只要你能忍得住搜魂手法半個時辰，少爺絕不再在你口中問一句話。」說着飛探右臂，迅絕無倫點了道婆十一處陰穴。

瞎眼道婆猝不及防，被謝雲岳點上，只覺穴道一冷，被點穴道中均生出一縷軟綿綿氣流蔓延全身，移時渾體酸軟無力，身形漸望下墜，終至癱在地上。

那軟軟的感覺極爲難受，恨不得有人在她身上用鐵鎚猛敲才好過，道婆睜着獨眼，緊咬着嘴不發出一言，欲待強忍過半個時辰，便可脫身。

那知酸軟過去後，突然從脊骨中竄出一股奇痳，尚夾着針刺微痛，一刹那即延至全身，猛感那種奇痳，宛如萬蛇嚙心，群蟻蠕行，更有那種刺痛令她全身肌肉跳躍，這份難受非筆墨所能形容，比死都要難過，恨不能用手扒開自己的心拋擲丟掉，但四肢無力，亦是莫可奈何。

道婆淌汗如雨，面色灰白，不禁哼出聲來，繼而怪聲嘷叫，隨風廻盪不絕。

謝雲岳冷笑道：「我這搜魂手法特別，饒是銅打鐵澆之人，也熬禁不住，更厲害的還在後面，我就不信你眞個有此熬刑本領。」

古語道：「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謝雲岳此種搜魂手法比三木尤有過之。

瞎眼道婆正在生死不能之際，聽說更厲害的還在後面，不禁神魂皆顫，面容慘厲，睜着獨眼，張口嘷叫。

謝雲岳知她有心求饒，但苦於慘嘷無法吐出聲來，笑道：「我早知道妳必不能忍受，其實你這又何苦。」說着迅若電火地探手飛點了道婆「幽門」穴一指。

道婆立感那份難受的感覺，轉瞬便消失無形，只是全身癱瘓，依然不能着半分力，痛定思痛，躺在地下終於將事說出。

原來樂揚之父樂文麟昔年是川南敘州知府，一淸似水，幹練有爲，川南本是漢番雜處之地，匪盜橫行，萑苻不靖，刦殺淫掠，無日不有，樂文麟目睹這種無法無天情形，如置之不理，則難爲百姓母父，故重金禮聘兩位名捕，緝捕盜匪。

岷江大盜鬧海蛟萬騰龍，橫行岷江水路，手下弟兄無數，積惡如山，樂文麟與兩名捕設計兜捕，費盡周折，才予成擒。

萬騰龍手眼通天，賄金巨萬，川撫密令樂文麟設法開脫，樂文麟耿介不阿，因此發生齟齬，不安於位，致仕還鄉，兩名捕亦護隨樂文麟回牟平後，另謀鏢業作別而去。

自樂文麟致仕，繼任知府受川撫密令將萬騰龍死罪判成囚禁，三年後釋出，萬騰龍無時不欲報此仇，其時手下弟兄已散零殆盡，岷江水路已易盜首，灰心之餘，恨樂文麟入骨，故由川東來魯，瞎眼道婆爲其多年舊友，邀她相助，萬騰龍先尚恐兩名捕隨侍樂文麟，不想竟然順利之極，畧無阻碍，便將樂揚父母殺害，其時，樂揚因驚恐過度致昏死過去，萬騰龍先還要將樂揚一併殺去，以除後患，瞎眼道婆愛上他資質，想收樂揚爲徒，兩人發生爭執很久，萬騰龍才讓步首允，但密囑不得洩漏。

行兇時，因在深夜，萬騰龍與瞎眼道婆均易裝幪面，突然下手將樂文麟夫妻與僕傭殺死，樂揚受驚過度昏死過去，瞎道婆與萬騰龍爭執時，怎料樂揚已醒轉過來，聽出兩人口音。

後來，瞎眼道婆進房點了樂揚睡穴，帶至峨英祠內救醒，與樂揚說他一條性命是其救回，行凶匪徒被逸去。

樂揚聽明機警，他知道此時一露不信任顏色，便是殺身大禍，對道婆唯唯諾諾，分外恭順。

此後樂揚沉默寡言，輕易不苟言笑。

瞎眼道婆生性多疑，目光又厲害，見狀不由起疑，心料樂揚多半知道詳情，便設法套問樂揚當晚情形，只一套出知情便予殺却，但樂揚始終堅持當晚見得幪面人舉刀殺其父時，便嚇昏過去，之後便在峨英祠方醒，其中情形一概不知。

瞎眼道婆將信將疑，還是不放心，尚待察視三年後，方傳授武功。

最近黑衣玄女殷玄薇來峨英祠，見樂揚天賦特好，想帶回傳授本門絕學，光大苗嶺一脈，與瞎眼道婆密議之下，同意再察看半年再送往苗嶺。

樂揚在峨英祠一年，無時無刻不在瞎眼道婆監視之下，樂揚也無時不刻在惴惴戰戰，提心吊胆中，今日不知爲了甚麼緣故，一見謝雲岳便生出信託之心，而瞎眼道婆也與殷玄薇多說了幾句話，出得祠來已是來不及了。不然，當時發覺制止，或可挽救，不過謝雲岳存心是找殷玄薇而來，此事也不能不拆穿。

天理昭彰，冥冥自有定數，誰謂上天無果報，瞎眼道婆表面上是看祠人，暗中却是尼山匪寨一家舵主，負責探聽濟南地面進出財貨與鏢行護鏢情形，故魯省境內殺人刦貨事出即有泰半出自瞎道婆手中。

謝雲岳明瞭個中情形，便喝問道：「那麼萬騰龍現在何處？」

瞎道婆搖頭道：「這個老婆子不知道，萬騰龍自殺死樂文麟全家後，便不知所踪，不過老婆子知道，萬騰龍其人才三十多歲，說不定另投名師習藝，或是改名換姓隱匿僻處，因爲年來武林中並未聽說過有萬騰龍其人。」

謝雲岳面色頓寒，右掌輕輕一揮，五指透出勁氣，直向瞎道婆面上壓去。

瞎道婆只覺五官一迫，微哼了聲，頹然歸西。

謝雲岳別面一瞧，見樂揚呆立趵突泉旁，紅着眼一言不發，心中替他難過，暗想：「此子遭遇與自己大致相同，不如帶返長白造就，以後才命他了却大仇。」想定將瞎道婆扔在一叢枯草中。

突然，樂揚奔了過來，扒在地下叩了三個响頭，滿面流淚道：「謝大叔，揚兒想拜你爲師，習成絕藝後，天涯訪仇，請大叔成全揚兒心願。」

謝雲岳點頭微笑，樂揚高興已極，改口稱師。往北而去。

長風嘶嘯，彤雲湧飛，兩人身形漸隱入暮靄中。

在察哈爾的多倫城郊，原野一片積雪，白得耀眼眩目，一直延伸在天邊，空曠無際。

這日雖未降雪，但寒氣侵骨，雲層灰暗，顯得無比的蕭殺，淒涼。

原野的風在平日已够大的，隆冬初春時更是如同怒潮飛勢，海嘯排浪，不斷的呼嘯刮掠，冰粒雪片爲狂風捲起半空，又急掠而下，宛如萬馬奔騰，激起漫天白塵，行人對此無不畏之如虎，當之即遍體鱗傷，所以旅客均穿戴厚重皮裘。

這日正交申末時，開始停了雪，幾乎是路人絕跡，鳥獸盡蟄，狂風也趨靜止了，所見的均是一片死寂，但天際遠處竟傳出一陣馬匹踏着薄薄冰面得得蹄聲，冲破這片寂靜。漸漸隱約可見兩人兩騎飛馳而來。

奔到近處，只見騎上均是穿戴皮帽皮衣，僅露出眼鼻口三處，其中一人似爲一幼童。

兩騎神駿非凡，鬃毛高聳，吐氣成雲，毛片盡濕，顯然經過長途奔馳。兩人幾乎是平貼着馬背上緊緊拉着轡頭。

突然一騎上人「呵嘖」一聲，兩騎登時煞住紋風不動，身直了起來，只聽得他笑道：「揚兒，今日天氣特別好，如果降雪，怕沒有這樣好走，多倫城離此僅只四十里，不消兩個時辰便到了，你餓不餓？取出乾粮吃飽後，繼續趲行。」

幼童揚起身來搖頭道：「師父，我不餓，不如到了多倫城再吃吧。」

那人點頭笑說了一聲：「好。」這兩人正是逕手書生謝雲岳及樂揚，自離濟南後，兼程趕赴察北牧場，不三日，便出了長城。

這時，忽驟起一陣狂風，挾着漫天冰粒洶湧襲來，馬匹一陣驚嘶，四蹄亂躍，只聽樂揚發出一聲驚叫，人也被飛離馬背，向左側拋了出去。

謝雲岳見狀大驚，大喝道：「揚兒別慌！」聲出人也電射飛出馬背，望樂揚將墜的身形撲去，堪堪臨近，迅快地探臂一撈，把樂揚挾在手中，使出千斤墜身法落下，在强風中屹立着，四面一瞧，那兩騎馬早跑得無影無踪。

皆因雪野上狂風一起，非經一天半日不得停止，那掀起潮湧冰粒，宛似濃霧浪花，將四外的視綫都遮沒了，最好的眼力，也不過能看淸周遭三尺方圓，更有風聲囂濤，怒潮澎湃，聽覺根本不發生作用，是以兩騎馬非但聽不出蹄聲方向，而且看不出它那奔逝的身影。

謝雲岳不由一陣發怔，他知這場風一掀起後，跟着來的就是一場大飛雪，有時尚挾着拳大的冰雹，無際無休，自己雖然不怕，揚兒可禁受不住，何況馬匹一失，視野被遮，一片茫茫無際，不辨東西南北，方向一岔，不被餓死也要凍僵。

樂揚緊依着謝雲岳身旁，仰面瞧出其師一雙眼珠發怔，不禁脫口說道：「師父，馬匹已經走失了，急也沒有用，既然多倫城相距不遠，我們只好步行，揚兒還挺得住。」說時强風冲口，立起一陣嗆咳。

謝雲岳苦笑了一聲道：「你眞看得太容易了，我們在長城口時買下這兩匹馬時，馬販子說兩馬熟識此條通往多倫路途，又保證這一半天不會起風，所以爲師放胆前來，但天有不測風雲，誰也不能保證，馬販這次出言不準，不能怪馬販，然而馬匹一失，似此茫茫一片，不辨方向，叫爲師何循何從？等下風雪更大，簡直不能行走，怎可不急？」

樂揚默然無語，忖道：「如非自己兩手抓得轡頭發酸，放手休息一會，不然何致被强風刮離馬背，連累師父坐騎亦同時逸去。」心頭這份難過焦急，較謝雲岳猶有過之。

果然狂風愈來愈大了，急劇怒嘯刺耳，挾着手掌大的雪片漫天匝地而來，飛湧飄舞，兩人身形也站立不住，只是前後搖晃着。

寒氣凜冽，侵骨如割，兩人都身穿厚厚皮衣，謝雲岳已練成寒暑不侵的地步，皮衣可有可無，仍微覺有點寒意，但樂揚手足幾乎凍僵，有點打寒噤，微微顫抖，鼻水希悉希悉的流出。

突然，謝雲岳道：「揚兒，我們繼續走吧！縱然方向不對，也强似呆立這兒……」說着頓時止住，似覺出樂揚寒顫情形，忙道：「揚兒，你盤膝坐下，照我前日所授的『歸元吐納坐功』氣運一周天後再走吧。」

樂揚依言盤坐下行功，謝雲岳則坐在他身後，兩手扶定樂揚雙肩，兩人頓時在此冰天雪地中入起定來，同入忘我境界。

一盞茶時分過去，謝雲岳睜開目來，細瞧樂揚仍然雙眸緊閉，精華內斂，看樣子樂揚已深得坐功其中三昧，不由點點頭，暗道：「此子根骨稟賦均達上乘，以自己的功力不難助其速成，但自己不願他蹈『得之甚易，好勝恃驕』之轍，還是循序漸進，晚成大器來得好些，在寶華山時，嘗聞恩師明亮大師說，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材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每思斯言，不禁惕然於胸，今日覓得樂揚，諄諄造就，俾使天山武學發揚光大，不孤其道……」想在此處，樂揚已然氣運周天，睜眸笑道：「師父，這『歸元吐納坐功』果然神奇，揚兒現在一身元陽充沛，毫不畏冷，而且方才的疲累，盡都消釋。」

謝雲岳點點頭，用手拂除樂揚頭肩積雪，拉着樂揚喝了聲「走。」展開脚程，快步飛馳，眨眼間，兩人身形已隱入漫天

風雪中。

兩人不擇方向，鼓風疾馳，究竟身在何處，方向對否？他們也不知道，雖說是飛馳，毋寧說是邁步來得恰當些。

風勢越來越大，呼吼厲嘯，那雪片飛舞得密成一片，團團亂轉使人眼花繚亂。

謝雲岳兩人走了差不多半個時辰，心境無復當初的寧靜，微微焦急，驀然間，風聲中挾有數聲馬嘶，謝雲岳聽入耳中，精神為之一振，喝道：「揚兒，有人來了，我們可以詢問路徑出困啦！」

那馬嘶傳至近側，謝雲岳只見風狂雪濃中有一團黑影湧到，謝雲岳何等眼靈，已看出那是一個黑衣勁裝大漢伏在一匹純黑的高馬上，肩頭血漬片片，受傷甚重，突聞喝叱大起，又是數騎在飛雪中陡現，刀光劍影紛向那受傷黑衣大漢砍去。

那黑衣大漢宛如待死之囚，頹然伏在馬背上，一動不動，眼見就要喪生在數般兵刃之下。

謝雲岳氣納丹田，一聲暴雷似的大喝出自口中，探臂迅如閃電的飛出一掌，身形斜掠，左手已制住了受傷大漢馬匹馳竄之勢。

這一掌勢，登時將數般兵刃震飛起半空。

那些騎上大漢一聲怪叫，坐騎被驚得一陣跳躍，亂轉亂晃。

謝雲岳看清了那是四人，正在忙於收韁勒勢，趁着此勢，謝雲岳命樂揚牽住黑馬，凝掌蓄勢，覷窺四人動靜，在未明雙方究竟前，未便出掌傷敵。

四騎上人均精於騎術，須臾便定住驚勢，只見其中一人大喝道：「尊駕敢出手相護逃犯，莫非也是逃犯同路人？快快閃開，恕你無知之罪。」

謝雲岳放聲大笑道：「你們既云緝捕逃犯，焉有諸般兵刃狙殺垂死犯人之理，究竟你們為何在此大風追殺此人，趕快說出，不然休怨我掌下無情了！」

那人皮帽內一雙眼睛射出烱烱兇光，嘿嘿冷笑道：「無知小輩，敢向太歲頭上動土，眞是找死。」聲落，人已離鞍冲霄騰起，其餘三騎也有兩人同時拔起，風雪遮住視線，不見三人身形，閃電之間，謝雲岳覺出頭上風聲有異，知是三人凌空撲下。

謝雲岳面上微泛冷笑，從容若定，毫不把來掌放在心上，直待六掌來近在咫尺距離，才突然飛躍而起，兩手閃電而出，旋出「軒轅十八解」中奇絕天下之斷筋截脈手法，迅快無比地截扣而去。

只聽三聲慘叫，三個飛襲之人腕骨裂拆，當時墜落雪中不起。

還有一騎上人見狀大驚，急勒轡頭，待飛馬逃逸，那知謝雲岳身形尚未落下，即改勢飛掠而前，迅探右臂。

手逾電疾，那人只覺頸後被五隻鋼鉤夾頸懸空提起，痛徹心脾，眼前一黑，昏死過去。

他用手一試，覺得這人還有體溫，心臟只微弱的跳動，心知再不施救，就得立時死去。

於是將他抱下馬背，取出一粒「長春丹」和雪水餵下，用掌抵緊大漢手心，用那「菩提貝葉禪功」療治傷勢。

不消片刻，那黑衣大漢眼珠恢復神光，四肢逐漸活動如恆，知是謝雲岳施救，一躍而起，拱手謝道：「蒙大俠垂恩施救，在下葉勝銘感終生，不過在下還要趕赴京城，要事羈身，恕未能片刻停留，望乞見諒！」說完，即待身躍上馬。

謝雲岳突厲聲道：「是葉武師麼？察北牧場有何事故發生？」

葉勝頓時怔住，詫問道：「大俠何人，敢請詳告？」

謝雲岳掠開風帽，露出一張英氣逼人的面龐，葉勝瞧清楚了，大喜道：「是謝少俠麼，昨日雷嘯天大俠突破重圍來到牧場，身負重傷，說起少俠即來，想不到竟有這麼快，在下奉吳場主之命，闖出重圍趕赴京城，請蒼神丐設法制止多倫將軍額阿向察北牧場包圍，少俠請逕去牧場，在下還要趕去。」

謝雲岳揮手制止，笑道：「不妨，葉武師你無須趕去京城，在下自有退兵之計，牧場之事在下雖不明瞭詳情，也能猜出大概。」說着，指在雪地倒臥四個追襲人身上，問道：「他們是誰？」

倒臥雪中四人，此刻已被飛雪掩沒一半，身上也積雪盈寸，葉勝望了他們一眼，厲聲道：「他們都是卜家堡匪徒。」

謝雲岳驚訝道：「卜英不是與場主相交頗稱莫逆嗎？怎會交惡如此，哦，一定是為徐兆森身上而起，年前在下與鄭副場主密談過，令他謹防此人外貌恭順，內則奸險狡猾。」

葉勝搖一搖頭道：「徐兆森在我葉某眼中簡直瞧他不順眼，只為他是場主義子關係，諸事對他容忍，他勾結外人事，恕我勝葉不清楚，皆因場主素來涵蓄，連多倫將軍額阿重兵包圍牧場原因，只有數人知道詳情，我葉勝也不便問。」

謝雲岳用手一拍葉勝肩頭，道：「葉武師，你是好漢子，急人之危，竟捨死逃生，在下幾曾見得如此義薄雲天之人。」說着回頭招過樂揚，對葉勝道：「這是在下新收記名弟子樂揚。」又向樂揚道：「快見過葉大叔！」

樂揚遵命見禮，葉勝大笑道：「少俠你相中的人，必然是個絕世奇材。」

謝雲岳這時提起為他點昏頸後昏穴之賊人，用掌猛拍後胸一下，登時解開穴道，謝雲岳厲聲喝道：「你們為何狙擊牧場武師，是否卜英所指使麼？」

那賊徒見已落在人手，再強硬也沒用，遂說道：「起因是吳奉虎與龍江三魁昔年結怨而起，再說咱們堡主垂涎察北牧場產業已非一日，別的事恕小的不知，狙擊葉武師係奉命行事！」

謝雲岳聽說，已瞭然於胸，又喝問道：「那麼，多倫將軍額阿為何重兵圍住牧場？」

賊徒遲疑一下，道：「這是另一樁事情，和相為飛賊竊去珍寶多件，明查暗訪，在天津衞吳奉彪之子與祥麟鏢局中起出，尚有兩件落在察北牧場，為此額將軍遣兵圍住，勒令五日內獻出，並命吳奉彪自行投案。」

謝雲岳大笑道：「那裏是兩樁事，無非是卜英所為。」說着飛起一掌，只見那賊徒慘嗥得一聲，登時委頓於地，口鼻雙

眼鮮血齊出，頭一歪斜，便自氣絕身死。

葉勝目睹謝雲岳出手之狠，功力之強，平生未見，不覺暗道：「此人年方二十，一派俊秀書生氣度，怎能有此精深功力，我葉勝在刀把子上活了半生，這點技藝，宛如螢火之光。」心中感嘆不已。

只見謝雲岳笑道：「葉武師，我們快馬趕回多倫吧！」

賊人遺留下的馬匹，凍得昂首長嘶，四蹄不住飛踢着，尚未離去，只在賊屍身側來回跳躍。

謝雲岳縱身一掠，騰在一匹馬上，命樂揚共乘一騎，兩手攬在自己腰際，與葉勝打了招呼，呼叱一聲，風馳電掣而去。

風雪迷漫，銳嘯盈耳，剎那間，兩騎均隱入一片白茫茫中。

此刻，這片雪野中除了狂風怒吼外，又是死一樣的寂靜，飛雪一寸寸地增高，四具屍體漸已淹沒無痕。

此外，尚有遠處微弱的馬嘶，隨風飄曳。

×　×　×

蒼穹垂低，靄雲佈空，朔風厲勁，狂雪掃野，塞北牧場又在大雪紛飛籠罩下。

鵝掌般的雪，漫天飛舞着，一寸一寸地加厚，雖然如此，仍依稀可見焦黑的木柵茁露雪面，東三西四，前數晚經龍江三魁火焚騷擾之下，將整個牧場攪得面目全非了。

剩餘的馬匹被圈在一處，激吭悲嘶，似是耐不住天寒地凍，風雪侵襲，不時昂首來回奔竄，十幾個牧場工人冒着大風雪，修整馬廄柵欄。

飛雪中吳奉彪正在大廳內來回踱步，眼內充滿憤怒的光芒。

大廳內陰暗異常，兩旁椅上坐了八卦金刀鄭金吾，趙蓮珠，周月娥兩位姑娘，及數名武師，均都默默無言，面色陰沉，加上昏芒的光線，益顯得塞北牧場均在愁雲氣氛籠罩下。

半晌，鄭金吾見吳奉彪這等不安，不禁皺皺眉頭，開口道：「大哥，你平日遇事沉穩若定，怎麼今日到顯得沉不住氣了，漫說是牧場半廢，就是全部燒毀，也是無妨，咱們下半輩子衣食還用愁麼？再說，卜家堡來犯的事，更是無庸罣慮，大不了拚個你死我活罷了！」

吳奉彪收住了脚步，苦笑一聲道：「賢弟太小視愚兄了，錢財產業本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致憂慮，只是今晨起，一種不吉的兆頭，在愚兄胸頭鬱結，禍患常起於不測，怎不叫愚兄為牧場數百弟兄担憂。」

鄭金吾正待勸慰吳奉彪，忽聞得一陣急一陣急驟馬奔鸞鈴聲，隨着狂風怒吼中隱隱傳來，淸晰可聞，尙不時夾着「希聿聿」的長嘶。

衆人面色一懍。大廳門被推開，一陣狂風飄雪捲入，隨着竄進一人，只見葉勝一臉緊張神情，衆人意味出又是一場刦難，即將發生了。

葉勝風帽完全敞開着，滿頭的雪花冰水，淌得一臉都是，只見他用手抹了抹臉上的水，口中道：「稟場主，外面來了兩人，自稱多倫將軍額阿派來的總哨官，並說帶來將軍一封密函說是要面見場主。」

吳奉彪一聽，立感不妙，臉上湧出一絲惶惑，忙道：「只兩人來麼？」

葉武師搖了搖頭，道：「他們帶了五六百營卒，加上火炮，已分駐在要道上，兩哨官氣勢洶洶，定要率着一隊騎兵衝進牧場，葉某心中不忿，飛掌劈下四五人後，只准兩名哨官入來。」

吳奉彪心知葉勝是個義薄雲天，捨命全交的漢子，雖然他如此做法，替牧場加重禍害，但也不忍責備他，只擺了擺手，笑道：「有勞賢弟傳話，說吳某有請。」

葉勝應命走出，吳奉彪望望鄭金吾，只見鄭金吾也在垂首沉思。

須臾，葉勝領着兩名哨官進入，吳奉彪等人起立相迎。

其中一名哨官，見着吳奉彪就冷笑道：「吳場主，你這名手下……」說着怒視了葉勝一眼，接着道：「好大的威風殺氣，比起咱們將軍有過之而無不及。」

吳奉彪連忙陪笑道：「塞北牧場均是些粗鹵不文，不識禮儀之人，葉武師冒犯兩位大人之處，吳某請罪就是。」

那位哨官鼻中濃哼了聲，忽見葉勝虎目烱烱，射出逼人神光，凝視着他，不禁打了一個哆嗦，只覺身入牧場如入虎口，不要自討苦吃，則有點化不來咧，忙將口邊欲溜出的話，又嚥了回去，忙在身旁取出一封大官緘，遞與飛雲手吳奉彪手中，道：「吳場主請予拆閱，便知本哨官為何而來。」

吳奉彪接過拆口抽出信箋，詳閱之下不禁色變，鄭金吾心中一動，湊眼過去。

鄭金吾貌像粗豪，內則機警譎智，竟面色毫不動容，滿面春風道：「如此的風雪，兩位大人遠來不易，且容備水酒粗肴相請，稍驅風寒再走如何？」也不待兩哨官答話，即命人傳話下去，安排盛宴，一面對葉勝笑道：「葉武師，你可同着諸位武師送些酒肉，與兩位大人隨來的人！」說話之時，對葉勝使了一個眼色。

葉勝立即會意，與庭上十數名武師如風趨出，只聽得一串蹄聲響起，愈遠愈杳不可聞。

兩哨官心中叫苦，忙道：「將軍立待回命，豈可躭延費時，盛情心感，還是場主隨我們立即去多倫一趟！」

趙蓮珠與周月娥，兩位姑娘聽出話中用意大有文章，不由面面相覷，吳奉彪則撫髯不語，鄭金吾哈哈大笑道：「又不是什麼十萬火急大事，晷候須臾，又有何妨，再說這風狂雪舞的天氣，就是晚個兩三天去多倫，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兩位大人你說如何？」

兩位哨官面目突變，大喝道：「莫非你們想叛官造反麼？咱們將軍早就料中你等行同草寇，是以我們此來已約好過時即火炮弩箭攻打牧場，到時玉石不分，噬臍莫及矣。」

鄭金吾益發狂笑道：「兩位大人眞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慢說我們是泯不畏死之輩，就是一介百姓，也容不得你們栽贓誣罪。」說着手出如風，疾逾奔雷閃電，分向兩位哨官劈去。

兩位哨官也自功力不弱，見狀大驚，猛急挫身形，腿一彈，向門外竄去。

怎知趙蓮珠迅若鬼魅似的，竟超越兩

位哨官之前，劍光一閃，遏住他們竄前之勢，鄭金吾雙掌已如風追到，翻掌豎指點上他們「暈眩穴」。

兩哨官只覺一陣天昏地轉，茫然倒地。

鄭金吾命人抬去軟禁，這時吳奉彪臉有疑容，道：「賢弟，你這樣做，不是反鬧成不可收拾的局面麼？」

鄭金吾哼了一聲，道：「反正是騎虎難下，大哥就是隨他們前去多倫，你也未必落得全軀而歸吧？」

吳奉彪嘆了一口氣道：「事到如此，也只有這麼辦了。」不由露出感傷，老眼內滾出兩顆珠淚。

周月娥習性賢淑慧婉，見吳奉彪如此神色，忖知必有重大疑難不得解決，當下便問道：「吳叔叔，你老人家究有什麼事情發生，說出來給侄女聽聽，大小總可拿點主意嘛！」

吳奉彪感激地望了她一眼，輕嘆了一口氣，道：「侄女有所不知，這……」話猶未了，火炮隆隆之聲傳來，只見他面色一變，忙對鄭金吾道：「不好，官兵已發動，我們前去救援。」說時，又對趙周二女說道：「內眷全承兩位侄女相護了。」掣出佛手拐與鄭金吾雙雙竄出。

風雪瀰天，撲面欲割，數粒雪片為狂風捲起半空，倏又落下，盈耳俱是怒吼潮嘯，宛如萬馬奔騰。

吳周二人，乘騎逆風而馳，舉步維艱，身形弓着，雖說是奔，差不多可說與常人步行無異。

那潮湧雪片，竟似濃霧浪花，將四外的視線遮沒，最多也不過看清面前三兩尺處，那炮火紅光尚依稀可見，只是紅光急閃，一瞥而逝，炮聲傳來有點發悶。

此刻的吳奉彪心緒如麻，方寸已亂，乘騎高一步，低一步的走着，皆因是兩哨官帶來多倫將軍額阿一紙檄令，說是和坤奸相府中，為賊竊去珍寶多件，在天津衛其子吳祥麟鏢局起出，尚有兩件未曾尋獲，竟誣指其子送與牧場中收藏，故而和相密諭多倫將自己擒拿起贓歸案，幸而多倫將軍與自己曾有過交情，他本人亦是與和坤虛與委蛇，心向嘉親王這邊，但和相權勢震主，炙手可熱，不得不奉命唯謹，他函中有勸自己携同贓物向將軍府投案，風聞和相遣七名鐵衛士即將到達，那時，非但他不能徇情，而且妻孥及牧場諸人均保不了性命。他暗自忖道：「知子莫若父，祥麟必不會做下此案，一定是卜家堡勾同宮門二傑做下栽贓誣禍之事，不然，又是為謝少俠所引起，但十有其九為卜英所為。」於是暗暗痛恨不已，又想到天津衛鏢局中媳孫等不知急得怎麼樣了，他一面奔着，臉上神色陰晴不定。

鄭金吾在吳奉彪身旁並肩奔馳着，一路之上他未見吳奉彪說話，心知其故，便啓口勸道：「大哥，船到橋頭自然直，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再說大哥一生忠厚待人，世間雖人心向逆，但上天總是佑善懲惡，說不定到時逢凶化吉也未可知，大哥儘管發急又有何用？」說話之時，逆風嗆口，很是費力，話落嗆咳不已。

飛雲手吳奉彪只搖頭苦笑，一邊用手抹除臉上橫流的雪水。

狂風愈吹愈厲，怒吼呼嘯，若非兩人均有一身上乘武功，必是寸步難行，漫天壓面而來的雪片，潮湧如濤，幾至眼花撩亂。

此刻遠處天邊火光已杳，炮聲轉寂，徒聞一陣急驟的蹄聲從側面傳來，兩人勒馬循着聲出方向迎去。

只見飛湧風雪中馳來兩人一騎，隱約看出那是葉勝挾着一個渾身血污的人。

葉勝一見吳奉彪，鄭金吾兩人，啊唷連聲，那馬匹登時煞住，紋絲不動，葉勝高聲叫道：「雷大俠為火炮重傷，二位場主此時不必前去，還是挾回雷大俠治傷要緊。」說着一頓，面露笑容又道：「虧得雷大俠一來，神威出手，制止火炮十數具發射，並擒住一名副將，現在廖武師勒逼副將就範，命官兵不得妄動，穩住一天半日還可有效，雷大俠不慎為碎片擊中，致成重傷，目前雖閉住穴道，但傷在筋骨，非短時可治癒。」

吳奉彪一聽是乾坤手雷嘯天，急躍下馬匹近前察視，只見雷嘯天被點上睡穴，面如金紙，左肩處血漬透衣凍硬如鐵，溢血太多，耗損體力過甚，眼看傷勢不輕，心中甚感雷嘯天這種義薄雲天之舉，立即躍上馬匹，勒轉轡頭，飛馳返去。

一進大廳，趙周兩女迎入，一見雷嘯天昏睡如死，又傷得這麼重，不禁花容失色。

鄭金吾將雷嘯天挾在爐火不遠處，慢慢脫去雷嘯天上衣左肩臂處赫然凝成一團血塊，鄭金吾伸出手掌捏了捏傷處，微嘆一聲：「僥倖並未傷及骨骼，只是被破碎鐵片嵌入筋肉等處，大哥，你可取出上好除腐生肌金創藥待小弟取出深嵌碎片。」

吳奉彪如風地向內室走去，須臾走了出來，將傷藥遞與鄭金吾。

鄭金吾用小刀割開傷處肌肉，紫黑色血液緩緩流出，趙周二女不敢卒睹，竟轉頭外視。

稍時，傷處鐵片全部起出，敷好傷藥，換了一襲皮裘套在雷嘯天身上，鄭金吾用掌震開雷嘯天穴道。

只聽雷嘯天呻吟兩聲，睜目醒來，一見吳奉彪等人，面上泛出一絲笑容，掙扎欲起。

鄭金吾忙道：「雷大俠失血過多，還宜躺下休息為是，彼此都是道義之交，還用得着俗禮則甚。」

雷嘯天只感一陣頭昏，心知精血耗損太多，才有此現象，聞言笑道：「姑奶奶，妳身旁尚留着老三的『長春丹』沒有？如有，則雷老二死不了。」

趙蓮珠聞言，猛然憶起謝雲岳臨別之時，留贈自己與月娥妹妹每人三粒長春丹，尚留下兩粒未曾服用，微哦了聲，當即在身旁取出一粒餵入雷嘯天口內。

雷嘯天服後，閉目行功，長春丹係明亮大師採取三山五澤靈藥，冶煉成丹，功能助長功力，生血養肌，只要不傷在內腑，立能痊癒若失，武林中此種神妙靈藥，還罕有得見。

不過一盞茶時分，那雷嘯天金紙面色立呈紅暈，色澤鮮潤，只見他睜目一躍而起，呵呵大笑道：「我說老三還是心偏，自己盟兄一顆『長春丹』均不捨贈送，姑奶奶身旁多的是咧，我說呀，雷老二下

輩子求求轉輪王給我投個女身，多少可賺一點好處。」

趙蓮珠漲得滿面緋紅，嗔罵道：「你再敢輕嘴薄舌，姑奶奶把劍剁了你！」

周月娥抿嘴格格嬌笑不住。

雷嘯天嗞牙一樂，笑道：「姑奶奶別向我雷老二盡管發橫，等老三來了，我們面對面評評理看。」

趙蓮珠一聽謝雲岳要來，嬌靨上現出甜笑，眸中光輝四射，追上去問謝雲岳是否真的在途中，一年來相思，只在夢中尋取，人何以堪。

雷嘯天詼諧慣了，見趙蓮珠發急，追過來問，哈哈一聲輕笑，一晃身掠在飛雲手吳奉彪身前，竟自問官兵圍住牧場為了何事？吳鄭二人才將詳情說出。

趙蓮珠見他們只管說正事，雷嘯天連正眼都不瞧她一眼，心知故意挑逗自己，不由氣得蓮足直跺，狠狠咒罵。

雷嘯天聽吳奉彪說完，沉吟一陣，面色沉重說道：「為今之計，非先派人趕赴燕京，去找丐門三老，託他們在嘉親王面前疏通，釜底抽薪以救刻下燃眉之急……至於老三麼……」

趙周二女一聽他提起謝雲岳，不禁將明如秋水雙眸，睜得又圓又大，凝耳靜聽，只聽得雷嘯天說下去道：「我與老三在濟南趕來察北牧場，老三說須留下辦好一事即刻趕來，命我雷老二先行，想來老三途中若無耽擱，明後日也就到了，他一來天大事情均可迎刃而解。」

趙蓮珠周月娥孜孜雀躍心喜不已，年來離愁，別恨，明後日即將消釋，如願以償。

吳奉彪此刻心緒如麻，不似往日地鎮靜沉穩，已是了無主意，連聲催促雷嘯天修書與丐門三老。

雷嘯天立即修書，葉勝自告奮勇去京，將書信貼身藏好，快馬離去。

× × ×

原野飛雪，酷寒凜冽，滴水成凍，這種氣候，在北國久居的人原是司空見慣，毫不為異。

但初臨其境的人，尤其深夜時分，簡直不能闔眼安枕，震耳破空銳嘯，屋宇搖撼，那冰粒雪片掃着桐油窗紙上，沙沙作響，繁囂一片，趙周二女合住一室，兩眼睜得奇大，也不知是心情興奮，抑或不習慣所致。

按說滄州冬季，也是雪湧風狂，天寒地凍，但與此處一比，猶若大小巫之別。

窗外急傳出一聲「噗噗」輕響，狂風銳嘯仍然不能將此聲音湮沒，兩女驀然一驚，翻身飄落床下，不出絲毫聲息。

好快的身法，但見她們雙肩一晃，倏地向門邊閃去，極見輕巧電疾。

趙蓮珠輕輕抽開門栓，拉開一線房門，兩女倒身掠出，只見眼前漆黑沉沉，伸手不見五指，洶湧的雪花冰粒，撲面而來，強勁的風勢，幾令身形站立不住，雙眼難睜。

周月娥輕向趙蓮珠附耳說道：「我們不如用劍光照映賊徒蹤跡。」

趙蓮珠見這等風狂雪密，四外黑沉，正發愁無法瞥見賊人身形，被一言點醒，道了聲：「好。」兩女各各肩頭一按，龍吟起處，兩股耀眼青霞湧飛，方圓三尺以內白雪盡碧。

兩人並肩疾掠，劍似靈蛇飛舞，濛濛青霞只在千萬雪片中倏隱倏現。

忽聞趙蓮珠一聲嬌叱：「甚麼人？」青霞倏湧，向右測捲去，周月娥也發覺有異，急飛出一劍，雙劍合璧，威力奇大，只見劍起密浪，狂風驟雨似地掃去。

突然，一條龐大的黑影，急如飛矢般自千層劍浪中穿出，口中喝了聲：「好厲害的丫頭！」聲落人也杳入昏黑夜色中。

兩女都不料此人身形如此快捷，穿空竄出，同聲喝叱出口，劍出人飛，循聲攻去。兩女身在半空，突聞得一聲悶哼，跟着又聽得雷嘯天哈哈長笑道：「猴兒崽子，看你飛上天去。」

接着立聞一聲慘嗥，兩女沉身落地，藉着劍光映耀，只見雷嘯天挾着一個賊人面含冷笑。

他一見着兩位姑娘，便笑道：「姑奶奶，今晚賊崽子可來的不少，你們『青虹』『巨闕』雙劍委實可以大顯身手了！」

周月娥忙問賊人在那裏？雷嘯天忙道：「兩位姑奶奶隨雷老二來。」隨手將那具賊屍一撩，身形一動，便往前竄，二女躍着躡去。

雪野上狂風一起，挾着潮湧雪片冰粒，就是大白天裏，也瞧不清四外景色，何況在這種昏黑的晚上，兩女雖藉着劍光舞曳，依然不辨南北東西，但覺風雪強勁，奇寒侵骨，可把賊人恨得咬牙切齒。

此時，雷嘯天反自隨着兩女身後。

趙蓮珠高叫道：「雷老師，似如此不明方向，究竟賊人在何處咧？」

雷嘯天聞言不由怔住，忖道：「是呀！自己追着此賊跑出這遠，現在賊徒已逃得無影無蹤了，自己三人可地形不熟，風向無定，越走越遠，豈不是要活活凍死雪地中麼！」想着即向兩女說道：「咱們不如返回屋中，以靜待動比較好。」

兩女正耐不住這種風狂雪掃，連聲答應，相率撲回房舍，劍光映處，突見一具身影，疾如鷹隼撲頭，雷嘯天眼尖，大喝一聲：「誰？」雙掌迅如電奔推出。

那人陡然身形一彈，嗖地拔起半空，高叫道：「是雷老師麼？」

雷嘯天不禁一怔，立撤雙掌，那人身形墜瀉落地，呵呵大笑道：「雷老師別來無恙！」

乾坤手雷嘯天藉着二女藍森森地光華，瞧清那人面貌，不由大喜道：「齊兄，你怎麼也來到牧場中。」

原來那人正是太原晉祠守祠道人，昔年名負一時的俠盜巧手崑崙齊鴻。

只見齊鴻已換了俗家打扮，面露笑容道：「想不到雷老師傷勢好得如此快！」

乾坤手雷嘯天不勝驚訝道：「齊兄為何知道這樣清楚？」

齊鴻仰望了望，忙道：「咱們進屋再談吧！」

四人同回大廳，只見燈火如晝，跨進廳內，飛雲手吳奉彪與八卦金刀鄭金吾兩人，滿身血漬斑斑坐在椅上，滿面愁容。

他們一見雷嘯天等進入，便立起迎接，吳奉彪皺眉笑道：「似如此一夕數驚，疲於奔命，奈何？」一眼瞥見巧手崑崙齊

鴻，忙問雷嘯天此位是何人？

雷嘯天微笑道：「此位是巧手崑崙齊老師齊鴻！」吳奉彪鄭金吾連道欽仰幸會不止。

巧手崑崙齊鴻目露神光道：「齊某爲欽仰兩位俠儀風範，又與丐門三老謝少俠均是一見如故，所以不辭棉薄，稍盡心力。」說着望着雷嘯天道：「齊某自離晉祠，逕投卜家堡中，卜英與齊某因係總角之交，又係多年相違，所以遠來塞外，驚聞卜英對塞北牧場有所不利，又受龍江三魁慫恿，方才的只不過是毒計之一，只怕吳場主等非但疲於奔命，而且竟夕不能安枕了！」

吳奉彪大驚道：「齊兄所說的毒計，和相府中失竊，多倫將軍圍場，也是卜英所安排的毒計麼？」

齊鴻點點頭，面色嚴肅道：「想不到童年之交的卜英，竟變成倒行逆施，口蜜腹劍的小人，他想謀奪塞北牧場產業是垂涎已久了，遲遲未動者，因懼兩位場主驚人武功，不意內賊外引……」說着瞥了吳奉彪一眼，道：「吳場主義子徐兆森爲卜英二女麗露所迷惑，竟生心內叛，現貴場駿馬不下八千四，均圍在卜家堡中……」

吳奉彪一聽，鬚髮戟張，目眦皆裂，厲聲道：「現在徐兆森人呢？」

巧手崑崙齊鴻微微一笑道：「新近卜英與多倫將軍結爲兒女親家，將其長女麗英許與將軍之子，更是有恃無恐，所幸多倫將軍畏首畏尾，疑心兩位場主與嘉親王有關係，他是嘉親王的人，張揚出來，恐嘉親王得悉，將來吃罪不起，是以連日派員赴京查明，和相令檄又不得違背，故派兵前來……這次卜英京中所做一切，將軍還懞在鼓裏。」隨又一笑道：「至於徐兆森麼，現在卜家堡中。」

吳奉彪用拳一槌桌子，登時桌面洞穿，恨恨罵道：「不成材畜生，如不擒來碎屍萬段，難消我恨。」

巧手崑崙齊鴻聽得甚是難受，轉面笑道：「雷兄，官兵中滲有卜家堡中人，你白日闖入場中時，齊某目睹一切，只是碍難出手相助，徒呼奈何……牧場似嫌人力單薄，還要思一良策應付才是！」

雷嘯天便把已遣葉勝趕奔燕京，及謝雲岳這兩日必然到達說了。

巧手崑崙神光突射，哈哈大笑道：「怎麼謝老弟也要來了，這到是值得令人興奮的事，那位顧姑娘……」

雷嘯天忙使了一眼色，齊鴻立時將溜到口邊的話，又嚥了回去，目光落在趙周二女身上，於是恍然大悟，心說：「二女必是謝老弟未來弟婦，無怪雷嘯天眼色制止。」於是微笑不語。

趙蓮珠一聽心疑，便追問雷嘯天何故？八卦金刀鄭金吾立刻把話岔開了，原因他們都是過來人，謝雲岳長得玉樹臨風，貌比潘安，人見人愛，那有少女不愛俏的，故不言而知就裏。

趙蓮珠鼈着一肚子悶氣，不由把雷嘯天恨得牙癢癢的，杏眼緊瞪着雷嘯天。

周月娥也是一般玉雪聰明，不過習性慧婉溫柔而已，一見雷嘯天阻住齊鴻話頭，便知謝雲岳可能在外面沾花惹草，此刻，見趙蓮珠氣苦如此，便附耳笑道：「蓮姐，雲哥可在外面沾花惹草了，不過雲哥絕不是見新棄舊的人，他命中註定有三妻四妾，我們也是無法，何苦與雷猴子惹氣，眞化不來咧！有甚麼事，雲哥明兒回來了，我們還不會問個明白嗎？」

趙蓮珠噗嗤一笑，道：「我只是氣不過雷猴子罷了！誰叫他鬼鬼祟祟。」

曙光已現，戶外强勁風雪仍然如舊，盈耳呼嘯怒吼，沙沙繁囂，令人心煩。

驀然……叭的一聲大响，一溜寒光竟穿破桐油窗紙電疾射入大廳，挾着戶外寒風湧入，大廳中燭光全熄。

那溜寒光無巧不巧地揷在大廳中四方桌上，竟是一把寒光耀目的匕首，入木三分，顫巍巍地抖個不停。

陡聞戶外响起一聲宏亮笑聲，說道：「龍江三魁再度來此，索還十年前一拐之恩。」

衆人倐然一驚，紛紛離座，齊欲向外撲出……。

一聲驚天大震，廳門已被來人踢飛，狂風捲入一片駭浪驚濤般冰粒雪片。

風雪中躍進七人，三人一色花白鬍鬚，目露神光烱烱，不言而知是龍江三魁，另外四人修長身材，雙目洞凹，均是黑白變色布帕紮頭。

雷嘯天不由一驚，忙對二女低聲說道：「那用變色手帕紮首四人是苗疆四妖，慣使無影散花針，針內藏有劇毒，又喜女色，你們雙劍合璧除去爲妙。」

二女點點頭，龍江三魁一見巧手崑崙齊鴻也在內，不由變色，大喝一聲道：「齊老師，你竟然吃裏扒外，眞是人心難測了。」

巧手崑崙齊鴻面色一沉，冷笑道：「誰吃裏扒外，齊某與你們陌不相識，你能血口噴人？」

此時，飛雲手吳奉彪持拐趨前兩步，撚鬚大笑道：「龍江三友別來無恙，十二晚上吳某爲事所誤，遲歸一步，竟至緣慳一面，現在想起，還是歉疚於心。」

龍江三魁本是康氏三兄弟，長名康信，次爲康禮，最幼爲康智，爲龍江坐地分贓大盜，三人却是使的一手「十七式連環神刀」，人稱康氏三刀，十年爲手下需索吳奉彪販馬買路錢不與，因致成仇，康禮爲吳奉彪一拐打斷肋骨，是以懷怨報復，此時聞聽吳奉彪嘲諷之言，想起那晚不愼遭周月娥青虹劍截去一幅衣襟，不禁老臉上頓現青白赧容，目光怨毒地望了周月娥一眼，康禮冷笑道：「吳奉彪你休要口舌輕薄，姓康的想找你也不是一日了，今日必是你死我活，何必咄咄傷人。」

吳奉彪微笑道：「豈敢，豈敢。」

話猶未落，只見青芒湧射，寒星萬點，接着起了兩聲嘷叫，苗疆四妖中兩妖已是身首異處，鮮血噴出，四外濺射，龍江三魁首當其衝，噴濺得滿頭滿身都是，另外兩妖閃至壁角，面色又駭又怒。

原來在龍江三魁對話時，苗疆四妖藍睛骨碌碌轉在兩女臉上，不時泛出淫笑。

趙蓮珠面凝寒霜，輕拉了周月娥一把，青虹巨闕雙劍倐出。

想兩女「九宮正反陰陽步」何等奇詭，饒他苗疆四妖武功怎樣精湛，也逃不出猝不及防下奔雷追電一擊。

四妖乍見青霞湧來，劍氣猶比朔風更爲凜冽侵骨，心知必是兩口寶劍利刃，血肉之軀拚他不過，不由嚇得亡魂皆冒，齊望後閃。

可是，那裏來得及，其中二妖被劍芒捲了個正着，頓時嘷叫一聲，頭顱削飛戶外，在雪地上爲狂風捲得亂轉。

二女尚要出劍攻向另外兩妖，只見兩妖用手揣在懷中，一妖目光閃爍，冷笑道：「你要再進一步，我這無影散花針一撒，哼哼，你們難容一人可以活命。」二女怔得一怔。

雷嘯天急叫道：「姑奶奶千萬不可中了他的緩兵之計！」

二女頓時醒悟，各各齊出一式「秋風掃落葉」，只見銀飈如電捲去，凌厲無儔，詭奇絕倫。

兩妖已揑着一把無影散花針，抬腕欲出，怎奈仍是遲了一步，雙腕已被劍芒齊腕截去，但見劍光倐轉，兩妖已是斜切藕連肩削去，殷紅血液咕嗪地流了一地，慘不忍睹。

兩女動作奇快，瞬眼之間，便解決了淫毒狠辣的苗疆四妖。

巧手崑崙齊鴻看得暗暗驚心，忖道：「怎麼兩位姑娘也學得謝雲岳一手狠、快、穩功夫。」

此刻，龍江三魁呆若木鷄，面目變色，此次前來即恃苗疆四妖無影散花針，再度找場，如今大援身死焉能不胆寒魂飛。

當下康信急抱拳笑道：「咱們雙拳敵四手，自知不勝，他年青山不改，容再相見吧！」說着，三魁風快轉身，便要往外竄去。

八卦金刀鄭金吾一聲晴天霹靂大喝道：「我這塞北牧場不能任你們要來則來，要去即去。」躍身一掠攔住三魁身前。

龍江三魁聞言，知逃走不了，心中甚是追悔，慘笑一聲，停住脚步，閉目束手待擒。

鄭金吾冷笑一聲道：「你們還算知機，鄭某決不凌辱你們，暫請委屈一時。」說時飛指點了三魁「精促穴」，喚人抬在地下室囚禁，並將四妖屍體棄擲戶外雪地中。

此時天已大亮，戶外天色一片昏濛，積雪三尺，狂風不停地呼嘯怒號，挾着怒潮似的雪片冰粒湧入廳內，氣溫驟降，凜冽異常。

諸人以酒擋寒，巧手崑崙齊鴻，飲了一口酒後，眉梢微揚說道：「風雪不止，大難不已，苗疆四妖被兩位姑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殲除，宜可額手稱慶，如待他們無影散花針一出，十丈方圓無人可以倖存，但四妖後面還有一老魔，且卜家堡裏網羅無數巨擘魔頭，非我寥寥數人可以應付！」

飛雲手吳奉彪聞言，面有憂容道：「吳某生死已置度外，只懸念牧場中近千老弱婦孺遭受無辜。」

乾坤手雷嘯天暗中惻然道：「吳兄不必憂慮太過，世間沒有放不下的事，目前我們人數似嫌薄弱，但兩位姑奶奶一身武學功力得自老三親授，神奇絕倫，高深莫測，尤其手中『巨闕』『青虹』上古寶刃，更是精妙無儔，當之無不披靡，大可不必心煩意亂，何況老三據我忖測，今午不來晚間必然趕到！」

二女聽得雷嘯天誇讚自己，不由白了他一眼，繼聽謝雲岳今晚準到，雷嘯天這麼斬釘截鐵肯定，禁不住嬌臉綻出笑容，喜孜孜逼問雷嘯天這話當眞。

雷嘯天理也不理她們，竟面向着巧手崑崙齊鴻問道：「齊兄前說苗疆四妖身後還有一個蓋世魔頭，只不知是誰？值得齊兄如此重視，難道謝老三尚不足與那人抗衡麼？」

齊鴻微笑道：「巧手崑崙在十年前，堪稱行踪天下，快意江湖，武林之內高人異士，邪惡巨擘，無不熟知能詳，故嘗見此人形像，即知就是當年江湖煞星，北天山無量上人。」

雷嘯天聞言冷了半截，目露駭色道：「倘或無量上人一來，我們豈不是均如待死之囚麼？」神色之間，不勝憂灼，先前還勸說吳奉彪不必憂慮，現在輪到自已躊躇不安。

無量上人之名，除了周趙二女並無所悉外，吳奉彪鄭金吾也畧有所聞，無量上人除一身武學出類拔萃，神奇莫測，更是心機奇詭，手狠心辣，動起手來可說是對方無一人可全身而退，當下吳鄭二人由不得與雷嘯天一般，寒氣直冒脊背，比較戶外飛湧襲來之凛冽朔風，尤勝十分。

齊鴻眼見諸人心情不安，遂神色凝重道：「齊某此來，也是爲了無量上人，令諸兄有所提防，不然，齊某大年十二那日在雪丘中何致不與吳鄭二兄晤面，就是欲在卜家堡中多留兩日之故。」

吳奉彪不禁失驚道：「那日竟是齊兄麼？」

齊鴻點頭道：「諸位千萬不可爲齊某一句話加重憂慮，謝少俠一來，此事尤可化解……」衆人一聽，立即精神抖擻，只見齊鴻微笑接着道：「齊某這巧手崑崙得名，就是善於摹倣別人手法而得，只求形似，難期神髓，乍見之下使人有撲朔迷離之感，故無論武林內各種神奇武學，齊某均能判出八九出自何門何派，無量上人爲北天山高人，其武學別創一格，但在晉祠內目睹謝少俠身手，似與北天山甚有淵源，唯謝少俠尚有一項絕學，齊某不但不能模倣，而且不能道出來歷來，堪稱武林之內絕無僅有一項奇藝，高深莫測，倘或謝少俠出身北天山，無量上人身爲師門尊長，再也不好意思出手了。」

雷嘯天聞言，豪邁之氣倐又重現，哈哈大笑道：「究竟齊兄眼光銳利，竟一眼看出謝老三出身來歷，雷老二與他結義金蘭，如今還蒙在鼓裏。」說着又是一笑道：「不怕兩位姑奶奶與老三這般恩愛，大概也不知道，你說老三有多壞？」

趙周二女知他有心打趣，不由紅上雙頰，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吳鄭齊三人揚聲大笑不止。漫天飛雪，較昨晚尤甚，很快的一寸一寸加厚，棄擲門外的苗疆四妖屍體，轉眼便被埋沒，盈耳風聲銳嘯，划曳長空，戶外見的只是一團灰白的玉龍飛舞，使人眼花繚亂，氣溫寒冽，一切均意味着，肅殺，凄凉，死氣沉沉，惟有的只是廳內笑聲洋溢，充滿無比生機。

突然，狂風怒號中挾有聲異嘯入耳，顯然此爲一內功絕乘之人發出，否則，焉能超越如此强勁的朔風不被掩沒。

衆人神色凝重，飛雲手吳奉彪心頭狂震，忖道：「如來人是無量上人，自己等人與他對手，無異是以卵敵石，何堪一擊。」人在危難之時，不免帶有一絲幻想，希望謝雲岳能及時趕來。

當然其他的人也都有同感，此刻的謝雲岳，在他們心目中宛如一劑良藥，立起沉疴。

還是巧手崑崙齊鴻比較鎭靜，忙對二女說：「兩位姑娘，如無量上人一來，語不投機時，便趁機進襲，雙劍合璧威力奇大，須將得自謝少俠所學全力施展，當保無慮。」

二人點頭，劍起龍吟，寒光頓現，劍傍左肩而舉，暗含起手式。

這嘯聲來得好快，倏隱倏現，音調高吭悠亮，刺人耳鼓隱隱作痛。

驀見一條身形在濃密風雪中冒出，隨着狂風飄入。在距門限五尺之處立定。

只見來人身穿寬大灰白僧袍，沾着無數雪花，透出水漬，下襟在狂風中瑟瑟飄盪出聲，頭頂全禿，白眉白鬚，清癯異常，面上皺紋千叠，睜着一對小眼，射出懾人心魄精光。

不言而知，來人竟是功高絕世的無量上人。

無量上人目光投在趙蓮珠，周月娥手中「巨闕」「青虹」劍上，白眉微揚，面有喜容。

乾坤手雷嘯天趨前一步，恭身長揖道：「請問無量老前輩在狂天風雪中辱臨敝場，不知有何賜教？」

無量上人猛然怔住，不由目光灼灼逼視着雷嘯天，心說：「此人怎知得老衲的姓名，老衲蓄意重創天山宗派，不想將一身絕藝隨之入土，是以覓得苗疆康氏弟兄四人，收作傳人，但尚未將老衲姓名告知，卜英更不要說知得。」心中雖疑雲不解，口中仍是說道：「這位檀樾眞好眼力，一眼就瞧出老衲何人，老衲隱世已久，只不知檀樾由何得知？」

雷嘯天面色誠謹道：「晚輩雷嘯天，家師秦嶺逸叟，晚輩習藝時，家師盛道老前輩威儀，是以晚輩孺慕老前輩已久，只是無緣拜謁，所幸老前輩鶴顏未改，一如家師所述，故斗胆道出。」他存心套住無量上人，不好意思猝然出手，至不濟也可拖延一時半刻。

無量上人道：「原來是古賢侄門下。」說着目光一轉，沉聲道：「老衲來此非爲別故，片刻之前，可有苗疆康氏兄弟四人來此麽？」

雷嘯天故作茫然道：「沒有哇！從今晨起，根本無人來此，這等惡劣的天氣，有誰願來，敢是苗疆四妖冒犯了前輩，追趕來此麽？」

這雷嘯天說話時，表現了無比的機智，令人折服，無量上人縱然心中盛怒，也碍於出口說是苗疆四人是他傳人。

無量上人聞言半信半疑，目光打量了衆人一眼，想在他們神色中找出一點端倪，見他們面色鎭靜異常，於是更難出口詢問龍江三魁來否，畧畧沉吟之後，沉聲道：「老衲方外之人，戒打誑語，康氏弟兄願棄邪歸正，拜在老衲門下，你們之事，老衲也有耳聞，想老衲年逾百齡，何能插手這種事內，康氏兄弟爲龍江三魁慫慂私來牧場，是以追來率領他們返歸北天山。」說着目光暴射，喝道：「他們眞個沒有來麽？」

雷嘯天誠謹答道：「晚輩天大胆子，也不敢欺騙老前輩。」他裝腔作勢逼眞，由不得無量上人不信。

所謂大巧若拙，大詐若誠，這話一點不假。

無量上人心想：「莫非他們在茫茫風雪中迷途？」眼光又落着趙蓮珠，周月娥手中寶劍上，目內閃出一絲貪婪神光，雖只一瞥而逝，但巧手崑崙齊鴻已察覺，不禁心中駭然，只要無量上人一抬手，兩柄寶劍定必脫手而去，突然一個念頭在腦際掠過，忙笑道：「無量老前輩，長久立着說話，晚輩等甚是缺禮，不如寬坐指教晚輩一招半式如何？」說着雙目轉在兩女臉上，道：「兩位姑娘請入內通知廚下，送上一桌素席。」

兩女立即會意，正待起座離去，忽聽無量上人一聲大喝道：「不用，老衲無暇久留，片刻即走，只是兩位檀樾手中雙劍，可否借老衲一閱？」

此語一出，衆人胸頭大震，不知如何答覆是好，一落無量上人手中，要想索回則不啻羊入虎口，不禁楞住。

還是趙蓮珠聰穎，粲然一笑道：「照說是借與老前輩一閱，原無不可，只是雙劍爲家傳之寶，奉命片刻不得離身，所以只好方命。」

無量上人雙目一瞪，道：「好利嘴的丫頭，老衲習性你們又不是不知，言出如風，不可收回，老衲非令你們長劍脫手不可。」說着雙掌閃電一翻，往後一引，竟施出彌勒神功「吸」字訣。

二女在他說話時，暗中盡凝平生眞力握住雙劍，只覺一股無形奇大吸力，令自已身形望前傾倒，虎口劇痛，長劍幾欲脫手飛去，不禁芳心大駭，强力制住。

無量上人只展五成功力，他竟小視了兩女，此時一見非但雙劍不能吸出，而且兩女身形，雖然前傾，但足下未出分毫，不由暗暗驚異，口中沉聲喝道：「好丫頭。」手中又加了兩成功力。

二女一年來果然不負謝雲岳苦心嫡傳上乘心法，足下一踹千斤墜，雖然虎口欲裂，但仍强制住身形不動，地下緩緩下沉三寸，玉臂也逐漸痲木不靈。

只見兩女臉上汗流如雨，杏眼圓睜，銀牙咬得吱吱作響。想出手攻擊也不可能，雙劍已滯沾在兩股吸力上，重逾萬鈞。

此刻巧手崑崙齊鴻等人爲何不出手相助，他們也有深意，這時若一出手激怒無量上人，取自己性命不過是反掌之力，不如暫時觀望，充其量兩劍被奪而已。

無量上人清癯的臉上頓現怒容，大喝一聲，旋掌急起，只見兩女一聲驚叫，嬌軀衝出一步，長劍脫手飛出，兩溜寒光急如閃電地向無量上人身前射去。

正在此時，戶外忽傳來一聲唏聿聿長鳴，閃電之間，那兩柄長劍堪近無量上人手掌五寸時，忽自動折向往戶外飛去，陡見一條人影飛竄入內，迎着長劍執在手中，怒視着無量上人嘿嘿冷笑。

此人一現形，衆人不由喜出望外，雷嘯天欣然狂呼：「老三……」

謝雲岳閃電掠入，無量上人駭然變色，這種神色數十年來首次在他清癯臉上流露出來。

顯然他爲來人這手功力所震驚，試想他敢單身前來牧場，必然自恃一身武學蓋古凌今，不作天下第二人想，在其師兄無爲上人去年八月仲秋槃跙於北天山插雲崖時，即作如是想法。

無爲上人當代高僧，二百年前即被推稱第一奇人，佛理精深，參悟天人之學，只以方外之人，世事如雲如幻，不欲創立教宗，參與塵世紛擾，又推出日後發揚光大北天山武學，係一俗家子弟，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故長年在插雲崖修持，偶或一涉塵世種種功德，即轉返長年積雪，鳥獸絕跡之插雲危崖。

正當無爲上人百齡之期，其師携一八歲幼童，忽登崖頂，對無爲上人說：「此子爲他俗家之侄，眉宇透塵，若在塵世中稍一涉足旁門，必爲蓋世魔頭，故收作門下，以佛法度化他那滿身惡骨，只因爲師坐化在卽，所以托付與你。」

無爲上人奉師之命，就將無量上人留在插雲崖，名爲師兄弟，實乃師徒。

無量上人終以習成一身絕學，怎奈天生惡骨，屢屢背着無爲上人在外爲惡。

最後無爲上人忍無可忍，罰他在自己有生之日，禁止離開插雲崖一步，又說：「你休以爲除師兄外，就無人能制，總有一天是你身敗名裂之時。」

這話無量上人那會相信，等他師兄坐化後，即躍躍心動，欲創立北天山宗派，下山收伏苗疆四妖作爲傳人。

彌勒神功爲禪門絕學，堪稱震古爍今，不想展出九成功力吸取雙劍時，只覺手腕一震，自己所發出勁力登時卸於無形，兩柄長劍亦脫離自己控制之外，向戶外電射而去，那還不心驚神駭。

及至看清來人後，益發驚詫異常，只見是一年未四旬書生，除面目稍嫌滯沉外，神態之間，俊逸瀟洒已極，他暗自忖道：「普天之下，難有比彌勒神功收發由心，意隨念動更博奧精奇的內功，然而他究竟以何種武學尅制神功？」不由睜着一對小眼，打量來人。

這時，謝雲岳峙立在强勁風雪中，發出一聲極冷峻的笑聲，倏地將手中雙劍擲向兩女。

忽聞無量上人冷冷說道：「你可是最近來在江湖中，薄有虛名的怪手書生岳雲麽？」

謝雲岳面目陰沉答道：「不錯，正是在下，老和尚爲何大起貪嗔之念，向弱女手中奪取長劍，以你這種齒高望重的人，做下不恥之行，豈非遭人輕視！」

無量上人面色一紅，說道：「胡說，老衲不過借閱而已，你可知老衲是何許人？何至做下恃强凌弱之事？」

謝雲岳突發出一聲笑，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天下那有這般借法？我不管你是何人，你請走吧！」

無量上人被他一言氣得面如噀血，鬚眉激揚，本理虧在己，不好發作，恐有失高人風度，只雙目烱烱閃射神光，一言不發。

此時吳奉彪等面露驚喜之色，屏息作壁上觀。

趙蓮珠，周月娥兩女那澄如秋水眸中，流露一種難以形容的光輝，年來相思幾乎將她們陷溺不可自拔，每日偸彈珠淚，柔腸百結，今日重睹玉郞無恙，枯寂的芳心頓轉復甦，恨不得投身入懷，享受片刻溫存，不禁將無量上人狠得牙癢癢地，越快離開越好，她們又心恐謝雲岳非無量上人之敵，總之，她們此際的心境，實非局外人所能領畧。

此刻，謝雲岳負手而立，帶着一種夷然不屑的眼光凝視着無量上人。

無量上人一腔狂傲之氣，激動不已，難以平復，臉上倏現兇煞之氣，冷笑道：「老衲北天山無量上人……」

謝雲岳聽他自稱無量上人，眼內倏現驚異神光，只聽無量上人道：「隱遯插雲崖已久，不想數十年後今日重履紅塵，竟遇你這目無餘子，坐井觀天狂徒，若老衲不令你見識北天山曠代絕學，豈不讓你日後更狂妄無忌，不可一世！」說着大袖一飄，身法閃電似晃在謝雲岳身後，他竟施展「玄天七星步」法。

等到無量上人一定身，不禁目瞪口張，只見對方也是捷如鬼魅地一閃，反落在他的身後，風快旋身，對方仍是垂手面目陰沉，他不禁喝問道：「岳雲，你這身武學得自何人，似乎有點像……」底下的話，甚難於出口。

謝雲岳突然放聲大笑，倏又止住，面色一整，說道：「有點像北天山武學是不是？要知天下武學，源流爲一，無分彼此，你不要以爲北天山一派武學，便能傲視江湖……」

無量上人被謝雲岳冷傲的神情，激得怒不可遏，面目猙獰大喝道：「小輩無禮，你就試試接老衲一掌。」吸胸凝氣，雙掌一翻迅如閃電一推，只見一股勁氣狂飇，怒濤潮湧捲出。

謝雲岳在他推掌時，即看出是用震字訣，嘿然冷笑聲中亦推出一掌。

兩人均是用彌勒神功，果然不同凡響，蓬地一聲大震，雙雙撤出兩步，屋宇動搖，直似山崩地裂。

無量上人認定謝雲岳武學亦是得自北天山，但並未悉無爲師兄在外收了俗家弟子，這一心地塌實，妬念依然泛起，身形一動，大喝道：「好小輩，你敢目無尊長！」兩人身形却是人影飄忽於電閃對掌「劈拍」連珠之聲不絕，整個大廳震得左右搖傾，塵埃簌簌如雨落下，瀰漫飛騰。

羣雄及二女慌不迭地避在兩廂。

謝雲岳施展彌勒神功十四式「六合化一」雙臂一環，兩掌迅如電光石火一合倏分，運出十二成功力，迎着無量上人來掌撞去。

這一式「彌勒神功」謝雲岳得自傳六官所贈羊皮秘笈所載，威力自超越原來十二式以上，但見無量上人一接之下，胸頭只覺逆血上湧，眞氣返竄內腑，再也制止不住身形，竟被震飛在戶外落下，謝雲岳隨着亦掠出。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單拾兒

(大結局)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單拾兒往七賢莊，查閱鋼鏢來歷，七賢莊七位老人誤會他尋仇而來，不由分說硬定比搏條件，終於單拾兒功力驚人，七老甘願認輸，單拾兒始得機會說明來意，七老據實說出鏢主是詹天賜，現爲天王府於天王盟弟，單拾兒獲得答案，返回簡雲處，恰値琴姑娘追回來紅雲寶馬。翌日，單拾兒不告而別，單騎直往四川成都天王府，持帖拜山，於天王府已獲知消息，知道單拾兒來意，要單拾兒作客三天，然後再求解決，單拾兒慨諾後，隨於天王往宿住，因連日奔波，疲勞過甚而沉睡，忘却戒心——

＊＊＊＊＊＊＊＊＊＊＊＊＊＊＊＊＊＊＊＊＊＊＊＊＊

情緣情義償　血債血來還

二更，輕傳風聲，止於樓下，單拾兒毫無所覺。

微風再送，樓台上霍然多了一個人，此人輕推轉窗，暗窺動靜，臥房沉暗，但仍隱約可見單拾兒身形，和勻調呼吸之聲，這人微一搖頭，心中想——究竟年輕，作客人家，四面皆敵，却如此沉睡，此時設若有人企圖不利於你，你焉有命在？

輕風突旋，這人走了，室內正轉好夢的單拾兒，依然動也沒動，沉睡如故。

移時，人影幢幢，個個脚下無聲並穩健至極，數一數人有六名，六人分作四方，俱皆掀近了翠樓。

樓前丈外，一人舉手餘衆停步，高舉右手的人把手一揮，其餘五人拔身而起，輕若浮雲飄飄然全落於樓頭，小小一座翠樓，被五人包圍起來。

那揮手施令人，身法更快，早已站到樓門右側，左窗外那人，適時巧推轉窗，往裏窺探，他見到的自然和最早獨自一人暗窺動靜的那人一樣，單拾兒仍是沉睡無覺。

在窗外夜行人，和施令者打個彼此知意的手式，施令人一點頭，左窗外的夜行人將轉窗推敞，靜立未動，片刻後，另一同伴飛身而到，目光一掃室內，臉上現露出獰容，探手囊中才待暗算床上的單拾兒，施令人旋身而到，一把握住了這人的手腕，頭一搖悄聲道：「使不得！」

這人似有不解，也低聲說道：「爲什麼？」

施令人道：「於老兒豈是好欺之輩，人死此處，難逃追查，去招呼范九，用他那玩意兒！」

這人領首退身而去，本立窗外窺探的夜行人和施令者，目光不移依舊注目單拾兒的臥床，刹那范九來到，施令者輕聲道：「范九，你養的那玩意兒，果然別無人知？」

范九道：「放心，我從投入天王府，就沒洩露過身份，那要人命的玩意更無人知道。」

施令者輕拍范九肩頭道：「好，立刻下手，事成大功一件！」

范九一笑，探手後腰，驀地色變而呆若木鷄，施令者看出不對，急忙壓低聲音道：「是怎麼回事？」

范九驚魂未定的答道：「怪！沒了，那玩意兒沒了！」

施令者心頭猛凛，頓知不好，立即飛身倒射下了樓。

他快，却還有比他更快的人，當他一足點到樓下地面的當兒，背後已傳來話聲道：「詹二當家的，難道你連個解釋都沒有，就想一走了之嗎？」

聞聲知人，自樓頭率衆企圖暗算住客的施令者，是詹天賜，如今在詹天賜背後開口的這位，是單拾兒！

詹天賜那五名手下，時亦飛下翠樓，翠樓中那四名美婢，大概年齡太小，竟沉睡如死毫無所覺。

詹天賜聽到話聲，並不慌張，緩轉身軀而對單拾兒道：「你問老夫？」

單拾兒冷笑出聲道：「好像應該請敎二當家的吧。」

詹天賜沉聲道：「單朋友，此乃天王府，江湖道上的總寨門，老夫身爲此府二當家人，怎麼，還來不得？」

單拾兒笑道：「小可只請二當家的解釋企圖暗算小可之事！」

「笑話，老夫和你無冤無仇，況你今爲本府三日貴客，老夫保護還怕不週，怎麼有暗算之事？」

「這五位分守出進之路，難道是爲了保護小可？」

「正是！」

「天王府中，莫非有人意圖對小可不利？」

「難說，單朋友你自浮梁而到此地，似乎得罪了不少江湖同道，說不定有人拚死而殺你！」

「如此說來，二當家的深夜率衆包圍翠樓是好意了？」

「絕無惡意！」

「於天王曾說，此爲內宅，尺寸之地，未奉召喚三尺童子不得擅入，現在二當家的能領率五人而進，不問可知是奉有召喚。」

「單朋友你大概忘了老夫的身份，所謂『召喚』，是對他人而言，並不包括我這發施號令的二當家人！」

「說來說去，小可大概要落個疑心而多事的咎錯，不過另有一問仍盼解答。」

「說吧，老夫不在乎多這一問！」

「請看！」單拾兒手舉處，現露一支粗若人臂長僅尺半的烏黑竹筒，道：「二當家的認得它吧？」

認識，詹天賜認識，正是范九本要仗以謀算單拾兒而突然丟失的東西，但他怎能承認，臉一板頭一搖道：「沒見過，是什麼玩意兒？」

單拾兒向范九笑了笑道：「范朋友總該認得它吧？」

范九輕蔑的一笑道：「范某人不是爲

了替你解答問題而活的！」

單拾兒冷冷地說道：「事到如今，小可只好驚動起於天王來問個明白！」話罷大步走向翠樓。

詹天賜目光一掃手下五人，聲調一變而爲柔和道：「單朋友留步。」

單拾兒停步轉身道：「二當家的有何吩咐？」

詹天賜左顧右盼後，步前低聲道：「老夫聽說，單朋友是爲追查昔日一件血案而來，可對？」

「不錯，不瞞二當家的說，小可身懷証物，似乎是和二當家的有關！」

「錯了，單朋友你料錯了事，不過現在老夫不想空言解釋，並且…認老夫知道那件血案，單朋友如果眞的有心追查的話，老夫願意指你一條明路。」

「小可感激不盡，請賜示。」

「此處不便！」

單拾兒道：「只要二當家的願意指引，小可隨行！」

「今夜已遲，明夜初更單朋友請在翠樓相候如何？」

「恭敬從命就是。」

「那就一言爲定，今夜此間發生的一切，盼朋友你暫勿洩露，這和朋友要追查事關連極大！」

「可以，明夜初更會。」

一場風暴消散無影，翠樓又恢復了寂靜。

單拾兒並沒有把那黑筒兒還給范九，回轉臥房趺坐調息，週天自行眞氣流暢，雖說未眠精神却更爲煥發。

於天王是個信人，拂曉即至，相伴單拾兒先遊天王府各處，當到達府中最後一個地方時，於天王停步不前，稍爲沉思了剎那，又轉向來時路上。

單拾兒本是有心人，早已看出於天王猶豫之情，於是含笑問道：「天王怎地不帶小可一遊這最後的落院？」

原來這最後一處地方，牆高五丈有奇，門是兩扇厚鐵板夾巨木板而成，門鑄青銅碗口大釘六十四枚，兩隻紫銅的獅頭口銜巨圈的門環，一看即知是個緊要的所在。

於天王並未停步，反而問道：「單小友可信佛？」

單拾兒微愕之後方始道：「不信。」

於天王喔了一聲，說道：「尊師佛門聖僧……」

「家師並未傳授佛學，更沒有強制小可理佛家事。」

「那就是了，此處小友不必看了。」

「這却爲何？」

「牆內爲一佛塔，是老朽故世老伴生前所建，供奉列佛，部份爲老朽家族神祠，非祭祀之日老朽亦難得進去，所以小友不必進入……」

「如此小可自是不應再求。」

話到此爲止，二人又轉向來時路上，於天王不知何意，竟對那佛塔又加說明道：「單小友，實不相瞞，佛塔中另有一室，深藏老朽門戶秘密及老朽生平所獲奇珍古籍等物，是故老朽曾下嚴諭，凡未經老朽承諾而擅入佛塔者，死！這條禁例包括老朽以外的任何人！」

單拾兒哈哈一笑道：「天王放心，小可作客貴府，深知客道，會量力而行！」

於天王也笑着說道：「量力二字的含意甚廣，小友怎不直說『不違此禁』？」

單拾兒道：「小可之所以答云『量力』，只爲目下仍在三日約期之內……。」

「哦！若三日約滿，小友將如何答我此問呢？」

「天王，時尚未至，多言豈不妄而無當？」

「好個『妄而無當』，老朽就靜待三日約滿一觀究竟了！」

「天王安心，小可懷必欲探明身世及偵知一大血案之眞象而來，爲人爲己皆不敢中途而退，三日約滿，相信天王會看到究竟！」

於天王沒再接話，時已近午，送回單拾兒稍爲歇息後，又一場聚飲歡宴，席後各歸房室，單拾兒踏上翠樓，四美婢爲首者「幽蘭」，已含笑相迎，侍奉湯水香茗，品茶間，幽蘭突然笑問道：「公子可能爲小婢解一啞謎？」

單拾兒看了幽蘭一眼道：「小可讀書不多，只怕未能盡如人意。」

幽蘭依然笑道：「公子究竟肯是不肯嘛？」

「妳說，我聽，我知則必爲解答。」

「聽說公子對身世有疑……」

「小可瑣碎事，不勞姑娘費心。」

「莫非坦蕩磊落如公子者，亦有不可告人之事？」

這句話不像出自一個女婢之口，由是引起了單拾兒的警惕，道：「這樣說嘛，……小可就不能不答了，小可身世成謎，而非有疑！」

「這是說，公子對自己身世，絲毫不知了？」

「正是如此。」

「可是公子偏偏知姓單，何故？」

「此恩師示知者。」

「公子信嗎？」

「姑娘說話請多加考慮！」

「小婢仍請公子答我所問。」

「小可深信不疑。」

「聽說公子是在嬰兒時，就爲聖僧抱歸……」

「姑娘似乎對小可的事，太過清楚了，是爲什麼？」

「公子請先回答好嗎？」

「可以，姑娘說的不錯。」

「當眞這樣，聖僧對公子身世就不會祗知道姓氏一件了，公子意爲然否？」

單拾兒沒有接話，幽蘭說的有理，恩師在言談之下，也不似只知自己姓氏，而是隱着其他各節，有意要自己親身去揭露身世之謎，但……這爲什麼呢？

沉思時，幽蘭話聲又起，道：「恕小婢大胆妄自推測，聖僧此舉必有用意，以公子之不二神技及功力論，當非恐懼公子不敵仇者，但除此外似乎又無守公子身世之謎的道理，因此小婢判斷，公子身世之謎定與他人有關，甚或波詭雲譎另有變化，公子認爲對嗎？」

單拾兒仍未接話，腦海中却在沉思着幽蘭所說各節，幽蘭這時一聲吁嘆道：「小婢深望公子在發現身世秘密時，能化激動爲冷靜，先仔細想上一想，想通各節時

，再採取行動莫使仇者快意親者痛心！」

單拾兒驀地抬頭，雙目神光暴射道：「姑娘言中有物，請直說！」

幽蘭搖搖頭道：「小婢懂什麼，只不過是根據道理胡說幾句罷了。」

單拾兒知道幽蘭不會再進一步的說明所知，也不再問，反正三日之約過後，自己會向詹天賜和天王討個公道，遂一笑道：「姑娘既不肯指點，談話似該結束了，小可想稍息片刻，姑娘恕罪。」

他不等幽蘭開口，大步回轉居室，果然臥身而睡。

其實他心事萬端，怎能這般貪睡，只爲夜來可能有場出奇的搏戰，遂靜自用功調息而眠。

醒來已近黃昏，這一覺，好香好甜，晚餐不似昨日今午，由幽蘭親捧佳肴美酒在翠樓飲用，飯後於天王禮貌上前來訪談，三言五語而別，幽蘭等四婢也向單拾兒告過罪辭退安歇。

天王府雖說就是綠林英雄們的總寨，却無異良民居所，日入則息，初更前除例行各處巡查班丁及守府高手外，各地燈火早熄，俱皆安睡。

不！還有沒睡的人，並且不少！

屬於二總當家的詹天賜的那座寬廣落院，小樓三數，池，山，閣，園等處，一片沉暗，但自進院門起到畝大荷池正中央的花閣止，却三五步一暗哨五七丈一明卡，人啞口，步輕悄，巡行不懈。

花閣建於荷池中央，有弓橋可通，池岸距閣四外皆爲十八丈，任你一等一的上乘功力，也難飛身而渡。

花閣中，更爲黑暗，但那四隻石鼓和白大圓石桌上，却坐滿了人擺滿了瓜果香茗，暗影中看不出誰是誰，只聽一人聲調低沉但極具威嚴的問道：「可有動靜？」

又一人答道：「尚未歸報。」

這時，初更鼓，梆傳來，其聲高昂而傳遠，那聲音威嚴的人在梆聲過後，立刻說道：「不等了，反正會有今天，馬上按老夫諭令行事！」說罷不待其他人答言，已離座而起快步過橋遠去。

天王府內府那古雅而樸素的寬大書房中，也還有人沒睡，但和詹天賜落院花閣中一樣，是坐於暗室未點燈火。

一人聲音嬌嫩道：「婢子認爲時候差不多了！」

另一聲調慈穆的人道：「老夫本想作約三日，琴丫頭業已趕回，那時候再爲揭發惡徒毒謀，不料琴丫頭突失消息，單哥兒又已接納了詹天賜今夜約會，迫使老夫提早發動，人手只怕未必能够。」

嬌嫩的聲音道：「您老萬安，婢子昨夜發現惡徒毒謀後，已然用『金鈴傳聲』調來『峨嵋三隱』！」

慈穆的聲音說道：「傻孩子，老夫所說人手不够，並非以武而論，老夫功力，自信彼輩聞聲即退，單哥兒神技，更是天下莫敵，怕只怕惡徒事敗惱羞，火焚天王府，……」

嬌嫩的話聲說道：「小婢已防及此，業將府中百二十名府丁，調集於『天王樓』中！」

慈穆的聲音道：「很好，不愧琴丫頭愛妳一場。」

嬌嫩的話聲道：「小姐曾經救小婢全家不死，小婢遇事理該當前。」

話聲停後，變作沉默，久久，嬌嫩的話聲才又說道：「您老是不是該動身？」

慈穆的聲音道：「是該去了，幽蘭，前面就交給妳了，老夫走那條秘道，此時大概單哥兒正在聽惡徒的謊言，妳當心，注意天王金燈令！」

嬌嫩的話聲應着是，步履聲動，秘門輕響，人聲已寂。

翠樓上的單拾兒，這時正隨着詹天賜輕步悄聲向於天王所謂「佛樓」掩進，詹天賜言而有信，今夜是一個人來的。

掩進中，避過了數近二十的明暗卡子，詹天賜悄語單拾兒道：「小友好清楚，天王府戒備森嚴，今夜猶甚，不是老朽自誇，若小友一人外出，敢說難以走過十丈之外！」

單拾兒答的好，道：「若非詹二當家的相約，說什麼要指引給小可一條探索身世及復仇的明路，小可又怎會黑夜外出，既不外出任憑多麼森嚴又與小可何干？」

看來似乎話不投機，這也難怪，單拾兒找的是詹天賜，有兩支鋼鏢爲証，目下雖說詹天賜聲言另有主謀，並願指點明路，但在未曾証實可靠以前，單拾兒是不會相信詹天賜的，當然答對很難投機。

詹天賜老奸巨猾，不但不惱反而一笑道：「古有路遙知馬力一句，老朽總會讓小友看個是非。」

悄語中，已抵佛塔鐵門高牆外，詹天賜頻頻對着緊關的兩扇鐵門搖頭低聲道：「難！難！這兩扇門就難死了老朽！」

單拾兒說道：「二當家的無法開啓此門？」

「除天王外，任何人也沒有辦法。」

「既然門戶難啓，二當家的所謂指我明路，豈非鏡花水月？」

「這却不然，我們可以越牆而過！」

「二當家的說笑話了，牆高五丈有奇，小可無此功力一越而過！」

「老朽也不能够，但却另有準備。」

詹天賜自袖中掏出一團粗僅如小米粒的索繩，繩尾有一兩寸鈎抓，向單拾兒眼前一幌，單拾兒皺眉道：「這索繩能够担得你我？」

「小友，別小看它，這是千年蛟筋，可担萬斤！」

「這鈎呢？」

「寒鋼百鍊而成，實刄難傷！」

「詹二當家的，這可不是玩笑事，請實言！」

「小友疑心忒大了些，擅入佛塔在小友來說，身份貴客最多被逐出王府，但老朽却非死不可老朽又怎會玩笑視之？」

「如此說來，鈎是寒鋼，索爲千年蛟筋是不錯了？」

「當然不會有錯！」

「恕小可多疑，請借一觀如何？」

詹天賜遞過蛟筋鋼鈎，單拾兒仔細看過，並以手爲尺量過筋繩的長短，然後還遞回去領首道：「不錯，果是『寒鋼鐵鈎』和『天蛟仙索』！」

詹天賜並未注意單拾兒對「鈎」及「索」的稱呼，反而十分得意的說道：「小友識貨，如今相信老朽了吧？」

單拾兒淡然說道：「請二當家的費心動手吧！」

詹天賜把頭一點，手抖蛟筋飛射而出，腕上用力微微一帶，銀鈎已勾住了牆頭，試一試是否勾緊後，轉對單拾兒道：「君子避嫌，今夜暗探佛塔，是老朽打的主意，因此現在老朽首先登牆而進，小友認爲如何？」

單拾兒道：「二當家的儘管先請，小可隨之而上。」

詹天賜深知藏拙之道，笑一笑順索拔升，僅提氣輕身而不施功力，單拾兒亦然，雙雙登上五丈多的高牆，下去可沒費什麼事，輕身而降落平安地。

有詹天賜領路，直撲佛塔，塔建七級，十分宏偉，門戶緊閉，無法進入，詹天賜飛身登上第二層，單拾兒隨之而上，直到第五層上，方始發現一處圓窗未閉，窗僅七寸，據詹天賜說，是爲府中豢養信鴿所設的孔路，永不關閉，但七寸圓窗若無易筋縮骨功力却難以進入。

單拾兒不待詹天賜詢問，已聲明無此奇功，詹天賜心中暗罵單拾兒狡猾，口中却答自己也無這等辦法，不過幸早有備，遂取出一個粗如人臂長僅尺五的圓筒，微抖手腕一甩，叭叭叭一連三響，圓筒已長及六尺，尾端並探出一支尖鈎，恰好能及左側邊窗，沒用多大工夫，已將邊窗啓開，雙雙進入，內部果然養着三十幾隻異種飛鴿。

詹天賜目光掃過鴿房，又掃過單拾兒後道：「小友請隨我來，此樓我僅來過三次，並且全由天王在前，是否設有埋伏機關不知，望加小心。」

單拾兒道：「二當家的要帶小可去那一層？」

詹天賜道：「巧，就是這一層，在鴿房後進，是天王於氏的家祠！」

「難道小可身世之謎，藏諸於氏家祠之內？」

「小友莫急，一看即知，請。」

說是「請」，他却一馬當先而行，經一甬道停步，他在白牆上以手撫摸，刹那觸及一處地方，一聲輕響，牆裂爲二，露出門戶，果是一座極爲寬廣的祠堂，祇惜一片黑沉，難以看清。

驀地一朵燈花自詹天賜手中升起，他似早有備，打着了火熠子，三五步外正有一盞坐地高燭台，點亮了臂般粗二尺多長的殘燭，廳室有了火亮，各處皆隱約得見，詹天賜輕車熟路般直向右側一處靈位奔去，然亮靈位前一對素燭，伸手拖過兩把太師椅，聲調十分奇特的對單拾兒說道：「單小友請坐，請仔細注意這座靈位神牌上的字。」

單拾兒落座，目光盯注靈位神牌上面，上面的是亡子於桐之靈位。

詹天賜不待單拾兒發問，已開口說道：「遠在二十五年前，天王愛子於桐，因某一血案爲當時『兩川布政使司』緝獲，斬於市……」

「此事和小可身世何干？」

「兩川布政使司單明道單大人，是令尊！」

「難道所謂十三條命案，是指寒家老小……」

「本是十四個人，小友得天祐護脫身羅網！」

「二當家的可曾參與那次血案？」

「說來小友也不會相信，那時，老朽恰正病發，但老朽門下二徒，却是奉令先站……」

「令徒如今何在？」

「當夜即爲令尊護院高手格殺，但事後經老朽調查所得，令兄確實是死於亡徒鋼鏢之下！」

「喔？」單拾兒一字字轉爲凌厲的說道：「閣下話中之意，似在暗示小可家仇，根本與閣下無關，小可是找錯了人，可對？」

「並不盡然！」老奸巨猾自有一套，道：「當年老朽若非適巧臥病，必然有份，就許是雙手染滿貴府鮮血的主兒，所以今朝小友要是算上老朽一份老朽無怨！」

單拾兒找的是身世之謎，事態若能澄清，血債自是血還，但詹天賜當年並未親手行兇，今朝又怎能找他頂數，單拾兒不傻，冷哼一聲道：「閣下話很豪氣，也明知小可無權濫殺無辜，祇是閣下怕要有個証人才能使人相信！」

「當然，老朽……」

「恕小可接口，小可現在想一聽結仇經過！」

「老朽不是說過了嗎？爲的是令尊任內斬殺了於桐，而於桐却是天王當時的獨子……」

「閣下這當時的獨子怎樣解釋？」

詹天賜道：「後來天王又獲一女，名叫『天琴』……」

「於天琴？你是說於天琴，天地的天，琴棋書畫的琴……」

「對，天地的天，琴棋書畫的琴！」

單拾兒傻了，回憶到「紅楓廬」之事，危亡於一髮時，孫木令竟突然而至，火雲駒失而復得……難怪，難怪她獲馬歸來，言語不實，哼！哼！

兩聲由怒而發的冷哼，聽入詹天賜耳中是喜在心頭，假慈假悲的長吁一聲道：「單小友，天王爲子復仇，傳下綠林孫令，事雖過份但其情是值得諒宥的！」

「住口！詹天賜，你別忘記人証未曾與我相質前，血債也有你一份！」

「老朽沒忘，等過了三日之約，自有人証與小友對質，不過老朽醜話說到前面，身爲天下綠林二總當家人，在小友爲父兄復仇較搏時，老朽怕無法後人，甚或將濺血五步！」

「好話，詹天賜，天王三日之約究竟存何毒謀？」

「這……小友，單小友，你該想的出來才對！」

單拾兒臉色變了，道：「莫非是等於天琴回來？」

詹天賜作出神秘的笑容道：「小友，若能化仇家爲親家，使寃家怨恨盡消，豈不最好！」

單拾兒霍地站起，猛地踢翻坐椅，拂袖而去！

詹天賜急忙阻攔道：「慢着慢着，小友何往？」

單拾兒沉聲道：「去找於寒山。」

詹天賜正色搖頭道：「不可以，要找必須過了三日之約！」

單拾兒哈哈大笑道：「三日過後，天王府祇不過多一個送死的人，可笑於寒山竟當單某是漁色之徒，哈哈……」

狂笑聲中，他一推詹天賜，步出秘門，詎料適時暗影中傳來話聲，道：「單小友不必徒勞往返，老夫在此！」

話聲乍止，樓中大放光明，單拾兒聞聲停步恰當秘門外尺遠，相距七尺，峙立着天王於寒山，詹天賜却仍在秘門之內於氏家祠中，不過事情部份巧合，那就是三個人幾幾乎站成垂直一線，單、詹是面向南，於天王正面向北。

單拾兒雙目寒光暴射，貫注在於天王身上，並未開口，於天王根本不去睬顧詹天賜，面帶着微笑向單拾兒道：「單小友不以爲老朽來的太過適巧嗎？」

單拾兒冷冷地說道：「並不，小可早已料及天王會來的！」

「哦？恕老朽多問，小友何以見得老朽必然會到？」

「四婢各懷罕絕功力，但人人深藏不露，昨夜詹天賜率衆企圖殺我，當時小可認爲出自天王授意，後經詹天賜要求守密，而四婢沉睡竟無動靜，已知內情複雜，今夜小可赴詹天賜之約，一聽虛實固是原因，靜候天王駕臨一釋昔日是非却爲要務，所以……」

「好！」於天王坦步跨向家祠，邊走邊道：「小友既能將惡徒之計而就機，自是早已洞察其奸，若無他疑，仍請家祠中小坐而論恩怨是非及生死！」

恩怨是非自然非弄個明白不可，生死二字却已表明於天王今夜不容敵者再生出家祠了！

單拾兒沒接話，僅閃退一步讓過於天王後並隨行而進，詹天賜却緩緩移步退向「於桐」靈位右側，臉上的神情十分怪異，竟然詭詐中含有無比的恨怒！

單拾兒仍舊坐在原先位上，於天王依然沒有理會詹天賜，却坦然坐於原是詹天賜的座位，如今三個人的方位是單拾兒側對詹天賜，能看清詹天賜的全身，於天王却在詹天賜前方，於天王誰也沒瞧，低沉的開口道：「詹朋友，你還有沒盡的話要對單小友說嗎？」

詹天賜獰哼一聲作爲回答，這情形使單拾兒加高了警惕，腦海中很快的順理着所知及料到的一切，以便事到緊要時可以迅捷作出決定。

於天王話聲又起，道：「詹朋友，雲孃本是你在蘇州强欺凌騙拐走的女子，你誘淫遂慾已久，不幸爲『鐵心七賢』所知，爲正門規，必欲誅爾，一是雲孃已懷身孕，那是爾子，再者爾已寸步難行，於是巧施妙計將雲孃扮作遇盜苦命女子，知我是夜必經該處，定會救下雲孃，事實果然未出爾之預謀，雲孃更因得爾威迫順爾之意，以『業已赤體相見，除嫁老夫外唯求一死』乞得老夫憐憫，終成老夫繼室，生子於桐，實乃爾之骨血……」

「住口！」詹天賜怒目沉喝道：「於寒山，你好一張利口！」

於寒山冷冷一笑，依然不睬不理詹天賜，接着說道：「當時老夫不知內情，老來得子自是高興，雲孃告我爾爲其兄，一時失足，逃亡江湖，老夫遂令人找爾來府，並代爲化解與七賢仇恨，事雖辦妥，但七賢藉此脫離天王府，使老夫痛失良明益友，於桐漸長，爾暗傳武技，漸漸露出本性，於桐十八歲時，業已惡行難數，最後終因身犯十惡大罪被『單使司』斬於市曹，當時爾不惜用盡一切方法，欲迫老夫代興問罪之師，老夫彼時仍不知於桐爲爾之子，喪子之痛其悲其恨可知，但當老夫查出於桐姦殺爲惡等等劣行時，忍悲傳諭不准任何人爲其復仇，況單使司當代淸官，愛民如子，殺一惡徒十方土淨，老夫祇有敬其胆識，不敢背棄信義……」

詹天賜突然厲聲吼叫道：「身爲綠林總魁，開口閉口信義，你究竟算個什麼東西？」

於寒山好耐性，頭不抬，身不動，聲調也沒變，道：「雲孃失子傷痛之餘，又感我多年來信任之情，竟將往事垂淚說出，老夫始知一切皆出爾之毒謀，本待致爾於死，豈料，爾已暗以重金率領死士將單使司舉家殺盡，單小友獲天之祐，爲聖僧救走……」

「於寒山，你血口噴人，誣我殺害單氏全家，有何証據？」

「當老夫獲知爾潛出天王府後，立即往單使司府居，惜一步去遲而抱恨終身，彼時單小友爲其姊藏身巨幹枯孔中，老夫細搜，聖僧恰至，於是相商由聖僧接走小友，並勸老夫暫忍一切莫動聲色，詹天賜，你可知道是爲了什麼嗎？」

「單家事與詹某無關，爲什麼詹某懶的過問！」

「哼！所爲就是今朝，等小友前來一了血仇！」

「祇怕單小友不會憑你幾句話就不分是非，找上我詹天賜！」

「這是當然，老夫說這幾句話的原因，旨在將當年事的經過表明，仇誰怨誰那全要由單小友作主，不過詹天賜，你狼子野心，由單使司府手染腥血回來時，獲知老夫外出，竟逼問雲孃，雲孃哭勸要爾向老夫自陳內情，懺罪悔過，爾見事態嚴重，竟不惜暴下毒手，迫雲孃服毒……」

「於寒山這些事你又有什麼証據？」

「人算不如天算，雲孃喪子又復訴明往事後，已無生趣，並已留柬服毒，此柬老夫現帶身旁！」

「好辦法，單小友根本不識雲孃，你大可隨便找人寫上一柬誣及詹某，祇是……哈哈……這不值識者一笑！」

於寒山緩緩起座了，詹天賜神色變爲十分緊張，不由自已的後退一步，已將靠及石牆。

單拾兒聆東言聽西語着實難分孰是誰非，於寒山起座，他也悄然而起，家祠內局面頓現緊張，於寒山祇掃了詹天賜一眼，這是他從進到祠內注目詹天賜的第一眼，接着哈哈一笑道：「詹天賜，你認爲守在那道『機關戶』前，就能在急難時逃脫，或引動埋伏制老夫與小友於死地嗎？」

「笑話，天王府是你於寒山建造的，有無埋伏機關外人怎知，詹某今夜洩爾慘殺單氏一家的秘密，爾自是放不過詹某去，但詹某並非任爾宰割之輩！」

「詹天賜，誰是元兇，誰是惡徒，即

將現形，空言祇怕無補於事！」

「正對，你一張空言，將惡罪歸咎詹某，這却須要拿出眞憑實據才能使單家小友相信呢！」

於寒山閑言淡然一笑，對單拾兒道：「小友拜別尊師時尊師可曾另有諭示？」

單拾兒把頭一點，當作回答，於寒山又道：「是否叫小友信任一個持有令師『玉佛牌』的人？」

單拾兒聞言急聲道：「天王莫非就是那人？」

於寒山頜首道：「當年在府上蒙聖僧賜此佛牌，爲証血仇，現請小友觀後收回代呈令師。」

話聲中，於寒山探囊取物，佛牌尚未取出，詹天賜業已獰笑一聲發動埋伏，首先祠內燈光暴熄，接着隆隆之聲連响，四壁已封，再無出路，適時傳來詹天賜的得意狂笑，道：「於老兒，單小狗，詹老子等今夜這種機會已多年了，佛塔禁地早在多年前已暗中成了老夫的秘地，上下機關除仍保留於老兒你原先所有外，老夫另外安設了一套，如今此塔已成絕地，稍待雷火內爆，毒水下傾，爾等立成白骨，老夫殺子之仇得報，並將身爲天下綠林總魁，哈哈……」

狂笑聲，爲一嬌叱所止，那是幽蘭，嬌叱聲後傳來嘲諷道：「詹天賜，你那南方三十六劍士，和東、西兩方的各種毒謀安排，半個更次前業皆敗亡，至於你認爲秘無人知的佛塔機關，天王非但詳知，實對你說，那代你設計安裝埋伏的人，是天王所派，詹天賜，殺人者死，單家血仇因果今朝，你來看！」

一聲「你來看」！塔中燈火重燃，地位未移半步，祇是詹天賜立處，四外皆有粗如成人手臂的鋼枝包圍，原來站在一隻巨大鐵籠之中！

詹天賜目睹一切，毒計成空，暴跳如雷，厲聲喊道：「姓於的，有種的放我出來，和這姓單的小狗眞刀眞槍拚個生死，否則……」

話沒說完，一聲輕响傳出，鋼籠頓失，於寒山沉聲說道：「詹天賜，老夫成全你！」

詹天賜一聲獰笑，雙臂微抖，兩掌內各多了一隻大如飯碗般的「鋼胆」，另有兩條極細的柔索拴在「胆」上，看來他這一副鋼胆是當作「流星錘」用！

當他雙臂抖出這副鋼胆的時候，人影一閃，祠內多了那四婢之首的美婢幽蘭，幽蘭首先向單拾兒一禮，然後對於寒山一福，轉向詹天賜道：「它當『流星錘』用，豈非忒小了些？」

詹天賜獰笑着說道：「這副鐵胆，是老夫爲着和爾等併骨用的！」

幽蘭噗哧一笑，向單拾兒道：「眞兇巨奸在此，您還等些什麼？」

單拾兒跨步而前，徒手肅垂向詹天賜道：「仇深不兵，但恩師賜藝時，小可立重誓，生平不殺一人，雖十惡亦然，詹天賜，小可要毀去你那一身仗之爲惡的功力，並戳一手而慰先父天靈，請！」

詹天賜驀地狂笑如同半瘋，揚聲說道：「老夫喪子於前，事敗於今，早存死志，這副鐵胆，內部中空，塡滿唐山馮氏炸火，祇要彼此一擠……」他將雙胆平舉身前，互距三寸，祇要以內力一握，即將爆破！然後又一聲狂笑道：「其威力足將此塔炸個粉碎，單小兒，姓於的，還有妳這個天生萬人騎的小賤婢誰也休想活命！」

「且慢！」單拾兒在詹天賜雙胆互碰前刹那，暴聲喊止，道：「詹天賜，復仇的是我，該死的是你，與他人無涉，來來來，你若還有半分人性，放走幽蘭姑娘和天王，小可甘願與你併骨粉身！」

「作夢！詹老子下手了！」雙掌倏合，爆聲傳出，塔地被炸成丈大深洞，詹天賜應了他那粉身碎骨的話，血濺骨散筋肉橫飛，雙腿及足却由破洞中下墮，而於寒山，單拾兒及幽蘭，僅僅濺了一身腥血，毫髮無傷！

不過這一聲巨震，震呆了於天王和單拾兒，久久之後，單拾兒方始愕然如同自問般道：「這怎麼會？怎麼……」

幽蘭巧笑一聲道：「怎麼不會，昨夜他率人謀算公子時，小婢潛往他那秘室，盜去鐵胆炸火十之八九，料算一爆之威僅及八尺，不想仍能過丈，想來怕人！」

單拾兒不禁問道：「姑娘怎會有此先見？」

於寒山笑着接話道：「此府暗道可通各地，詹賊久有此謀，早爲幽蘭偵得。」

事經說明，不過如此，元兇天誅，大仇已報，單拾兒謝絕了於寒山至誠的留居之請，改名「單十二」（因當年舉家慘死，內有兩名僕婦，其父母兄姊等正十一人），立即上路，寶馬加鞭，疾回浮玉西峯，那裏有他感佩的義兄，永念的人兒，走筆至此，單拾兒一篇全書完畢。

下期預告

俠義奇情
中篇連載
浮玉風雲
孫玉鑫著

孫玉鑫君爲武壇怪才，其作品情節內容故事均屬突出，每每有峯迴路轉，曲折離奇之感，是篇「浮玉風雲」爲孫君最新巨著，由下期起將繼「單拾兒」之後在本刊連載發表，敬請留意。

✻迷你雜誌的姐妹刊物✻

男與女



LADIES AND GENTLEMEN

七彩印刷　即將出版

* 你們的愛情生活　* 你們的健康生活

* 你們的夫婦生活　* 你們的娛樂生活

如何走向新潮？　變得多彩多姿？